

武廟崇祀  
名將傳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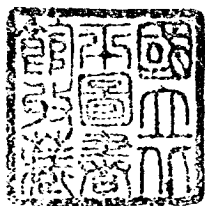
齊燮元



#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六

## 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十二歲而孤、少有大志、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遂致富、以所獲盡散親舊、賓客多歸之、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王莽末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勝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往觀之、述盛陳陸戰而後見之、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以迎國士、反修飾邊幅、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見世祖祖幘相迎、應對稱旨、並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旋使來欵持節送援西歸隴右、援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開心見誠、囂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旋隗囂意狐疑、援數以書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書略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來、心實爲漢、及臣還報、實欲導之於善、而囂今忽挾姦心、歸怨於臣、願詣行在、極陳匈腹、得申愚策、退營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並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囂、廣不答、八年、帝自將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不宜遠入險阻、帝召援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至第一城、羣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十一年、拜隴西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羌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援與陽武將軍馬成擊潰之、斬首千餘級、以兵少不得窮追、乃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羸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旁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事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卷人維汜詆言惑衆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聚爲亂、攻沒皖城、使援發諸郡兵擊廣等斬之、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帝拜援伏波將軍、緣海南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散走、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

、食邑三千戶、援復將樓船二千餘艘、將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興灌溉、事平振旅還京、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還月餘、匈奴烏桓寇扶風、援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因請行、帝許之、以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旋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鏖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流涕、援尋病卒、時年八十、援在交阯時、常餽葦苜實、以勝瘴氣、因南方葦苜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一車以歸、時人以爲南方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盛寵、故莫以聞、及援卒、有上書僭之者、謂所載皆明珠文犀、致觸帝怒、後援妻子詣闕上書訴冤、乃得葬、又以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歷述援忠謹勤勞、及被怨隙誣枉狀、至建初三年肅宗乃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曰忠成侯、

**總論** 新莽之際、羣雄並起、伏波具撥亂之才、抱安民之志、避地耕畜、不肯輕於事人、及觀公孫述於蜀、則識其爲井底之蛙、而勸隗囂專意東方、至洛陽、見光武卽委身事之、其宅心之正、擇主之慎、均非利祿之士、所得企及、故卒能爲東漢元勳、至其平涼州、破先零參狼諸羌、討交阯擊九



然不回西京、就留在北地作牧畜和墾植的事業、因此便發了財、他把所賺的錢、全數給親戚故舊分散了、自己並不積存、遠近聞到馬援好義的名聲、紛紛的都來依靠他、所以他的賓客很多、他時時往來漢中天水之間、曾經對賓客們說道、丈夫立了志氣、越窮越要堅定、越老越要勇敢、王莽的末年、天下大亂、馬援避亂到涼州、那時據守涼州的隗囂、很敬重他、派馬援作綏德將軍、和他計畫大事、這時候公孫述在蜀地、自稱皇帝、隗囂派馬援赴蜀觀察、馬援到了蜀都、公孫述先在殿上排列了很多持戟的武士、布置的非常森嚴、然後請馬援進去相見、對援表示要給他封侯並大將軍的爵位、援退下來對他同來的人說道、現在天下英雄正在互相爭勝、誰雌誰雄、還不能看定、公孫述不但不能照着周公一飯三吐哺的辦法、招待國士、反而修飾外面誇張威儀、如何能够把天下的賢人長久留住呢、於是向公孫述告辭、仍回涼州、見了隗囂說道、我在蜀中看見公孫子揚的作法、他不過井底下的蛤蟆而已、他只看見井口上面一點天、妄自尊大、成不了大事、不必和他交接、不如專心對著洛陽下工夫、到了建武四年、隗囂派馬援帶著書信到洛陽去見光武帝、光武帝彼時因在便殿、遂便衣露頂、立時接見、問答的話很多、馬援所答對的話很合光武的心意、馬援並說道陛下度量廣廓、同高帝一樣、才知道真皇帝自有與衆不同的地方、後來隨著光武帝南征到了黎丘、又轉到東海郡、到回洛陽時候、派委他作待詔的官、常在光武左右、過了些時派大中大夫來歙拿著符節送馬援回到隴右、就便報聘隗囂、馬援回來之後、遂對隗囂說道、皇帝的爲人才具明暢、作事勇敢、且很有策略、對人開心見誠毫無欺僞、隗囂便派他的長子隗恂、隨同馬援到洛陽、留在京城作簡表示傾

心的信實、馬援也把自己的家眷一路帶到洛陽、過了幾個月馬援因爲待詔的職閒散無甚要事可辦、便上了一道書、求著到西京上林苑去耕種、光武帝允許照辦、馬援正在上林苑時、不料隗囂聽了臣下離開的閒話、對變更態度遠不如以前那樣忠誠服從了、馬援因此很給隗囂去了幾封信、責備他不應反覆、並說種種譬喻、隗囂不但不聽馬援的勸告、反而怨恨馬援對不住他、見了馬援的信、越發生氣、後來居然發兵與漢相抗、馬援於是上書、大略說是、臣和隗囂本來實在是交好的朋友、當初他派臣來、那時候他的心實在是傾向漢朝、臣回去報告他的情形、很打算引導他向正道上來、想不到他忽然聽信讒言、心藏姦詐、並且遷怒到臣的身上、臣極想到陛下面前、把臣心裡的意見當面陳述、表明了臣的赤心、臣再回去種田、雖死可以無恨、光武帝就召馬援到京議事、馬援見了光武帝、便把他的一切計畫、明白陳奏、帝便命馬援率領極精銳的馬隊五千人、到西涼各處、對於隗囂的部下高峻任苻諸將、往來游說、並勸說羌族的首領、告訴他們順逆禍福的道理、又寫信給隗囂的部將楊廣、教他規勸隗囂、楊廣也居然置之不理、並無回信、到了八年、光武帝親自帶兵征討隗囂、大軍行到漆縣、諸將多數認爲王師不宜深入險地、光武帝召馬援商量、把諸將的意見交他斟酌、馬援因著光武這一問、就把隗囂所屬的將帥、必將土崩瓦解的情勢、和進兵必能攻破的狀況、詳細陳述、又在帝的面前、堆積些米、做成山的形狀、指點那裡是某山、那裡是某路、應當由何處進兵、何處能進、何處能退、以及道途的曲折、明明白白如同實地看見一樣、光武帝說道、敵人已經都在我的眼裏了、第二日天明就督兵前進、到了高平縣的第一城、隗囂的兵大敗而逃、九年、升馬援作

大中大夫、爲來欵的副帥一同監督衆將、把涼州討平、十一年又任命馬援爲隴西太守、馬援於是帶著步隊馬隊三千人、到了臨洮縣、把先零羌兵打破、殺死羌兵好幾百人、得了馬匹同牛羊一萬多頭、把守邊塞的羌人有八千多名、都到馬援這裡請求投降、先零以外的各種羌人約有幾萬、聚衆搶掠財物、把住浩亶地方的要隘、馬援同著揚武將軍馬成前去攻打、把各種羌人立時打散、斬了一千多人、因爲兵數不多、不便窮追、就把羌人的屯積的糧米同牛羊馬匹各種牲畜、都收拾到手運載而回、馬援却被羌人射中了一箭、把大腿穿透、光武帝用蓋印的諭旨、嘉獎他的功勞、安慰他的箭傷、賞賜他牛羊好幾千頭、馬援把賞他的牛羊、全數分給隨從的賓客、這時候在朝諸臣、都以爲金城破羌縣以西地方、道途遼遠、盜賊又多、不如把這些地方棄掉、馬援上了一道奏章對光武帝說、破羌縣以西的城池、多數全很完整堅固、容易守、況且地土肥美、又有河流可以流通灌溉、假如我們不要、任憑羌人聚在湟水一帶中間、那可就爲害無有了期、萬不可以拋棄、光武帝很以他的主張爲然、隨即下詔使金城逃難的客民三千多口、教他們各回舊居、馬援一面分別派遣、一面在金城所屬的各縣、奏明朝廷、設置縣官、修理城垣、建築瞭望台、以便偵察羌寇、又開通溝渠引水灌田、勸導百姓耕田牧畜、因此一郡的人民、全得安居樂業、又派遣羌人中有勢力的人名叫楊封的、向塞外的羌人講說譬喻、切實勸導、教他們和塞內的人民、結親和好、到了十三年、武都縣住的參狼羌族、忽然又鼓惑塞外的羌人、勾結作亂、殺地方官、馬援親自率領將兵四千多人、前去討伐、走到氏道縣、羌人正聚在山上、馬援的軍隊、就據住要道、不教水草通過、使他們在山上、得不著水和草、



並不同他開戰、羌人無水可飲、他的牲畜又無草可吃、可就困的無法辦了、因此各種羌族約有一萬多人、全都投降、隴右地方便從此平定、馬援竭力安慰他們、寬厚相待、表示誠信、待遇屬下用恩來感動他們、委派官吏總是選擇勝任能盡職的人、使各自負起責任來去辦、馬援只是總其大成、不在小的事情上、瑣瑣碎碎的去干涉、有一次郡城鄰近的縣份、有人因為報仇打起來了、官吏和人民不知真象、誤認爲是羌人作亂、紛紛傳說羌人造反、驚慌奔跳、百姓們爭先恐後的逃到郡城、首縣狄道縣的縣官、急忙來署向馬援報告、請求馬援趕緊關閉城門、發兵剿辦、馬援這時候、正同著賓客們喝酒、大笑著說道、燒羌的賊人、那裏還敢再來侵犯我、告訴狄道縣官說、你回去守着衙門去吧、不久事情就平定了、才知道不是羌人造反、郡中的人士對於馬援大爲欽佩、馬援作了六年太守、光武帝召他晉京、作虎賁中郎將、管理朝廷宿衛的事務、前者卷地方的人名叫維汜的、妖言惑衆、已經捕獲正法、後來他的徒弟李廣等又聚衆作亂、攻陷了皖城、光武帝派馬援徵發各郡的兵討伐李廣等、一戰成功、把李廣等擒獲斬首、交趾的女子名叫徵側的、同他的妹子徵貳造反、攻陷了交趾的郡城、鄰近的九真日南合浦三府的蠻夷、也都被徵側等勾結好了一齊響應、侵擾嶺外地方、被他們得去六十多個城池、光武帝又下詔任命馬援爲伏波將軍、督率大軍、沿著海邊、向南進發去征交趾、隨著所經過的山地、開闢道路一千多里、大軍到了浪泊地方、遇著了賊兵、當卽和他們開仗、一戰就把賊兵打散、斬了賊兵好幾千人、投降的有一萬多人、追趕徵側姊妹到禁谿地方、迭次把他們打敗、賊遂四散逃走、後來把徵側姊妹擒獲斬了、把他兩個的首級、由驛站一程一程的轉送到

洛陽、馬援建了如此大功、光武帝對他爲新息侯、給他享食的封邑三千戶、馬援又帶了大小戰船兩千多隻、將士兩萬多人、前進討伐九真地方的賊衆、由無功縣起到居風縣、一路殺了賊首和賊衆、連同捉獲的賊兵、共有五千多人、因此嶺南地方一律肅清、馬援行軍經過的地方、凡是郡城或縣城、隨時修治城郭墻垣、開通溝渠、引水灌田、把水利都給提倡起來、地方都平定之後、馬援整隊回京、光武帝賞他兵車一輛、他上朝的時候、班次在九卿後邊、光武帝曾說道伏波議論用兵、和我的見解相符、所以每逢馬援的計畫、沒有不採用的、回京過了一個多月、匈奴烏桓入寇、侵擾扶風郡、馬援聽到這箇消息、便慷慨的說道、男兒總應當死在邊疆的戰場上、拿馬皮把屍首包了回來埋葬、那才暢快、怎麼能够躺在床上死於兒女的手裡頭呢、立時自告奮勇、請求出征抵禦、光武允許、十二月間馬援帶兵到襄國屯駐、第二年秋天帶領三千騎兵到了高柳、巡行雁門代郡上谷等邊塞地方、烏桓的巡邏馬探、看見漢兵已到、報告了他的首領、於是都散回去了、馬援回京之後、又因武威將軍劉尚、討伐武陵五溪的蠻夷、深入重地、全軍覆沒、馬援又告奮勇、請求前往討伐、光武憐他老邁不許他去、馬援又自己請求說、臣年齡雖然已老、可是還能够穿鎧甲騎戰馬、光武帝教他試試、馬援於是攀鞍上馬左顧右盼、故意作出威武的神氣、表示我還可以用、光武帝笑著說道、好結實好武勇的這個老頭子、隨時就派遣他率領著中郎將馬武等諸將、帶同十二郡的募兵、和緩刑的罪犯、通共四萬多人、去征五溪、大軍開到臨鄉、遇見賊兵正攻打縣城、馬援迎頭痛擊賊兵大敗、把賊兵連殺帶捉共有二千多人、其餘逃走的賊兵、都跑進竹林子裡邊去了、這時正值夏天特別酷熱、士

兵多患瘟疫而死、馬援也受了傳染、得了疫病、便把河岸地方挖成土洞作爲住室、爲的躲避暑氣、賊兵時常登在險峻的高處擂鼓吶叫、馬援隨時曳著脚出外站住觀看、馬援的左右將士都哀憐他的壯志、沒有不流淚的、不多幾時馬援因病而死、年紀八十歲、馬援在交趾的時候、常吃薏仁米、用他抵抗瘴氣、因爲南方的薏仁比北方的大、馬援想運回作種子用、所以凱旋的時候、載了一車帶回來、當時的人都以爲他載回的是南方珍珠寶物、朝廷上有權勢的貴人全都望見、馬援那時正在權勢很盛、皇帝又特別寵信、所以沒有人敢說閒話、到馬援死後、便有人書到光武帝前說他的壞話的、說他所載的那一車全是明珠文犀極值錢的寶貝、因此惹的皇帝動怒、後來馬援的夫人同他兒子到朝廷上表訴冤、然後才能安葬、又因爲從前作雲陽縣令的朱勃、上朝呈遞奏章、把馬援的忠誠謹慎功勞詳細敘述、並辨明被冤誣的情狀、直到建初三年、肅宗皇帝纔派五官中郎將、持著節和詔書、追給謚號爲忠成侯、

### 漢大將軍冠軍侯竇憲

竇憲、字伯度、扶風平陵人、大司空安豐侯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均尚主、後皆坐事死、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

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章帝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瘍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因鄧壘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綠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綠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襲、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奔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萬餘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

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卽將其衆與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郎中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并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郿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僭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吏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憲旣負重勞、陵肆滋甚、穰侯鄧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擊校尉郭舉、舉父長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出入禁中、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鄧衆定議誅之、四年、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旣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

、收捕疊磊瑣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等到國、皆迫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寶前歸本郡者、俱還京師、

總論 漢代邊功、以衛青霍去病爲盛、顧衛霍資極強之衆、席最厚之儲、連歲以事匈奴、耗費無算

、而胡虜未能全服、寶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功峻崖、薦鼎清廟、其功業超乎衛霍遠矣、乃以驕奢自滿、不善處功名之際、遂使中主見疑、奄豎得乘其隙、清吏敢肆其苛、卒至不克全其終始、漢待勳臣固薄、而功高震主者、亦可以鑒已、

晉義

平陵 漢縣名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融之曾孫寶字周公世居河西知其土俗求爲張掖屬國都尉由酒泉金城武威敦煌四郡及張掖屬國長吏

賜恩寵傾動京師寶氏一門有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 侍中 漢官秩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諸事顧問應 黃門侍郎 漢官秩六百石掌侍從左右

千石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年七十八卒諡曰獻侯 引王就坐 宮省 宮禁中也官 陰馬 帝母家皆帝之舅氏也 中常侍 漢官秩千石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 鄧彪 高密侯鄧禹之族人父邯以功

帝名華章帝之第二子宋貴人所生寶后撫爲己子廢太 中常侍 漢官秩千石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 鄧彪 高密侯鄧禹之族人父邯以功

其節徵爲太僕選大司農章帝時爲太尉清白 太傅 漢官位上公不常設光武時以卓茂 屯騎校尉 漢官秩比二千 桓郁 字仲恩沛郡人桓

授門徒明帝以郁爲先師之子甚見親厚永平時由諸郎 隄隄 漢官秩比二千 南單于 單于爲匈奴君

選侍中虎質中郎將授章帝讀建初二年補屯騎校尉 隄隄 漢官秩比二千 南單于 單于爲匈奴君

始於呼韓邪單于比自冒頓率比凡十八世爲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建武二十四年立 車騎將軍 漢將軍不常置掌任伐背 司空官屬 司空

一人秩千石後屬二十九執 金吾 漢官秩中二千石掌宮 耿秉 司馬兵法少年爲郎上書言兵事明帝嘗召問 北軍五校 屯騎越騎長水尉

黎陽今河南滑縣光武於 雍營 扶風都尉在雍縣將 綠邊 十二郡 涼并幽州近邊塞所 左谷蠡王 師子 師子王名前單于宜遣將兵出

難鹿塞 在故夏州西北今陝西橫山縣西 屯屠河 南單于名比弟莫之子 滿弟谷 在塞夏西 度遼將軍 漢明帝置 鄧鴻 鄧禹少子永平中拜將兵長史後因追許胡遂侯坐逗遛下獄死

左賢王安國 前單于宜之弟 搆陽塞 在五原郡今陝西省境 涿邪山 今外蒙 耿襲 耿秉之弟後為五原太守遷 呼衍王須訾 呼衍王號 稽落山 在樓遠

燕然山 今外蒙古三晉諸部有統愛山在 班固 字孟堅扶風安陵人明帝時除蘭臺令史竇憲出征 軍司馬 漢官秩千石大將軍得置軍司馬 五原 長

萬年二縣之外有華原白鹿原少 武陽 今山東微縣西北 太子舍人 漢官秩二百石 鄧 晉保今河 汝陽 今河南 夏陽 今陝西 涼州 漢十三

安定北地武成張掖酒泉等十郡屬焉 居延塞 二郡在今甘肅西北境 金微山 爾喀部境 郭瑣 郭后弟悅之子 尙書僕射 僕射本主

之官尙書左右僕射總郵 汝南鄧輝之子 魏州刺史 魏京兆尹 樂風 徵拜議郎入為尙書僕射晉上疏請抑外 步兵校尉 漢官秩比二千石

尙書省事位次尙書令 到壽復徵為尙書僕射坐誹謗下吏自殺 風 不省稍扶貧貧魏州郡迫著飲藥死 射聲校尉 漢官秩比二千石掌宿衛 大鴻臚 漢九卿之一秩中 五校尉 屯騎越騎步兵長 合浦 漢縣名今

時代、由張掖屬國都尉、自稱河西大將軍、及光武討隗囂、就同著五太守率五郡及羌胡好幾萬步騎

兵、與光武會兵於高平、及隴蜀均平定、融遂請交代、將他的家屬輜重、均帶着到京、光武命他就

侯位、并拜為冀州牧、又升為大司空、諸子及弟姪、都拜官封爵、在極盛的時代、他家竟有一公、

二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在當時功臣中、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了、竇融晚年、因老邁不能約束子

孫、他的子孫多為公主所生、放縱不法、常被有司劾奏、竇融死後、長子竇穆及孫竇勳、均犯法死

在獄中、竇勳是竇憲之父、竇勳因獲罪而死、竇憲尙幼、可說是個孤兒、建初二年、竇憲的親妹、

由章帝貴人、立為皇后、憲因得授官議郎、後來又升為侍中、與虎賁中郎將、侍中是常在皇帝左右

、一切政事、可以參預、虎賁的中郎將、是皇帝衛士的首領、可以說無時不在皇帝左右了、竇憲的

、一切政事、可以參預、虎賁的中郎將、是皇帝衛士的首領、可以說無時不在皇帝左右了、竇憲的

兄弟名篤、亦做了黃門侍郎、凡內外文武百官、欲見皇帝奏事、及皇帝有事要通知諸臣、照例均係由黃門侍郎進內上奏、或傳旨的、亦是常川在皇帝左右、因此他兄弟二人、常在宮殿侍候、又是皇后之兄弟、所以得到賞賜、不一而足、皇帝因其做事能幹、亦甚寵任、他們勢力就日見其大了、那時朝廷中雖以諸王公主爲皇帝至親、與陰太后馬太后母家是皇帝舅祖舅父、亦均有些懼怕竇憲、因竇憲隨時可向皇帝進言、又有皇后代爲關照之故、竇憲仗着宮內聲勢、不免任意而行、沁水公主、是明帝之女、就是章帝姊妹、竇憲竟看中他的花園田地、不問他願意賣否、硬向他買過來、且并不照時價給他的錢、公主是嫁與高密侯鄧禹之孫、鄧氏子孫、向來遵守鄧禹遺教、遇事退讓、故公主亦不敢與竇憲去計較、後來被人告發了、皇帝非常的盛怒、就叫竇憲到面前責斥他、竇憲非常的驚嚇、竇皇后爲救護親兄、趕緊卸了皇后冠服、跪在章帝前、代他領罪、章帝向稱厚道、平日又尊寵皇后、過了些時、氣亦平了、就叫竇憲快將田園退還沁水公主了事、亦不按法追究、但因此不相信竇憲、不再任他重要職務、及章帝駕崩、竇皇后所撫養的太子肇嗣位、是爲和帝、尊竇后爲皇太后、和帝年方十歲、因年幼不能治理國事、太后臨朝聽政、竇憲正做侍中之官、就是在內管着機密要政、外傳太后一切懿旨、加以章帝又有遺詔、命竇篤爲虎賁中郎將、掌管宿衛的虎賁勇士、竇篤的兩弟、一名景、一名瓊、均由太后任爲中常侍、在太后皇帝左右伺候、竇憲兄弟四人、從此就均居重要地位了、但竇憲爲人、極其聰明、深恐自己因外戚而當國、外庭百官、羣起反對、於自己作事究有不便、遂想起前任太尉鄧彪、曾因義讓侯爵與其弟、爲明帝所敬重、而其爲人又是忠厚長者、



不如尊敬他、借他的名望、來震服朝臣、遂將此種理由奏知太后、請重用鄧彪、太后卽下詔、以鄧彪爲太傅、仿照古時家宰、令百官均聽命於彪、竇憲自推用鄧彪後、凡自己欲辦的事、或欲用的人、必外令鄧彪代爲奏請、而竇憲則面求太后、所以他決定了任何事情、沒有不行的、竇憲又以皇帝青年、正在講學時代、又特薦一代名儒之桓郁、請太后令其在禁內授和帝讀書、桓郁時爲屯騎校尉、是明帝師桓榮之子、幼年曾讓爵與其姪、明帝未允、遂將應得租稅、盡給其姪、後奉命授章帝經、數盡忠言、爲章帝嘉納、而性又和平退讓、卓然有守、故特上書薦之、並詳述其人品、太后自無不從、因此二事、深得士大夫的贊許、說他目光遠大、於君國前途、大有裨益、所以內外百官、均來依附他、而不以外戚忌他了、但是竇憲爲人、雖有勇氣、亦曉得忠於國家、但是他的短處很多、第一是性太偏執、自信之心太深、故做事太操切、第二是度量甚淺狹、專喜報仇洩忿、第三是妬忌之念太深、喜攬大權、排除異己、所以他雖能討平匈奴、爲國家建立大功、而其後則以結怨太多、羣起而攻、遂致身敗名裂、今先說他因報怨暗殺官吏一事、先是他父親竇勳與祖父竇穆死在獄中、已在前面敘過、竇憲曾聽說謁者韓紆、是從前訊問此案而參奏他父親的人、可是韓紆是當官執行職務、且其父亦有應得之罪、平反此獄、極不容易、卽以他事中傷、亦祇可免去其官、竇憲是睚眦必報的人、遂派了一個刺客、把韓紆的兒子殺了、取其首級、拿到他父親的墳前去上祭、在這個時候竇憲勢力、無人可比、故雖知韓紆爲其所殺、亦無人敢說出來的、又有都鄉侯劉暢、是光武親兄名演的曾孫、他父齊王早死了、此次因奔國喪來京、求鄧壘母親、向太后進言、太后很喜歡他、時常

召見、竇憲知道了此事、就又怕因暢是宗親、設一旦爲太后所寵愛、必用他爲宮省之官、勢必分了自己的權、遂又派刺客去殺他、那時暢正被太后召他到禁內、來到上東門、即在宿衛處候旨宣入、刺客遂乘他休息的時間、將劉暢殺死了、但是刺殺宗親於宿衛禁地、任竇憲如何遮掩、終然敗露、而上聞於太后、太后大爲震怒、遂將竇憲拘押於宮內、聽候治罪、竇憲至此亦深恐太后認真執行國法、決難活命、適聞北匈奴侵擾南單于、南單于來請發兵北征、并云南匈奴各部落、均能率衆隨征、廷議亦多贊成、竇憲遂面求太后、自己情願出伐匈奴、立功贖罪、太后與竇憲爲同胞兄妹、竇憲犯殺人之罪、正苦無法赦免、既有立功贖罪之請、太后遂將竇憲赦免了罪、拜他爲車騎將軍、因漢制惟將軍方能爲治兵之長官、又用執金吾耿秉爲副帥、亦授爲征西將軍、並以金印紫綬賜竇憲、又准自辟幕僚屬官、其等級均依司空之制、遂一躍而尊爲三公、司空定制、其屬官爲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竇憲此次自請北伐、不但因此免了大罪、又爲國家立了亘古未有奇功、全由竇憲之幕府不少英賢、而其副帥耿秉、尤爲當時長於兵法善於策略的有名的老將、蓋在數十年前、耿秉即與竇憲的叔祖竇固北伐匈奴、而平定車師、此外尙立了其他戰功、全恃秉之智勇、羌胡人對秉非常的信服、憲得此良佐、當然能立大功了、至當時所用之兵士、一爲守衛京師北軍五校勇士、二爲守衛陵寢黎陽雍營、三爲幽冀并州緣邊十二郡騎士、再加上羌胡兵、一同出塞、到了次年、竇憲耿秉商定計策、兩人各領四千騎兵、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一萬騎兵、出北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本爲此次主動者、遂令他帶着一萬多騎兵、出滿夷谷、又派本在關外鎮攝東胡之度

遠將軍鄧鴻、自率本部、及服從朝廷之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兵、同着左賢王安國一萬騎兵、出搆陽塞、約定均在涿邪山會齊、各方面軍隊、既布置就緒、竇憲遂分派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率着左谷蠡王師子、右呼延王須訾等、所有精練騎兵一萬多人前進、先與北單于在稽落山大戰、因漢兵本係節制之師、而兩王所部、生長塞外、亟欲報仇均能勇往直前、竟將北單于打敗了、并將他的陣地衝破了、敵人雖衆、一齊潰散、北單于見勢不敵、亦急速的逃走了、閻盤諸將及兩王之兵、遂向前進擊、並分頭圍剿、一直的來到北匈奴之地、叫做私渠北鞬海、這一次先後殺死敵人、自有的王子起至兵士、共得到首級一萬三千餘顆、得到各種牲口、如馬牛羊駱駝、共計一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共八十一部落率衆歸降、前後有了二十餘萬人、北匈奴種類甚多、在西漢初年、其勢力所及的地方、在今內外蒙古及青海新疆伊犁、以迄內外興安嶺西伯利亞一帶、及至東漢明章時代、各部落相繼背叛、所餘地方、不過外蒙古西部及天山以北與科布多鄰近各地、南單于本爲匈奴南部八郡之王、自立爲單于後、歸附他的羌胡種類很多、竇憲耿秉既獲此大勝、遂在距長城有三千餘里之燕然山登山、擇一相宜之地、立了一座石碑、將班固所作紀功之銘詞、刻在碑上、並將此次戰功表揚非常正大、此石碑刻成、遂將山口封好、俾垂久遠、竇憲駐軍多時、不見敵人蹤跡、遂班師而回、然竇憲意在討平北虜、永絕後患、故所率大軍、并不卽還洛陽、暫在五原郡住下、因此地距南單于及各羌胡之地、均甚便利、又有城塞易守、一面休養、一面整理軍隊、補充軍需、以作後圖、遂選派軍司馬吳汜與梁諷、二人帶着金帛、作爲漢朝賜給北單于的犒賞、

并乘此宣揚國家之威力、使其有所畏懼、而不敢再行抗拒、然恐汜諷在途中、爲北虜所襲擊、又遣部將率兵跟隨在後、因此各處之匈奴部落、果多向其投降、汜諷均受其降、且設法招撫、先後共得一萬餘人、一直來到西海上、遂追及單于、蓋單于已逃至外蒙古西部了、汜諷遂將國家宣撫之詔書、面致單于、並宣傳國家之威信、單于懾于兵威、遂叩首受詔、諷頗能言、又將宣帝時呼韓邪故事、向單于詳爲解說、勸其效法乃祖、速卽降服、稱臣入朝、留居塞內、漢必設法保護、既可保全其國、而匈奴人民、亦可得安全、單于正在四面受敵無法抵當之際、聞言甚喜、卽率領其臣民、同諷南來、及到了私渠海、始聞漢軍已回塞內、遂不願自至洛陽、派其弟右溫禺鞮王、捧着貢品到京、卽擬令其弟入爲侍子、凡降國都有子弟在天子都城侍奉、名爲入侍、實在與以物作質一般、迨其弟隨諷等到了洛陽、竇憲聞知、以單于不親自來降、仍非真心臣服、乃自五原上奏、不必留其弟、叫他回去罷、朝廷因竇憲建此大功、遂派中郎將持符節與詔書到五原郡、授憲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因酬賞太厚、力辭侯爵不受、朝廷亦從其意、下詔准其辭爵受官、按漢時定制、大將軍班次在三公以下、惟因竇憲正在用人之際、所置官屬令照太尉之例、竇憲不甚滿意、因幕府中賢能極多、均有地位、如按太尉敘俸、不足以籠絡人心、主持朝政之公卿、正在畏懼竇憲、遂迎合他的意旨、奏竇憲功大、不能與以前大將軍相比、將其位次、改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將軍之長史司馬、應自千石之秩、增爲二千石、從事郎中有二人增爲六百石、此外各吏士亦各有增、於是竇憲整齊師旅、回還京師、朝廷乃大開倉庫、取出銀錢糧食物品、犒賞出力官兵、並將所帶去從征

軍官、凡是諸郡調去二千石子弟、均授爲太子舍人、此職是宿衛閒散之官、秩二百石、無一定額數、到了第二年、皇帝下了一道詔書說、大將軍竇憲、前年出征、幾乎將北匈奴平滅了、朝廷論功行賞、力辭不受、就以漢朝舊制論、凡爲國舅、均要封侯食邑、朕不能獨異、現特封竇憲爲冠軍侯、仍叫他食邑二萬、篤爲郾侯、景爲汝陽侯、瓊爲夏陽侯、各食邑六千戶、此是就國舅封侯例來封他兄弟四人了、他三人均受封、惟竇憲還是不受封、可見竇憲不以爵位爲榮了、竇憲見駕之後、仍率大軍出駐涼州、爲今之甘肅西北、與新疆青海及外蒙古西部毗連、前副帥耿秉于班師回朝後、徵入爲光祿勳卿、不幸於竇憲未出鎮之前、已老病而死、竇憲乃奏請派鄧壘以征西將軍爲己之副、鄧壘適爲侍中、人甚機警、在三年其母薦劉暢于太后、本與竇憲不和、竇憲竟能忘其嫌隙、薦爲副帥、足見其善於用人也、在竇憲未出兵以前、北單于因漢朝還其侍弟、乃再派車諧儲王等到居延塞求降、儲王卽中國之太子、居延塞現屬富夏省、在甘肅酒泉縣邊外、現有額濟納土爾扈特部、卽匈奴部落之後人、距涼州不遠、北匈奴不能遷至涼州、故先至居延、由守塞之官吏、代告大將軍也、并表示先派侍子前來、單于亦將入朝、朝見天子、并請依照向例、由朝廷派大使引進、竇憲允許、卽承制派遣中護軍班固、以行中郎將爲正使、司馬梁諷副之往迎、不料在此時間、南單于力主斬草除根、一再上書、求滅北國、竇憲遂派中郎將耿譚監護南單于之兵、分兩路進擊北匈奴餘衆、大兵到了涿邪山、就用極快精銳騎兵、分兩路過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會合、乘夜圍北單于、北單于以竇憲已允其降、未及防備、大爲驚恐、只好率精兵千餘人、強勉應戰、究竟迭敗之殘兵、不敵南單于

所部之勇銳、又復大敗、北單于亦受了傷、墮于馬下、北單于生長漠北、究善騎馬、又復躍上了馬、脫圍而走、其前代所傳王璽、及其妻子五六人、均爲我漢軍所得、第二年二月間、憲又派耿襲任尙趙博等再出兵去討平北匈奴、襲等一直來到金微山、遇着北單于又收集了他的各處部隊、奮勇交鋒、又將他打敗了、此次所獲得俘虜糧畜、爲數很多、北單于迭受大創、實難再事支撐、遂向北落荒而走、逃在路上、因年前創傷忽發、遂死在道中了、殘餘部衆、遂推右谷蠡王於除鞬代爲首領、於除鞬不敢自主、遂派人至竇憲處、重申臣服之意、竇憲允諾、爲請于朝廷、封他爲北單于、就派耿襲去賜與璽綬、並賜玉具劍車等物、又派中郎將拿着朝廷符節、去護衛他、蓋深恐漢軍或南單于不知情由、或有誤攻之事、從此南北匈奴均已歸降、總算告一結束了、設竇憲不遭貶殺、則南北匈奴將永爲漢之屬國、如西羌一般、不料竇憲後來遭禍、於除鞬復叛、南單于亦因朱徽杜崇措置不當、致安國師子爭立、擾亂多年、迭次用兵、始得無事、因不屬竇憲之事、概從其略、竇憲平匈奴後、威名大起、其左右所延用多爲賢士勇將、或在幕府、或領兵守禦、均能奉命唯謹、不置伊之心腹與爪牙、竇憲又喜薦人于朝、各州郡刺史守令、多爲他所推薦、惟因剛愎自用、不能容物、所以尙書僕射鄧壽樂恢均以不附和他、受其壓迫引疾求退、而朝廷百官、多迎合意旨、或以事陷害、或于引退後日事逼迫、致皆自殺、所以朝臣均非常懼怕、無人不附和他、統計竇氏一門父子兄弟、封爵居官的幾于滿了朝廷、可見其勢力之大了、竇憲爲人、不知謙退、從討平匈奴建立大功後、對人格外驕縱、所以跟他的亦日多一日、到了永興四年、鄧壘因功封爲穰侯、鄧壘之母元與弟鄧磊、本

爲太后所喜、與竇憲女婿郭舉、平日很爲交結、常出入宮內、爲太后所喜、外間遂傳說鄧疊等欲作亂、此消息竟達于和帝之耳、和帝已親政、遂欲將他們正法、乃與他親信太監鄭衆密商、定了辦法、因竇憲及鄧疊均擁兵在外、遂暫忍耐不發、過了些時、憲及鄧疊班師回朝、將到京郊時、和帝派大鴻臚卿持着符節、依着國家禮節、到郊外去歡迎、並分別賞賜將吏軍士財物飲食、過了兩月、各軍均回原地、和帝到了北宮、下詔叫執金吾及守衛北宮之將領叫五校尉的、各帶着所部、在南北宮屯紮着、禁止人之出入、並將城門關閉、先派兵將鄧疊鄧磊郭璜郭舉四人、捕來下獄、卽行正法、鄧郭二家親屬人口、均充軍至交州合浦縣、又叫太監向竇憲收回大將軍印綬、改封爲冠軍侯、和帝又叫竇憲之弟四人、均各到他所封侯爵的食邑去居住、蓋和帝的意思、碍于太后面子、不肯將憲正法、這是和帝告人的話、其實憲有功于國家、今罪狀未明、遂被殺了、亦恐天下人議論他、所以一面叫他們就國、一面選了嚴厲有能的人、做這四處的諸侯相、名爲輔助他理事、實則暗中督察去尋他們錯處、所以憲爲景三人到國後、均由其相逼迫他自殺、可憐竇憲蓋世英雄、竟死于舞文弄法之官吏手中、到了和帝崩駕、鄧太后臨朝、永初三年、鄧太后下詔、竇家以前遣歸本郡者、均准其回洛陽、這就是竇家的結束了、

### 漢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有大志、不修細節、孝謹不恥勞辱、擯口辨、博涉書傳、永平五年、兄

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除蘭臺令史、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倘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吉凶決於今日、遲則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報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帝壯超節、以超爲軍司馬、使西域、先至于寘、于寘王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鬪馬急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



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殺疏勒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  
槃城九十里、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  
慮旣至、兜題見其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  
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請殺兜題、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今龜  
茲知漢威德、遂釋而遣之、超因駐疏勒、龜茲又數攻疏勒、肅宗初卽位、詔徵超還、疏勒恐爲龜茲所  
滅、其都尉黎弇因自剄、超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捕斬反  
者、疏勒復安、建初五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乃上疏請兵、略謂今西域諸國  
、日之所及、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龜茲可禽、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書奏、帝知  
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書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  
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  
與幹擊番辰、大破之、超復上言請招慰烏孫、合力進攻龜茲、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  
吹幢麾、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以重利誘疏  
勒王忠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旋康居遣精兵救  
忠、時月氏新與康居爲婚、超使使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執忠歸其國、烏卽城遂  
降超、後三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超察知其姦、僞許之、忠大

喜、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明年超發于窋諸國兵二萬五千餘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等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窋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莫如各散去、可須夜鼓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窋、超知其兩路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莎車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騎、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逃散、自是威震西域、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謝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向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遺騎齎金珠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六年、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三國、如欲改過向善、宜遣會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責以王何不迎、賜而遣之、廣乃與會豪迎超、奉獻珍物、絕橋以阻漢軍入國、超從它道到焉耆、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斬使、示不信、乃期會諸國王、揚聲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於是西域五十

餘國、悉納質內屬焉、永元七年、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求代、超妹亦上書請、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十四年八月至洛陽、超每戰輒先登、身被金夷、素有胸脅疾、既至疾益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九月卒、年七十一、

總論

班定遠以吏士三十六人、遠涉絕域、備更險阻、對於鎮撫諸國、或以情感、或以術制、恩威

並濟、悉協機宜、使西域諸番、不敢正目而視、復大發番羌八國之兵、以降服焉者等三國、以底定西域全境、至若疏勒不忍其去、于寘號泣以留、何感人之深耶、觀其初至鄯善、激勵吏士、誠毅壯

烈、致吏士有死生相從之語、其能得士衆心可知也、懷遠之功、邁絕前古、有以也夫、

音義

傅介子 漢昭帝時人以奉使輕樓閣王封侯 張騫 漢武帝時人以擊匈奴有功 祭酒 古以一座之尊舉酒先祭 鄯善 今新疆省鄯善縣當時為于寘

亦作于圍在葱嶺以北 駙馬 良馬名 龜茲 龜茲如焉龜茲國在大戈壁之北 疏勒 今新疆省喀什噶爾及其去沙爾地 焉耆 上名略喇沙爾在大

東南西與龜茲相連今新疆焉耆縣 都護 統轄邊遠諸國之官 康居 在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細亞 拘彌 在今新疆省于闐縣城即拘彌故城 姑墨 今新疆省

莎車縣土烏孫今新疆省 烏卽城 在疏勒國地方為當時西域諸國之最遠者 拘彌 東之地于闐縣城即拘彌故城 姑墨 拜城縣治 莎車 今新疆

國內尉犁今新疆省 危須 故城在今新疆焉耆縣東北 腹久 焉耆國 超妹 名昭曹壽之妻為宮

叙解

班超、表字仲升、是扶風郡平陵縣人氏、生來就有大志、對於小的舉動、並不注意修飾、性情孝順謹慎、不辭勞苦、不以貧窮為羞恥、長於口辯、好讀書、凡聖經賢傳讀過的很多、漢明帝永

平五年、他哥哥班固、被詔為校對文書的官、班超同他母親一齊隨著到了洛陽、因為班固官小、薪

俸不多、家中仍是貧苦、班超常時給官署寫字得些筆資、供養老母、因為寫字的事業辦的久了、十

分勞苦、不免發牢騷、有一次把筆向手下一拋嘆息了一聲說道、大丈夫縱然沒有特別出奇的本領、也應當學傅介子和張騫、在國外建功立業、好取到封侯、怎麼能够長長的勞碌在筆硯裏邊呢、有時往訪相士、相士說、祭酒不過是尚布衣諸生罷、我看你頗像燕頸像虎、燕能飛虎能喫肉、將來飛出去喫肉、是萬里封侯的相啊、久後奉委作蘭台令史、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奉詔討伐匈奴、用班超爲代理司馬的官、派他帶兵單獨去攻打伊吾、在蒲類海地方開戰、打了個大勝仗、斬殺伊吾兵將很多、凱旋以後、竇固以他甚有能力、又奉命和從事郭恂一同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國、國王名叫廣、待承班超很周到很恭敬、後來忽然簡慢起來、不像以前那樣周到了、班超就叫了鄯善王派來伺候的胡人、用話詐他說匈奴的使臣來了好幾天、現在甚麼地方、伺候的胡人驚惶失措、招承果有其事、班超立時先把那伺候的胡人關閉起來、隨即集合全數吏士三十六人飲酒、在飲酒中間、對吏士用激勵的言語說道、我們大家、全是身在極遠的地方、爲的是立大功求富貴、現在匈奴的使臣、纔來了幾天、鄯善王就對我們疏懈了、萬一鄯善王把我們捕起來、我們可就永遠作了虎狼的飯了、應當怎樣防範呢、吏士等齊聲說道、現在處在極危險的境地、我們大家無論生死都跟著司馬、聽憑司馬的主持、班超說不進老虎洞、如何能得著小老虎、現在的打算祇有趁著黑夜用火攻擊匈奴使臣所居的地、他一驚嚇便可把他們的人一起殺淨、能把他們殺淨、鄯善自然嚇破了膽、這樣一來、我們的大功告成、我們的事業、就根基穩固了、吏士們聽了這話、便說道這事太重大應當和郭從事商量、班超發怒說道、吉凶禍福、就在今天定規、稍一耽擱、消息便要洩漏、死了還沒有死的名義

、那不是壯士的事、大家聽了班超的話、大爲感動、齊聲說好、班超便於初更時分率領吏士奔赴匈奴使臣的營盤、派十個人、拿著鼓藏在匈奴營後、吩咐他們道看見火一起、立時就擊鼓大喊、其餘的人全拿著刀槍弓箭、藏在門兩邊、班超分派完畢、就趁著順風放起火來、同時前後一齊鼓噪、匈奴使臣同他帶來的人忽然聽見鼓噪的聲音、看火勢立時驚惶失措、紛紛擾擾、秩序大亂、班超親手格殺了三個人、吏士們把匈奴使臣斬首、並殺了匈奴使臣從人三十多個、其餘壹百多人都被燒死、次日回來報告從事郭恂、班超隨即把匈奴使臣的首級給鄯善王廣一看、並且曉諭他一切的道理、一面用好話安慰、鄯善王大驚、就把他兒子交給班超作爲押當、表示甘心服從決無二意、班超隨同郭恂把這事報告竇固、竇固極爲歡喜、立時把班超的功勞、奏明皇帝、皇帝非常嘉許、認爲壯勇、立時正式任命他爲軍司馬、派他作西域的專使、班超奉命之後、先到了于窰國、國王廣德招待的禮節和意思都很疏懈、並且于窰風俗信服神道、神道對國王廣德說大神動怒、說爲什麼你要傾向漢朝、漢朝的使臣有一匹最好的馬、名叫騶馬、趕快要了來給我上供、于窰王廣德就派人到班超那裏求這匹馬、班超早已經探聽明白了其中的原故、却裝作不知、說道可以的、你叫神道自己來取罷、不多的時候、神道來到、班超立時把他斬首、把首級送給于窰王廣德、同時用話責備他、廣德十分驚怕、隨即把匈奴國的使臣捕獲斬首、班超見廣德這樣一辦、重賞廣德、並且重賞他的屬下、從此遂鎮住于窰、一面撫慰、這時的龜茲國王名字叫建、是匈奴國所立的、他攻打疏勒國把疏勒王殺了、立了龜茲人名叫兜題的作疏勒王、班超由僻靜的路到了疏勒、離兜題所住的槃橐城只有九十里、地方

、先派屬員田慮到槃橐城去諭兜題來降、並吩咐田慮說、兜題本不是疏勒種人、國裏的人民、必不甘心受他指揮、倘若他要立時降順、你就可以把他捉住、田慮到了槃橐城、兜題見他軟弱、就沒有降順的意思、田慮看出這個光景、登時出其不意的把兜題抓住縛上、飛報班超、班超立刻到來、把疏勒國的武將文官召集到一處、諭告他們龜茲國無道的情形、就勢立已死的舊國王的哥哥的兒子名字叫忠的作疏勒國王、疏勒全國人民大爲歡喜、新王忠和他的屬官、都請求班超把兜題殺了、班超說、殺他無用、應該叫龜茲知道漢朝的威武和德意、隨即把兜題放了、班超就駐在疏勒國、後來龜茲國又屢次攻打疏勒國、班超在這種極困難的環境中、經過一年有餘、肅宗初即位、頗以班超孤單、危險爲慮、下了一道詔旨、徵他還朝、班超起身後、疏勒國恐怕班超一走之後、必被龜茲國所滅、疏勒的都尉黎弇自刎而死、班超走到于寘國、于寘的王侯和以下的官員、都號陶痛哭、一齊抱住了班超的馬脚、不令他走、班超無法並且心中不忍、於是又返回疏勒國、把疏勒造反的人捕獲斬首、疏勒國又復安定、建初三年、班超督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各國的兵、把姑墨石城打破、隨即上了一道奏疏、請再發兵、大略說是現在西域各國、日光所照到的地方、沒有不歸服王化的、祇有焉耆龜茲兩國、還不服從、現在應當任命龜茲國的侍子白霸爲龜茲國王、用步兵騎兵幾百名護送入國、再和各國聯兵進攻、龜茲國便可平伏、莎車疏勒兩國、田土肥沃、地面廣大、草木生長的極蕃盛、兵士可以不耗費中國的餉、糧食自然足用、這本奏章一上、皇帝深知他可以成功、正打算發兵、恰巧有個平陵人名叫徐幹的、平素和班超志趣相同、上奏書自告奮勇、願意前往輔佐班超、五年乃

命徐幹作假司馬、把綏刑和義兵一千人前往、聽班超指揮調遣、起先莎車國看見漢兵不來、就降了龜茲、加上疏勒的都尉番辰也反了、可巧這時徐幹率衆來到、班超遂和徐幹攻打番辰、把他打破、班超又上奏章、請招撫烏孫國、合力進攻龜茲國、皇帝准其所請、八年任命班超作將兵長史、准用鼓樂旌旗、第二年又派遣假司馬和恭等四個人、率兵八百人到班超那裏、班超隨即發遣疏勒于賓兩國的兵、討伐莎車國、莎車國暗用重利、勾引疏勒王忠造反、疏勒王忠跟從了莎車西去、保守烏即城、班超因此又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作疏勒國王、把不會隨同造反的人一齊徵發、去攻打王忠、隨時就有康居國派兵救王忠、這時月氏國新和康居國結婚、班超派遣委員帶著彩錦等項很厚的禮物、贈與月氏國王、囑咐他曉諭康居國王、康居王聽了月氏王的勸告、把王忠拘住帶回康居、烏即城就降了班超、過了三年、疏勒前王忠又用說詞向康居王借了兵、轉回損中據住城池、密和龜茲國合謀、派人到班超這裏詐降、班超探明了他們的奸謀、亦就將計就計、假意允許、王忠大爲歡喜、帶著極少數的馬弁去拜班超、班超秘密布置下兵士等候、預備下很好的招待排場、派了樂隊奏樂、及到了已經開始飲酒、忽然變臉吆喝將吏把王忠綁上斬首、隨即把王忠的兵衆打散、由此南道大通、第二年班超徵發于賓等各國的兵兩萬五千多人、又討伐莎車、龜茲國王派左將軍帶領溫宿等處的兵五萬人、前往救莎車、班超召集將校和于賓國王會議、班超說道、現在兵少、不能抵禦敵人、莫若分散各自逃生、可是要到夜間聽到鼓聲再動身、班超會議完畢之後、又故意把看守俘虜的放鬆、令其脫逃、爲的是使他傳出會議的消息、龜茲國王得逃回的俘虜報告、極爲快樂、親身帶領一萬名騎兵

、在西路邊界上截堵班超、叫溫宿國王督率八千名騎兵、到東路邊界上等候著于寘退兵一到、就解決他、班超探聽著他這兩路兵都已出發、於是秘密召集各部親自節制、在雞鳴的時候飛奔莎車的營盤、莎車的兵猝不及防、大爲驚亂、東西奔跑、被班超追殺了五千多名騎兵、莎車受此打擊不敢再抗便降了班超、龜茲國等也就全都逃散、從此班超的威名大震、西域各國都懾服不敢妄動了、永元二年、月氏國因前者請求漢朝將公主許他爲婚、未能允准、心中懷恨、派他的副王叫謝的、督率番兵七萬來攻班超、班超的將士太少、大家都極端恐懼、班超乃用譬喻的方法、告諭軍士說道、月氏的兵由幾千里遠路經過葱嶺大山而來、他並沒有運輸布置、怕他作甚、我們祇要把地裏長的穀子都收割起來、我們堅守不與他開戰、讓他無處取糧、他們餓急了、自然會向我們投降、謝到了之後攻打班超不能得手、又抄糞不到糧食、自然看看糧盡、班超揣度他必往龜茲國求接濟、於是派了幾百兵到東路上去等他、果然他們派騎兵帶著寶物去運動龜茲國、班超的伏兵截住一打、把他們這幾百人完全殺淨、拿這些人的腦袋、舉給謝看、謝嚇的不知所以、趕緊就派員到班超這裏請罪、但求放他們活命回去、就感恩不盡了、班超准如所請、把他們放回、從此月氏十分恐怖、每年納貢、第二年龜茲姑墨溫宿各國也都歸降、因此班超奉命作了西域都護、並任命徐幹作長史、班超住在龜茲的它乾城、徐幹屯駐在疏勒、六年班超徵發龜茲鄯善等國八國的大兵、共有七萬人、連同吏士和客商一千四百人、親身督率、討伐焉耆、兵隊行到尉犁國的邊界、暫時屯住、先派員曉諭焉耆尉犁危須三國說道、都護這次來的目的、爲的是鎮撫你們這三個國、如果你們打算痛改前非歸心向化、應當



派遣頭目來迎接、你們要能這樣辦還要賞賜你們王侯以下各級官員、把事辦完就回去、現在先賞國王綵緞五百匹、焉耆王廣聽了這話、就派他的左將北鞬支帶著牛酒等物來迎班超、班超責備他道、你的國王爲甚麼不親自來迎、賞些物品把他遣回、廣於是和衆酋豪來迎班超、奉獻寶物、可是他還怕漢兵入境、把大道上的葦橋折毀、班超知道這事、另從旁路到了焉耆、離城二十里在大窪裏邊下寨、廣輒然聽道出其不意萬分害怕、打算把他國的人全數趕到山裏、保守焉耆、他的左侯名叫元孟、想著向班超討好、秘密派人報告班超、班超把他派來那人殺了、表示不相信、一面定期約集各國國王、並且宣傳出去還要重賞、焉耆國王廣、和尉犁國王汎、還有北鞬支等三十人、因爲聽到這種宣傳、信以爲真、一齊如期而至、班超等著他們都坐定了、立時大怒、詰問王廣道危須國王爲甚麼不來、國相腹久爲甚麼逃走、你們那裏是真心降服、隨即喝令將吏把廣汎兩王和同來諸人一齊拘捕、在從前都護陳睦所住的舊城斬首、把他們的首級傳送到漢京、因此西域的五十多國全都送人作押、當降屬了中國、永元七年、漢廷下詔封班超爲定遠侯、給他享食封邑八千家、永元十二年班超自己覺得久在塞外遠方、年老思還故土、班超上奏、請求派員代替回鄉、班超的妹子也上書請求、因此下詔叫他還朝、班超在西域有三十一年之久、在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陽、班超在西域時候每逢打仗、總是在將士之前、所以他身上很受了些刀兵的傷痕、因此素有胸脇病、既到洛陽之後、病更加重、皇上派中黃門的官、到他那裏去問病、賞給他藥品、這年九月間、班超病故、年七十一歲、

## 漢太尉槐里侯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讀書、習弓馬、初舉孝廉、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持節、與右中郎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備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士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蓿

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攻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己於蒼亭、生擒卜己、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築京觀于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己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賄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宜徵冀方之士、誅閹宦之罪、以順天下、而就功業、嵩不聽、忠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閭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四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更封都鄉侯、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救之爲

是、嵩不聽、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是避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鄙、時在軍中、說嵩討卓、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于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卓雖誅閭閻、而不能盡忠于國、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不如以精兵迎接至尊、奉令討賊、發命海內、徵兵羣帥、則卓可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嵩

為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總論 東漢一代、將才極盛、而智仁勇兼備者、惟皇甫嵩一人而已、黃巾初起、首請解黨禁以順

輿情、分錢馬以勵軍氣、賊既平、則請免田租以贍饑民、可謂仁矣、其奉命討賊之時、明于奇變、達于緩急、燂蟻聚之悍徒、制狼貪之驕將、以數萬之士、破數十萬之賊、次第盪平、築為京觀、可謂智且勇矣、惜乎篤守小節、受制賊臣、幾蹈不測之禍、若從長史梁衍之言、則所成就豈止此乎、然其忠謹亦不可及也、

### 音義

安定 漢郡名屬涼州有今甘肅省東部平涼縣東北治臨涇即鎮原縣南朝郡名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 孝廉 漢制令郡國舉 公車 官署名漢制舉 議郎 漢官名屬光祿

額北地 郡名屬涼州今甘肅省東北部及寧夏地治富平今甘肅靈武縣西南 鉅鹿 郡名屬冀州今河北新河縣西柏車裂 古之酷刑縛人身於車上而以馬分曳使之登裂而死亦名曰轅晉惠 三公 徒司徒太

尉為司隸司隸校尉漢官比二千石掌察 鈎盾令 漢官名屬少府六百石官者 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旋門孟津小平津 函谷移置河南新安縣東北為新開大谷即今之水泉口在洛陽縣東廣成在臨汝縣西伊闕在洛陽縣南轅旋在都尉 漢官名秩二千石靈帝中

假歸縣東南旋門在汜水縣西南孟津在孟縣今名河陽漢小平津在孟縣北以上八關皆為鞏固洛陽而設 都尉 平元年三月置八關都尉黨 禁 東漢桓帝時宦官勢盛士大夫疾之宦官乃李膺等與太學遊士為朋黨誹謗朝廷事連二 中藏內車 即上林苑漢 廐舍也 左右 禁 東漢桓帝時宦官勢盛士大夫疾之宦官乃李膺等與太學遊士為朋黨誹謗朝廷事連二 中藏內車 即上林苑漢 廐舍也 左右

中郎 漢官均比二千石 朱儁 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舉孝廉任縣令拜交趾刺史平梁詭 五校 即宿衛 三河 謂河內河南河東三郡 長社 縣名今河南 田單 見前 昔巨東荦燒也俗 汝南 郡名今河南汝南陳州以北之地 騎都尉 羽林騎士之官 陳國 東漢章和元年改淮陽為陳國今 本傳 昔謂之把今作奴 銳士 勇 汝南 郡名今河南汝南陳州以北之地 騎都尉 羽林騎士之官 陳國 東漢章和元年改淮陽為陳國今 下晉宅 今西華 縣名在河南 東郡 郡名屬兗州今山東東平 盧植 豫郡人徵為博士熹平中拜九江盧江太守徵拜議郎轉侍中尚書拜中郎將

河南禹縣西 淮陽縣西 東郡 郡名屬兗州今山東東平 盧植 豫郡人徵為博士熹平中拜九江盧江太守徵拜議郎轉侍中尚書拜中郎將 死為民及嵩平賊後 廣宗 縣名屬鉅鹿郡今河 哺 晉避申時也亦作舖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白植功遂復為尚書 北威縣東清河縣南 謂日至申時而食也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白植功遂復為尚書 北威縣東清河縣南 謂日至申時而食也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白植功遂復為尚書 北威縣東清河縣南 謂日至申時而食也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白植功遂復為尚書 北威縣東清河縣南 謂日至申時而食也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白植功遂復為尚書 北威縣東清河縣南 謂日至申時而食也 下曲陽 縣名屬鉅鹿郡 京觀 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槐里 縣名今陝西

信都縣名今河北冀縣東北漢陽郡名屬涼州今甘肅甘谷縣南初平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改元初平城門校尉漢官秩比二千石掌洛陽城門御史中丞漢官名秩千石策免漢制凡有災異三公均策

光祿大夫漢官秩比二千石掌禮儀祭祀爲九卿之首

### 叙解

皇甫嵩、覆姓皇甫、名嵩、別號義真、安定郡朝那縣人氏、嵩從少就立志要做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所以愛讀書、並喜學騎馬射箭、郡縣均知其才、遂舉他爲孝廉、靈帝即位之初、皇甫嵩依照孝廉規矩公車來京考試、得授職爲議郎、外任北地太守、此是皇甫嵩發跡之始、今暫擱置不談、先說明黃巾賊張角作亂之始末、張角是鎮鹿郡人、他早有野心、自稱爲大賢良師、會用符水念呪、爲人治病、古時本有祝由科、張角竊取來、說是可以念呪降神、賜給符水、以救人命、但是祝由科亦有些效驗、得病的往往被他治好了、百姓因此很相信他、很有願從他奉事道教的、張角有了機會、就派他親信弟子多人、分往各處去傳他的道、表面上仍是教人爲善、愚民無知、輾轉傳說、並互相勾引、十幾年的時候、張角的徒弟黨羽、竟有數十萬人了、郡國各縣、幾于無人不爲他勾結的、那時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的人、莫不來響應他、他遂將各處徒黨、分隸于三十六部、名之曰方、方即各部首領的稱呼、如軍士稱主將的一般、凡一方所管的徒黨、大的有一萬多人、最少的亦有六七千人、並于各方所屬之下、各設了不少頭目、令他管轄着一般徒黨、所謂渠帥是也、及到靈帝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到荆揚二州、收得了數萬人、與他們約會了一個日子、叫他們陸續到魏郡鄴縣集合、馬元義是張角很親信的黨羽、常往來東都、勾結了中常侍封諤徐奉兩太監、請他們爲內應、并約定在三月初五日、京城內外、同時起事、不料在未到起事日期之先、有張角徒弟濟南人名

唐周的、不贊成張角之舉動、來京上書告密、當時捕獲元義、將他用車裂的酷刑、治死于洛陽、靈帝即將唐周所上之表章、交與三公及管轄東京各郡的地方長官名司隸的、會議辦法、當即命禁內鈞盾令周斌、搜查宮內禁內太監、及各衙門官吏兵役、以及民間向奉事張角之教的人、均捕去考問、訊實後即予正法、先後殺了一千多人、又下令叫有司去考問冀州各州縣的教徒、并捕拿張角等首犯、張角先得到消息、知他作亂的事已發覺了、趕緊派人日夜去通知三十六方、叫他們同時起事、又命他徒黨的頭上、均裹着黃巾、以黃巾爲符號、張角立刻起事、自稱爲天公將軍、二弟寶稱地公將軍、三弟梁稱人公將軍、他是以神道欺騙小民、所以取道教所說的天地人爲三才、來做他將軍的冠字、從此人民就叫這一股賊人爲黃巾賊人了、黃巾賊每到一處、必將所有官署均焚燒了、又探訪各郡最富庶的市鎮、去搶掠民間的財物、由是各州郡重要地方、大半均被黃巾賊所搶據了、地方長官因來勢甚猛、都抵禦不住、多自逃亡他處、僅只十日時間、天下均響應了、幾于干戈四起、草木皆兵、洛陽城內人心、更爲震動、朝廷乃下詔命各州郡長官、趕緊修理城塞、講求攻守的方法、又在各武庫、揀選精良器械、令各去訓練所有兵士、又從函谷關起至小平津關、凡八關、是拱衛京師的要塞、特在各關、增置一都尉、令各領重兵防守、上列防守方法、既佈置就緒後、靈帝乃召集內外百官、會議處置方策、皇甫嵩當即建議說、首先要解除黨綱之禁、去收拾人心、次則以各州郡同時有賊作亂、京畿軍士、既缺馬匹、又乏軍需、請帝將宮中內庫所存之錢、及御苑所養之馬、取出來分給軍士、以資鼓勵、靈帝均應允了、當又議定挑派天下精兵、多選用能用兵的良將、叫他帶着去

討賊、嵩由公卿推舉、帝即命嵩爲中郎將、拿着皇帝所賜符節、同着右中郎朱儁、爲討賊主帥、當將宿衛禁中五校之兵、及河南河東河內三郡、能騎射勇士、又募召各地精勇之士、共合四萬餘人、分爲二軍、命嵩與朱儁、各統帶一軍、共同去討伐潁川郡黃巾賊、因潁川距洛陽甚近、所以先要去剿滅他、朱儁率兵前進、與賊首名波才的賊衆交戰、不料爲賊所敗、嵩正在前進中、聞此消息、遂趕緊的來到長葛縣名長社的地方、就先去保守此城、波才亦隨後追來、帶着他的部衆、將長社城圍了、嵩帶來之兵、爲數甚少、所屬將士、見賊勢強盛、都心懷恐懼、嵩知大衆意思、遂召集他們、跟他們說、按兵法、用兵在乎以奇制勝、善用奇兵的、其變化無窮、并不在乎人數之多少、你們只看見賊數之多、就以爲不能勝他、不知賊現在結營之處、四面俱是草木、容易火燒、再遇起風、更難避免、倘若乘夜縱火、燒他兵營、他必大驚而亂竄、我若出兵擊之、四面之火、又圍燒着、從前齊田單破燕、用火而建大功的故事、可以再見于今日了、你們何必懼怕呢、到了某日、夜間天忽大風、嵩乃先叫派遣些將士、各掌一捆火把、上城守候、一面選派精勇將士、偷出圍城以外、向賊營放火、並大聲嚷喊、城上兵士、見火光已起、亦將火把點着、向下逼照、皇甫嵩乃擊鼓、率兵向賊方的隊伍攻擊、賊出不意、無不吃驚、到處亂奔、一時逃散的甚多、這個時候、朝廷聞賊勢太大、又派騎都尉曹操、帶着新募兵來助戰、與嵩兵合在一起、皇甫嵩知賊的軍心已散、又約會了朱儁、叫他助戰、嵩操由城內殺出、朱儁由外面攻進、大戰之後、獲了大勝、將他的大營打破了、殺了賊人得到首級的、就有數萬之衆、波才率着殘兵逃去了、皇甫嵩乃一面乘勝進攻汝南、陳國、兩地的



黃巾賊、又另派將追擊波才於陽翟、又另去攻擊另一賊首彭脫於西華、當即殺了他兩個首領、他這兩部羣賊、殺死的不計其數、此外非投降即逃散、於是潁川汝南陳國三郡、均平定了、皇甫嵩又進擊東郡黃巾賊卜己於倉亭、即將卜己生擒、斬獲七千餘人、同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先後奉命向鉅鹿圍攻張角、盧植本打勝仗、正在圍着敗逃的賊寇、而靈帝派去視軍的小黃門、因向盧植索賄不遂、他竟回奏靈帝說、盧植不肯出力攻城、欲坐視守候着賊來投降、靈帝大怒、遂派官去鎖拿盧植進京問罪、派董卓接統植部、卓是貪暴鹵莽之人、不善計謀、所以更難成功、靈帝又命皇甫嵩北去討他、那時張角已病死了、張寶也另成一股、只有張梁一人還在鉅鹿一帶地方、撐持他們的殘局、皇甫嵩到了鉅鹿、同張梁在廣宗打了幾回仗、因張梁部下賊人、是黃巾賊的最精勇的中堅份子、所以皇甫嵩一時不能勝他、到了幾日後、他遂下令將營門緊閉、不與賊戰、暫時休養士卒、靜觀他們的變化、等到賊衆戰志漸見懈怠、忽然在夜間秘密傳下命令、叫兵士預備出戰、到了雞叫時候、帶了全部兵將趕快的向賊陣內進攻、雙方冲殺、由寅時起至午時止、共約八九小時、纔將賊衆打散、並斬了張梁首級、一直到了午飯時候、纔收兵回營、這一場大戰、殺死賊人甚多、得了三萬餘首級、死于河內的、又有五萬餘人、焚燒賊用的輜重車子三萬餘輛、賊人的家眷婦人子女、都被擄獲了、此外所得到的器械財物糧食數目、不計其數、黃巾賊的巢穴、總算是被皇甫嵩攻破了、因張角已死、就將他的棺木剖開、取出賊屍、斬了首級、燒燬其餘體、皇甫嵩即將張角張梁二人首級、解送京師、由朝廷號令示衆、皇甫嵩又探得張角二弟張寶、帶兵在下曲陽、遂再與鉅鹿太守

郭典、率兵去攻他、把他攻破、又將張寶獲住殺了、張寶之部爲嵩兵所生擒或殺死的、又有十餘萬人、當在下曲陽城南、築了一大土堆、將這些黃巾賊尸首均葬埋在內、叫作京觀、這是古時傳下的辦法、至此皇甫嵩討賊大功告成了、在第一次大敗賊衆後、朝廷論功行賞、首封皇甫嵩爲都鄉侯、現更進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陵兩邑租稅、共爲八千戶、漢朝定制、異姓功臣、最尊的爵位爲侯、食邑的戶數、雖最高可至萬、然事實上食萬戶者、不過數人、且均辭去不受、照這樣看來、皇甫嵩之食邑八千、是不容易得來的、又拜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因冀州是黃巾賊的巢穴、所以朝廷仍命以將軍而兼州牧、叫他辦理一切善後的事、朝廷又以黃巾賊現已平定、是大可慶賀的事、是年十二月遂改元爲中平、雖已過去月日、亦追改爲中平元年、皇甫嵩就任冀州後、首先上奏、請將冀州各郡一年田賦、均不解至國庫、移來救濟災民、因這一回大亂、冀豫二州人民、幾乎不能自存、靈帝當然照准、那時百姓因此作成一歌說、天下大亂了、城市成了廢墟、父母不能保其兒女了、爲人妻的、多失去了夫君、幸得有皇甫君來作百姓的父母官了、我們方得安居樂業、可見的民心是歸附他的、他不但愛民如子、而對於士卒、也是存心仁厚、撫卹大衆、無微不至、並深得軍心、凡行軍、遇着駐紮、不前進的時候、必先看着兵士們將營帳紮好、一切很完備了、然後再就自己宿帳、到了用飯時、必候兵士都用過了飯、自己方去用飯、他的屬吏、如有因事得了他人的賄賂、並不責罰他、必照數再賜他的財物、使屬吏自己覺着慚愧、甚至有覺着這種罪惡、主帥都不好意思來責我、我竟身犯此罪、有何面目去見人呢、遂自殺而死、可見羞惡的心、人人都有的、風行草偃、

就是惡人、他也知道羞恥、所以用道德來感化人、那是很可入人心內的、皇甫嵩既破了黃巾、他的威望震動天下、各地方的盜賊、是不敢來犯的、可是朝廷的政事、仍是握在宦官手中、日事殘暴、人民因此大爲困苦、加之宦官天天向各州郡索取財物、又在大亂之後、公私搜刮一空、真可謂民窮財盡了、適有前任信都令閻忠、是漢陽郡人、向工於心計、而膽大敢爲、遂向嵩說動他去清君側、來建非常的大功業、若是乘此時機、集合冀州各地方的將士、并傳檄調動天下的兵衆、都來與將軍會師、同向洛陽進發、明正宦官罪惡、并除去貪暴官吏、及民間所恨的羣凶、以順天下人的心、功業很易成就等語、皇甫嵩不但忠於朝廷、而且待人仁厚、他雖不聽閻忠之言、亦決不將其舉發到官、可是閻忠雖知皇甫嵩不加罪於他、恐怕此言外洩、性命有關、遂辭了皇甫嵩而逃回涼州、不敢再東來了、不料黃巾餘孽王國等、在隴西作亂、因閻忠有計謀、竟強迫他爲首領、閻忠亦有知人之能、深知王國這些賊人決難成事、而又沒有法子逃走、心中非常的煩惱、竟死在王國等軍中了、這是後話、再說邊章韓遂、他二人均是金城郡的人、邊章做過一任新安縣令、免官後回歸鄉里、韓遂在涼州太守署中做從事、是個府署屬吏、向爲湟中內附的羌胡人所信服、宋建王國作亂、誘了太守陳懿與邊章韓遂等、到他營內、將陳懿殺了、而強迫邊章韓遂入夥、不到一年、竟聚了數萬人、攻燒郡縣、到了中平二年、竟入寇三輔、三輔各地有前漢歷代帝后園陵、朝廷聽說賊起、遂下詔皇甫嵩、命他帶兵到長安駐守、好保護園陵、果然邊章等竟帶兵來犯、又命皇甫嵩去討伐他、皇甫嵩正整備與賊交戰、不料出了意外之變了、因嵩去討伐張角時、路過鄴縣城、見中常侍趙忠在鄴所建住宅

、種種不合法度、趙忠是鄴縣人、因得寵于靈帝、竟模仿宮殿樣式、修建自己住宅、這是僭越之罪、所以皇甫嵩據實奏明朝廷、將他住宅沒收入官、又有與趙忠同得寵于帝爲中常侍張讓者、竟向皇甫嵩索賄四十萬錢、在靈帝時代、張讓趙忠等動輒派人向各州郡索取錢財、張讓心意以爲皇甫嵩平了黃巾賊、所得賊之財物無數、應當分與他們些、不知皇甫嵩是忠正清廉之臣、他的屬吏、都不敢受賄、何況本人、當然對張讓拒絕要求、張讓趙忠二人因此對皇甫嵩大不滿意、但皇甫嵩建立如此大功、無法陷害、所以隱忍不發、迨皇甫嵩奉命到三輔討邊章等、交戰了幾次、未能消滅、遂向靈帝前進讒、說皇甫嵩空費國帑、師久無功、不能不加以懲罰、靈帝本是昏君、竟准他二人所奏、降諭將皇甫嵩召回、派董卓代統其軍、又免去皇甫嵩左車騎將軍之職、將其印綬收回、降封爲都鄉侯、減去租入六千戶、祇留給他二千戶、過了二三年、到了中平五年、黃巾餘賊又起而作亂了、邊境羌胡又反叛了、邊章同黨王國又火併了北宮伯玉等、聲勢浩大、竟來圍攻陳倉、陳倉爲攻守要地、陳倉一失、三輔卽不能保、朝廷甚以爲憂、廷臣又來保舉皇甫嵩出統各軍、靈帝應允、遂拜皇甫嵩爲左將軍、帶了他原有的兵將、約二萬人、督着在三輔討賊、前將軍董卓兵將、亦約二萬人、一同去解陳倉之圍、並勦滅王國等、董卓是個機巧的小人、因能聯絡朝廷奸黨、所以前雖在三輔爲賊所包圍、用詭計從小道逃去、朝廷竟不責備他、反封他爲侯爵、此次朝廷叫他去討賊、受皇甫嵩的節制、他就要急于立功、與嵩見面後、卽力主往解陳倉之圍、皇甫嵩平日用兵、是統籌全局、志在消滅涼賊、認董卓之建議不對、當拒其請、並向他解釋一切、董卓所主張救陳倉的、並無多大理由、

不過說有勇的人做事、不要落在人後、聰明人不要錯過機會、現在陳倉被賊圍困已久、速去救援、尚可保住此城、否則必爲賊所攻破、陳倉城究能保全與否、即在大軍之往救與否、皇甫嵩乃以兵法曉諭他說、君言差矣、孫子兵法不是說、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使敵人之兵毫無用處、所以與敵交戰、先存着不能勝之心、以俟敵人士氣已怠、我有可勝之機會、然後再去進攻、他的力量有不足、我之力量尚有餘、以有餘攻不足、沒有不取勝的道理、又古章說、有餘的是在九天之上、不足的是陷在九地之下、所以我們的力量、總要覺着有餘纔好呢、君以爲陳倉被圍、即要往救、不知陳倉地方雖小、城高且固、易於防守、是在九天之上、不是陷于九地之下、王國雖人多且強、然用之以圍困陳倉、屢次不下、其士氣已衰、是失去九天以上之勢了、夫既無九天以上之勢、攻人者受害、又非九地之陷、則守城者不至被人攻沒、簡直的說王國已陷于受害之地位、而陳倉則可保其爲必不能下之城、我既有此優勢、我軍當然靜待其敵、不必勞師動衆、即可大獲全勝、又何必去救陳倉呢、皇甫嵩遂按兵不動、養精蓄銳、以待事機、而王國從十一月下旬兵圍陳倉、到了第二年春天、圍了八十餘日、因此城堅固異常、守將又能防守、無論如何不能攻下、這些烏合之衆、本是一鼓作氣的想攻城奪地、好去劫略財物、而在堅城之下、日間要向上去攻城、夜間又要防備官軍來殺、真可說勞苦已極了、所有賊人、真是疲倦不堪、大家都出怨言、要舍此回涼州、這就犯着一句老話、是軍無鬪志了、皇甫嵩想利用此種機會、忽有一日、探得王國率其衆向西撤去、據史書所載、有長尾見于天、賊中有人說于主將不利、所以王國亦亟欲暫返隴西、皇甫嵩偵實、即下令進攻、董卓不明內

情、又來阻止說、不可不可、兵法云、窮寇勿追、歸衆勿迫、我今日去追王國、豈不犯了兵家所忌呢、左傳有云、困獸猶鬪、蜂蟻有毒、況王國尚有數萬之衆呢、皇甫嵩早已成竹在胸、故直接了當對董卓說、君之言更差矣、我並不是懼賊、而先前不主張與他交戰、是暫時避其銳氣、等到他的銳氣渙散、再乘其敝而攻之、今之欲追殺敵軍者、卽是此意、敵人之欲歸、因其兵力已疲敝、而其勢不能不歸、所以我去追擊、是乘其士氣已衰、而攻擊疲敝之師、並非追迫歸衆、況且王國部下旣已決計回歸、早將戰事置之度外、當然沒有鬪志、散亂的很、而我休養已久、訓練有素、以整擊亂、勝敗之數、不待戰而先知、尙何窮寇之慮呢、皇甫嵩因董卓有懼心、說過了後、就命董卓率其部衆爲接應、以作後距、而自率本部前進、迭與國衆交戰、大破其軍、斬了敵人一萬多首級、王國幸得逃脫、不久亦因憂憤而死、董卓爲人量窄而陰狠、不自以爲無識、反因慚愧、而大爲怨恨、由是深忌皇甫嵩之能、明年論功行賞、拜卓爲并州牧、朝廷雖因奸黨稱董卓勇而善戰、究竟不甚信任、特下詔令董卓所屬之兵將、受皇甫嵩節制、董卓不奉命、皇甫嵩之姪名鄙者、在軍中任事、遂向皇甫嵩進言、討董卓不奉詔之罪、皇甫嵩是謹慎的人、說董卓抗命、固然有罪、我未奉命、竟擅自討伐大臣、亦是犯法的、不如奏明天子、請朝廷解決、於是將董卓不遵詔令的事實、詳細奏明、靈帝當卽下詔責問董卓、所以董卓更加怨恨皇甫嵩、不料過了不多時、而政變以起、董卓竟率兵入清君側、遂得肆行廢立、國家大權、均在其手、獻帝改元初平、董卓又近憶前怨、竟下詔徵皇甫嵩入京、爲城門校尉、蓋因皇甫嵩握有兵權、董卓又深知其能、不敢加以武力、乃假天子之命、徵他來京、

爲宿衛要職、即可解他兵權、藉着事情來陷害他、而且他又知皇甫嵩的爲人、向來很守臣節、不敢違抗朝廷、始敢出此、果然皇甫嵩得了詔書、竟遵旨來京、部下都不以爲然、長史梁衍進言說卓雖誅了閹宦、大快人心、但他總是不能盡忠於國家、今假詔命來徵將軍、是有意要謀害將軍的、大之恐有殺身之禍、小之將不免受他的困辱、不如乘着董卓在洛陽、天子西巡之機會、竟發所部精兵、逕向京都迎接天子、並聲討擅自廢立、及殘殺大臣之罪、一面傳布天下、令各州郡及各軍主帥、出兵相助、況袁紹現已聯合各州牧郡守發兵討賊、袁氏攻其東、我攻其西、董卓雖凶惡、不難一鼓而成擒了、皇甫嵩因天子之詔不能違抗、不納衍言、遵召至京、董卓遂授意于有司、奏皇甫嵩種種不法、將他下獄、欲藉故殺之、皇甫嵩有子堅壽、與董卓平素感情甚好、本在長安任職、聞其父赴京、遂棄官而往洛陽、逕至卓處、卓適置酒歡宴朋僚、堅壽直至宴會之處、詰問卓何以將其父下獄、並說我父奉詔卽行、并不猶疑、且與公同討涼州之賊、共事多年、當知其公忠爲國、本人又與公交誼甚厚、在公誼私交上、均不應貿然加罪、堅壽又向卓叩頭流淚、在坐者均爲感動、無不離席、代爲求情、董卓至此亦無以自解、乃起身扶堅壽起、請其同坐席中、一面派人將皇甫嵩赦免、并授爲議郎之職、旋以議郎不過閒散之官、又升爲御史中丞、蓋董卓此時尙知顧及清議、過了些時、董卓跋扈不臣、逆跡昭彰、司徒王允與呂布定計誅殺董卓、朝廷又命皇甫嵩率兵至郿塢、捕獲卓之家屬、并授爲征西將軍、使其討平董卓之羽黨、後又升爲車騎將軍、到了秋間、進位三公、升爲太尉、入冬後、流星忽見、依漢制三公均須免官、乃下詔策免、皇甫嵩復拜爲光祿大夫、又遷太常卿、爲

九卿之首、不久皇甫嵩因病沒于家、追贈驃騎將軍、皇甫嵩之爲人、仁愛而謹慎、又能勤於其職、在靈帝以後、所上表章、共有裨益於國家者五百多件、均是親筆自書奏、即將草稿毀壞、不使宣布于外、並且屈己敬禮天下賢士、不以貴凌人、有才能的人、認爲可用、即時薦舉、或留以自輔、所以天下人、稱其爲門無留客、無不交口相推、而亦無不願附從他、皇甫嵩誠可爲東漢一代之完人了

### 漢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爲平原相、以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建安元年、先主領徐州牧、袁術來攻、先主拒之于盱眙淮陰、留飛守下邳、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乘虛襲取下邳、飛敗走、先主轉軍海西、與呂布和、先主還屯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建安三年冬、先主從曹操破呂布、隨還許、操拜飛爲中郎將、先主去曹、依袁紹劉表、表卒、曹操取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拒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任南郡、屯秭歸、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



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遁、引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稱其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精兵萬人、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曰桓侯、

### 總論

張桓侯雄武之姿、震鐸古今、與關公並稱萬人之敵、觀其隨先主於摧敗之餘、以二十騎據水

斷橋、瞋目一呼、敵軍數萬無敢近者、英風凜凜、以視拔山蓋世之項羽、且有過之無不及、豈止萬人敵哉、然而行軍江州、義服嚴顏、引爲賓客、使各郡不戰而下、則勇而且智矣、先主待之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不倦、則勇而有禮矣、史評謂其暴而無恩、以與恃勇亡身者比、曷足爲

定論乎、

### 音義

益德 三國志作字益德他書或作翼德以名飛之義求之從翼爲近 涿郡 漢屬幽州今河北涿縣 平原相 平原漢國名屬青州在今山東平原縣南漢爲王侯國置相與郡之太守相領 別部司馬 司馬主兵之官使各領一部之

兵故名部曲漢大將軍營五部部置校尉一人部下  
別部部曲有軍候一人後爲部隊之通稱徐州漢徐州轄郡國五有今江蘇袁術字公路司空袁述之子後爲左將軍假節封侯得傳

郡貽晉呼怡嶺省淮陰縣西北下邳漢屬徐州在今漢蘇郡縣東陶謙字恭和丹陽人後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諱別將襲殺曹操父嵩操擊

州屬小沛漢縣屬沛郡亦名當陽長坂宜陽縣東長坂在當陽東北嶺晉嶺目宜都蜀置郡名今湖北宜都南郡漢郡屬荊州在今湖北

歸北宜昌縣西北沔水亦作沔江州本巴國都漢始置縣屬巴郡在今四川東部

省治巴西郡名爲三巴之一張魯字公旗天師陵之孫使符錄悉百姓聚衆甚多自夏侯淵字妙才曹操部將拜征西將軍留守漢中先

漢同守漢中爲張飛所敗後與諸葛亮交戰中傷死漢水名源出四川茶宕渠故城在今四川渠縣東北

章武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司隸校尉郡之長官過晉呼擊打健兒壯士俊改也

序解張飛、姓張名飛、號益德、別史多寫作翼德、是涿州的人氏、在東漢時名爲涿郡、與蜀漢先

主是親同鄉、關公雖是山西蒲州人、因亡命來到涿郡、與張飛結爲異姓兄弟、那時張飛正在青年、

因關公比他長幾歲、所以事奉的像胞兄一般、同時又結交了先主、幫着起義兵討黃巾賊、先主後來

爲平原相、平原是個侯王封地、所以這些都會地、不叫郡而叫國、這些地方長官、叫作相、不叫太

守、先主既到平原、所有兵士、漸見增加、所以叫羽飛二人爲別部司馬、分統他所有的兵士、後來

先主到徐州去救陶謙、陶謙因不堪曹操之殘殺人民、氣憤而死、遺囑部下、叫他們共推先主繼任、

從此先主就領徐州牧了、這是建安元年的事、不料袁術得到揚州、竟派兵來取徐州、先主亦率兵前

往迎敵、雙方在盱眙淮陰等處、爭戰了好多日、互有勝負、當時張飛、留守下邳、有曹豹者、是陶

謙作徐州牧時的將官、且與呂布又有些戚誼、因犯軍規、張飛本要殺他、經多人求情、重責了事、

豹懷恨在心、一面派人到呂布處、叫他帶兵來襲取徐州、己爲內應、一面堅守己營、與飛相持、呂布在兗州見曹豹來招、遂乘夜來攻下邳、曹豹與呂布內外夾攻、張飛單身逃走、下邳城內所住先主眷屬、均爲呂布所得、先主不得已、迺由海州西邊繞回、派人與呂布議和、願讓徐州、而許其屯兵于小沛、呂布勢力孤單、亦思連絡先主之衆、以爲己助、遂還了先主家眷、并允先主在小沛屯兵、不料先主深得人心、鄰近各地兵將、均往小沛、歸附先主、不多時又聚了一萬多人、呂布心懷嫉妒、竟出兵來攻先主、先主與呂布交戰、又復大敗、遂往歸曹操、操正在延攬人才之際、在討董卓時、本與先主同去募兵、深知其能、所以先主得了徐州、他就保奏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今見先主來投奔他、更要重用、即保奏爲豫州牧、令先主去沛國收集舊部、又厚給軍糧、叫先主去攻呂布、呂布遂派他得力大將張遼、高順、大舉來攻沛城、建安三年、沛城被呂布攻破、先主又單身逃回、先主祇得回至許昌、面告曹操、操知呂布驍勇、遂率大軍親征、並令先主隨往、竟得生擒呂布、回師後、曹操又封先主爲左將軍、而張飛亦因功得授中郎將、後來先主向曹操告奮勇、願督朱靈等軍、要擊袁術、先主到了下邳、即將徐州刺史車胄殺死、占據徐州、一面與袁紹議和、聯合討曹、及曹操來攻、先主敗走、奔往冀州袁紹處、旋見袁紹遇事狐疑不決、知終不敵曹操、遂進言袁紹願往荊州說劉表、聯合破操、紹以爲然、先主去後、袁紹不久即爲曹操所敗、先主既往荊州、劉表待如上賓、言聽計從、表部將頗懷猜忌、先主不自安、乃求出屯樊城、與荊州爲犄角之勢、表許之、先主又聘得諸葛亮等爲謀士、迭次擊退操兵、操平宛城後、遂大舉南下、在此時間、劉表得病而

死、幼子琮、奉母命、承襲爲荊州之主、乘著曹操來取荊州、派人向操歸降、先主事前毫無所聞、及操大軍已到宛城、人多勸先主入取荊州、以與操抗、先主不允、遂率其所部南下、當時荊州人士、均感戴先主之仁德、相率歸附、比至當陽、已有十數萬之衆、輜重數千輛之多、以故行路甚慢、日僅行十餘里、不得已先派關羽到夏口、收集水師、並知會江陵劉琦、率兵來接應、而曹操亦知江陵軍實極多、恐先主先到、據爲己有、乃先遣將率輕騎五千、趕到襄陽、聞先主已去數日、又趕快的前追、一日一夜、行了三百多里、竟在當陽之長坂追着了、先主遂舍了他的眷屬、先往南逃去了、先主過了長坂、卽命張飛帶着廿名騎兵、在後面抵敵、張飛亦奮不顧身、慨然自任、其膽量真是任何人趕不上的、他奉命之後、先將橋拆斷、而一人站在河邊、瞪着雙目、將他所用的兵器名長矛的、橫在手中、大叫道、我是燕人張益德、你們有膽氣的、可上前與我決一死戰、曹兵早聞他的勇名、見他在這裏大聲叫戰、竟無人敢向前的、因此先主及一般隨從的人、都得逃脫了危險、這是後世所爭相稱道的、後來先主連合吳國、戰敗了曹操、得到荊州江南數郡、就命飛去作宜都太守、封他爲征虜將軍、又封爲新亭侯、後來又調他爲南郡太守、屯紮在秭歸、以阻止孫權派水軍去伐劉璋、及劉璋聽了張松法正之言、派松去請先主來蜀幫助、好抵當張魯侵蜀之兵、先主遂入蜀、不久先主與璋失和、要得他的益州、遂由葭萌回師成都、一面派人調來張飛等、同着諸葛武侯來蜀相助、飛於是帶兵隨同武侯乘船逆流而上、所過郡縣、沒有敵得過武侯的、因此得到地方很多、及至閬中縣、守巴郡的爲璋之太守嚴顏、是蜀中有名的宿將、竟爲張飛所生擒、江州亦爲漢軍所得、嚴顏由

兵士推到張飛前、聽其發落、飛本是鹵莽的勇夫、竟發怒責問嚴顏說、大軍來到、你何以不降、竟敢抗拒我軍、顏亦是個人物、神色自若的答道、你們太沒有道理、無故來侵犯我江州、我江州祇有斷頭將軍、沒有降將軍、飛更發怒、吩咐左右將他拉下去砍頭、嚴顏真是好漢、顏色絲毫不變、仍是從容說道、砍頭就砍頭、何必生這樣的氣呢、張飛見嚴顏如此的膽大、心中佩服、趕緊下坐、親解其縛、請顏上坐、待如上賓、嚴顏亦為感動、願從中相助、沿路所過郡縣、先由嚴顏勸降、顏素為蜀人所推重、因此不戰而降者極多、其中或有不願降的、以飛之神勇、不費事的遂攻破了、不久竟與先主會師于成都、益州既屬于先主、先主即用飛為巴西太守、並賞賜金銀錢飾甚多、過了些時、曹操攻破了漢中、收服了張魯、自己回歸鄴都、而留夏侯淵督張郃諸軍守漢中、張郃乘勝、率兵攻下巴西、正要平定巴郡所屬各縣、並將巴郡人民遷居于漢中、一直來到宕渠、宕渠有渠江、流域很大、又名渠水、圍繞着宕渠山、水內灘石甚多、水流甚急、盪動灘石、不易行舟、張飛本守巴西、退到山中、與張郃相持、約有五十餘日、勝負未分、飛平日雖勇猛過人、然頗知用計、況且在巴西已有二三年、所部又多巴蜀之人、于地理較為清楚、乃自率精兵萬餘人、從小道繞至郃軍另一面、向前猛攻、郃當然出而迎敵、張郃不知地理、竟為飛引至山道狹窄之處、包圍着猛擊、張郃餘衆隔絕在外、首尾不能相顧、全軍均為飛殲滅殆盡、而另以兵直攻郃營、郃營無主、更不能敵、亦復逃散、張郃祇有棄馬、沿着山路、帶十餘人、從小路逃回漢中、巴郡所失郡縣、均為飛所收回、而夏侯淵在漢中出兵于陽平關、亦為先主所敗、黃忠竟進至定軍山、斬了淵的首級、漢中亦為先主所

得、從此曹操不敢再窺巴蜀、此次得建大功、飛力居多、適曹操自稱魏王、蜀地文武各官、同上表勸進、先主不肯容應、大家只好推爲漢中王、先主是漢之宗親、就漢朝制度來說、本可封王、先主始就王位、當授飛爲右將軍、并借以符節、督理巴西各軍、到了章武元年、曹丕篡位、先主始就天子之位、又升飛爲車騎將軍、進封西鄉侯、並遙領司隸校尉、因司隸校尉、是統轄國都各郡縣的長官、而飛仍在巴郡總統各軍、所以叫他遙領、這是張飛最後的拜官封爵、現在提一提張飛平日的性情、及他被殺的緣由、張飛有英雄氣概、交戰時的勇猛、在蜀國除關羽外、就算他了、不但蜀人都佩服、就是敵人有見識的、如魏國謀士程昱等、亦都稱他與關羽均是勇而有義、可稱萬人之敵、但是他二人的性情、大不相同、關羽是待兵士非常寬厚、而很看不起文人、常常對着文官及士人、異常的驕傲、所以他失荊州、被權所害、是由于糜芳傅士仁坐視不救、且不付給軍資、所以羽軍盡離散、而無法逃脫、張飛則不然、自認爲武人、對於文人、非常親敬、但治軍太嚴厲、常鞭打部下壯士、先主亦知他的短處、常勸告他說、你殺戮太過、很不合理、況又常常鞭撻勇士、鞭過後、仍是叫他在左右伺候、這是要取禍的、飛聽了此話、并不知改、先主因吳奪荊州、又殺了關羽、起兵討吳、一面命張飛帶着所部一萬餘人、從閬中會師于江州、不料飛在預備出發的時候、被他的部下張達范疆在夜間刺殺、拿了首級、乘着小船、順流而到東吳去投奔孫權、張飛被殺後、他的管兵主將某都督、上表報告先主、先主聽見是張飛的都督表章、說道、咳、張飛死了、後來追諡叫作桓侯、

### 漢鎮軍將軍永昌亭侯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先主爲主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當雲之陷於敵陣也、有人謂先主、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遂不取、範果逃走、先主入益州、孫夫人留荊州、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孫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勸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益州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

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操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且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歛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初不相失、惟以兵敗、貶爲鎮軍將軍、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諡順平侯、

### 總論

蜀漢之興、順平與關張馬黃並稱爲五虎上將、皆當世萬人之敵、干城之雋也、願具有大將風裁、而又識見閎通、持躬廉謹、堪爲軍人之楷模者、則尤以趙爲最、世人嘖嘖稱之、以爲脫後主於長坂之圍、摧強敵於漢川之險、此猶不足以盡之也、昭烈東征、不納子龍之諫、留督江州、及聞魏





騎兵的主將、過了些時、趙雲的哥哥在真定病故了、向公孫瓚請假去奔喪、來辭先主、先主深知趙雲終不能爲公孫瓚用、此次回去了、必不能再來、心中實在是捨不得、遂緊握着趙雲的手、不肯放手、趙雲亦深知先主的用意、遂說道、主公放心、雲是不背德的、後來先主爲救陶謙、陶謙臨沒薦先主作徐州牧、遂離開了公孫瓚、而公孫瓚終敗于袁紹之手、先主亦爲呂布所敗、不得已乃投奔曹操、及見曹操有心篡位、又設法逃到徐州、曹操很忌先主、大舉來征、先主不得已、祇有逃往青州、因袁紹長子袁譚、是他的學生、遂同着先主來見袁紹、袁紹亦以禮相待、先主就住在鄆縣了、趙雲回冀州、隱居于家、聞先主來冀州、特至鄆縣來見先主、願在先主部下效勞、先主甚喜、密與商議、叫趙雲去招募勇士、以爲自己的部隊、趙雲果募得了數百人、這些人起名說是左將軍親兵、先主是由獻帝封他爲左將軍、他雖未在朝、然從此總自稱左將軍、所以趙雲用此爲名號、何以名爲部曲、因先主是在袁紹那裏作客、不能另立一軍、祇好作爲家兵、部曲二字、就是護家勇士名稱、可是趙雲雖在鄆城募了這些人、而袁紹仍然毫無所知、先主後知袁紹、終究不能成事、急欲離開、遂向袁紹建議、應與荊州連和、利用劉表、去擾亂曹操東南方、以分曹操之勢力、袁紹聽從、因先主與劉表同宗、即派先主前往、此時關張均不在鄆城、幸有趙雲及其募得數百人、乃率之往汝南、討滅賊黨、據有豫南各地、然後派謀士孫乾簡雍往見劉表、不提袁紹所派、而表明自己要與劉表同心輔佐漢室、劉表遣使來迎先主、乃至荊州、劉表自往郊外相迎、待如上賓、並益以兵士及軍資、使屯在樊城、以敵曹操、先主遂於此時禮聘諸葛武侯、以爲軍師、並訓練軍士、而其幹部則是趙雲在鄆

縣所募數百人、迨曹操來取荊州、劉表適因病死、表之後妻、立其所生幼子劉琮爲主、並信其私黨之言、遣使向操投降、先主祇好率其部屬往江陵、去就劉琦、不料因歸附之人太多、日行不過十餘里、行至當陽長坂、竟爲曹操先遣部隊追上、先主祇好隻身先走、其家屬遂陷于敵陣內、趙雲乃衝入敵陣、覓得後主、時方二歲、抱于懷中、保護着甘夫人、殺出重圍、而追上先主、遂均得免于難、可是趙雲之初入敵陣時、有人見趙雲乘馬向北而去、遂告先主云、趙雲已往敵陣、恐係投降曹操、先主深知趙雲忠心、不由得拿着手中就要打他、一面說道、子龍決不棄我而他就、你不要胡說罷、不久趙雲果回來了、迨後隨着先主、與吳軍大破曹軍、并平了江南長沙四郡、先主就授趙雲爲偏將軍、兼領桂陽太守、桂陽屬于曹操時太守名趙範、先主大兵一到、他就同零陵各太守、向漢軍歸降、先主不甚放心他、所以命雲去代他、趙範居心叵測、總想設法保住自己的地位、因他有個寡嫂、母家姓樊、甚爲美貌、當時稱爲國色、範就託人說合、欲將樊氏許配趙雲、趙雲說我與趙範同姓、他的哥哥、即同我的哥哥一樣、我如何以嫂爲妻呢、再三力辭不允、當時有人勸趙雲可以收留他、趙雲說不但名義上不正、就是趙範亦是不得已而降、居心尙不可測、決意不取、趙範後來果然逃往北方去了、到此方知趙雲有先見之明、而其見色不迷、尤爲一般人所稱道、過了些時、先主因劉璋來邀至蜀、遂帶龐統黃忠到益州、因局面未定、續娶之孫夫人及後主、均留在荊州、孫夫人是孫權胞妹、他因母兄寵愛、性情不免驕貴、隨嫁來到荊州的兵將、每恃着夫人之勢、常在外面橫行、不守紀律、先主知趙雲爲人嚴重、必能守法不阿、特任他掌管府中一切事情、先主到蜀不久、孫權

聞知此事、早有奪回荊州之心、惟胞妹在荊州、諸多不便、就派親信人員、帶着水師兵船、來迎夫人回吳、措詞是說夫人之母吳太君患病甚危、極欲見女一面、孫夫人孝母心切、未及與留荆文武諸人面商、遂帶着後主、上了吳國兵船、逕回江東、趙雲得信、乃與張飛駕小舟追及、奪回後主、這亦是趙雲救主一件功勞、又過了些時、先主與劉璋成了嫌隙、由葭萌關率兵攻成都、因帶去兵將不多、乃亟召諸葛武侯率着趙雲與張飛溯江而上、到了江州、分遣趙雲與張飛、各帶本部兵將、一從內江、一從外水、而會師于成都、趙雲自從外江前進的、連戰皆克、如期而至、及先主受了劉璋之降、平定益州各郡縣、乃授趙雲爲翊軍將軍、那時成都鄰近居民、因先主來攻、相持兩年、恐遭兵燹、多遠避他方、所以先主初定益州之時、成都城內房屋、無人居住的很多、城外園地及桑田、亦多無主、有人建議、不如以之分賜諸將、趙雲獨不贊成、反駁他們說、在前漢時、有大將軍霍去病者、屢攻匈奴、建立大功、武帝要爲他置辦宅第、他力辭不要、說道匈奴爲國家大患、正是我們做武將的舍身報國時代、現在匈奴尙未能討滅、怎樣能說到家計呢、況且匈奴雖是國家之患、但是外患、不是國賊、若說起國賊來、他的爲害于國家者、何止匈奴百倍、更是我們作武將的、應當效死之時、如何反去求安樂呢、況且我們大半是中原人、更應候到天下都平定了、我們各回家鄉、置些田地、在本土耕種爲生、這纔是正常的辦法、至于成都城內住宅、及城外田地、都是有主的、因爲這兩年有兵事、百姓逃亡在外、我們要是不去強佔他的產業、他們必自回歸、各自安居樂業、國家有事、要役使他們、或向他們徵收租稅、他們亦必樂于從事了、先主聽了趙雲的一篇正論、就取消

了此種提議、而巴蜀人民、亦遂誠心歸附先主了、過了二年、先主在漢中、大破夏侯淵之兵、在定軍山殺死夏侯淵、曹操得信、急率着大兵、由長安來救、與先主相持于漢中各地、兩方目的、均在爭得漢中、先主知曹操不能持久、遂令各處迎敵兵將、固守險要、不與交戰、並堅壁清野、民間糧食、亦均收集于內地、不使敵人抄掠去、操兵爲數甚衆、不能不由關中運糧來供給、在漢中城北有北山者、運存的米、不下數千萬袋之多、黃忠當向先主建議、應往劫其糧、使他糧盡、軍心必亂、漢軍即可乘機攻破操軍、而得漢中、黃忠並自告奮勇、先主應允、又派趙雲率兵往助、黃忠先行、雲兵就地屯紮、以當操之援軍、而爲黃忠接應、並約定以若干時日爲限、及到了約定回營之期、忠未回到、雲遂留沔陽縣長張翼守營、自率精勇兵將數十人、騎着快馬、繞出敵之大營、往北山去迎護黃忠等、行未多時、正遇着曹操率着大隊來救守米之兵、其先鋒正與雲相遇、雙方就交戰起來、不久大隊均至、其勢甚大、向雲逼近、雲不以為意、乘馬直衝其陣、殺傷敵人不少、迺復折回、旋又向前攻擊、如是者好幾次、所謂且鬪且却是也、而操軍雖衆、均不敵趙雲之勇猛、常被擊散、因其兵太多、散而復合、趙雲竟殺出重圍、正要還營、復聞同去之將名張著者、在敵陣受傷、復殺入敵陣、救之以出、操軍亦由後追殺、迨至己營、張翼在營內預備、俟趙雲入內、即緊閉營門拒守、不料趙雲進了營後、反傳令將營門大開、放倒軍旗、停止擊鼓、操軍來到趙雲營門首、見此情狀、恐營內伏有重兵、有意引他們來此、遂不敢再逼、正要撤兵回歸、趙雲陡令軍士一齊擂鼓、一時鼓聲震動天地、但不出戰、祇令兵士各以強弓向敵軍亂射、敵軍聞鼓聲大起、正爲驚駭、其後又有

中箭者、更不知趙雲有多少兵士殺來、急走逃命、行列已亂、人馬互相踐踏、紛紛狂奔、迷不知路、來至漢水河邊、後面的人、向前一擠、將前面走的兵將、擠到水內的、不知其數、趙雲亦不追趕、而黃忠等因得安然回營、曹操知不能敵、亦遂放棄漢中而退回長安了、先主聞報、深爲嘉許、明早特親到趙雲營中、詢明如何交戰、如何退敵、及曹操圍攻各戰場、都巡視一週、遂向各將士說道、子龍怎樣有這們大的胆子呢、恐怕他渾身都是膽了、古人說人的勇敢、必曰膽大、若是渾身是膽、這個膽還有比他大的麼、當即設宴款待、奏樂助興、自早至晚方散、從此軍中都稱趙雲爲虎威將軍、以後曹兵亦不敢來爭漢中了、可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蜀吳之爭、由此而開始了、荊州居東吳上游、東吳以全力與先主戰敗曹操、迨破曹後、由魯肅居間、暫借荊州與先主、所以先主得了益州、孫權就遣使來索荊州、先主則以荊州本爲劉表之地、不肯相讓、孫權亦怒、遂派呂蒙率兵來取長沙三郡、先主正要與吳決戰、已引兵五萬來到公安、不料曹操適在此時收降了張魯、得了漢中、又來攻取巴西各地、先主無法、祇好與孫權講和、各分一半、以荊州江夏長沙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雙方議定、先主乃引兵回攻曹操、始退張郃、繼斬夏侯淵、終得漢中、而孫權不勝張遼、不能得江北之地、魯肅死後、竟變了計畫向魏連和、曹操知權心意、乃允許幫助去取荊州、會關公正攻襄陽、孫權乃遣派呂蒙襲取了江陵、陸遜又另取了宜都等地、并殺了關公父子、荊州乃盡爲吳所有、這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間的事、先主正欲東征、而曹丕于二十五年篡位、羣下均請卽就尊位、以延漢祚、先主乃爲獻帝發喪制服、于二十六年四月、卽天子位于成都、封賞羣臣

、諸事就緒、卽集合各軍會于江州、大舉討吳、羣臣均知曹丕篡位、人心思漢、正可利用時機、與師討賊、而孫權雖降曹、然丕篡位、權亦不甘向其稱臣、如釋嫌與和、勸令共同討賊、卽不能立時平滅曹丕、亦可收復關中之地、均來勸阻、可是先主因於關張誼同手足、關爲孫權所害、刺殺張飛之賊、又東投孫權、遂不納衆言、決意東征、雖以諸葛武侯之忠智、先主可以舉國相託、亦不敢與先主力爭、趙雲本是奉命率兵參加、迨至江州、遂上疏力諫、大意說、國賊是曹操、不是孫權、俗語云、擒賊先擒王、我若能滅了曹魏、孫吳自不敢與我相抗、況且我軍去討曹、有很好的機會、因曹操死後、曹丕篡位、人心沒有不憤怒的、我正可利用人心、早取關中、得了居高臨下據有優勢的關中、不但易于進攻許洛、而關東忠義之士、久存討賊之心、聞我軍已出、自必自裹乾糧、各騎快馬、同來響應、以歡迎我軍、則魏之滅亡、是爲很容易的事、若放着魏賊不討、而先去伐吳、孫權父子三世據有江東、君明臣賢、兵精糧足、兵燬一開、恐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那時人心一散、魏賊日久勢固、再要去討伐、是不容易了、先主理智已昏、不但不聽他勸、反將趙雲留守江州、而自己帶着黃忠等東下了、先主雖有人君之度、然不是將兵之才、所以中了陸遜之計、全軍覆沒于猇亭、猇亭是屬于秭歸的、趙雲聞此消息、就趕緊進兵去迎接、迨到永安、遇着先主、迎入城內、吳軍追到、見有趙雲率着重兵在此、亦遂退回、卽此可見趙雲之大有造于蜀漢的、先主經此大敗、深自悔恨、因以成疾、遂留永安養病、至次年四月、沒於永安宮、二月間、諸葛武侯來永安、先主託孤于武侯、後主尙在成都、五月卽位、武侯當國、卽用趙雲爲中護軍、封永昌亭侯、先授征南將

軍、副選鎮東將軍、中護軍者、凡成都鄰近各軍、均屬雲主持、征南者、武侯以蜀南蠻夷未服、不先平服、不能討魏賊也、鎮東者、因孫權甚畏雲之智勇、言藉雲以鎮撫東吳也、武侯于後主卽位之第三年、率衆南征、雲頗有功、因係么麼小醜、略而不詳、五年、武侯與吳修好後、始決計討賊、特令趙雲守漢中、以固後路、六年、武侯又出征、在出兵之時、故意宣傳大軍由斜谷道而至褒城、這是極險的一着、谷道就是前漢的棧道、沿着高山的小路、兩岸皆山、中有深淵、架木橋于上、險而難行、稍一不慎、人馬卽墮于谷中、如前面谷口敵人、以大軍阻止、不能衝過、亦難後退、武侯一生謹慎、決不爲此、蓋引敵軍于此、而漢軍大可乘虛攻擊祁山、那時魏之元帥爲曹真、果遣大軍在此抵禦、武侯乃命趙雲與鄧芝由此往拒、而自己帶着大兵出祁山、但是谷道不能多帶兵將、雲芝所有之兵、不過數千、而真有十萬之衆、雙方比較、敵衆我寡、強弱相差、不啻天淵之隔、雲出了谷口、先往攻箕谷、因他路已敗、失利而歸、遂收集其所部、固守不出、敵雖屢攻、均爲殺退、所以趙雲此次出兵、雖未得敵之寸土、然亦不至大敗、惟武侯正面大兵、因街亭失守、大敗而歸、武侯上表引咎自責、請自貶三等、從軍各主將、亦均連帶貶官、趙雲亦貶爲鎮軍將軍、但是有一事爲人所不能爲者、退兵之時、雲自斷後、不第整軍而退、人馬均未走散、卽其軍中軍需什物、亦毫無所失、並運回賞賜軍士之餘絹甚多、武侯令趙雲分賜部下兵將、趙雲不肯、說、此次出兵、失利而還、如何可以賞賜、這些餘絹、最好收存于赤河沿岸郡縣之府庫內、候到十月間冬賜時、再給他們、武侯很稱賞之、七年趙雲病沒、後來追諡爲順平侯、



### 漢後將軍關內侯黃忠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玄與桂陽零陵太守、詣軍前降、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次于陽平關、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建安二十四年、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忠乘高攻之、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以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

總論 黃漢升委質於昭烈、南定諸郡之後、隨從入蜀、先登陷陣、勇冠三軍、其後更斬魏將夏侯淵於定軍山、遂取漢中、為定蜀諸將功最、嗚呼偉矣、

晉義

南陽漢郡名今河南南陽縣中郎將漢官名漢末各州牧任攸縣屬長沙郡在今湖南茶陵從子兄弟之子裨將軍裨音憊小也

陽漢郡名今湖南南陽縣零陵漢郡名今湖南零陵縣委質實費也古者委費於君然後為臣葭萌漢縣名今四川昭化漢中漢郡名今陝西南鄭縣陽平關在今陝西定軍山在今陝西

東關內侯秦制爵第十

叙解

黃忠、姓黃名忠、別號漢升、三國志說他是南陽人、南陽是漢之郡名、共管有十縣、不知他

是何縣人、黃忠本爲勇士、聞荊州牧劉表招攬人才、遂往荊州投効、劉表亦很賞識他、用他爲中郎將、後來劉表又派黃忠隨他的姪兒名磐者、共守長沙攸縣、及劉琮降了曹操、曹操得了荊州、凡劉表所用的文武官吏、都不大更動、並加授忠爲裨將軍、令他仍守攸縣、裨就是偏、與後世所說的副將相同、攸縣是屬于長沙郡、所以黃忠亦統屬于長沙太守韓玄、先主與吳軍戰勝了曹操、摸逃回許都、先主遂率兵討平荊南長沙四郡、韓玄和那桂陽零陵太守、先後都詣先主軍前投降、黃忠當然隨同歸降、先主應劉璋之請、由荊州入蜀、就派黃忠隨往、並派爲全軍之主將、後來先主與劉璋失和、依了謀士龐士元之計、誘斬楊懷、那時葭萌關璋之兵將甚多、均畏忠之勇、不敢相抗、先主併了楊懷之軍、遂率大衆向成都進發、先過涪州、黃忠憑着自己神勇、一鼓而下、佔據其城、由涪州至成都、須經過十數縣、中間亦多險要之區、當先主與璋名將冷苞張任相拒時、每交戰忠必身先士卒、陷入陣中、其勇猛殊不可當、殺傷精強敵人、不計其數、而攻奪城隘、亦由忠先上、那時軍中無不推忠爲勇冠三軍、益州平定、忠立功最大、先主拜爲討虜將軍、曹操與先主爭漢中、張飛在巴西擊退張郃、先主率領諸將進兵、到了漢中、住筍在陽平關、與曹操大將夏侯淵等相持、夏侯淵由曹操授爲征西將軍、行都護將軍、所統諸軍、比先主多幾倍、並且他的兵將是雍涼久經訓練之師、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從陽平關渡沔水、順着山勢前進、望定軍山附近安營、夏侯淵帶兵來爭奪地方、先主命忠乘高下擊、立挫其鋒、得勝之後、仍向前進、並極力鼓勵士卒、凡用兵全恃主將、主將能如此奮勇、士卒自樂于用命、忠又命令兵士擊鼓、鼓聲震天、衆士歡呼、其聲直滿山谷、夏侯淵恃

勝而驕、且黃忠所率之兵甚少、未及防備、迨黃忠殺至定軍山上、始率隊出戰、黃忠不待其行列整齊、一面令軍士鼓譟全起、自己卽一躍而前、斬夏侯淵于馬上、部隊亦隨忠而前、以一當十、淵之數萬部衆、竟爲忠軍殺得到處逃竄、先主論功行賞、黃忠遷爲征西將軍、此是建安二十四年的事、及先主爲漢中王、又欲用他爲後將軍、諸葛武侯向先主說道、黃忠功勞雖大、但他的名望、不如關馬遠甚、今授他爲後將軍、與關張同等、張飛馬超在蜀、目視忠斬夏侯淵之功、尙可與他說明、關羽遠在荊州、設聞此事、必不滿意、恐怕有所不可、先主說、我自然能向他解釋明白、由此就與關張趙馬、名位相等、同號五虎上將、先主又賜忠爵爲關內侯、次年忠沒、後來追諡爲剛侯、

### 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還值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人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悅、隨詣曹操、操遣豨還、賁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

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狗趙國常山、招降綠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狗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曹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攻袁尙於柳城、戰氣甚奮、曹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突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叛、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曹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曹操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曹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磨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且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曹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曹操會摩陂、遼軍至、曹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嗣爲魏王轉前將軍、進爵都鄉侯、曹丕踐阼、進封晉陽侯、遼朝洛陽宮、丕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丕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邱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聞消息、道路相屬、孫權復叛、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卒於江都、諡曰剛侯、

總論

魏武帝挾智任術、負恃詐力、削平羣雄、而成大業、其所延攬豪俊之士、率能以才識先人、

若智勇兼長、功名特茂、如張遼者、亦殊不多見也、蓋操以術導羣下、遂成風氣、人以仁義禮讓爲迂、遼獨盡智竭忠、以寡勝衆、轉危爲安、誠怒嚴整、爲他人之所不能、不襲詐力之用、而使信孚於內、威振於外、誠哉其爲大將才也、豈可以輔曹魏父子篡漢而少之哉、

音義

鴈門 漢郡屬并州今山西雁門關 馬邑 漢縣今山西朔州 并州刺史 并州漢十三州之一今山西及陝西 丁原 字建陽漢末爲并州牧入爲執金

殺何進 南陽宛人女弟爲靈帝后生皇子辨立爲少帝后 魯相 魯國名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今山東 昌豨 與賊等聚衆作亂據有秦

爲太后進爲大將軍輔政諫諸宦官爲張讓等所殺 早縣漢制王侯國置相其職與太守相等

旋叛跟遼 袁譚袁尙 俱袁紹子兄弟相 漢縣今河南 樂進 字文讓陽平衛國人 曹 陰安 漢侯國颍川魏郡 鄴 漢縣今河南 趙國 今河 復降之 爭皆爲曹操所殺 黎陽 漢縣今河南 操部將封廣昌亭侯 今河北清豐縣北 南臨漳縣 趙國 今河

縣常山 今河北 黑山 地名在河南 遼東 漢郡今遼寧省南部遼河以 江夏 郡名今湖北 臨穎 漢縣屬潁川郡 縣名今遼 襄陽 漢縣今湖北 柳城 寧輿城 磨 以指揮所用

單于蹋頓 遼西本匈奴所居其頭領仍沿 長社 地名在汝南 于禁 泰山軍平人曹操 臧霸 泰山華縣人初聚衆徐州爲飛 濰山 上音游即晚 用單于號蹋頓烏桓單于名 距荆州不遠 部將封益壽亭侯 陸曹操爲鎮東將軍封武安侯 濰山 亦名晚公

山在安徽 天柱山 即霍山在安徽霍山 李典 山陽鉅野人操 合肥 縣名屬壽郡今屬 居巢 今安徽巢 樊城 今湖北襄 潯山 縣與霍山並稱南嶽 任爲破虜將軍 安徽省安慶道 縣東北 關縣北 摩陂 地名在今河南 陳 郡 漢國後改爲郡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始 虎賁 勇士官名 雍邱 地名漢屬兗州陳 縣東北 今江蘇 江都 今江蘇省 今河南淮陽縣 營洛陽宮成建始殿 留郡今河南杞縣 海陵 今江蘇 秦縣 江都 名即揚州也

叙解 張遼、姓張名遼、別號文遠、是鴈門郡馬邑縣的人、漢之末年、并州刺史丁原、因聽說張遼

武力過人、就召用他爲從事、按漢朝定制、凡將軍刺史、管轄兵將之長官、均設有從事、就與現在 各司令部副官相似、漢少帝登基時、何太后聽政、太后的哥哥何進、官至大將軍、統帶着京內各軍 隊、要除宮中用事的太監、叫各州郡刺史太守、各帶兵將來京、丁原就派張遼率領一部分兵將、來 東京聽進驅使、張遼謁見何進、何進就命張遼往河北各地、去招募兵士、遼奉命前往、募兵回到東 京時、何進已爲太監所殺、董卓就得以前武力橫行京師、廢了少帝、改立獻帝、國家軍政大權、均握 在董卓之手、遼之長官丁原、亦被殺了、丁原的親信大將呂布、亦降了董卓、張遼的兵將、當然屬 於董卓了、後來董卓被殺、呂布繼掌軍政、張遼又隸屬於呂布、呂布就任遼爲騎都尉、騎都尉在漢 朝是宿衛騎兵的主將、呂布初降董卓、亦不過授以此官、足見待張遼之厚了、從此張遼遂隨布、很 替他出力、李傕等作亂、呂布敵不過他們、先逃至河內、往就袁紹、又逃去、得到張遼弟兄及陳宮 相助、佔據濮陽、曾殺敗了曹操、終以智略不及、兗州之地、得而復失、乃襲取下邳、據有徐州、

呂布就派張遼爲魯相國、後來曹操親攻徐州、呂布被擒、張遼因曹操優待、遂率着他所有兵將歸降、曹操授他爲中郎將、並賜爵爲關內侯、他後來很立了多少功勞、遂升爲裨將軍、及曹操破了袁紹、特派張遼去安撫魯國各郡縣、因張遼曾任魯國相、在各縣很有名望、所以他一到、就都平定了、操又叫他同着夏侯淵去東海郡、圍攻昌豨、昌豨曾助過呂布、與張遼素有交誼、昌豨善於防守、大軍圍了數月不能攻下、軍中糧食亦快喫完了、夏侯淵要引兵暫回許昌、與張遼商求同意、張遼不以爲然、告夏侯淵說、這幾天來、我每出巡、圍攻城之軍隊時、昌豨在城上督兵將守城、見了我就拿眼來看我、同時城上放箭、亦比較稀少、這是昌豨心中猶豫不定、在那裏另打主意、所以不肯竭力抗戰、我打算同他說話、或者可以勸他投降、我何必急要撤兵呢、遂派人向昌豨說、曹公有命令、叫張將軍代傳、豨聞此言、果下城與遼面談、遼向他說、曹操如何神武、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他總是以德服人、使天下懷他的德來歸附他、況且曹公向來對於首先歸降者、必授以不次之賞、你的意見如何、昌豨感遼的盛意、遂允歸降、張遼見豨誠意歸降、並不回營、亦不另帶兵將、隻身與同上三公山、到昌豨家中、拜見昌豨的妻子、昌豨感張遼如此誠意相待、遂同張遼去謁見曹操、願率衆歸附、操因兵力不敷分布、仍叫他回東海、照常主持地方政事、昌豨去後、曹操責備張遼說、此種冒險舉動、不是主持軍務的大將所應做的、言下有萬一昌豨不是真心歸降、詎不身受危險麼、張遼知曹操愛護他、一面謝過、一面說道、遼非敢任意冒險、實以明公威望及于海內、信義聞于天下、無人不畏服的、遼既是奉命而來、豨必不敢加害、所以纔敢單身到他家中、去安慰他們呢、其

實昌豨與張遼爲好友、又感他的誠意、所以惟命是聽、張遼亦知昌豨的性情、方敢挺身同往山中、惟不敢掠美、而歸功于曹操、所以曹操益發看重他了、後又從曹操去黎陽、攻打袁紹的兩子袁譚袁尚、立有功勞、曹操因許昌有事、遂帶着大軍、暫回許都、當派張遼與樂進去攻陰安縣、陰安在漢時、是個侯國、是在兗冀兩州之間、距濮陽甚近、有袁氏兵將駐守、遼等不久遂將該城打破了、將此地人民、均遷到河南各地、後來曹操因袁譚袁尚兄弟相攻、遂利用機會、又率兵來攻鄴城、張遼隨往、及鄴城攻破、袁尚逃往幽州、曹操遂派張遼帶兵去取趙國常山縣、常山雖屬冀州、因袁尚內訌、綠山各地、均爲盜賊所據、張遼將他們招降了、黑山自漢末卽爲大盜張燕所佔、聚衆數十萬、公孫瓚袁紹爭奪冀州、常遣使與之聯絡、引爲己助、後來張燕雖歸降了、其黨孫輕、仍在黑山稱雄、張遼又把他收降了、曹操又帶着張遼攻破青州、袁譚被殺、因袁譚所有青州各郡縣、多有瀕海的地方、遂命張遼率兵去平定瀕海各地、直到遼東、其時各地、爲賊柳毅所據、張遼又將他們攻破了、各地皆爲曹操所有、張遼乃班師回鄴、因曹操得了冀州、獻帝就以冀州爲封地、封曹操爲魏公、從此就以鄴爲其國都、曹操聞張遼還、親至郊外歡迎、並叫遼與他同車進城、進授張遼爲盪寇將軍、過了些時、曹操又欲取荊州、那時荊州牧劉表病死、幼子劉琮因在荊州、遂由其生母蔡氏立爲荊州之主、恐其兄劉琦及劉先主不贊成、遂暗向曹操投降、曹操不費兵力、得了荊州、又派張遼率兵往平江夏各郡縣、及至曹操大軍與吳軍相持於赤壁、爲其殺敗、幸得張遼率軍抵住追軍、且戰且走、方得安返許都、操遂命張遼率軍還屯臨穎、并因遼有斷後之功、進封爲都亭侯、因臨穎在許昌東



南、拱衛京師、并防孫劉來攻、以上所說的是張遼建功始末、可是遼所敵的兵將、多爲烏合之衆、或是敵人之一部分、張遼雖能戰勝了他們、曹操部下大將甚多、亦都可做到的、但張遼是個智勇雙全的名將、殺敵之勇、料事之明、不能不重爲分別叙明、當曹操追攻袁尙於柳城時、張遼在未出征以前、卽勸暫緩遠征、恐荊州劉表遣劉備來襲許都、萬一許都爲他所據、大勢必去、曹操以袁尙袁熙逃往遼西、將爲後患、遂不納其言、率兵往東北而來、及到了柳城、南單于與袁尙弟兄來攻幽州、倉猝相遇于半路、曹操未明敵人情勢、擬先安大營、再與敵戰、張遼獨在操前、力主速乘其不意、往擊其衆、曹操意尙猶疑、張遼又自告奮勇、意氣甚盛、曹操亦很佩服他的勇氣、就將自己所持之令旗、交給張遼、所有兵將、均由他調遣、遼遂指揮大衆、奮勇向前衝殺、單于等出其不意、不敵曹軍之勇、大敗而逃、爲曹軍所殺獲的、不計其數、南單于名蹋頓者、亦死于陣中、袁尙弟兄、祇好逃往遼東、遼西各地、遂均爲曹操所有、操因許都空虛、因緊急班師回許、而派張遼率大軍屯駐長社、以防劉表、在張遼臨行之時、大軍內有謀反的人、有一夜間、忽然軍中起火、並有驚亂之聲、所有軍中兵將、都非常擾攘、不知所以、張遼聞此信、遂帶着親兵數十人、在大營之中站着、并告他的左右說、你們都不要亂動、就這種情形看來、不是全營兵將都反、必是內中有人起意造反、煽動人心、我們不要上他的當、乃派人拿着令箭、傳令大衆說、軍中要是不反的人、可各在各人的住處、安坐不動、此令傳後、過了不久時候、人聲定了、火亦熄了、查得首謀之人、將他正法、又有陳蘭梅成佔據了潛山等縣、與吳連合反曹、曹操派于禁臧霸率兵攻梅成、張遼督着張郃朱靈各

軍、去攻陳蘭、梅成因知兵力不足、難敵曹軍、遂假向于禁投降、于禁當然回報曹操、梅成遂放棄縣城、帶着他的兵將、至潛山縣、與陳蘭合兵爲一、因成蘭敢向曹操挑戰、恃有孫權派兵相助、不料吳軍爲滅霸擋住、不能來救、成蘭等不得已、深入潛山、潛山上有個天柱山、是很高的山峰、由山下至高峰、約有二十餘里、天柱峰峭拔如屋柱、高而且險、所以起名爲天柱山、山道險窄、人若上去、祇有步行、且狹窄的地方、祇可通過一人、蘭等遂在山峰上、建築軍壘、據險以守、張遼追至山下、仍要前進、諸將均說、我們追來的兵將不多、山道又險、難以深入、張遼解釋給他們說道、此種情勢、是一人與一人戰、不在兵將之多少、要是有勇的、就可搶上去、說過此話、就帶着兵將、來到山下、安下大營、奮勇殺上高峰、蘭成不能敵、都被遼殺了、蘭成所部、均爲張遼兵將擒獲、沒有能逃去的、回到許都、曹操評論諸將之功、說登天山、走到峻險高峰、殺了蘭成、平定諸縣、要算遼寇將軍是首功、論功行賞、增加侯爵食邑封地、賜給符節、得專賞生殺之權、先是曹操欲報赤壁之仇、常與孫權在江邊交戰、互有勝負、在建安二十年中、曹操欲去征張魯取漢中、使張遼樂進李典、率着七千多兵、屯駐合肥、以防孫權來攻、在臨行時、留下一封書、送與護軍薛悌、叫他收存着、外封旁邊寫有四字、賊至乃發、是說孫權大兵來攻合肥時、方可拆封看書的意思、曹操既派張遼三將來守合肥、何以又派一文官爲護軍呢、因三人向來有些意見、官爵又不相上下、所以派個有學問的人、來主持一切、留給三將軍事計畫、亦交給薛悌、果然操向漢中出發後、孫權就率着十萬大軍、來取合肥、薛悌得報、乃召集張遼等、共同拆閱、曹操所留書函、函內有教令、寫

的是若孫權來取合肥、張李兩將軍出戰、樂將軍守着護軍在城內、不要與吳軍交戰、諸將見了此信、都有些懷疑、因既命張遼李典出戰、何以又不准樂進去接應呢、張遼說曹公遠征在漢中、若候曹公派救兵來到、吳軍已將合肥破了、所以教令主旨、是要我與李將軍、乘吳軍尚未來齊、先行痛擊、折其盛氣、使我軍不畏其勢、衆心一定、然後可以堅守、這是最好的機會、我們奉命守城的成功、或是失敗、都在這次出戰的身上、諸位何必懷疑呢、李典向來是與張遼不和的、聞張遼所說辦法、亦甚贊成、張遼遂於夜間、徵募敢死的將士八百多人、殺牛沽酒、大饗前往將士、約定了明日大戰、到了天未明時、張遼身披重甲、手持長戟、當先而行、突入陣內、就殺了數十人、斬了二將、大叫我是張遼、衝進軍壘、一直到孫權中軍大旗之下、孫權不意張遼竟殺到身邊、大爲吃驚、左右亦皆張皇失措、不知如何應付、孫權馳馬逃至高處、衆亦相隨、但是都只知道持着長戟、保護自己、並無人敢挺身與張遼相鬪、張遼雖難向前、可是仍叫着孫權名字、要他下來一戰、權此時如木雕泥塑一般、不敢移動、等到定神以後、方看見張遼所帶來兵將、爲數不多、就指揮兵將、把張遼重重包圍、水洩不通、張遼持着令旗、向左右亂指、引得吳軍視線均注意在左右方面、張遼乘此機會、猛向前面撲、張遼本武力過人、而隨來兵將、又都是敢死之士、吳之兵將、未能圍住、竟被張遼帶着數十人、衝出重圍而逃走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尚有些未能隨他殺出重圍的兵將、就在圍內號哭、大叫將軍竟不顧我們啊、張遼一聞此聲、又復反身殺入圍中、救出這些人、隨他返城、這次張遼帶着八百人、殺進吳軍陣內、孫權兵馬雖多、無不披靡、如樹倒草伏一樣、沒有敢抵擋他的、從

天明戰到中午、吳軍無不爲之奪氣、張遼就回到城中、修理守城一切工具、城中兵士、目覩張遼以八百兵將殺到孫權十萬大軍陣內、如入無人之境、都很放心守城、而當時衆將、亦沒有不佩服的、孫權圍攻合肥十多日、實在難以攻下、孫權深知兵法、知道十萬大軍、困于堅城之下、是於自己不利的、遂引兵而還、惟孫權兵馬、如此之多、當然是逐次後退、權爲主帥、自率一部份親兵作後拒、遼聞權退兵之信、暫不出追、等到吳軍將次退盡、方引兵追殺、竟赶上孫權、將他包圍在內、孫權幾乎被擒、曹操聞張遼連立大功、很推重張遼之勇、升爲征東將軍、張遼在合肥守了多時、那時是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又自征孫權、來到合肥、巡視張遼與吳軍交戰的地方、一面走着、一面歎息着、誇獎張遼的奮勇、真是難得、并加撥兵將、交與張遼管轄、又令張遼將自己部隊、增募了兵額、因合肥距江較遠、又叫張遼遷駐居巢、過些時候、關羽率兵到樊城、圍攻曹仁、于禁等往救樊城、又被關羽用計水淹七軍、擒了于禁、并他所率兵將二三萬、情勢很爲吃緊、曹操想起張遼來、乃令張遼帶着屬他指揮的各軍、去救曹仁、那時孫權因爭荊州、與蜀漢先主失和、又恐關羽強盛、於吳不利、遂派人與曹操議和、曹操亦派使報聘、及見關羽將攻下樊城、更進一步向操稱臣、并上書願討關羽以自效、曹操遂不防吳、而將張遼這一枝軍隊調回、張遼尙未來到、徐晃已破關羽之軍、樊城圍解、實則關羽因吳呂蒙偷襲公安、羽之將士眷屬、均在公安、軍心大亂、關羽又急於回救根據地、所以徐晃方能得手、而樊城之圍、自然不戰而解、曹操本擬親往救仁、遂與張遼所率之軍、相遇於摩陂、曹操先到、在此安營、聞張遼來到、遂坐着王輦、到郊外迎接、以示慰勞之意、曹操

因襄樊已無戰事、卽命張遼率着各軍、屯駐陳郡、不久曹操病死、他的長子曹丕嗣魏王位、就升張遼爲前將軍、進爵爲都鄉侯、不久曹丕篡位、封賞功臣、張遼又進封晉陽侯、黃初二年、張遼由合肥來朝、那時曹丕正在洛陽、洛陽經過董卓之亂、宮殿殘破不堪、到曹操末年、因孫權已歸降、大爲建設、曹丕篡位、更大興土木、修建宗廟宮殿、曹魏從此就在洛陽建都、曹丕特在曹操所建造的建始殿、設大宴會、歡宴張遼、卽在席上問他、從前大破吳軍情況、張遼據實詳告、曹丕聽得高興的很、一面嘆賞、一面對左右說道、張將軍真可稱得起國家虎臣、像周朝的召虎一般、當令有司在洛陽、替張遼造了住宅、又因從遼敢死之士、以數百人、破吳軍十萬、且都是出於自願的、均授他爲虎賁名義、過了些時、因孫權誠心內附、上表稱臣、曹丕封他吳王、他亦受了、曹丕遂令遼率兵回屯雍邱、在這個時候、張遼忽大病起來、丕聞此信、特派侍中劉曄帶着太醫院御醫、到遼宅中、爲遼看病、又常派在禁中宿衛的虎賁、去探聽病狀、日有數起、此去彼來、絡繹不絕于大道中、在遼的病還未全愈時候、孫權又與魏國決裂了、曹丕特意的派張遼坐着船同曹休到海陵江邊、使吳軍知道張遼仍在這裏主持軍事、不敢來攻擊、果然孫權得了報告、有些懼怕、勅令吳軍各將領、說張遼雖是患病、但他是智勇雙全、不可輕看他、還是要小心呢、後來曹軍與吳將呂範在江中大戰、大獲勝仗、當然是仗着張遼的謀略了、自此遼病遂日見其增劇、死在江都、賜他諡法曰剛侯、

## 吳丞相婁侯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時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請與募、會稽山賊歷爲所在毒害、遜召兵討治、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作亂、復討平之、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並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譟而前、應時破散、使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而矜其驍、但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見至尊時、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未易圖也、及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今常用之、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拜遜爲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遜因具陳羽可取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乃以遜爲右護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爲圍、自正月至六月、相持不決、習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

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誘、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憂、今當爭之、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爲念、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令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甚猾狡、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專精、未可干也、今仗已久、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火勢甚盛、遂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討備、爲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備潰、桓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或是孫策時舊將、或是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乃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韓睦、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答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曰、諸將或任腹心、或據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雖鴛鴦、竊慕相如寇恂相

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備旣住白帝、徐盛等說表備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輟還、無幾、魏軍果出、備尋病亡、七年、權使都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覺之、恥見欺誘、且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督朱桓全琮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追亡逐北、斬獲萬餘、休還、疽發背死、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賚表奉報、還遇敵還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關狹、且水乾、宜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蕎麥、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當必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且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六年、中郎將周祇、乞都陽召募、事下問遜、遜曰、此郡民易動難安、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亂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赤烏七年、詔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卒年六十三歲、次子抗襲爵、

總論 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如陸遜者可謂知之矣、於關則利其驕矜、先謙抑以安其心、即出其不意以制之、於劉則因其更事多、沈機以俟其變、所以俱奏膚功、如操左券也、且熟審民情



、知都陽之必寇、善料敵意、退襄陽於從容、而於駕馭宿將、尤得公私兼至、恩威相濟之要、嗚呼、何其神耶、

### 晉義

吳郡前清之蘇州今之吳縣幕府行軍以帳幕為府令史掌文書之官海昌今浙江海寧縣南二十里會稽今江蘇吳縣丹陽今江蘇江寧縣即南京部曲行伍也都陽今江西鄱陽縣

越種族名古百越之遺民今安徽蕪湖縣東建業吳國都今南京荊州今湖北江陵縣陸口今湖北嘉魚縣西南公安今湖北公安縣南郡今江陵縣西北夷陵今湖北宜昌縣

東廬在今湖北巴東縣西峽長一百六十里建平今四川掎角持音器軍陳分兩面以待敵曰掎角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相如趙國相相如冠恂東漢河

對買復禽與擒同戰勝黃鉞黃金為飾之斧古天子之儀仗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感音威受聲音促豫章今江西南昌縣廬陽今江西安縣西

### 叙解

陸遜、字表伯言、吳郡人氏、孫權作將軍時候、他二十一歲、初次隨營為官、作過東曹同西

曹兩衙門的令史、後來就派他出去作海昌地方的屯田都尉、兼任那地方的縣令、那時會稽同丹陽一

帶、潛伏著匪人很多、陸遜奏明吳主、將他們招募為兵、會稽的山賊、歷年搔害地方、陸遜就召集

手下兵勇、前往剿辦、大兵所到、均都降服、因此編成隊伍兩千多人、都陽盜匪作亂、又被他剿平

、吳主孫權就把他哥哥孫策的女兒嫁給陸遜、並且常常問他軍國大事、陸遜便上了一道條陳、他說

現在天下英雄、如同棋子一般、各占一方、如狼似虎的強盜、也正在窺伺觀望、想要制伏敵人、非

有多數隊伍、不能濟事、況且山裡的寇盜、同地方強霸、又都倚賴著深山險地、毫無畏懼、這些心

腹之患、要不先把他平掉、便難圖謀遠大事業、應當把隊伍大加擴充、挑選精銳的編成勁旅、孫權

就採用他這計畫准予照辦、委他作帳下右都督、這時丹陽的賊首費棧、受了曹操給的官印、煽惑動

了好亂的山越民族、一同作亂、孫權派陸遜去討伐、因為費棧的匪股太多、陸遜的兵數頗少、恐怕

寡不敵衆、遜便在各處多設旌旗、分撥鼓號、趁着夜間、暗暗走進山裡、然後搖旌吶喊、向前衝殺、匪人原無防備、猛然驚覺、措手不及、被他立時殺散、紛紛投降、陸遜揀那強壯的、收編爲兵、剩下軟弱的、把他們補在戶口裡、編成精兵好幾萬名、帶回蕪湖駐守、呂蒙因著得病、由他防地陸口、赴建業京城、路過蕪湖、遜到他行轅相見、對呂蒙說、關羽同你接壤、他自矜驍勇、專心向北方進展、對於我國未有嫌怨、現在他聽說你有病、必然更不防備、若是出其不意用兵攻之、定可成功、你見了主上、應當奏明這箇意思、好好打算、不可失此機會、呂蒙說、關羽向來勇猛、又已經占據荊州、對部下、對人民、恩惠信用、都已通行、此時還不容易制他、呂蒙到京之後、奏明患病請假情形、孫權問道、誰可以接替你的事務、呂蒙說、陸遜心思深遠、計畫周密、其才堪勝重任、並且他還未有遠大的聲名、不是關羽所顧忌的人、現在正當用他、要教他外面假裝無能、心裡考察情況、然後可以成功、孫權於是任命陸遜爲偏將軍、接替呂蒙的職務、陸遜奉命到了陸口、遂寫了一信、送給關羽、極力稱讚他的功業道德、並特別自謙、求他指教幫助、關羽看了這信、非常歡喜、大爲放心、陸遜便把關羽可取的情形、奏明孫權、孫權立刻暗帶兵馬、向荊州方面出動、派陸遜同呂蒙爲前部、果然大隊一到、立即把公安同南郡兩城一齊攻下、孫權便任陸遜爲右護軍、進封爲婁侯、駐紮夷陵、把守峽口、黃武元年、蜀主劉備率領大部軍隊、逼進吳國西界、孫權命陸遜爲大都督、攜帶兵符、督率朱然等將所帶的兵五萬人、抵禦劉備、備從巫峽建平連營、直到夷陵地界、設立幾十個營屯、又用黃金錦繡同爵位等類的賞賜、引誘各地夷人、一同攻吳、使他的將軍馮習等

各大將、各自紮營、從正月一直到六月、兩方相持不決、馮習又派遣部將吳班、帶領幾千人在平地立營、意在挑戰、陸遜部下諸將、都要攻打吳班、陸遜說、蜀兵必有詭計、姑且觀看情形、再作打算、劉備知道他的計策不行、便把伏兵八千人、從山谷裡引了出來、陸遜對部下說、你們看看如何、我所以不聽諸君的意見攻打吳班、就是料到他必有巧計、於是啓奏孫權說、夷陵地方是我國的大門、倘被蜀人奪去、於我們邊防很爲可慮、現在必須竭力爭回、臣我當初因爲見他水軍陸軍兩路並進、不能不特別慎重、斷不敢輕舉妄動、現在見他舍去船隻一齊上陸、處處紮營、按他這種布置情形、業已明明白白知道必無可慮、主上可以高枕而眠、勿庸遠念、諸將都說、攻打劉備應當趁他初來的時候、現在已經教他進來五六百里、又且相持了七八個月、他的各處要害、都已經防守堅固、這時候打他、必沒有利益、陸遜說、諸君須要知道、劉備爲人、很爲狡猾、而且經驗很多、他的軍隊剛開到集合的時候、他們正在聚精會神、計畫周密、那時斷不能犯他、現時住紮已久、始終未得到可乘之機、兵士都已經疲憊、意志也已經沮喪、不能再生出什麼好計策來、我們用牽制的方法克伏他、正在今日、於是督飭部隊先攻一營、結果吳兵未勝、諸將都說道、白白殺些兵士而已、言外對於陸遜的辦法很不以爲然、陸遜說、雖然敗這一陣、但是破敵的方法、我已經得著了、當下傳令各隊士兵、每人拿茅草一把、一齊都用火攻、霎時之間、蜀營接連著火、煙焰飛騰、勢甚猛烈、陸遜立即統率各軍、同時進攻、斬了蜀將張南馮習等幾員大將的首級、打破了四十多營、蜀兵狼狽不堪、劉備慌忙上了馬鞍山、用兵環繞自衛、陸遜督率各軍、四面圍攻、殺得蜀兵土崩瓦解、死的人

上萬、劉備趁夜逃走、勉強逃入白帝城、船隻器械、以及水陸輜重、一時擄獲一空、尸骸漂流、浮滿江面、擁擠而下、劉備非常慚恨、長歎一聲說道、我萬想不到被陸遜挫折、受這種羞辱、豈非天意耶、當開始抵禦劉兵的時候、吳國公族孫桓、另帶一枝軍隊攻討劉備、被備圍困、派人來向陸遜求救、遜說不可去救、諸將說道、孫安東是主上同族、被圍已經受困、焉能坐視不救、遜說、安東深得軍心、又且城池堅固、糧草充足、絕對不用憂慮、等我的計策施行、雖然不救安東、安東的圍困自然解去、到劉備既敗、孫桓對陸遜說道、當初你不救我、我心裡實在有怨恨的意思、現在纔知道你的調度真有巧妙方法、又當抵禦劉備起首的時候、派在陸遜手下的各將官、有的是孫策的舊部、有的是吳主的本族、同高貴的親戚、都很自尊自滿、不大服從陸遜的調度、遜便召集他們按著寶劍說道、劉備是天下知名的人、連曹操都怕他、現在他帶兵在我們國境、這是很強的敵人、諸君都是深受國恩、我們大家、應當互相和睦、我雖然祇是個書生、資格固然太淺、但是我作這個官、是受的主上明命、國家所以派諸君屈在我的下面、使大家秉承於我、也是因為我有點小小的長處可取、能够忍耐恥辱、擔負沈重的緣故、我們大家、各人應當照著各人的責任去做、如何能再推辭、大家都要知道、軍中的軍令、是有一定的規定、是犯不得的、到了劉備已經敗潰、一切計策、全是出於陸遜、這時衆將纔都心服口服、孫權聽見這件事、對陸遜說道、你爲什麼不把他們不聽調度的話對我奏明、遜答道、諸將有的擔任主上的心腹、有的才能足够爪牙、都有重要關係、國家應當同他們共成大業的、臣我雖然才小膽怯、可也無所懼怕、所以不敢奏明的緣故、不過因爲我心裡很羨慕

趙國蘭相如對於廉頗、並東漢寇恂對於賈復、兩人退讓相下的大義、不敢因私害公、爲的是共同維持國事而已、孫權聽了這話、哈哈大笑、說道很好很好、於是加授陸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劉備既住在白帝城、吳將徐盛等紛紛向孫權上表、都說劉備可以擒獲、請求再攻、孫權問陸遜、遜說曹丕現正集合隊伍、外面託詞說是幫助我國共討劉備、內中實在另有姦心、臣決計趕緊退兵、不多幾時、果然魏兵大出、劉備也因病身亡、七年、孫權使都陽太守周魴用計、騙魏大司馬曹休出兵、休不知是計、居然帶兵進了皖境、孫權召見陸遜、命他用黃鉞的儀仗、任爲大都督、迎頭去打曹休、休這時方知中計、但是他頗以受騙爲恥、又仗着自己的兵馬又多又精、便交了戰、陸遜督率朱桓全瑋兩員大將、分爲三道同時進攻、果然衝著曹休的伏兵、大殺一陣、打的曹休兵馬大敗而逃、陸又督率各軍向前追殺、連斬帶獲曹兵損失一萬多人、曹休逃回、羞憤交加、脊背生疽而死、黃龍元年、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嘉禾五年、孫權北征、命陸遜同諸葛瑾兩人去攻襄陽、陸遜進兵之後、派遣韓扁攜帶表章報告軍情、韓扁報告回來、在途中被敵人的巡邏捉去、諸葛瑾聞知此事、頗爲惶恐、趕緊派人與陸遜送信、信上大意是說、主上大駕已經還都、敵人又把韓扁得去、我們的實力大小、布置疏密一切內情、敵人已可盡知、又值河水漸乾、我們應當快走、陸遜並未回答、還在那裡催著人種芥菜種豆子、自己同著各將官下棋射箭、遊戲如常、諸葛瑾聽見陸遜這種光景、便說伯言智略最多、他既逍遙自在、其中必有道理、於是親自來見陸遜、問他所以然的緣故、遜說道、敵人既然知道主上已經還京、他是已經無所顧慮、可以用全付的力量對付我們了、況且我們的兵將、已

表現出搖動的意思、這時應當竭力鎮定、以安兵將的心、等到計畫妥當、籌備完密、然後纔可以退兵、如果此時透出撤退的神氣來、敵人必說我們已經害怕、更要來逼迫、我們就非敗不可、便與諸葛瑾秘密定了計策、就派諸葛瑾率領兵船準備應用、陸遜自帶兵馬向襄陽城進發、魏兵向來畏懼陸遜的聲名、見他帶兵前來、嚇得連忙入城、諸葛瑾在這時候、按照預定的計畫、把兵船帶出河面、陸遜從容不迫整飭隊伍、一面還虛張聲勢、陸續步上船去、魏兵看著他們開船走了、始終不敢逼近、六年、中郎將周祇請在郡陽地方招兵、孫權問陸遜、遜說郡陽民性、容易搖動、難以安靜、要在這地方招兵、恐怕引出賊寇來、因著周祇極力請求、實行招了、後來郡陽郡民吳遽等果然作亂、殺了周祇、攻破各縣、豫章廬陵兩處的地痞土豪、都響應吳遽一同爲寇、陸遜聞信即帶兵征討、隨時破滅、吳遽等都約會著前來投降、陸遜就由收降這些人裏邊、選得精兵八千多人編成勁旅、赤烏七年、孫權下詔命陸遜接替顧雍爲吳國的丞相、他原來的州牧都護等等官職都照舊兼任、陸遜死的時候、年紀六十三歲、他的次子陸抗、襲封婁侯爵位、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六

吳丞相婁侯陞遜

##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七

### 晉征南大將軍南城郡侯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嘗遊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及長、博學能屬文、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文帝爲大將軍、拜中書侍郎、遷給事中、黃門郎、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不受、乃進本爵爲侯、泰始初、以祜爲尙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爲邊害、祜患之、卒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祜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誘詐之策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



歿、尙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後爲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訖人者、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咸甯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乃上疏請并吳、略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不令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封祜爲南城侯、祜固讓不拜、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長入、遣中書令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將爲後患乎、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詔追贈侍中太傅、南州人罷

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百姓、因祐平日游憩岷山、建廟立碑、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

總論 羊公開布大信、綏懷遠近、饋敵將藥、不疑其鳩、誠之感人、乃至於是耶、南州之民、聞其

死而爲之罷市、望其碑者皆爲流涕、則能得衆心可知矣、然能以計罷吳城守、因得滅邊患以興墾利、預使王濬繕備舟楫、以爲他日併吳之用、薦舉杜預以繼其志、果爲身後成功之人、雖晉之統一、未能及身見之、而石頭城下一片降帆、皆其遺策、智仁信勇、一身兼備、無惑乎晉帝以平吳之功歸之太傅、而岷山因以千古也、

晉義 泰山 漢郡名在今山南城泰山郡所屬地方 二千石 漢太守秩二千石 汶水 在山東境內 上計吏 漢郡國每歲遣使詣京師進計簿謂之上計 南夏 今襄陽荆州地方 石城湖

北鍾漢東地方 江夏 今湖南黃岡縣西北 夏口 今漢口 劉翽 與翽字通用翽是有毒之鳥產於梁益益州古九州之一今漢中四川地界 荆楚 今北湖南平南 當在今豫州 今河南汝海 徐揚青兗 皆古九州名徐州今徐海一帶揚州今淮 秣陵 今南京 巴蜀 今四川地 樞 與盾字通用戰 者 器 地方 以東地方 徐揚青兗 皆古九州名徐州今徐海一帶揚州今淮 秣陵 今南京 巴蜀 今四川地 樞 與盾字通用戰

敘解 羊祐、表字叔子、泰山郡南城地方人氏、世代作太守的官、到羊祐已經九代、都有清白的官

聲傳聞於世、他少年時曾游玩於汶水邊、遇見一位老者、對祐說、你這小孩子有貴相、用不著等到六十歲、必建立大功於天下、到祐成年、很有飽滿的學問、能作文章、善於談論、本郡守將夏侯威、見他異乎常人、把他哥哥夏侯霸的女兒嫁給羊祐、並保他作上計吏的官、晉文帝作大將軍時、任

他作中書侍郎、又升給事中、黃門郎等官、陳留王立的時候、賞給他關中侯爵位、給他百戶之邑、改任爲秘書監、至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時、封爲鉅平子、給他六百戶之邑、鍾會被誅以後、任祜爲相國從事中郎、同荀勗共同管理機密事務、升中領軍、晉武帝受了魏禪作了晉帝、因祜有開國輔佐受命的功勳、升進他的名號爲中軍將軍、加任散騎常侍、改封爲郡公、給他三千戶之邑、羊祜堅決推辭、絕對不受、便把他本爵進升爲侯、泰始初年、任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他本營的兵、晉帝將要滅吳、任祜都督荊州各路軍隊、出去鎮守南夏地方、設立學校、教育青年、撫綏地方、懷柔遠人、深得江漢一帶的民心、與吳國軍民、開誠布公、以昭大信、凡是吳軍降兵想回家的、全都聽其自便、並不強留、吳國原有石城守兵、離襄陽纔七百里、時常爲晉國邊患、羊祜頗以此事爲慮、後來祜用一計、使吳國裁撤了石城守兵、邊患既免、於是就將把守晉邊的兵丁、同巡邏的步哨、減去一半、就用這一半兵丁、分到各荒地地方、開墾種田、共開成八百多頃、大得收獲的利益、所以羊祜初到南夏的時候、軍中存糧不啻百日之用、到了後來、足有十年的積蓄、晉帝下詔、罷免了江北都督、另任命南中郎將、把原有各軍隊、凡是在漢水以東、同江夏地方的、全給羊祜添上、羊祜在軍營裡、穿著很輕的皮袍、繫著鬆鬆的腰帶、身上不披鎧甲、中軍帳下隨身的護兵馬弁、統共不過十幾個人、後來加封羊祜車騎將軍、開設府第、設置官吏、照三司身分那樣的體制、祜真是受寵若驚、上表章、堅決的推辭謙讓、晉帝不許他辭、祜於是把軍隊開進險要地方據守、建築了五個城、收取肥沃的田地、奪得吳國的財源、石城以西、全屬晉國所有、由此吳國軍民向他來投降的

紛紛不絕、羊祜便越發修德示信、使歸附的人格外放心、每逢同吳軍交戰、總是照著約定的日期去打仗、絕不出其不意的先期去偷營劫寨、自己手下將官們、有想獻欺騙計策的、他便拿酒給將官們喝、使他們都醉了、不得說出來、吳國的將官、陳尙同潘景兩人帶兵、到羊祜防地界內來寇擾、祜立時追上、將他兩人斬了、可是因爲他兩人、爲吳國盡忠死節、很爲讚歎、從厚棺殮、以獎其忠、陳尙潘景兩家的子弟、來搬取靈柩、羊祜優待他們、用相當的禮節、打發他們把靈運回、吳將鄧香搶掠夏口、祜懸賞募人把他生擒網送、及將鄧香綁到軍營、却又恕了他的罪過、把他開釋、鄧香感激羊祜不斬之恩、率領他的部下全體歸降、羊祜行軍到吳國境內、收割田裡的穀子、充作軍糧、可是算計所割的穀子多少、全合著市價、拿絹送給田主償還穀價、每逢會合士衆、在江水河水岸上、晉吳交界地方打獵、總是在晉國境內、絕不入吳界一步、倘或打獲的禽獸、察出是先已被吳人打傷、而後爲晉兵取得的、一定要送還吳人、他這樣一來、吳人不約而同的、全都對他歡天喜地的佩服、提到他的時候、都稱他爲羊公、不叫他的名字、祜同吳將陸抗駐軍相對、常常使命往還、有一次陸抗患病、羊祜聽見說、就派人拿藥去送給他、說這藥正治你那病、吃下去就可以好的、陸抗就把那藥吃下去了、毫不猜疑、部下多有勸諫他的、說道敵將送來的藥、如何可以隨便就吃、陸抗說道、羊叔子那樣的人、焉能是拿毒藥害人的人、常常告戒他的守兵說、羊祜他專作道德的事、我們要專作強暴的事、那可是不用打仗、就輸給他了、咱們但希望保住自己的境界、就行了、不可想佔他的便宜、咸寧初年、補授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的體制、同於三司、准其自己專權設制屬官

、及調動軍隊、羊祜以爲若伐吳國、必得借助於長江上流之勢、恰巧益州刺史王濬、被詔徵他爲京城的大司農之職、羊祜知這人可以勝任、於是表奏晉帝、留他監督益州諸軍事、加封王濬龍驤將軍、羊祜又秘密吩咐王濬、暗暗趕緊修理兵船、預備將來一說出兵、就可以順流而下、羊祜一面自己修整兵甲、訓練士卒、充分作打仗的準備、於是奏請出師吞併吳國、他那奏摺上大略說是、現在要領漢中西蜀的兵、水陸並進、兩湖的大隊進到江陵、河南的兵直奔漢口、江北徐州揚州同山東青州兗州的兵一齊都趨南京、用鼓角旌旗迷惑他、各處牽制耽誤他、拿一個小小的吳國、對我們天下的將兵、他必定勢力分散、設備又全是匆忙、上游巴蜀的奇兵、出擊他的空虛之處、一處擊破、他的上下全要震動、況吳國是以江爲界的、並無內外之分、他的風俗民性、又是專能急速、難以持久、弓弩戟楯、各項兵器、皆不如中國的精利、只有水戰一門、是他們所長、可是我兵一入其境、長江的險要、便不是他們所有的了、他惟有退回保守城池、去其水戰的長處、走入陸守的短處、再說官軍懸遠而進、人人有致忠盡節的志願、吳人在裡邊抵禦、便有依賴城池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之下、行軍不用過多長時間、必可攻克、晉帝對祜所奏的辦法、深爲採納、祇爲朝中議論紛紛、多數不能同意、以致未能立即施行、羊祜歎道、天下不如意的事、十件之中常有七八件、應當決斷而不決斷、真是天給我們、我們偏不去取、豈不讓更過事的人後來悔恨、後來詔封祜爲南城侯、祜堅決推讓不就職、祜每次升轉、常常守著謙退的宗旨、所以聲名道德、播揚遠方、朝廷田野、人人仰望、羊祜病重的時候、求入朝當面陳奏伐吳的計畫、晉帝因爲他病、不宜常入、派遣中書令張華、到祜處

問他的籌策、祐說道、倘或孫皓不幸而死、吳國另立賢主、那時我們雖有百萬之兵、也不能越過長江一步、恐怕將爲後患、祐病漸垂危、於是保薦杜預接替自己的職務、未幾祐死、時年五十八歲、晉帝穿著素服、哭的很慟、下詔追贈侍中太傅、南州的民人正在集市買賣、聽見羊祐死的消息、立時罷了集市、都在街巷裏痛哭、吳國守邊的將士、雖然立於敵國的地位、也都傷心落淚、襄陽的百姓、因爲羊祐平時好到峴山閒遊、就在峴山給他修建廟宇、鑿立碑誌、每年按時祭祀、後來看見此碑的人、無不流涕、所以就這碑叫作墮淚碑、祐死過兩年、晉國把吳國平了、羣臣與晉帝慶功上壽、晉帝手拿著酒盃、流了眼淚、對羣臣說道、這是羊太傅的功勳、於是把平吳的功勞、作成酬勳的策書、祭告於羊祐的廟、

### 晉鎮軍大將軍襄陽縣侯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後參征南軍、羊祐深知遇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遷益州刺史、設方略悉誅益州賊張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旋徵拜大司農、羊祐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屑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屑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童謠拜濬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令皓卒、更立賢主、則強敵也、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剡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饒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剡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等、復剡荆門夷道及樂鄉、獲監軍陸晏等、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莫不破膽、送降文於濬、濬入於石頭、皓棄車白馬肉袒面縛輿櫬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焚櫬、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秣陵、受王渾節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濬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表潛得吳寶物、潛復疏辯、潛至京師、有司請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潛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又詔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並封賜其子彝、潛自以功大爲渾及有司所抑、每進見自陳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忍之、潛外親益州護軍范通謂潛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也、若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遇有問者、則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潛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遺於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潛功重報輕、博士秦秀等並表訟潛之加、帝乃遷潛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

總論 王潛平吳、功業巍然、當其樓櫓連江、順流直指、舟師之盛、邁絕千秋、雖由羊公預策於前

、然其雄毅周詳、則非餘子所能及也、而後破江錐、炬融鐵索、致吳人防江勝算、一掃而空、尤屬當時偉略、至若三山風利、拒見王渾、固不無貪功之心、要屬忠於其職、亦誠行軍制宜所應有事、宜乎晉帝始終護持之也、范通角巾私第之言、則春秋責賢之義而已、

### 晉義

弘農

今河南洛陽以西至陝縣及洛南一帶郡治在今靈寶縣

湖

弘農郡所屬縣名在今河南陝縣瀋池附近

墳典

古之書籍也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巴郡

益州

今四川

益州

今四川

關內侯

漢時之爵號有侯

大司農

如前清之戶部尚書今之財政部實業部兩總長

舫

兩舟相並爲舫

樓櫓

櫓上無覆

丹楊

在今蘇

以望敵人者當時爲

鷁首

鷁鳥名形如鷁而大善翔不畏風船上之鷁望樓

建平

今四川

童謠

係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河童銜刀游漢江不畏

丹楊

在今蘇

湖附近



其地西陵今湖北荊門今湖北夷道今湖北宜三山今江蘇石頭石頭城在今江蘇江寧縣西即南京附近地方

### 叙解

王濬、字表士治、弘農郡湖縣人氏、世代作太守、讀古書頗多、胸襟開展、抱負大志、後來參與征南軍、羊祜深知其才、優加待遇、任巴郡太守、巴郡邊界的兵士、苦於徭役、生下男孩、多棄而不養、王濬一面嚴定法令、一面減省徭課、凡有生產男孩的、都准他退伍回家、因此保全生活的男孩幾千人之多、轉任廣漢太守、施恩惠於人民、布德政於地方、百姓均得了依賴、升任益州刺史、設謀定計、把益州反賊張弘等若干盜首、全數誅滅、因他功勳頗大、封爲關內侯、不多幾時、召他進京、任大司農之官、羊祜秘密上表、留濬仍在益州、辦理軍務、於是二次任濬爲益州刺史、晉武帝預備要伐吳國時、下詔命濬修造兵船、他便製造若干大船、連成大舫、每舫有一百二十步見方、能容兩千多人、舫上做成木城、修起瞭望樓子、木城四面開門、舫上可以來往跑馬、又在船頭畫鷁鳥怪獸、恐嚇江中神怪、也有驚駭敵人的意思在內、船隻數目的驚人、同製造形勢的偉大、實爲亘古以來所未曾有、濬在蜀地造船、木料鋸下的末子、飄流滿江、順流而下、吳國的建平太守吳彥、由江裏撈出木末、呈送到吳主孫皓那裏、並且奏道、就這木末滿江看來、可知晉人必是在蜀大造其船、一定有攻吳的計畫、應當增加建平的駐軍、建平若能守住、晉人絕不敢過江、孫皓不聽、後來因爲童謠有祇怕水中龍的話、任濬爲龍驤將軍、監督梁州益州各路軍事、那時晉國朝裏的衆議、都不贊成伐吳、紛紛向晉帝諫止、王濬便上了一道奏章道、臣觀察現時的機運、應當及早征伐、倘若孫皓一死、吳國另立賢明之主、便成了強敵、造船已經七年、天天都有朽壞、再說臣今年已經

是七十歲的人了、就不定那一天死、希望陛下千萬莫失此機會、晉帝深爲採納、便即發下詔書、分別命令各方調遣節制的辦法、太康元年正月、王濬由成都出發、率領著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首先即攻破了吳國的丹楊城、擒獲丹楊監盛紀、吳國在大江險要同有砂石的地方、均用鐵鎖橫攔江面、以截西來的兵船、又做一丈多長的鐵錘若干個、暗設在江裏以備打破敵船、王濬探得這種設備的情況、就造了大木筏幾十個、每個也有一百多步見方、用草綁成人形、給他披上鎧甲、手中拿著木棍、安設在木筏的上邊、使善水的人、撐著木筏、在前先行、木筏遇著鐵錘、就把鐵錘給掛住走了、又做若干大火把、每個長十多丈、粗有幾十圍、灌上麻油、設在船的前面、遇見江面的橫鐵索、就把這火把點著去燒他、頃刻之間、鐵索化成鐵水、全都燒斷、晉國兵船暢行江中、毫無攔阻、二月把吳國的西陵城攻下、擒獲吳國的鎮南將軍留憲等幾員大將、又把荊門夷道兩城攻下、並攻破樂鄉、擒獲監軍陸晏等幾員大將、因此晉帝下詔、升王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順著江流催動兵船、直奔三山、孫皓派游擊將軍張象、率領舟師一萬人前去抵禦、張象望旗投降、孫皓聽說王濬軍勢盛大、旌旗器甲、沖天滿江、驚魂蕩魄、全朝文武、莫不喪膽、祇得決計投降、把投降文書派人送與王濬、王濬進了石頭城、孫皓用素車白馬、赤著臂、綁著手、並用車載著棺材、到了王濬的營門、王濬親身接出來、親手解了他的綁、把棺材給他燒了、送他去京師、收了輿圖文卷名冊等件、封了府庫、軍中對於吳國的財物、絲毫不會私取、當下詔伐吳起始的時候、晉帝使王濬在攻下建平之後、應受杜預的節制、到秣陵時、應受王渾的節制、杜預到了江陵、便對他自己的將

帥說、如果王濬能攻下建平、就順流長驅而下、他的威名已振、不應當使他受制於我、如果他不能攻下建平、我就沒有機會可以指揮他、王濬到了西陵、杜預就寫給他一封書、那書中說道、足下既然摧破了吳國西邊的防守、便當一直去取秣陵、由大江轉入淮河、整隊回京、這也是歷代不見的一件盛事、王濬見了這封書、異常歡快、就把這封書呈到晉帝那裏、後來王濬將要到秣陵、王渾迎著頭、派人叫他暫時過去談論軍務、王濬張起船帆、一直進發、對王渾派來的人說道、風太順利、不能停船、就乘勝納了孫皓的投降、王渾又羞又怒、便上一道表章、說王濬違背聖旨不受調度、晉帝下詔責備王濬、濬上表辯白道、臣前者到三山的時候、王渾的軍營在江的北岸、因那時候風正起勢、只有趁勢到城、無法在長流裏邊、迴轉兵船同他面談、按着行軍的道理、應當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如果有利於國家、無論自己生死、都當照著計畫努力去作、若是願慮自己的處分、遠離嫌疑、時時希望逃避責任、這是人臣不忠的利益、並非聖明皇上及國家的幸福、王渾又表奏王濬得了吳國的寶物、濬又上表辯明、濬到了京師、主管衙門奏請將王濬發交刑法衙門嚴加審問、晉帝不但不許審問、並且任濬爲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又下詔給他大車五百輛、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他親隨馬弁一百人、辦公馬弁十人、設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給他一萬戶的封邑、並封他兒子琇的官爵、賞給他兒子物品、王濬自己因爲有伐吳大功、竟被王渾同主管衙門一班人排擠、心中不免抑鬱、每進見晉帝時、常常自己陳述征戰的功勞、同被人誣罔的情形、有時甚至忿憤不平的不辭而出、晉帝因爲他有大功總是原諒他、不加責備、王濬的外親作益州護軍的范通、對濬勸說道、您的

功勞自然是很美滿了、可惜對於此等美滿的功勞、自處之道、還不算甚得法、假如在班師還朝那天、就便衣便帽、避在家裡、口裡不談平滅吳國的那件事、遇有人問到那事、就說是皇上的威德、各位將帥的勞績、老夫那裡有什麼功勞、如果這樣作法、趙國的藺相如、可以使廉頗對他負荊請罪、王渾馮能不知慙愧、王濬說、吾因爲鄧艾因讒言受害、怕有同樣的禍到我身上、不能不自己辯白出來、祇是不能把這不平之氣拋於度外、這實在是吾的度量淺了、當時的人、都以爲王濬功勞重、報酬輕、博士秦秀諸人都上表、申述王濬的冤屈、晉帝便升濬爲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太康六年死的、年八十歲、給他諡號稱爲武、

### 晉征南大將軍當陽縣侯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文帝立、預尙帝妹高陸公主、拜尙書郎、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泰始中守河南尹、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後拜度支尙書、曾建安邊論、尋因與石鑿相讎恨、言論喧譁、並坐免官、後復拜度支尙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值羊祜病、舉預自代、因以預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一駟馬、預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

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離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別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曰、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孫皓知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荒淫、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乃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所策焉、又別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以歸、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各州郡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撫綏之、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旂凱還、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邑九千六百戶、預以巴邱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

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諡曰成、

總論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杜元凱坐鎮方面、節制師干、戰必勝、攻必取、克建平吳之功

、蔚成統一之業、宜其爲魁梧奇偉者也、乃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彬彬有禮、直同文弱書生、與羊公之緩帶輕裘、武侯之綸巾羽扇、媲美矣、而且利用破竹之勢、而竟全功、開瀉長江之險、而杜復叛、其謀略之宏富、考度之周詳、迥非僅能赳赳者所得企及、其得力於左傳乎、爲將帥者、願可忽於經術也哉、

晉義 京兆 晉之京兆郡管今陝西長安等縣地方 杜陵 在今陝西長安城東 河南 晉郡名今洛隴右新驛迤化以東之地 西陵 今湖北新樂鄉 巴山 在今陝西

西鄉縣西南支案棉巨數百里跨南 陣城上之 沅湘 沅江爲湖南之巨川發源貴州由鎮遠入湖南城分數道入洞庭湖湖水一名湘江 鄧鎮巴及四川之南江通江諸縣 女塔也 亦湖南巨川發源廣西東北流入湖南城又北流入洞庭湖沅湘合流處名曰沅湘 西者當陽今湖北 巴邱 今江西 楊口 在今湖北天門縣 夏水 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南 巴陵 今湖南零陵縣 桂零 今湖南零陵縣 鄧縣 在今湖北

叙解 杜預、表字元凱、京兆郡杜陵縣人氏、學問淵博、通達事理、明瞭國家興廢的道理、他時常

說道、古人所謂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德是不可以勉強立的、立功立言兩事、是差不多可以做到的、文帝登基、杜預尙了文帝的妹子高陵公主爲妻、任爲尙書郎、又升轉相府參贊軍事之官、鍾會伐蜀時、任杜預爲鎮西長史、後來鍾會造反、所有的僚屬、均連帶被害、祇有杜預因有智謀得免於

難、泰始年間作河南尹、被司隸校尉石鑿因舊日怨恨、奏請晉帝免了杜預的職、那時敵人寇擾隴右、派杜預爲安西司令、給他三百步兵、一百騎兵、到了長安之後、又任他作秦州刺史、後來又任爲尚書、上過安定邊疆的計畫、不多幾時、因爲同石鑿互相讎恨、言語喧譁、一同撤任、後來又任爲度支尚書、預在京內七年、對於應興應革的要政多所主張、補助朝政之處、不可勝計、朝廷之內、以及田野之間、同聲讚美、都管他叫作杜武庫、是說他胸中什麼都有、這時晉武帝想要伐吳、却值羊祜害病、羊祜保薦杜預接替自己的職務、晉帝便命預以原來的官職、持節、辦理平東將軍事宜、領征南軍司、到羊祜已死、就任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一駙馬、杜預到鎮、立時修造鎧甲、製備兵器、張揚軍威、炫耀勇武、隨即揀選精銳部隊、襲攻吳國西陵督張政、把他打败、俘虜甚多、張政本是吳國名將、又估據要害地方、忽然出其不意的敗這一陣、他深以爲恥、不會把敗仗損失的情形據實上報、杜預有意借這個機會離間他、於是奏明了晉帝、把由張政那裏虜獲的兵衆、送還孫皓、這樣一來、孫皓曉得張政所報不實、果然不再信任、立時把張政調回、另派武昌監劉憲來西陵接替、吳國在大軍臨到的時候、更動將帥、所以成了必敗之勢、這實在是杜預的計畫成功、杜預布置調度均已妥帖、便上表請示伐吳的日期、晉帝回報他等到明年大舉出師、預又上表道、天時和人事兩件、都不能常常一樣、明年的情形、未必與今年相同、況且自從秋天以來、我們計畫討伐的情形、很有些顯露出來、倘若孫皓知道、想出防禦的方法、那末明年的計畫、或者恐怕就來不及了、這表章到的時候、張華正陪著晉帝下圍棋、張華見了杜預的表章、一推棋盤

、把兩手收回來、恭恭敬敬的奏道、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荒淫無道、殺害忠良、在這個時候討伐他、不用費力就能成功、晉帝這纔照准、杜預便在太康元年正月、陳列各部隊伍於江陵地方、派參軍樊顯、尹林、鄧圭、並襄陽太守周奇等、各將官率領大隊、順著長江向西開上、指示他們調度的方法、十日之間、接連著克了若干城池、全同杜預所定的計畫相符、又另派周旨伍巢等將、帶領奇兵八百人、乘船趁夜渡過江去、暗襲樂鄉、過江之後、扯起很多的旌旗、又在巴山上放起一把大火、進兵到要害地方、使敵人驚心動魄、吳都督孫歆、恐懼萬狀、他給伍延的信上說、北方來的各軍隊、真能飛過長江、吳國的男女、向晉軍投降的一萬多口、周旨伍巢等、暗中伏兵樂鄉城外、吳國軍民全然不覺、孫歆派隊出城抵禦王濬、大敗而回、周旨等帶著伏兵、趁著敗兵回城跟進城去、孫歆還不知道、一直到了帳下、把孫歆活捉回來、杜預於是督率大軍進追江陵、吳國督將伍延假意請求投降、可是他的兵士都上了江陵城的女牆、杜預明白他的虛偽、一攻而下、既把上流打平、於是由沅江湘江以南、到蒼梧一帶、各州各郡、全都望風而降、杜預對於歸降的官民、以晉帝詔勅爲名、持節殷勤安慰、妥爲保護、荊州地方、由此肅然無慮、吳國人民向晉歸順的、就同還家一樣、王濬的戰報、先會列有已斬孫歆的首級、報到京都、杜預後來又把一個活著的孫歆送到、京裏遂傳爲大笑話、那時衆將、都因爲正值夏季、天氣暑熱、疾病瘟疫、將要發生、不便繼續用兵、打算等到冬季再爲出師、杜預說、現在我軍兵威已振、比如劈竹子、已經劈開幾節、以後就迎著刀刃自然分開、沒有再用手費力的地方、隨即指揮各將帥、當面告訴他們進攻的計畫、一直到了秣陵



、所經過的城池、都沒有抵抗的力量、莫不束手歸順、平了孫皓以後、整隊奏凱回京、因建此大功、追封爵位、爲當陽縣侯、給封邑九千六百戶、杜預因爲由巴邱到沅湘一帶地方、外面羣山圍繞、裏邊貫通江河、形勢很稱險要堅固、荆蠻的人、向來因此有所恃而無恐、便鑿開楊口、由夏水起、直到巴陵、通共長有一千多里、裏邊可以疏洩長江的水險、外邊可以暢通零桂的漕運、興利除害、利國利民、益處很大、荆蠻的人、也就無險可恃了、所以南方的人民歌頌他道、後世無叛由杜翁、誰知智名和勇功、杜預對於公家的事、只要是知道、沒有不辦的、每逢舉辦一件事業、總是詳細考慮、澈底的計畫、所以失敗的時候很少、他身子是不騎馬、射箭穿不透甲葉、坐將帥的身分、與人交接、謙恭盡禮、並不帶著高等武將的神氣、立了平吳的大功以後、從容無事、却不肯虛度光陰、專心精細的研究經書、尤其愛研究左傳、作過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其他有關左傳的書、好幾種著作、那時王濟懂的和馬、又很愛馬、和驕很貪能斂歛、杜預就常常說道、王濟有馬癖、和驕有錢癖、晉武帝聽見這話問杜預道、卿你有甚麼癖、預答道、臣我有左傳癖、後來徵用杜預作司隸校尉、把品位特別提高、預走到鄧縣地方、得病而死、那時年紀六十三歲、晉帝很爲嗟嘆哀悼、追贈征南大將軍、諡號叫成、

### 晉侍中太尉長沙郡公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早孤貧爲縣吏、旋任廬江督郵領權陽令、有能名、

遷主簿、舉孝廉、除郎中、後補武岡令復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都、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因并力拒恢、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羨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時已爲武昌太守、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先鋒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拜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杜弢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逕向武昌、侃使鄒攀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旋以賊中離阻、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爲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鄒攀等不欲南行、西迎杜會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詡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會杜弘據臨賀、機

復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郤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與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請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郤、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因下書諭之、郤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類此、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侃勤於吏職、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咸不解所以、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類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曰、查浦地下又在淮南、請築白石壘、因白石坡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於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改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

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修率兵據澄口、自以大軍繼進、默使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勇、聞侃兵不血刃而擒之、益畏侃、郭默既平、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侃因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與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統領文武、就船之明日、薨於樊谿、時年七十六、追贈大司馬、諡曰桓、蘇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

### 總論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秉政者不可不知、治軍者尤不可不知也、陶公朝夕運甓、以防自逸、惜分陰以戒廢事、公虜獲之物、而不私取、可謂能以身教者矣、謝安之稱其得法外意、有以也、綜其破陳恢、走杜弢、敗杜弘、斬王機、誅蘇峻、殺郭默、雖由於智足以燭奸、謀足

以制敵、而所以克成戡定禍亂之大功者、總由於以身作則之效也、治軍者不知自責而徒責人、欲求軍令之行、焉可得哉、

### 晉義

郡陽今江西鄱陽縣東 廬江晉郡在今安徽涇縣北皖城 尋陽今江西九江縣東南 武岡今湖南武岡縣東 西陽晉郡在今湖北黃岡縣東 武陵江在今湖南常德地方 五谿湖南貴州開武陵山中之夷人 巴陵今湖南岳陽縣 廣州今廣東廣西兩省地方除舊 始興在廣東始興縣西北 交州在今安南河內省 江州今湖北舊武昌府及江西省地 雍州古九州之一 益州古九州之一 梁州古九州之一 漢中及四川省皆是指博古嶺也指即博南又查浦在今浙江蕭山縣 白石壘今江蘇江寧縣北 寧州今雲南曲靖縣 溢口在今江蘇 蘇州在今湖北黃 郟城在今湖北黃

### 叙解

陶侃、表字士行、原是鄱陽人氏、吳國平滅後、遷居到廬江郡的尋陽地方、幼年就把父親死了、並且很窮、在縣衙門裡邊充任職員、後來作廬江郡的督郵、掌管考察各縣的政務、兼任樅陽縣長、很有能幹的聲名、升為主簿、又舉他為孝廉、補郎中、後來補授武岡縣的縣令、因為自己覺有不相宜的地方、辭官回家、在郡作小中正之職、這時恰巧劉弘奉命為荊州刺史、正預備要到任去、就派陶侃作南蠻長史、令他先到襄陽去征討賊人張昌、陶侃馬到成功、將張昌賊衆一打便潰、陳敏作亂的時候、劉弘命陶侃為江夏太守、陳敏派他的弟陳恢攻擾武昌、侃出兵拒賊、這時有人向劉弘離間陶侃說、陶侃和陳敏是同鄉的關係、本有舊交、現在他駐守大都會、統領著多數強兵、萬一要另有打算、荊州可就沒有東門了、劉弘遂對那離間的人道、陶侃的忠實和能力、我已經相信很久了、那裏會有這種顧慮、他們這次談話、被陶侃聽到了、於是派他兒子陶洪和他姪子陶臻投劉弘去了、以表明自己的忠實、堅定劉弘的信用、同時拚着力量抵禦陳恢、就用運糧的官船作為戰船、有人

說、不可以拿官有運糧船、擅自使用、陶侃道、使官家的物品、爲官家討賊、公物公用、有何不可、不過報明朝廷、要叙述始末緣由而已、於是率兵攻打陳恢、凡他所打到的無不立時打破、陶侃的軍規整齊號令嚴肅、每逢戰勝所獲敵人的物品、全分給士兵、自己毫無沾染、這時天下秋收太壞、挨餓的窮民極多、各地都顯出荒亂的情形、山裡的夷人、結夥爲盜、攔江打劫客商、陶侃派令各將官假扮商船到江中引誘他來劫、果然因此拿獲了幾個、一經訊問、乃是西陽王羨左右的人、陶侃即刻派兵問羨、羨無話可說、只得把他帳下的人、捆送了二十名、交陶侃懲辦、侃全給斬了、從此以後、水旱兩路、一律肅清、陶侃這時已經作了武昌太守、晉帝命他攻打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和廣將軍趙誘、皆聽陶侃的調度、陶侃便派周趙二將作先鋒、前去攻打、立把杜弼打的大敗、這時周顛作荊州刺史、先鎮守潯水城、賊人把良口給他搶了、陶侃派部下將官朱伺、前往援救、把賊打退、賊衆退到冷口保守、陶侃對諸將說、這羣賊人必要轉往武昌、我須趕緊回城、果然不出他所料、陶侃剛剛回去、賊衆就增兵來攻、侃命朱伺等迎頭痛擊、把賊打個大敗而逃、因此陶侃奉命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杜弼的大將王貢、率領精兵三千人、開出武陵江、勾引五谿的夷人、用水兵截斷官家的運船、直赴武昌、陶侃派鄒攀和陶延兩將、乘著黑夜趕赴巴陵、暗暗出兵、趁著王貢不曾防備、猛然攻打、賊衆大敗、王貢逃回、賊兵因著每戰必敗、衆心搖動、互相疑忌、投降者日見其多、王貢看這情形、非趕緊打個勝仗、不能維持衆心、於是又來挑戰、陶侃遠遠的望著他說道、杜弼從前作益州吏、曾經偷過庫裏的錢、他父親死的時候也不回家奔喪、是何等的壞人、像你本來是很

好的一個人、爲什麼你要隨他一起、你要細想一想自古以來、天下有活到頭髮白了的賊嗎、王貢原是把脚放在馬上很不規矩的樣子、聽了陶侃這段話、神氣也收斂了、脚也放下來了、言辭神氣都很恭順、陶侃見他這種情形、知他可以理喻、於是就派人去勸諭他歸降、並且割下自己的頭髮、表示對他誠心好意、王貢感陶侃的誠意、便來歸降、王貢一降、杜弼就敗走了、因此進占了長沙城、擒獲他的部將毛寶、高寶、和梁堪、秦凱而還、王敦深忌妬陶侃的功勞、把他降調爲廣州刺史、用王廙去作荊州刺史、陶侃部將鄧攀等人、不願意南去廣州、向西邊迎了杜曾來、拒絕王廙、陶侃看見鄧攀等這種舉動、恐怕自己也受嫌疑、連夜的就前往廣州去了、在先廣州人背叛了刺史郭訥、去迎長沙人王機來廣州作刺史、王機依附王敦、改任交州刺史、可巧這時杜弘占據了臨賀、王機又勸誘杜弘攻取廣州、杜弘於是和溫邵同謀造反、這正是陶侃前往廣州的時候、有人勸陶侃不可冒然前進、可以暫時住在始興地方、觀望一時、再看情形、斟酌行止、陶侃不聽他的勸、一直到廣州、杜弘派人假意向陶侃請降、陶侃察明了他的欺詐、就預先在封口地方、發動了石車、不多時杜弘帶著輕兵來了、一看情形、知陶侃已有準備、纔帶兵而退、陶侃隨後追殺、大破其衆、侃又派將許高討伐王機、把他斬了、王機的首級、送到京城、諸將都請乘著戰勝的兵威、攻打溫邵、陶侃笑著說道、我軍威名已播、何必派兵去攻、有一封信、就足以把這事辦的了、於是下書諭飭溫邵、溫邵果然害怕撤隊而去、侃就率兵追擊、在始興地方把溫邵擒獲、因這件功勞封爲柴桑侯、陶侃在州中無事的時候、書齋裏放了一百塊土甓、早晨把這一百塊甓、一塊一塊的運出齋外、晚上又一塊一塊的運回

齋裡、天天如此、旁人看着很奇怪、就有問他的、陶侃答對他說道、我正在對於中原努力、太輕閒自在了、恐怕把身子的習慣弄疲怠了、擔當不起大事來、他的鼓勵志氣、煅鍊勤勞、都是這個樣子、太興初年進號平南將軍、隨後又加任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後來王敦造反奉詔陶侃以本來的官爵領江州刺史、王敦平了之後、又升他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陶侃對於公事十分勤奮、常對人說道、大禹王乃是聖人、他尚且愛惜一寸長短的光陰、至於尋常的人、聰明才力比起大禹王來、差的太多了、應當愛惜一分長短的光陰、如何可以閒散游玩荒廢好酒、活著於世界毫無益處、死了與草木同朽、使後世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要是這樣、簡直是自己甘心報廢、他的各將佐偶然有因為談笑遊戲飲酒賭博而誤公事的、便吩咐把酒壺酒盃和賭具都取來、全拋到江裡去、若是屬吏和將官犯了這類事、更是毫不客氣的抽皮鞭打板子、當時造船木料上鋸下來的末子、竹子截下來的竹頭、本是照例扔的東西、陶侃全派人收拾起來保管好了、大家不解其意、後來連日大雪、纔開晴的時候、廳房前面仍然很濕、便叫人把木末子取出舖到地上、大家便知道木末子也是有用的東西了、桓溫伐蜀的時候、又把他所存的竹子頭劈作釘子作釘船之用、大家又知道竹頭也是有用的東西了、陶侃的處理事物、用心精密、總是這類的樣子、到蘇峻叛亂時、陶侃和溫嶠庾亮等都到石頭會齊、諸軍全打算立時決戰、侃則以為賊勢方盛、此時不可同他爭鋒、應當緩開工夫、用智謀擒他、果然打了幾仗、全無效果、諸將請在查浦地方修築壁壘、監軍部將李根、提出意見說道、查浦地勢窪下、又在水的南邊、修築壁壘、不很妥當、請在白石坡築壘爲宜、因爲白石坡又高又顯明又堅固、並且能容納幾千人



、賊人不容易來攻、這是滅賊的好法子、陶侃笑了說道、卿你真是良將、便採納了李根的意見、連夜修築及至天明、已經修完、賊人看見白石壘非常驚異、賊攻大業壘、陶侃就要派兵去援救、長史殷羨說道、要是派兵去救大業、恐怕我們的步兵打不過蘇峻、倘然一敗、大事便壞了、祇須趕緊攻打石頭、賊必回兵來救、大業壘自然可以解圍、陶侃又聽了殷羨的話、蘇峻果然丟開大業、帶兵來救石頭、諸軍和蘇峻大戰於陳陵的東邊、陶侃的部將彭世把蘇峻斬在陣上、賊衆當時大敗潰散、陶侃回到江陵以後、奉命升爲侍中太尉、改封爲長沙郡公、加委都督交州廣州寧州等共七州軍事、因爲江陵地方、照他所管的區太不適中、太偏北、離南邊各地頗遠、便挪到巴陵去鎮守、爲的是四面八方都可以居中策度、挪到之後、就派諮議參軍張誕率兵去征討五谿夷、馬到成功把夷人降服了、屬後將軍郭默、假稱奉旨、把平南將軍劉胤突然攻殺、自己立時就管領了江州、陶侃得著報告、便說道、這必是郭默假傳聖旨、就派將軍宋夏陳修二將率兵把住湓口、自己親統大軍隨後進發、郭默知陶侃統兵前來、派了一個委員、寫了中央的詔書呈給陶侃、陶侃的幕僚多有勸陶侃的說道、郭默倘若不會奉到詔書、他如何敢辦這事、若是我們進兵總當請示明白之後再說、陶侃怒容滿面說道、皇上年紀小、不出主意、並且劉胤這個人、朝廷對他向來有禮貌的、雖然他的才具、擔任方面大臣不算勝任、可是何致於就隨便處他死刑、郭默素來驍勇、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強暴搶掠、他因爲國家的大患新近剛剛平復、治理軍人的綱紀、正在寬容的時候、打算趁着這個漏子的機會、放開他的手段擴充勢力而已、怎麼會是奉詔呢、於是一面派員上表征討郭默、一面進兵、陶侃剛到、郭默部

下的將官宗侯、就把郭默父子五人和他的部將張丑、一齊捆上送到轅門請求投降、陶侃立時把他們斬首、郭默在中原地面、賊人都怕他的勇猛、現在聽說陶侃不會用力連刀上都沒見血、就把他擒住、對於陶侃越發害怕、郭默已平、朝廷就命陶侃都督江州軍事、兼領江州刺史、陶侃因此挪到武昌鎮守、派他兒子陶斌、和南中郎將桓宣帶兵西進去討伐樊城、把石勒的部將郭敬打跑、派他哥哥的兒子陶臻、和竟陵太守李陽等將共同打破了新野、由此襄陽已經平定、奉命授爲大將軍、准他掛劍穿鞋上殿、進入朝門不用快走、呼喚他不說名字、陶侃對於朝廷這樣隆寵、自己不敢接受、上了表章一定要辭、咸和七年六月陶侃病重、又上表章請求退位、把所管的軍政後事、交付右司馬王愷期、給王愷期加了督護統領文武的權限、於是帶病上船而去、上船的第二天、走到樊谿地方死了、陶侃這時年紀七十六歲、死後追贈大司馬的官銜、諡號叫桓、討蘇峻那時、大家的見解、都因武昌北岸有個郟城、應當分兵鎮守、陶侃對於這個意見、總是不答、可是說這話的人仍就總是說、陶侃於是帶著將佐過江打獵、到了江的北岸、領著將佐們說道、我所以設置險要抵禦賊寇、正因爲長江而已、郟城在江北裡邊沒有倚賴、外邊和夷人相連接、夷人地方利厚、晉兵要駐守那裏、不免貪利、這樣一來、夷人不堪其擾、必要勾結賊人爲亂、所以要是分兵防守、乃是招引禍亂之由、那裏是抵禦賊寇、並且吳國的時候、這個城是用三萬兵防守、如今縱然有兵守他、也於江南沒有益處、如若外寇有可乘的機會、這地方的兵又借不上力量、便把此事擱過、後來庾亮派兵戍守郟城、果然大敗、謝安常說陶公雖然用法、却常常能得到法外的意義、陶侃的被人崇拜、居然到這個樣子、

## 晉車騎將軍康樂縣公謝玄

謝玄、字幼度、陽夏人、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略、桓溫辟爲掾、頗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乃以玄應舉、鄧超雖與玄素不善、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乘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旬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逵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

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並先遣苻融等至潁口、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等、收其軍實、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請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磨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玄於是以前鋒八千涉渡肥水、乘亂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已至、詔進號前將軍、復以安奏率衆乘勢進攻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郵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郵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玄又進伐青州、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請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詔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還鎮淮陰、退疾上疏解職不許、施奉詔移鎮東陽城、玄卽路於道疾篤、與疾之郡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獻武、

總論 謝康樂淝水一役、僅以精銳八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嗚呼、何其偉也、且背水爲陣、兵家所

忌、雖韓信用之而獲勝於井陘口、實等於破釜沉舟之意、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脫非知己知彼、確操勝算、苻堅雖肯稍却、恐亦不敢冒然出此、至何謙之形援淮泗、田泓之報救彭城、與夫劉牢之等之破敵艦逐敵將、均能分途奏效、尤非平時思信素著、馭衆有方者不爲功、太傅違衆之舉、郗超知人之嘆、有以也夫、

晉義

陽夏 今河南太康縣 據古時佐治官之通稱如豫佐豫陽之類 郗超 東晉高平人 兗州 在今山東 廣陵 在今江蘇江都縣 襄陽 今湖北

三州

宋詳魏其任徐州刺史又領廣陵相並造彭 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 淮泗 兩水名 淮水發源河南桐柏山經安徽省境入江蘇安徽交界之洪

變遷入淮河不復入淮 東莞 今山東 泗水 今江蘇銅山縣境 留城 在今江蘇 幽州 今河北省東北 三阿 今名北阿鎮在江 塗 中 察在滁河中

堂邑

今山東 盩厔 在今安徽 白馬 在今河南 君川 在今安徽 下邳 在今江蘇 東興 晉之縣名屬臨川郡約在 項城 今河南 穎

口 穎水入淮之口在今安徽 晉陵 今江蘇 燕國 今河北省東 洛陽 兩水名 洛水發源陝西定邊縣之白於山至朝邑縣 壽陽 今安徽 肥水 亦

灑水發源安徽合肥縣紫蓬山北流二十里分 鄆城 在今山東 呂梁 在今江蘇 埭 以土堰水也 運漕 謂山水道 青州 今山東臨淄 冀州 今

爲二一東流入巢湖一西北流至壽州入淮 東登縣 呂梁 山縣東南 埭 今之堰水也 運漕 謂山水道 青州 今山東臨淄 冀州 今

北省高邑縣西南爲州 黎陽 今河南 滎 漢置魏郡治鄆後分置 康樂 晉時縣名屬揚州豫 淮陰 今江蘇 東陽城 在今浙江

叙解

謝玄、字表幼度、是陽夏縣人氏、他的叔父謝安、很以爲他可以成器、頗加愛重、到他成年

時、便有治國的才具、桓溫委他爲屬員、對他很有禮貌、轉任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監北

征諸軍事、那時苻堅的勢力強盛、晉朝邊境常常被他侵犯擾害、晉朝下詔徵求文武良將能够防禦鎮

攝北方的人才、謝安就把謝玄保舉上去、郗超雖然原來同謝玄不甚融洽、但是他聽見謝安保舉謝玄

、遂嘆美道、謝安違背衆意而保舉他的親近人、這是他的知人之明、謝玄必能不負所舉、他是有那

樣的才具、於是把他調回來、任他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督江北諸軍事、苻堅派兵圍攻襄陽、車騎將軍桓冲抵禦苻堅的兵、晉廷下詔命謝玄徵發兗州揚州徐州徐州的人丁、派彭城內史何謙率兵在淮水泗水之間游擊、以作聲勢、襄陽陷落之後、苻堅的將彭超、向彭城攻打龍驤將軍戴逵、謝玄率領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帶兵前往援救、先到泗口紮往、打算派一個間諜、暗暗到彭城報告戴逵、使他知道救兵已到、帳下的小將田泓自告奮勇要去、於是准他小心前往、田泓便入於水裡、暗暗向彭城而去、已到離城切近的地方、被圍城的賊人獲住、賊人給他很重的賄賂、教他對守城的人說、南軍已經打敗、田泓假意允許、及至到了城下、他便對城裡的守軍說道、南軍就要到了、我單身來此報告、被賊得住、你們大家努力吧、田泓這樣一說、賊人當然痛恨、立時把他殺害、這時苻堅將彭超的輜重屯積在留城、謝玄揚言說派何謙等去攻留城、彭超聽到這個消息、趕緊帶兵回到留城保護輜重、這是他上了謝玄的當、他剛一走何謙便帶兵急進、便解了彭城的圍、彭超又帶兵往侵犯、苻堅的部將句難同毛當也從襄陽帶兵前來、和彭超會合、把幽州刺史田洛圍在三阿地方、共有兵將六萬之多、晉廷下詔教征虜將軍謝石、率領水軍進紮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同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均進兵到堂邑、正在這個時候、盱眙的城、被賊人攻陷、高密內史毛藻也死了、毛安之等各部軍隊、人人害怕、各自散退、晉廷大爲恐慌、謝玄便從廣陵督隊向西開動、討伐毛難諸賊、何謙也同時督兵解了三阿田洛的圍困、進兵據住白馬地方、和賊大戰、把賊打破、斬了僞將都督顏因、又復推進攻擊、又把賊打的大敗、斬了僞將邵

保、彭超毛難、都率兵退去、謝玄督率何謙戴逵田洛各部軍隊緊緊追趕、到君川地方趕上、兩軍交戰把彭超毛難打的大敗而逃、謝玄的參軍劉牢之把賊的浮航及空船統通攻破、督護諸葛侃同單父縣令李都又把賊的運糧攻破、毛難等互相率領著往北逃走、他們的軍隊都已打散、毛難等單身逃命、江北一帶由此肅清、便把彭城下邳兩處的守兵撤去、晉廷下詔派殿中將軍到謝玄軍中慰勞、升謝玄名號爲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駐廣陵、因他這次功勞封爲東興縣侯、後來苻堅親自率兵駐紮項城、號稱百萬軍、並先遣苻融等到潁口、謝玄奉詔爲前鋒、都督徐州兗州青州和揚州的晉陵同幽州的燕國各路軍事、共有八萬人、先派廣陵相劉牢之帶兵五千、直奔洛水澗水地方、軍隊一到、就把賊將梁成和他的弟弟梁雲一齊斬了、梁氏弟兄部下的馬步各隊全都崩潰、搶先奔赴淮水、劉牢之驅兵追趕、把苻堅的僞將梁他活捉過來、軍器輜重、也都得著、進兵壽陽屯駐、在淝水河邊列成陣式、因爲苻堅的大軍也在淝水那邊緊靠河岸、謝玄的軍隊不能渡過河去、謝玄想了一個主意、就派人對苻融說、你從遠處來到我國境界、可是却靠著河邊列陣、可見是不願意快打仗、既是這樣、請你們諸位、稍微向後退一點、好教兩方的將士們、有地方見面大家周旋一回、鄙人和諸位騎在馬上鬆著嚼子觀看、這不是很有趣嗎、苻堅部下的衆將都說、應當抵住淝水、別讓晉軍上岸、我們的兵有百萬之多、他才八萬人、我們絕對能擋的住、萬無一失、苻堅說、姑且把兵稍退、教他過來、我們用幾十萬鐵樣的馬隊、把晉兵往河邊一擠、就把他們都可以殺了、苻融也以苻堅這話爲然、便發令退却、這樣一退、陣式可就亂了、簡直是禁止不住了、謝玄趁這箇機會、就用他已經選好了的八

千名精銳隊伍渡過澗水、乘著苻堅隊伍正亂的時候、就在澗水南岸激戰起來、苻堅中了流箭、在陣上斬了苻融、苻堅的兵一齊奔潰、自己的兵互相衝撞踐踏、投到澗水裡邊死的、不計其數、河裏的死屍、都把澗水擁塞住、不能流了、所剩下的敗兵、全都扔了鎧甲趁夜逃跑、他們一面跑著、一面怕有追兵、聽刮風的聲音同鶴的叫喚、都當作是晉兵追上、簡直把他們嚇破了膽、謝玄因爲這一戰的功勞、奉詔升他的名號爲前將軍、又因爲謝安奏請、率領所部乘著戰勝的情勢進攻鄆城、把苻堅的兗州刺史張崇趕走、派劉牢之駐守鄆城、兗州地方既已肅清、謝玄便察看形勢、力求便利、因爲河道不暢、運糧困難、頗覺不便、用了督護聞人詭的計劃、在呂梁地方用土築堰、擋住河流、立上柵欄、共立了七個擋水堰壩、以分水勢、擁住兩岸的流水、使河流暢穩、不但運糧因此便利、民人也受益不小、謝玄復又進兵、討伐青州、苻堅的青州刺史苻朗、兵敗投降、又進兵討伐冀州、苻堅的兒子苻丕、派他的部將柔據、屯駐黎陽、謝玄派劉襲乘著黑夜暗攻柔據、把他打跑、苻丕無力抵抗、請求投降、謝玄允許、苻丕報告缺糧將兵飢餓、謝玄送給他米兩千斛、又派晉陵太守滕恬之過河駐守黎陽、由此三魏的地方、一律降順、因此謝玄奉詔加委都督徐州兗州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統共七州地方的軍事、並因著功勞封爲康樂縣公、回到淮陰地方鎮守、因患病上表辭職、朝廷不許、復又奉詔、調往東陽城坐鎮、謝玄遵詔登程、在路上病勢加重、帶疾乘車到郡、就歿於任所、年四十六歲、後朝廷封贈他爲車騎將軍、給他諡號叫獻武、



## 前秦丞相清河郡侯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嘗以鬻舂爲業、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嘗游鄴都、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不應、遂隱於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猛軍謀祭酒、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主秦、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堅嘆爲夷吾子產之儔、遷尙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洵升輔國將軍司隸校尉、歲中五遷、權傾中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遷尙書令、太子太傅、轉司徒錄尙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是時慕容垂避害來奔、猛言於堅曰、慕容垂人之傑也、蛟龍猛虎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聽、後猛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以慕容垂爲鄉導、攻隴洛川刺史慕容筑於洛陽、暉遣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請降、猛陳師受之、留鄧羌鎮金墾、振旅而歸、又率楊安等十餘將、以步騎六萬伐暉、苻堅親送於霸東、殷勤慰勉、猛曰、臣以庸劣、出總戎旅、稟陛下之神算、殘敵不足平也、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苻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隴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

襄成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與楊安入晉陽、執隲并州刺史慕容莊、隲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濟川、猛留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倚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猛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今與諸君深入賊地、有進無退、願共戮力行間、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奮勇競進、兵旣交、猛復激勵鄧羗等出戰、羗與張蚝徐成諸將、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塞旗斬將、殺傷甚衆、評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圍鄴、猛聞苻堅率精卒來、迎於安陽、遂攻鄴、陷之、以功進猛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猛之未至鄴也、刼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留鎮冀州、俄入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苻堅曰、卿昔蠶蟬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於暫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神交精契、今古不殊也、自卿輔治、內釐百揆、外蕩羣凶、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苻堅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猛寢疾、苻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諡曰武侯

總論

王景略具不世之才、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受苻堅之知遇、遂展經濟於一時、始平明刑之效、鄴郡敷政之威、皆自隱居華山時、學養中來也、至其出師制勝、屢陷名城、克獲首虜、激勉將士、以作三軍之氣、用能克奏膚功、智果忠勇、為何如耶、且於未攻晉陽以前、即預請安置鮮卑、如操左券、規模宏遠、為何如乎、而其勸苻堅除慕容垂、勿圖江左、皆有遠識、堅不能從、卒以取禍、可慨也夫、

晉義

北海 指今山東青州東部及萊州西部一帶而言 劇 晉縣名在今河南彰德一帶地方 春 晉本盛土之器以草索為之今之士篋也 鄴都 今臨漳縣 華山 西嶽也在魏郡今臨漳縣

陰苻堅 東晉時前秦之主氏人 始平 晉縣名今陝西武功與平縣地 枋頭 在今河南滑縣西南東晉時滑 豪右 俗所謂一方之霸 夷吾 春秋時齊桓公之資相管仲也

呼仲父 故世子 子產 春秋時鄭國大夫公孫僑字子產當國四十餘年為政寬猛相濟孔子稱為古之遺愛 咸陽 晉時咸陽在今陝西長安之東有渭城故城即 京兆 漢之京師地方在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

地魏晉皆慕容垂 燕主慕容皝之子為太傅慕容評所忌 洛川 今陝西洛陽 榮陽 在今河南榮 金墉 在今河南洛陽東北 霸東 即灑水之東在今陝西長安縣之東 鮮卑 種族名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土因境內有太行山 壺關 在今山西長治縣東 上黨 晉郡名今山西省 潞川 水名在今山西潞城 安陽 今河南開

東 謂函谷 冀州 今河北山西兩省地方晉時冀州治 臥龍 三國時蜀相諸葛亮徐庶稱 考槃 詩衛風篇名徐贊美 傳巖 地名毀高宗寶相傳說城係設在今之河北高邑縣西南 臥龍 之為臥龍故世呼臥龍先生 賢者隱居澗谷之時 傳巖初版築於此在今山西

平陸 縣名 寢疾 寢作臥解即臥牀重病

叙解

王猛、字表景略、北海地方劇縣人氏、家住在魏郡、少年時貧苦卑賤、曾以賣土僅為生、可是他博極羣書、尤其喜讀兵法、他的性格、謹慎厚重、莊嚴沈毅、他的氣度、雄偉曠遠、尋常小事、全不在心、所以一般專講表面浮華的人、都看不起他、共相譏笑、王猛却是逍遙自在、別人的譏

笑、全不介意、王猛曾經到鄴都、徐統見他的氣宇言動異乎常人、用他作功曹的官、他不肯就職、於是到華山上隱居起來、後來桓溫進了函谷關、王猛披著毛布衣衫去見桓溫、一面捉身上的虱子、口裏談著國家大計、就彷彿旁邊沒有人一樣、桓溫看他這種高曠的神氣、聽他侃侃而談的議論、知他才調非凡、對他說道、我們江東沒有比你上你的人物、用猛作軍謀祭酒、似近時參謀長的官、要和他一同回南、王猛見桓溫有些驕蹇不臣的形狀、就辭官不受、不會隨著桓溫去、前秦主苻堅、素有統一中原的大志、聽到王猛的聲音、派部下的呂婆樓邀了王猛來、一見面就覺得異常投緣、彷彿舊朋友一般、談到國家興衰及治理政事、彼此所見皆同、就像兩個不是一套的兵符、能夠對起來完全合縫一樣的、直與劉玄德遇見了諸葛亮一樣、到了苻堅即位的時候、用王猛作中書侍郎、那時始平地方、由枋頭西歸的流民很多、橫行霸道、任意胡爲、劫掠的盜賊、到處皆是、非有幹練大吏痛加整飭不可、因此任王猛爲始平縣的縣令、猛到任之後、修明法令、嚴刑懲治、察考孰善孰惡、分別獎懲、苻堅見王猛治理始平、成效昭著、贊美他同齊國的管仲、鄭國的子產、是一流人物、升爲尙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並且迭次的升遷直到輔國將軍、司隸校尉、一年的中間、升了五次、權力的高大、朝裏朝外、無不震服、人有毀謗他的、苻堅就將那人治罪、從此秦國百官不敢進讒言、不久又升爲尙書令、太子太傅、轉任司徒錄尙書事、王猛以自己無功勞爲說辭不就新升的官職、這時燕人慕容垂、因爲有人謀害他、避患來奔於秦、王猛對苻堅說、慕容垂是人中的豪傑、比方水裏的蛟龍、山上的猛虎、動就害人、不是可以養服的、不如趁勢把他除了、苻堅恐怕失了士心、

不肯聽從、後來率領各部軍隊討伐慕容暉、軍中禁令、非常嚴明、軍隊無絲毫擾民的舉動、行軍的開始、先派慕容垂作鄉導、在前邊引路、到洛陽攻打慕容暉的洛川刺史慕容筑、慕容暉派慕容臧率領精兵十萬、將要上洛陽去解慕容筑的圍、王猛不等他來到、立派梁成等將、帶著精銳士兵一萬人、卷起鎧甲來、迎頭趕上、在滎陽地方、把慕容臧打的大敗、慕容筑在洛陽圍城裏邊、聽見這箇消息、知道救兵已經潰退、沒有解圍的希望了、大為恐怖、請求投降、王猛擺列出軍隊來、受了慕容筑的降、留下部將鄧羌在金墉城坐鎮、自己帶領各軍、整隊而還、又率領楊安等十幾員大將、用步兵騎兵共六萬人、討伐慕容暉、苻堅親自送他到灑水的東岸、說了好些個安慰勉勵的話、王猛對苻堅說道、臣本是個庸碌無能的人、出來總管著軍隊、秉承皇帝的神機妙算、剩下的這一點敵人、不值的一費事、就可打平、但希望趕快吩咐主管的官員、預備安置鮮卑的地方、免得臨時無處收容、苻堅聽他這樣有把握負責任的話、頓時大為喜悅、於是進兵、派楊安率部攻打晉陽、王猛自己率部攻打壺關、把慕容暉的上黨太守慕容越擒住、所過的各郡各縣、全都望風投降、王猛留下屯騎校尉苟萇駐守壺關、自己又率領部隊去會同楊安的隊伍、合力攻打晉陽、使人挖掘地道、由晉陽城外、挖入晉陽城內、派張蚝率領壯士幾百人、由地道入了晉陽城中、一齊高聲呼喊、斬開城門、王猛就同楊安率同將士兵丁一擁而入、把慕容暉的并州刺史慕容莊擒住、慕容暉派他的太傅慕容評、率領將兵四十多萬、來救壺關晉陽兩城、慕容評很怕王猛的厲害、不敢一直前進、隊伍開到潞川屯住、王猛探得這箇情形、於是留下毛當駐守晉陽、自己帶兵向潞川前進、和慕容評對峙、另派游擊郭慶

帶著精兵五千人、趁夜由旁路繞到慕容評大營的後面、靠著山坡放起火來、把慕容評的輜重給燒燬了、鄴中都見著火光、王猛隨即布陣在渭水旁邊平原地方、對部衆誓師、猛說道我王景略受國厚恩、今天同大家深入賊人陣地、有進無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拚命殺敵、打了勝仗立了功勳、受聖明皇上封官、給父母開筵慶壽、這是多們體面的事、不是很可快意嗎、大家努力呀、部下將兵聽了王猛這番誓師的話、一齊感激奮發、全體爭先恐後的邁進、兩軍交鋒之後、王猛又對於部下健將鄧羌等、特別勉勵激勸、鄧羌和張蚝徐成等將官、立時跨上馬、舞起了兵器、闖入慕容評的陣裏、奪軍旗、斬大將、殺傷了無數敵軍、慕容評大敗、連俘虜帶斬殺有五萬多人、乘勝追殺、又連降帶殺有十萬之數、於是圍了鄴都、這時王猛開得苻堅親自帶兵到來、於是自己迎到安陽、就一同攻打鄴都、一鼓攻陷、因爲這次大功、升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守鄴都、王猛沒到鄴都以前、盜賊充斥、規掠橫行、毫無忌憚、猛到了以後、遠近地方立時肅清、燕地的人民、安居樂業、大軍凱旋、留王猛鎮守冀州、不多幾時、又升他到朝裏作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猛上表辭讓了好久、苻堅對他說道、卿你從前是鱗屈伏於布衣平民之列、朕我是龍潛藏在弱冠少年之時、暫時相見、便以你爲奇才、把你比作臥龍先生、你也以爲我的一言爲可異、把你那向來隱居的高尚念頭、轉迴到輔佐治世一邊來、雖然古代的殷高宗夢見傳說、周文王夢見飛熊悟到姜太公、彼此間的精神契合、今古是沒有分別的、自從你輔佐治理以來、在朝裏整飭百官、在朝外蕩除各逆、我正希望著自己在上邊從容閒暇、仗著你在下邊替我操心、普治全國的大事務、除

你之外、我還能倚仗那一位呢、你那辭職、斷難照准、王猛聽了苻堅這一番殷殷獎勸倚畀方殷的話、纔遵命任事、王猛辦理政務、措置公平、凡凡位素餐白拿錢不辦事的官吏、都能免了驅逐出去、凡有才能的人、在鄉僻山谷裏無人知道的、或是屈居小官、不能升遷的、全分別著提拔起來、凡是有賢德的人、全要把他尊重起來、對於修治兵甲、以重武備、對內崇尚儒學、以昌明文教、勸化人民、勤於農事、注重蠶桑、教民知道廉恥、真是文武並重、教養兼施、王猛這樣勵精圖治、於是把前秦、治得兵強國富、簡直就要造成昇平景象了、這全是王猛的功勞、苻堅時常吩咐他的太子苻宏、和長樂公苻丕等說道、你們事奉王公、要如同同事奉我一樣、王猛的受苻堅重視、居然到這種程度、王猛病重時、苻堅親身到他那裏、問他死以後國家應當怎樣辦法、王猛答道、晉國雖然是僻陋、在江南地方可是接續的漢魏正統、與前代正朔相承、君民上下、安定和睦、臣死以後、希望不計畫侵犯晉國、像那東方的鮮卑、西方的羌人、都是我們兵人的仇敵、不能真心服從、終久必定為我的禍患、應該漸次掃除他、是我國家的利益、言畢而沒、年五十一歲、苻堅慟哭著說、天意不願叫我統一天下呀、怎麼奪我景略這樣的快呀、下令厚葬、做照漢朝大將軍霍光葬時的盛儀、諡法叫作武侯、

### 宋司空武陵郡公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少孤、居喪備禮、宋高宗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討平魯山、

擒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勳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作亂、以道濟爲揚武將軍、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柏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以前後戰功、封作唐縣男、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尅武昌、獲僞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臯、僞兗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所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歸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旣平、以道濟爲征虜將軍、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長侍、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徙爲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軍事、文帝卽位、進號征北將軍、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道濟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帝使道濟與領軍到彥之爲前驅西伐、帝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之、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時謝晦本謂道濟與徐羨等同誅、忽聞來征、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八年、到彥之代魏已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塘虎牢並沒、魏軍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進伐魏、軍至東平壽張縣、偵魏安平公乙旆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斬魏寧南將軍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



交、多捷、直至歷城、以資運竭、乃全軍而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師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後、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復有才名、朝廷之上咸疑畏之、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宴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餘子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總論

檀道濟從宋高祖北伐、所過皆降、軍行無阻、克武昌入洛陽、俘獲至四千餘人之衆、雖智勇

之效、亦聲威有以奪敵氣也、且不納請戮之議、悉釋而遣之、因以恩信益著、遠近來歸、其深得神

武不殺之意也夫、討謝晦、則知己知彼、不戰而勝、懾魏兵、則出圍疑敵、全師以歸、尤非尋常將

略所及、是以終其身、魏人對宋不敢正視、使宋人而不自壞長城、拓跋氏安有飲馬長江之望哉、

音義

高平 郡名在今山東 金鄉 縣名今山東 魯山 今河南 南陽 今河南 蕪湖 今安徽 吳興 縣今浙江 淮水 名發源河南桐柏山經安徽

海 肥 水名亦作涇 武昌 郡城縣 潁川 今河南 許州 陳州 汝成 皇 今湖北 漢陽 府之地 吳興 縣今浙江 長安 故城在今陝西 丹陽 今江蘇 班劍 漢制

以木製成劍形上朝時隨從亦佩之也 南徐 今江蘇 武陵 郡今湖南 青州 今山東 膠東道 淮陽 今河南 淮下 邳 在今江蘇 琅邪 今山東

沂 萊 四府之東南境及 東莞 今山東 到彥之 彭城人晉末宋初守荆楚垂三十年 江州 清之湖北武昌府及江西 江夏 今湖北 豫州 今河南

膠州之地又稱焉 郡 東莞 今山東 到彥之 彭城人晉末宋初守荆楚垂三十年 江州 清之湖北武昌府及江西 江夏 今湖北 豫州 今河南

徵北部 西陽在今河南光山縣西 新蔡今河南新蔡縣 晉熙今安徽懷壽縣 魏立爲代王國號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金墉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虎牢即成皋 滑臺即白馬  
南滑 東平今山東東平縣 壽張今山東壽張縣 濟州在今山東平縣西南 歷城今山東歷城縣 司空掌土木之官如前清之工部尚書今之建設總署署長類之 尋陽今九江 瓜步在今江蘇六合縣東南 石頭城在今江蘇江寧縣西石頭山  
南臨大江 後三國時吳大帝孫權所建

### 叙解

檀道濟、是南北朝時代、南朝宋代的高平地方、金鄉人氏、少年時、他的父親就死了、在居喪的期間、禮儀能完備無闕、宋高祖起義兵、檀道濟隨從入京、參贊高祖的建武軍、討平了魯山、把桓振擒獲、因這件功勞、授他輔國將軍的官、委他作南陽太守、封他爲吳興縣五等侯、盧循造反、各地的盜賊接連著互相勾結起事、郭寄生等聚衆作亂、派檀道濟爲揚武將軍、率兵征討、把盧循郭寄生等、一鼓盪平、又隨同劉道規討伐柏謙苟林等、督率將佐、訓練激勵、身先士卒、所攻打的、無不潰敗、至徐道覆帶兵來逼迫、劉道規親身出陣抵禦、檀道濟幫同謀畫、出馬助戰、功勞最多、因著前後歷次的戰功、封爲作唐縣男、宋高祖北伐、派檀道濟爲先鋒官、帶領前隊人馬、進到淮水泚水地方、所到的各城戍兵處所、都望風歸降、於是進兵把武昌攻下、擒獲後秦的潁川太守姚坦、並擒獲大將楊業、大軍到了成臯、敵方的兗州刺史韋華投降、從此一直進兵到洛陽、敵方的平南將軍姚沈又歸順了、從出兵起、直到洛陽、一路攻陷城池、打破堡壘、統共俘虜有四千多人、討論處置俘虜的人、主張全數殺戮、想把死尸堆積起來、外面封上泥土、作一個京觀、表揚這次的戰功、檀道濟對於這個主張、大不以爲然、說道、討伐有罪的國、弔恤受虐政的民、正應當現在辦到、怎麼能把無辜的俘虜給殺害了呢、於是他把四千多俘虜、全都解開繩索、把他們放回家去、檀道濟

這樣一來、中原地方所住各族人民、一齊感激他的恩德、喜歡他的辦法、歸服他的很多、又進兵佔據了潼關、會同各路軍隊、共同攻破了姚紹、長安既然肅清、檀道濟就升了征虜將軍、宋高祖即位、轉任檀道濟爲護軍、加散騎長侍的官銜、因爲他有輔佐創業的功勳、改封永修縣公、轉任他作丹陽尹、原有的護軍官職、照舊兼任、宋高祖有了病、賞給檀道濟佩帶木劍的隨從衛士二十人、派他出去監督南徐州同兗州的江北淮南等地方的軍務、宋文帝即位時、檀道濟升爲征北將軍、並把他的爵位、升封武陵郡公、給他享食的封邑四千戶、道濟對於升的爵位堅決的辭謝、不肯受、可是文帝不但不許他辭、反而又給他添上監督青州同徐州的淮陽下邳琅邪東莞等五郡地方各路軍隊事務、後來文帝討伐謝晦、派檀道濟同著作領軍官的到彥之爲先鋒官、率領前隊人馬向西進行討伐、文帝問他討伐的方法、道濟答對說道、臣我從前和謝晦、一同隨從高祖北征、那時大兵入潼關的十道計策、有九樣是謝晦的主意、他的才幹、他的韜略、是又精明、又練達、實在不容易和他爲敵、可是他不會自己獨立著帶兵打過勝仗、戰爭的事、恐怕不是他所見長的、臣我深知他有謀略、他也深知道我的勇猛、現在奉著王命出外討伐他、必須在未到布陣以前、把他擒住、對文帝說完這話、大軍出發、到彥之率隊在前、檀道濟率隊在後接應、到彥之和謝晦的隊伍開了一仗、竟自戰敗、退到隰圻保守、恰巧檀道濟率隊趕到、在檀道濟未到以前、謝晦本來說是檀道濟已經和徐羨諸人同被文帝殺了、此時忽然聽說檀道濟來征討、謝晦的將兵、驚怕非常、大家手忙腳亂、未等到交鋒開戰、就全都潰散、這件事平定之後、檀道濟升任都督江州的江夏和豫州的西陽新蔡晉熙四郡的各路軍務、

授爲征南大將軍、開建府第、和三司的體制相同、元嘉八年、到彥之討伐魏國、已經把黃河以南的地方平了、後來又復失去、金墪城和虎牢兩個地方、也全陷落、魏軍逼近滑臺、情勢已是很緊急的、文帝又給檀道濟加上都督征討各路軍務、率領大隊向北進發、討伐魏軍、大隊到了東平壽張縣、遇到魏國的安平公乙旃眷、檀道濟就督率著寧朔將軍王仲德、和驍騎將軍段宏、奮勇攻擊、把乙旃眷打的大敗、由壽張縣這一仗節節進戰、轉到了高梁亭、斬了魏國的寧南將軍濟州刺史悉頗庫結、連戰了二十多天、前後經過幾十仗、多是戰勝、失敗的時候很少、一直殺到歷城、可惜因爲糧餉接濟不上、無法再戰、就率領全軍而回、可是他怎麼能够退兵這樣從容不迫、還能不受損失呢、因爲有降了魏軍的兵、告訴魏軍裏將官說宋營裏的糧食已吃完了、檀道濟就預料到這種消息洩漏、於是在夜間派人用斗量沙土、並派聲音嚮曉的人、高聲唱著一斗二斗籌數、整整量了一夜、高聲的數了一夜、把吃剩下的米、也唱著量了、撒在沙土的上頭、使敵人聽見這裏量了這麼多的時候、一定是糧食不少、到了天明、魏軍又望見很高的堆著米糧、認爲宋營的糧食很有富餘、所以不但不敢再來追趕、還把那降魏的兵、因著虛報宋軍糧盡、斬首號令、其實這時檀道濟部下的兵、不但是糧食不足用、並且人數也少、力量也不強、將兵十分懼怕、生恐敵人再要逼迫、就毫無把握了、檀道濟爲補救這種情況、他便命軍士、全都披起甲來、他自己坐上車、從容不迫的樣子、緩緩走出隊伍外邊轉了一遭、魏軍看見他這種舉動、恐怕他設的有伏兵、不敢向宋軍逼近、因此得以全師無損而回、檀道濟這次出征、雖然不曾把河南剋服、但是軍隊不受損失、全數帶回、在那兵寡糧盡的情況之下

、是別人萬辦不到的、因此威名更大了、魏國十分怕他、回朝之後、升他爲司空的官、從前原有的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各官職都照舊、命他回到尋陽去鎮守、檀道濟前後立功很多、威名很重、他的左右心腹將官、都是跟他身經百戰的、他的幾個兒子、又全有才學、朝野知名、這不是很好嗎、但是因爲這個、朝裏邊可就都對他懷疑、也都怕他、文帝也自然心裏有點顧慮了、這就是犯了功高震主那句話的毛病、文帝臥病、彭城王名叫義康的、顧慮到文帝死了以後、制服不了道濟、就宜召道濟入朝、道濟的夫人向氏、對道濟說道、世上最高的功勳、是道家所忌諱的、現在朝廷上並無有大事情、憑空的宜召你入朝、恐怕這是禍事到了、道濟到了京城、果然被捕、將要索他的時候、檀道濟把頭上戴的幘巾脫下、向地上一拋、憤氣的嘆了一聲說道、怎麼毀壞你自己的萬里長城、意思是檀道濟南征北戰、給宋國擋住四面的強敵、有檀道濟在世、敵人就進不了邊界、如同作宋國的萬里長城一樣、宋國自己殺檀道濟、就如同自己拆自家的城、這不是安心叫敵人進來嗎、魏國人聽見檀道濟已死的消息、便說道、檀道濟一死、別人沒有可怕的了、由此每年向南侵犯、有到長江飲馬的雄心、後來魏兵居然到了瓜步的江邊、這地離南京很近、宋文帝站在石頭城上邊、望著瓜步的魏營、很有發愁的神色、嘆息道、如果檀道濟在世、焉能到這個地步、

### 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右衛將軍神念之次子也、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

然、初從湘東王爲左常侍、及王爲丹陽尹、轉任行參軍事、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王爲荊州、仍除中兵、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旋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淞城、俄監安陸郡、尋爲新蔡太守、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旋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及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復以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命僧辯及鮑泉統兵討之、因持重被收、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世祖遣左右問計於獄中、僧辯具陳方略、立赦爲城內都督、岳陽遂奔退、以鮑泉不能剋長沙、乃命僧辯代之、僧辯既至、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大都督、率巴陵諸軍、進討侯景、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悉驅囚徒水步繼進、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以勢迫降、僧辯先以支吾之詞、懈其氣勢、泊賊衆向城肉薄苦攻、乃立時由城內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多、賊乃引退、旋於巴陵等處、迭挫賊兵、侯景夜遁、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率巴陵諸軍 flowing 討景、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僧辯督衆軍大破之、化仁降、僧辯仍督軍渡兵攻郢、入羅城、大破其衆、生擒賊將時靈護、斬首千級、景懼率餘衆倍道歸建業、賊將宋子仙等因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等浮舟將發、僧辯命杜翥率精勇千人掩至、子仙行戰行走、至於白楊浦、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棄淞城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尙書令、征東大將軍、令其且頓江州、世祖卽位後、僧辯率諸軍

發自江州、直指建業、先遣將襲剋南陵、鶴頭等戍、及陳霸先率衆至淝口、遂會於白茅州、插血盟誓、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南州、僧辯連破賊軍、遂督衆進至石頭之斗城、連營以逼賊、賊橫嶺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僧辯麾軍而進、大破之、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改封永寧郡公、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元帝令僧辯督軍南討、僧辯以賊衆驍勇、不與輕進、乃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並攻、親執旗鼓以誡進止、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僧辯追躡又大破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於江陵、後以齊主高洋遣將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僧辯奉命次姑孰、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與侯瑱會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於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特召褒獎加太尉車騎大將軍、敬帝卽位、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後爲陳武帝霸先所殺、

**總論** 梁自侯景作逆、荆湘携貳、大勢岌岌可危、僧辯奉命統全楚之師、戡定禍亂、厥功偉矣、觀

其平湘土保荆州破魯山克郢城、卒以蕩平逆景、克定京師、後復破陸納於湘州、敗高洋於姑孰、建再造梁室之殊勳、雖其勇武之過、亦智畧之有以用其勇也、其攻也則知己知彼、出之以審慎、其守也則握旗息鼓、攻其所無備、擒時靈護則用急、擒宋子仙則用緩、皆其善運謀略處、可以爲將帥範矣、

**晉義**

太原郡名今山西晉郡今山西晉湘東王名繹封於湘東今湖南衡陽縣地常侍官名魏晉以後士人中兵掌兵事武寧今江西省潯陽潯城今江西

西九安陸今湖北安陸縣新蔡今河南新蔡縣竟陵在湖北天門侯景朔方人初爲僧朱榮將旋歸高歡復降魏又請附梁武帝封荆今四川省及湖南  
南省及兩廣之舊疑貳被誘惑而猜疑不安岳陽今湖南岳陽縣江陵今湖北長沙長沙今湖南長沙縣巴陵即湖南岳陽縣地方鄂城今湖北省鄂州府  
韶州桂林諸地疑貳其心有外向之意也岳陽岳陽縣江陵江陵縣長沙即湖南長沙縣巴陵即湖南岳陽縣地方鄂城今湖北省鄂州府  
治地方即肉薄交手江州今江西九江魯山今河南省河南建業即今南京九水約即今九江南陵即今安徽南陵縣惟唐代以前鵝頭山名在今安徽  
白茅洲當在九江附近地方南州在洞庭湖旁合肥今安徽省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

### 叙解

王僧辯、表字君才、原籍是太原郡祁縣的人氏、是作右衛將軍王念祖的第二個兒子、學問很有條理很淵博、尤其是對於左傳深爲通曉、極有口才、態度十分莊重、起初他隨著湘東王作左常侍的官、湘東王作丹陽尹的時候、改委他行參軍事、湘東王出去作會稽太守、又委他兼任中兵參軍、湘東王作荊州時候、仍舊任他作中兵參軍、這時候武寧郡造反、湘東王派僧辯帶兵去討伐、馬到成功就把反衆打平了、因此升爲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後來又升爲振遠將軍廣平太守、不多時又補授雲騎將軍司馬、派他駐守淝城、隨著又派他監督安陸郡、未久又作了新蔡太守、湘東王補授荊州、僧辯改任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賞給一千人的糧米、不多幾時又改任爲竟陵太守、改封號爲雄信將軍、到了侯景造反、湘東王命僧辯暫用節鉞、督率水師一萬人兼任督運糧餉、前往援救、因爲荊湘地方全都被惑人心搖動、顯然有不合作的情勢、梁世祖就派僧辯和鮑泉兩人統率大兵前去征討、因爲僧辯持慎重態度不會立時進攻、被世祖把他下獄、這時可巧岳陽王又帶兵來打江陵、世祖認爲這事很嚴重、派手下人到獄裏邊向僧辯問應付的計策、僧辯詳細的陳說了一篇討伐計畫、世祖立時把僧辯由獄裏放出來、委爲城內都督、岳陽王的軍隊於是奔退去了、此時因爲鮑泉不能克復長沙、



乃派僧辯去替代鮑泉、僧辯到了軍中、分派諸將、一齊合力進攻、包圍叛軍、一鼓蕩平、湘地由此平定、僧辯凱旋之後、又作領軍將軍、大都督、統率巴陵的各路軍隊、進兵討伐侯景、侯景既然攻下、郢城軍隊更多、他的黨徒十分兇悍、預備進兵荊州寇擾、把他的水上陸地各部凶徒、全數催促前進、順著大江的守備兵和巡邏兵、望風向他請求歸附、一直到了賊的前隊開到江口、僧辯這才吩咐各軍上城認真把守、把旗鼓全都隱藏起來、安安靜靜的、像沒有人一樣、第二天、賊兵過了江、騎著快馬、到了城根之下、威嚇著僧辯歸降、僧辯先用話支吾他們、爲的是騙他們、使他們軍心懈怠、等到賊兵等的著了急、朝著城內拚命攻打、僧辯這時立刻指揮兵衆由城裏鼓譟起來、射箭拋石、像下雨那樣的緊急、把賊兵殺死很多、賊兵才退下去了、後來僧辯又在巴陵一帶地方、屢次大破賊兵、侯景乘著黑夜逃跑、梁世祖論功行賞、授僧辯爲征東將軍江州刺史、並且封爲長寧縣公的爵號、命他仍舊督率著原帶的巴陵各隊、沿江追擊侯景、一方面派步隊攻打魯山、這時魯山的城主名叫支化仁、是侯景的馬隊將官、率領著他的黨羽頑強抵抗、僧辯督飭各隊猛力攻打、把他打個大敗、支化仁也來投降、僧辯又督率大隊過江攻打郢城、即時把城攻下、一直進了套城、打的賊人大敗、不能成軍、把時靈護活捉了、割了賊人的腦袋有一千多個、侯景驚怕萬狀、率領著殘餘的隊伍、加緊跑回建業、侯景的部將宋子仙等、被困無計可施、懇求著准他交出郢城、他自己去隨侯景、僧辯假意答應、並且還吩咐部下給他一百隻船、爲的是安住他的心、使他不疑心、宋子仙他們上了船、將要開船的時候、僧辯命令部將杜叡率領精兵一千人、猝然撲到、宋子仙一面抗戰、一面逃走、

到了白楊浦地方、被杜龜打滑、活捉了宋子仙、解送到江陵去、隨即督兵進攻九水、賊衆捨棄了涪城逃去、世祖因爲這次戰功、給僧辯加了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的官職、命他暫時駐兵江州、世祖登極之後、僧辯率領各部軍隊由江州出發、一直殺奔建業、先派將官把南陵合鵠頭各處的駐兵攻破、恰巧陳霸先這時率領兵隊到了溢口、於是僧辯和陳霸先在白茅洲相會、同盟發誓、痛哭流涕、言詞神氣都是慷慨激昂的、後來梁王大兵發到南州、僧辯屢次打破賊兵、由此督率兵衆開到石頭城的斗城、紮成連營、逼迫賊兵、賊却橫著山嶺建築五個城、抗拒大兵、頑強固守、侯景親身出馬指揮黨羽、和大兵激戰於石頭城的北方、僧辯指揮各軍前進、把侯景的軍隊打的死亡滿地、四散奔逃、沒有再集合的力量、由此逆黨完全潰滅、京城這才剋復平定、世祖就帝位時、僧辯有輔佐的功勳、因此進級爲鎮衛將軍司徒改封爲永寧郡公的爵位、後來湘州的賊陸納諸夥、又攻破了衡州、元帝派僧辯率兵南下征討、僧辯因爲賊衆十分勇悍、不輕於進兵、作成連城的陣式、逼近賊衆、賊人見僧辯的軍隊不敢進攻、都不以爲意、賊衆漸漸懈怠、僧辯就趁著他們不加防備的時候、立派各隊、水兵步兵、分道一齊進攻、僧辯親自搖旗擊鼓、指揮進止、賊人大敗、徒步往長沙奔回打算退守、僧辯督隊跟踪追剿、又把賊衆打個大敗、死傷奔散不能成軍、到這時候、把湘州的叛亂全平定了、僧辯班師回到江陵、後來因爲齊主高洋派將帶兵兩萬、大張旗鼓的把兵船排列在合肥地方、預備攻取建業、僧辯奉令帶兵到姑孰地方、先派豫州刺史侯瑱、率精銳的甲士三千人、在東關築起壁壘、抵禦北面的敵人、徵調吳郡太守張彪、和吳興太守裴之橫、同侯瑱在東關相會、隨即與北軍交仗、

北軍大敗而逃、僧辯督率各部軍隊進了建業整隊耀威、承聖三年二月的甲辰日特旨褒獎、加給太尉官職、授爲車騎大將軍、敬帝登極、又進級爲驃騎大將軍任命爲中書監、兼都督中外諸軍事、並錄尚書、後來被陳武帝弼先殺害、

### 北魏左將軍貝邱縣男傅永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始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少貧父母皆老、飢寒十餘年、賴其強健、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年乃被召爲治禮郎、旋加伏波將軍、歷除中書博士、議郎等官、及王肅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率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伏之、又以賊若夜來必將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衆來襲、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並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等率衆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復督軍大討之、並先令心腹一人馳至楚王戍、立令填塞外壘、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之、破其後軍、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

、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乃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間、遂獻再捷、高祖嘉其功、拜安遠將軍、汝南太守、貝邱縣男、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高祖遣永統軍、與高聰等軍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逕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高聰等所率之兵、多賴以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攻齊將馬仙琕、單騎先入、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齊將馬仙琕之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督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遂平、還京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鎮漢中、後還京師、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年八十三、

三、  
總論 傅脩期少際艱屯、戮力養親、可謂孝矣、且於成年之後、發憤讀書、卒成博雅之士、天賦人爲、交濟其美、忠勇之基已固矣、觀其量敵慮勝、老而益壯、於古名將何多讓焉、至若設伏以制蕭將之夜襲、置火以迷淮水之淺深、填壕塹以破裴叔業、忍箭創以敗齊師、算無遺策、有戰必克、智與勇均越乎等倫矣、

### 音義

清河今河北大名縣馳騁急行奔放謂涉水獵獸不專一也戮音虐本作戰力並力也蕭音蕭南陽陵人齊蕭道成之兄子豫州今河南省汝南縣及江蘇徐州府淮安府地

太倉口在今江蘇止息馮音胡瓜屬短頸大然作燃級秦制以斬敵首加爵一級謂之首級裴叔業河南開喜人蕭慧將開摧音摧折捷音捷捷也

露布謂露版不封渦陽今安徽蒙城高聰渤海人挫折也懸瓠今河南汝南縣中山今安徽宣城縣義陽今河南信陽縣馬仙琕齊將姓名

### 叙解

傅永、表字脩期、是清河的人氏、有英雄氣、拳力勇氣、全都在人以上、能手扶鞍橋、兩脚朝上、倒立在快馬上顛跑、他到二十多歲、纔努力念書、遍看經書史記、因他極有天才、作出文來絕妙、自幼家貧、父母年紀都很大、忍餓忍凍的過了十多年、就賴他身體強壯、勞力傭工、纔得到生活、到歲數很大了、國家纔派他作治禮郎的官職、不多時又加給伏波將軍的名號、歷次改任中書博士、和議郎等等官職、王肅作豫州的時候、命傅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王肅因為他是老名士、對他很有禮貌、待遇極優、傅永也是極力盡心任事、所以兩下裏感情十分融洽、那時齊將蕭鸞派了魯康祚趙公政二員將官、帶兵說有一萬、侵佔豫州的太倉口、傅永奉命、率著穿鎧甲的將士三千人去打、這時候康祚他們隊伍在淮河南邊、傅永紮營在淮河北十數里的地方、傅永揣測吳楚地方的兵、向來慣於偷營劫寨、所以當天夜裏就把隊伍分成兩部、派到營外、左右埋伏起來、又因為知道賊人要是夜裏來、必要在渡過淮河的地方、用燈火把淺處記下、於是密派數人、渡過南岸、在水深的地方、安放瓜瓢、裏面裝上燈火、囑咐各經管的人、若看見北岸火起、就快把這瓢燈點上、傅永布置妥當了、這夜裏康祚公政果然各率部隊、渡過河來、撲營齊上、傅永營裏的東西兩面伏兵、同時猛起、恰把敵人夾在當中、左右箭射如雨、斬殺敵人無數、康祚公政和他們的部下、轉向河邊奔

跑、康祚公政等已記不清原來過河的地方、全都奔向安放的瓢燈、爭着過渡、却不知正是水很深的地方、因此淹死敵人頗多、割下的人頭、有好幾千個、把趙公政活捉住了、魯康祚連人帶馬都落在淮水裏、被淹死了、到天明纔把他的屍身撈出、隨時割下頭來、連那俘擄的趙公政、一齊送到京城裏、這纔把亂平過、傅永剛把隊伍帶回、又有裴叔業等率兵來侵擾楚王戍、傅永遂又督隊前往討伐、在接戰以前、先派一個心腹人、騎着快馬、跑到楚王戍、立刻吩咐人、把原來挖成的外面壕溝、全行填平、又選出能打仗的兵一千人、乘黑夜派到城外、路旁埋伏、叔業果然在天將亮時、率隊向城前進、到了城東列成陣式、并且就要建築長圍子、伏兵讓過敵人的前隊、猛然起來、打敵人的隊尾、敵人後隊大亂、不能接連、叔業忙令幾個將官、盡力防守陣地、自己帶領精兵數千來救、傅永登上城樓、看着叔業南行五六里路、忽然把城門開放、派隊急出、奮勇痛擊、敵人大敗、四散奔逃、死亡無數、叔業這時張皇失措、進退兩難、祇得任兵四散奔逃、傅永的部下將官均打算趁此追殺、傅永對他們說道、我軍軟弱的兵士不滿三千人、可是他們的精銳甲兵、仍然是強盛的、這回并不是力量不够敗的、乃是中了我們的計而已、他既然不明白我們的虛實、已經足以喪了他們的膽子、何用再追、這次並且得了裴叔業的傘扇鼓帳棚鎧甲兵器等物品一萬多件、傅永在兩月時間內、連打兩回勝仗、高祖很以他的功勞爲好、授爲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高祖常歎惜着說、上馬能够殺賊、下馬又能辦理文件、只有傅脩期這個人作的到哇、不久叔業又圍打渦陽、高祖派傅永當統軍的官、會同高聰諸將率隊前往援救、將要接近敵人的時候、傅永說、咱先挖深溝、作堅固的

壘、然後再出戰吧、高聰他們不聽、打了一仗就敗下來、高聰等丟弓棄甲、跑到懸瓠、傅永自己把散漫的士兵集合起來、慢慢的往回撤退、敵人隨後追到、傅永又用伏兵、把敵人打退、高聰諸將所帶的兵、多數的因着傅永的力量、保全下來、有一次中山王英去征義陽、傅永充寧朔將軍、統率大軍、向齊將馬仙琕部隊進攻、傅永單人獨騎、先入敵陣中、橫衝通過、敵人發出的箭、把傅永的左腿穿了一個洞、傅永拔出箭來、仍往前衝殺、敵人大敗、奔命後退、斬了齊將馬仙琕的兒子、馬仙琕燒了自己的營寨、席捲而逃、中山王英在陣前對傅永說、你受了傷啦、可以暫且回營、傅永說、從前漢高祖胸上受了箭傷、他却用手把住脚、不要使敵人知他胸上受傷、下官我雖然卑小、也是國家的一個將帥、爲什麼使敵人有了傷我們將官之名、於是仍然率著大隊、跟踪追了一夜、纔收隊回還、這時傅永已是七十多歲了、全軍的將士、沒有不欽佩他的忠勇、義陽由此平定了、傅永回到京師、實授爲大中大夫、辦理秦州梁州兩州的軍事、後來回京、又升左將軍、兗州刺史、年過八十、還能騎馬射箭、常忌諱說年老、人問起來、總說是六十九、回京城後、又拜光祿大夫、後來沒了的時候、已是八十三歲了、

### 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勅勒部人、咸陽郡王金子也、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年十七從金西征、時周文帝長史莫孝隲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高祖嘉之、擢授都督、稍遷征虜將

軍、累加衛將軍、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頭、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大鷗也、世宗深爲壯異、丞相邢子高歎曰、此射鷗手也、當時傳號落鷗都督、尋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虜、首除晉州刺史、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周之天柱新安牛頭三成、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儒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又率騎一萬、討開府曹迴公斬之、取文侯鎮、立戎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後進爵鉅鹿郡公、歷位司徒尙書令、河清三年、周派大司馬尉遲迥等、率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邙山、大敗之、光親射殺其庸國公可叱雄、斬捕首虜三千餘級、盡收其甲兵輜重、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旋轉大將軍、後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周軍復圍洛陽、壅絕糧道、光率步騎三萬討之、鋒刃纒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周將宇文憲等持、憲等不敢動、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并來內附、後又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有三所、未幾、周將韋孝寬等率衆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之北、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軍還、復奉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攻克之、獲其城主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周復遣軍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又大破之、取其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後爲祖珽所害、光性節儉、不營財利、臨敵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懼、一



且被害、朝野惜之、

總論

斛律光以將門之子、生當羣雄割據之秋、弱冠從父西征、光奏奇績、天生智勇、非尋常所能

及也、及其總制師干、迭破周衆、並射殺敵軍大將、則馭衆有術、得將士心、可知矣、其設成置柵築城以逼敵、均得防邊之要、卒使夷民內附、隣國畏威、周兵不敢正目而視、脫不爲讒慝所陷、其所以有造於北齊者、曷可量哉、

晉義

斛律

複姓代之部 裔統歸者

朔州

今山西雁門道右玉縣即舊朔平府

勅勒

道家有勅勒術以符咒事約勒鬼神後以習之者案而成落

咸陽郡

今陝西關中道地方

彪

卑四切小虎也

永樂縣

今陝西通渭縣西通

西夏

天柱

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北

新安

在今河南通許縣

牛頭

絳川

在今山西新絳縣

白馬

在今河南滑縣東北

滄文

在今山西翼城縣附近

翼城

今山西翼城縣

縣

河清

北齊武帝年號

周

史稱北周又稱後周

尉遲

迴

魏之別種

洛陽

今河南洛陽

邙山

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并州

舊直隸正定保定山西太原大同府地

南汾城

今山西

韋孝寬

周將長安京兆杜陵人

平隴

北齊通北周經汾水

汾水

水源出山西晉寧武縣西南管涔山南經太原城入黃河

宜陽

今河南宜陽縣屬河洛道

祖珽

齊臣范陽人

搃

諸注切擊也又音戈

律

音綠軍法曰律易師田以律失律內也失律謂軍行無紀律也

叙解

斛律光、字表明月、是朔州勅勒部的人氏、就是那咸陽郡王斛律金的兒子、臉長像馬面的樣子、身體強壯彷彿小老虎似的、神氣清爽、有英雄豪傑的派頭、平素不大說笑、最精熟那騎馬射箭、纔十七歲、便隨他父親到國境西邊去打仗、這時周文帝的長史莫孝暉、在敵軍隊伍裏邊、斛律光

看準了他、跑起馬來、一箭把他射中、因此把莫孝暉在陣上擒住、齊高祖甚爲誇獎、特別提拔他、

就作了都督、封了永樂縣子爵、有一次跟著世宗去打獵、在獵圍裏邊、望見一箇大鳥、在天空中雲

外飛颺、斛律光拉開弓、一箭射去、恰射到大鳥的脖子上、這箇鳥的形狀、如同車輪子一樣、盤繞

着落下地來、乃是一箇大鵬、世宗十分高興、很以他爲壯、並且很以爲出奇、這時丞相邢子高贊歎著說道、這是射鵬手呵、一時傳遍遠近、把他叫作落鵬都督、不多時、就兼任了左衛將軍、進封伯爵、天保三年、隨同出塞去打仗、他先到前面破了敵軍、殺敵頗多、因此補了晉州刺史、七年、他又率領馬步隊五千、打破了周國的天柱新安牛頭三箇守兵屯駐的地方、又把周將作儀同官的王敬儒等人打破、俘虜五百多人、各樣牲畜一千多頭、大勝而回、九年、又率兵取了周的絳川白馬澗文翼城四箇防地、因此補了朔州刺史、十年、補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又率騎兵一萬、討伐周的開府曹迴公斬了首級、奪取了文侯鎮、立了防營、修上柵寨、纔班師回來、乾明元年、補授爲并州刺史、後又進封鉅鹿郡公爵、連作司徒尙書令等官、到河清三年、周國派大司馬尉遲迥等將率領兵衆十萬、攻打洛陽、斛律光率領騎兵五萬、加急走去迎打敵人、就同敵人打一大仗、在邙山一帶、打得敵人大敗、斛律光親手把敵國的庸國公、名叫叱雄的、一箭射死、斬了的敵人和擒住的敵人、共計有三千有餘、敵人的兵器軍裝和一切輜重全都得了、光他得勝回來、世祖駕到洛陽、賞賜有功諸將、把斛律光升爲太尉、轉升大將軍、接着又升到太保、襲了咸陽王爵、跟着轉升了太傅、周國因總打敗仗、不肯歇兵、遂又派出軍隊、圍了洛陽、隔斷了北齊的糧道、斛律光率領步兵騎兵三萬、迎頭痛擊、剛一掄刀開弓、就把周將宇文桀的隊伍、打得四散奔逃、斬了兩千多首級、這次勝仗、上邊下來詔旨、很誇獎光、又加封右丞相、并州刺史、斛律光又率領步兵騎兵共五萬大軍、到玉壁地方、建築了兩箇城池、一城名叫華谷、一城名叫龍門、駐守在這箇地方、和周將宇文憲等對壘相持

宇文憲等將皆不敢動、於是進兵圍了定陽、一面又築了一箇南汾城、逼迫敵衆、因此附近邊境的外國人、還有中國人、統共一萬多家、都來歸附北齊、後來又建築了十三箇鎮守邊境的戍所、平隴戍、就是其中的一箇、過了不多日子、周將韋孝寬等人率領大隊、將要到平隴了、斛律光率隊、同敵人大戰在汾水的北面一帶、大破敵人的軍隊、連擒帶斬有上千的人、因此又受封爲中山郡公、凱旋時、又奉命率領馬步隊五萬人、出發平陽道、攻取姚襄的白亭城防軍、一鼓而下、擒住了他的城主和將官共九箇人、擒捕兵衆好幾千人、因此又另封長樂郡公、接着周國又派大隊、圍了宜陽、斛律光又率領步兵騎兵五萬人趕到、同敵人大戰在城下邊、又大破敵人的陣式、取了敵人的建安戍等四箇戍所、傷了敵人無數、殺了敵人不少、敵人大亂、奔命逃竄、斛律光率隊追擊、捉了一千多敵人、纔收隊回歸、後來因爲同大臣祖珽不和、就被祖珽暗用壞話、在帝王前、把斛律光給害了、斛律光天性生來得用度有節、並很儉樸、不打算積財、不貪便宜、打仗的時候、自己永是在兵丁的前頭、部下的人若是有了過錯、就是用大的長厚板子、打他的背下肉厚的地方、永沒任意隨便殺過人、因爲光這樣待人、所以是士兵都爭着拿死來報答他、他自從少年、把頭髮紮起來、到軍隊裡面、帶了一輩子兵、向來沒有把軍隊放鬆一點、未曾稍失一點紀律、隣國的敵人、平日常聽說、光的爲人一切、都很怕他的威力、一朝的工夫、把他害死、滿朝中同老百姓們、都很悲歎的說、可惜呀、可惜呀、

##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八

### 隋上柱國新義郡公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後家新安、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虎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虎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隋開皇初、高祖潛有吞併江南之志、以擒虎爲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諸路領軍、相繼降之、高祖聞而大悅、陳叔寶遣軍守朱雀、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擒虎率精騎五百、直取金陵、入朱雀門、遂平陳、執陳主叔寶、擒虎以上勳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浚、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

城備邊、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

總論 韓擒虎以名將之裔、稟雄傑之資、博覽載籍、經文緯武、其取金墉也、則說獨孤以下之、而不事兵革、其對陳將之寇江北也、則挫其鋒、以奪其氣、而不事窮誅、卒能使敵人畏其威、服其信、父老望風而來謁、敵軍不戰而先潰、儼然湯武弔伐之風、以成隋室統一之業、嗚呼、仁且勇矣、而死作閻羅王一語、尤見胸襟之闊達也、古人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其在斯人歟、

晉義 東垣 今河北省正定縣 新安 今河南省新安縣 魁岸 豐貌雄傑也 金墉城 在今河南洛陽 范陽 在今河北 光州 今河南光山縣 開皇 文帝 高祖 文帝 楊堅 藍

州 今安徽陳南朝陳國壽先受梁禪 采石 今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 姑熟 今安徽當塗縣 止也師止曰次又一宿 新林 今江蘇江寧縣西陳叔寶後主荒淫無度

朱雀 在金陵城南有門亦曰朱雀對朱雀橋南渡淮 金陵 今江蘇江寧縣 突厥 種族居阿爾泰山按漢沙北東西萬里 壽光 縣名今屬山東膠東道 金城 在今甘肅秦州

叙解 韓擒虎、字表子通、是河南東垣的人氏、後來移居到新安去住家、幼年時候、就很俠義、並

且有膽量、有智謀、人人都稱道他、他的容貌很雄武、帶着英雄豪傑的樣子、天性又好讀書、經書史記、諸子百家、全可以曉得大概的要點、周太祖看見他的神情品貌、很以爲是出奇的人才、就使他和太祖的各位公子一同遊處、後來因爲打仗有功、作了都督、兼任新安太守、又升了儀同三司、又繼承了新義郡公的爵位、周武帝討伐齊國的時候、齊國大將名叫獨孤永業的、鎮守金墉城、韓擒

虎並不攻打、專用勸說、就把金墉城得了、於是進兵打平了范陽、因此加封上儀同的官爵、並且任了永州刺史、陳國的軍隊、逼近光州、韓擒虎用他行軍總管的職權、督飭軍隊、把陳軍打破、隋高祖作了宰相、又把他升爲利州刺史、陳國的大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他們三人互相聯合、屢次到江北攪亂、輪流的入了境內、韓擒虎總是把他迎頭打回、他們吃的虧不小、陳國十分怕他、不敢再有野心、到了隋文帝開皇初年、文帝心中、已經有了吞併江南的思想、因爲擒虎有文武的才能、可以大用、平常又有能打仗的名聲、就着他當廬州的總管、委派他擔負平定陳國的責任、敵人聽到這消息、都很驚懼、到了大軍出動、去打陳國的時候、上派擒虎作先鋒、率領五百人、黑夜渡河、暗暗前進、猛攻敵人、遂奪取了采石、接着就進攻姑熟、總打了半日、就把姑熟得了、大隊集合起來、駐紮在新林地方、江南那邊、有多少鄉紳長老、平日常聽說、韓擒虎很有威嚴、人極誠實、大家約會着、來到軍營門前、拜見擒虎、是成天成夜的、接連不斷、陳國文武非常恐懼、陳國的多少隊伍、一部一軍的、也都接續着歸降、隋高祖聽到這種好消息、滿心歡喜、陳國的天子叔寶、忙派大隊、把守朱雀、衆官兵聽說擒虎將要來到、全怕得四散奔逃了、擒虎率領着、馬上能打仗的騎兵五百名、直衝金陵而來、進了朱雀門、就把陳國完全得到了、並且捉住了陳國天子叔寶、這一次的勝利、可不比平常、擒虎是上等功勞、加進勳位、是上柱國、賞賜了貴重物品八千件、事前江南地方上、就有一種童謠、市街上的孩子們、都唱道、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當時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原來韓擒虎先有箇名字、叫韓豹、後來才改爲韓擒虎、他平定陳國的

時候、又是騎的青驄馬、而且往返的日子、全和歌子所唱的冬末春始的時節相同、所以到了平陳時候、大家才明白了、後來突厥人特來朝見天子、隋文帝對那來的人說、你可曾聽說、江南有箇陳國的天子嗎、突厥回答說、聽說過、文帝遂派左右的人、帶領突厥人、到擒虎的面前、手指擒虎、對突厥人說、這就是捉到陳國天子的大將、擒虎臉上、現出一種令人可怕的样子、對着突厥人、望了兩望、那突厥人、很驚慌、很駭怕、不敗擡頭再看、擒虎他有很威嚴的外表、像這樣、另外還受封爲壽光縣公的爵位、給他一千戶的食邑、用行軍總管的名義、屯駐在金城、負防守邊境的責任、因此同時委他作涼州總管、不久又調他回京、在內殿裏邊賞給酒宴、恩典禮貌、特別的優厚、過了沒有多時、他的隣家一箇老太太、看見韓擒虎的門前、有很多的旗傘等項執事、非常的熱鬧、彷彿伺候王爺的樣子、這位老太太很覺著奇怪、就問他們這是作什麼呀、那其中的一箇人、對那老太太說道、我們是來迎接王爺的、說完了這話、忽然都不見了、又有一箇人有病很沈重、忽然自驚起來、一直走到韓擒虎的家裏、說我要拜見王爺、韓家的下人、問他拜什麼王爺、那病人說是閻羅王、韓擒虎的子弟們、聽見這話、都要打他、韓擒虎禁止住他們說道、我生在世上、作了上柱國的官、死後又作閻羅王、像這樣子、也很够受用的了、從此臥病在床、幾天就死去了、壽五十五歲、

### 隋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滎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

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尋與韋孝寬伐陳、攻破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嘗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屬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虎已執陳主叔寶、上聞弼有功大悅、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每宴賜遇之甚厚、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



同、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願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因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總論 賀若弼治軍能謀有律、其武勇又足以副之、斯真具爲將之長者矣、其餘平陳之先、卽請仿綠

江防人每屆交替、張旗幟、陳營幕、使陳人一再虛驚、惑其觀聽、而懈其備、蓋已預爲大軍渡江計也、及陳將拒戰、則又一再詐敗、以驕其士氣、遂能一鼓蕩平、底定陳地、其謀略爲何如也、號令嚴肅、秋毫無犯、軍士偶沾民間、卽立斬以徇、其紀律又何如也、而一箭中的、突厥震恐、尤其餘技、無惑乎與韓擒虎等、並爲隋代統一元勳、而威震遐邇也、惟以詞色不慎、未能始終服膺乃父臨刑刺舌之誠、以致不得其死、惜哉、

晉義 河陽今河南孟縣雒陽即洛陽今縣名屬河南省韋孝寬見附律壽州今安徽壽縣襄邑縣今河南襄城縣高祖隋文帝高穎渤海人吳州今江蘇歷陽今安徽

徵和南徐州今江蘇丹徒縣黃恪巴山人蔣山即南京之紫金山白土岡在紫金山東北魯達扶風人任蠻奴名忠汝陰人小名蠻奴蕭摩訶蘭陵人三吳古分會稽與丹陽爲三吳卽今江浙浙江相連一帶地方煬帝名廣文帝子

叙解 賀若弼、複姓賀若、名弼、表字輔伯、河陽雒陽人氏、他父名敦、有威武烈性的聲名、在周

朝、作到金州總管之職、宇文護忌恨他、把他害死、臨受刑的時候、招呼著賀若弼、對他說、我本

來有決心要平定江南、可是這箇心願、不會達到、你應當成就我的志願、並且我是因爲舌頭說話不謹慎、才惹出殺身之禍、於是一面拿錐子扎破賀若弼的舌頭、流出血來、一面誥誡他、說話謹慎、賀若弼小的時候、很俠義有大志向、有武力、能騎馬射箭、能作文章、徧覽各書史記、很有大名、在當時、北周的齊王宇文憲聽人稱道、很敬重他、就邀他當書記、辦理文書事務、不多日子、封他爲常亭縣的公爵、後又調升小內史、過些時候、他同着韋孝寬去討伐陳國、一連得了好幾十個城、由於賀若弼的計劃成功的很占多數、遂就升了壽州刺史、改封了襄邑縣的公爵、高祖受了周國讓的位以後、心中存著吞併江南的思想、平日訪察能够進取江南的人物、高祖就面奏說、滿朝羣臣裏頭、要找個文武全行、有能幹的、那可沒有比的上賀若弼的、高祖就說你真認識人哪、於是派賀若弼做吳州總管、專委他討平陳國的一切事務、弼就很歡喜的擔負起來、和壽州總管源雄、兩人都是重要的鎮守使命、賀若弼並且曾獻給高祖攻取陳國的十種條陳、高祖看見很是歡喜贊美、當時賞給賀若弼寶刀一把、到開皇九年、要發動大軍、攻打陳國了、遂派賀若弼當行軍總管、可是賀若弼早先已經有准備了、所有沿着江邊防守的人、每到換班的時候、必要集合在歷陽地方、是高插多數的大旗、帳棚遍地、陳國人一見、都當是大兵到了呢、把國裏的步兵騎兵全數都派了出來、直到曉得是換班啦、步騎各兵就都回去了、從此以後、日子長了、也看慣了、陳國就不加防備了、到這時候、賀若弼率領大軍、過了江、陳國的人、還不知道哪、賀若弼遂攻打陳國的南徐州、是一猛攻、就把城得了、並把那守城的刺史黃恪給捉到了、賀若弼的隊伍、是很有秩序、很守規矩、就是一根草尖、

、像秋莊稼稍兒那樣細、都沒有有人來拿他、有一箇兵士、在民間買酒吃、被賀若弼知道了、立時把他斬首、此時大隊仍往前進、駐紮在蔣山白土岡的地方、陳國的將領魯達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他們各帶著最能打的隊伍、盡力抵抗、田瑞首先來接觸、賀若弼帶隊向前攻擊、把田瑞打退、魯達等又集合各隊、疊次輪班反攻、賀若弼率隊假做敗的樣子、屢次後退、此時賀若弼曉得陳國步騎各隊、都極驕傲、並且都已疲乏了、趕令各隊反向敵軍猛攻、就給打得大敗、麾下的開府名叫員明的、把陳將蕭摩訶擒獲送到帳下、賀若弼喝令左右牽出斬首、蕭摩訶毫無懼怕的神氣、從容不迫、同平常一樣、弼看他這樣情形、反不斬他了、把他開釋、以禮待之、於是督率所屬從陳國皇城的北掖門進去、這時韓擒虎、已經把陳國的天子叔寶捉到了、隋高祖聽見賀若弼有大功勞、非常喜悅、及至見面、高祖迎著慰勞他道、能够把三吳討平是你的功勞哇、就加位上柱國、封爵宋國公、並升右領軍大將軍、後又轉調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自以為功名最大、遠出一班朝臣之上、自己當然能得宰相、後來楊素做右僕射、預聞大政、賀若弼仍是將軍、心中憤憤不平、未免露出言語、顏色之間、因為這箇情形、被免官職、賀若弼怨望的詞色、更加厲害了、後幾年就下了獄、公卿朝臣奏上說、賀若弼怨望無人臣禮、應得死罪、高祖終愛惜他有大功、不肯加以死罪、除名為平民、過了一年有餘、可又復還他的官爵、每逢賜宴的時候、待他很為恩厚、有時突厥人朝見天子、天子賜這人在御前射箭、突厥人一箭就射中了靶子、高祖一見、就說這非賀若弼不能同他比賽、就傳令來射、賀若弼拜了兩拜祝告著說道、我要真是忠心為國、就應當一箭射中光子、如其不然、我就射不中、

他射出箭去、一下射箇正著、高祖歡喜極了、就對突厥人說、這人是上天賜給我的呀、煬帝在東宮作太子的時候、曾經和賀若弼說道、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他們三箇人都是很好的將官、究竟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是怎麼樣、賀若弼答道、楊素是箇猛將、不是謀將、韓擒虎是箇戰將、不是領將、史萬歲是個騎將、不是大將、太子問道、要這樣說大將是誰呢、賀若弼拜著答道、這可在乎殿下選擇了、他那意思就是自己才够上大將、到煬帝登極以後、就疏遠他、忌妬他、大業三年隨著煬帝到北方巡視、因爲賀若弼私下談論國事、是以被人報告煬帝、就把賀若弼殺了、那時六十四歲、

### 唐司空河間郡王李孝恭

李孝恭、高祖從兄西平王安之子、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鷄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者乎、悉赦之、由是書檄所至輒下、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俄進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及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覘候往返、以緩救期、則吾旣拔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高祖大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未幾輔公祏反、寇濤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願無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而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徇道、賊飢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驚、異祖尙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東走、追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進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唐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第石頭城、陳盧徵以自衛、或誣其反、召詰無狀、拜宗正卿、貞觀初、遷禮部尚書、改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十四年卒、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元、配享高祖廟庭、

總論

善用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乃有必勝之道、孝恭之用兵也、慎重周詳、不爲害怵、不爲利動、而戰無不勝、得其道矣、而且縱釋俘囚、使仁聲聞於遐邇、所至降服、此豈威武之將、所能比其

什一哉、迨至功成拜爵、克享令名、雖有流言、不能爲害、則其保身之哲、尤有足爲勳臣模楷者、其亦天潢之俊選與、

### 晉義

高祖

李氏諱淵隨西成紀人西涼王嵩七世孫 西平王 安 高祖之祖李虎周封唐公後尊爲太祖弟七子 山南 唐山南道古荆梁二

任隋爲太原留守起義帥即帝位國號唐 蜀 今四川省地 朱榮 帝諱榮父人亡命爲盜自稱楚 食人 朱榮殺殺無道掠 檄 音吸陳彼之惡說此之 武德 唐高祖 信州 唐

東道巴東郡今四川奉節縣 管 隋官下總管 蕭銑 音顯梁宣帝會孫僭稱 江陵 唐府屬山南東道 夔州 唐屬山南東道 李靖 見前 荆湘 今

節縣與江西信州不同 嶺外 五嶺以大庾嶺爲最大嶺南爲 洞庭 五湖之一爲湖南 夔州 今四川奉節縣 李靖 見前 荆湘 今

地方 夷陵 唐郡名屬山南道 嶺外 五嶺以大庾嶺爲最大嶺南爲 洞庭 五湖之一爲湖南 夔州 今四川奉節縣 李靖 見前 荆湘 今

名屬江南西道 岳州 唐江陵府屬山南東道 襄州 唐襄陽郡屬山南東道 行臺尙書左僕射 隋官視 嶺南 唐嶺南道嶺南等七十三 輔公

祐唐復反僭稱宋帝凡二年 壽陽 今安徽 九江 唐江州潯陽郡屬江南 李勣 見前 梁山 山名同名甚多此當是安 丹陽 今江蘇 揚州 唐

屬淮南道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江蘇江都縣 宗正卿 隋官掌宗室屬籍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禮部尙書 唐官正三品掌禮 觀州 唐州名屬河北道後 司空 唐官三公論道

武德三年、進封孝恭爲趙郡王、把信州改爲夔州、孝恭仍作總管、於是大造船隻、教士卒學習水戰、恰好李靖奉使來江南、就密商攻取江陵、盡數召集巴蜀各首領的子弟、量才任用、都委了他們差使、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外面表示提拔、內裡實在是用他們作押、不久孝恭又升了荆湘道行軍總管、帶領水陸十二軍、出發夷陵、打破了蕭銑兩個鎮地、得了賊船不少、都散放在江中、各將官都說、得了船當歸我們用、拋棄了他、供給賊用、怎麼好呢、孝恭說、不是這樣啊、現在蕭銑佔的地方、南到大嶺以外、東到洞庭湖邊、地方險要、人民衆多、若是敵城沒破、他的援軍來到、我可就腹背受敵了、縱然有多少船隻、又有甚麼用呢、此刻蕭銑沿着江邊、有多少鎮卡、他們忽見自己的船、滿江亂流、必要說蕭銑已經敗了、不敢立時教救兵前進、他們一再探聽往返、就延緩了救援的日期、我們這時已經可以打破江陵了、不多時蕭銑的救兵、到了巴陵、果然看見自己的船、就狐疑起來、不敢冒然前進、此時蕭銑是前面被截、後面不通、無法可想、遂投降了、高祖極爲歡喜、遂又升孝恭荊州大總管、下詔教畫工、把孝恭打破蕭銑的情形製成圖樣、呈到御前、時時留覽、孝恭到了荊州、勵精圖治、開墾屯兵、教士兵們都種田、又創立鍊銅廠、種種都是有利於民、武德六年、遂又調升了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這時大嶺以外、還沒平定、孝恭分派多人、到各處招撫勸慰、於是嶺南四十九州、全都望風歸順、不久輔公祏又佔據江東反了、發了賊兵、來騷擾壽陽地方、下詔令孝恭作行軍元帥、帶兵去討伐輔公祏、武德七年、孝恭從荊州帶兵出發、直往九江、當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諸大將、都聽指揮調度、全軍正要出發、先行大宴將士、孝恭

面前有一盃水、忽然變成血色、滿坐將官、大驚失色、以爲凶兆、孝恭從容不迫、徐徐說道、禍福沒有門戶、隨人自己招的、我自問無負於人、諸君不必擔憂、並且輔公祏罪惡滿盈、我今奉天子威靈、興師問罪、盃中血水、怕就是賊帥應該授首的先兆吧、就舉盃一飲而盡、衆將心服、輔公祏派賊將馮惠亮等據守險要、前來挑戰、孝恭堅守營壁、不出應敵、密派奇兵斷絕敵人糧道、賊人無糧餓的急了、半夜撲近營壘攻打、孝恭還是安臥不動、第二天孝恭選派老弱兵卒、到賊人營門前挑戰、令盧祖尚選精練的騎兵、嚴陣等待敵人、少時攻賊營的兵退回、賊人隨後追來、一齊吶喊、正遇盧祖尚的騎兵、立即交戰、賊人大敗、賊將馮惠亮退守梁山、孝恭趁着得勝、向前攻打、接連破賊人的別處鎮卡、賊兵投水死的有幾千人、輔公祏無計可施、拋棄丹陽往東逃走、追到武康、把公祏生擒來了、江南地方全行平定、朝廷下詔褒獎讚美、升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來行臺廢了、轉拜揚州大都督、孝恭兩次打破大夥賊兵、北從淮河、東包大江、過嶺以南、全歸統轄、自從隋朝大業末年、四方羣盜並起、全被唐太宗打平、當時智謀之臣、勇猛將校、並在太宗帳下、少有自將成功的、只有孝恭自統大兵、獨當一面成功、聲名甚爲美盛、孝恭亦很自尊重、要用威名鎮服遠方、築宅在石頭城內、盛陳兵衛、不免僭侈踰制、有人誣告他謀反、奉詔詰問、毫無反狀、事雖得白、但亦解去兵權、削去王爵、改官宗正卿、太宗卽位、貞觀初年、升禮部尚書、復封河間郡王、又任爲觀州刺史、貞觀十四年薨逝、年五十歲、太宗爲換素服臨喪、贈官司空、兼揚州都督、陪葬高祖獻陵、諡法元王、並配享高祖的廟庭、



## 唐司空英國公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李密亡命雍邱、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人、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則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自原武濟河襲黎陽克之、開倉縱食、旬日募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其地皆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曰、人衆土地、皆魏公有、吾欲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爲己功、吾所恥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者以意聞、高祖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衰絰、葬訖乃釋、四年、從秦王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皆捷、又東略地至虎牢、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召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至硤石、公祏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唐師、勣攻其壘尋剋之、惠亮單舟而遁、勣乘勝逼正通

大潰、以十餘騎奔丹陽、公祐棄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爲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齋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并州大都督、十一年、改封英國公、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場帝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尙書、未至、會薛延陀遣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于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從戰駐蹕山功多、延陀部落亂、詔勣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尙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仍知政事、四年、拜司空、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烟閣、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

、因泣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陪葬昭陵、起家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初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請貸死、高祖不許、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啖之曰、此肉同歸于土、仍收養其子馮、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為流涕總論 處亂世之人才、必有超人之識、乃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而始終有以自全、李勣發蹤羣盜之間

、卒遇真主而成大事、以功名終、其識力固加人一等矣、然而倦念故主、不忘平生、抑何真摯而篤厚耶、以太宗之英明、恩遇獨隆、謂為可託大事、豈無故哉、顧於高宗立武氏為后、陰替其成、不遇年老志衰、遂事不諫、慮開罪於宮中、而為子孫計耳、豈料削籍族滅者、即出武氏之手乎、甚矣知人之難、而酬知亦不易也、至於料敵決勝、算無遺策、則亦哀然列諸將之首矣、

晉義

勣 晉 功也 唐 青州 唐 河南道齊陰郡離狐縣名今山東東平縣 唐 太宗 唐 高祖次子 唐 大業 唐 帝 唐 翟讓 唐 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瓦崗 唐 李密 唐 公李寬子與翟讓同起兵後殺讓自稱魏公降唐復叛殺翟讓 唐 雍邱 唐 河南郡 唐 王伯當 唐 密密以反誅伯當與俱死 唐 王世充 唐 西域胡人場帝遇執立越王侗 唐 黎陽 唐 郡今河南

唐 滎陽 唐 屬滎陽郡今河南滎陽縣 唐 宇文化及 唐 武川人獄楊帝於江都稱 唐 武德 唐 高祖 唐 黎州 唐 今四川漢源縣南 唐 上柱國 唐 唐勣官 唐 右武侯大將軍 唐 有故倉城 唐 河南武縣治

唐 隋武官 唐 密以謀反誅 唐 李密降唐拜光祿卿封邢國公詔與王伯當以本兵招撫故部遂反盛彥師斬之 唐 收葬服衣絰 唐 尸勣服衣絰與舊使將士以君禮葬密於黎陽山西南 唐 正三品 唐 都置東京於洛陽唐顯慶中 唐 虎牢 唐 今河南汜水縣 唐 寶建德 唐 漳南人隋末據河間稱長樂 唐 劉黑闥 唐 寶建德將建德死擁眾為報仇 唐 徐圓朗 唐 兗州人隋

唐 復曰東都今河南洛陽縣 唐 王與李勤 唐 安 唐 左監門大將軍 唐 唐武官 唐 輔公祏 唐 見前 唐 李孝壽 唐 陽 唐 今安徽 唐 碭石 唐 今河南陳縣 唐 梁山 唐 在今安徽當塗 唐 丹陽 唐 隋郡名今江

唐 稱魯王唐淮安 唐 康 唐 隋縣屬餘杭郡并州 唐 隋太原郡唐太原府屬河東 唐 太谷 唐 今山西 唐 貞觀 唐 太宗 唐 通漠道 唐 今山西陝西 唐 雲中 唐 唐郡屬河東道今山西懷仁左雲右 唐 今浙江省縣名 唐 并州 唐 道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 唐 年號 唐 兩省北部地 唐 雲中 唐 唐郡屬河東道今山西懷仁左雲右 唐 玉以北魏遠及蒙古鄂爾多斯等地

額利突厥酋長啓民白道今綏遠歸綏縣北九姓突厥部約齋音基約齋嶺口在今山西西光祿大夫唐文敏官從二品長城隋大業三年發

丁男百萬築長城在今河套薛延陀鐵勒諸部之一其酋長曰夷男太宗拜爲真珠毗伽可汗大度設夷男之子貞觀十五年太宗將封太山夷男命其子大度設勒兵白道川擊思摩部李思摩貞觀時唐立李思摩爲可汗處

其部衆於漠南朔方道蒙古鄂爾多斯地青山在今鄂爾多斯地高麗扶餘別種遼東道今遼寧省駐蹕山在遼寧遼陽縣西南十五里太宗征高麗駐蹕處烏德鞬山在今

外蒙古古三音咄摩支薛延陀部夷男兄子夷男卒諸子相攻殺衆推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高宗太宗第九子諱治洛州唐屬河南道後改河南府洛陽宮貞觀六年改東都號洛陽宮開府儀

同三司唐文敏官中書門下唐兩省名中書省掌軍國之政門下省掌出納帝命即當時政府也尙書左僕射唐官從二品司空唐三公凌煙閣貞觀十七年太宗命圖

有四人於莫離支莫離支蓋蘇文自立爲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尙書徐中書職也蘇文死子高藏爲王至是獻俘詔以藏政不由己封朝鮮王

男建男建收虜款俘後詔配流黔州裂其地分高麗國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太子唐官從二品太師唐官從二品太尉唐三公陰鐵兩山名在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從裴讓李密號飛將立武氏爲后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長孫無忌及褚遂良皆力諫他日以上以問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乃決削籍族滅武后廢中宗爲虛位王改國號周臨朝稱制李勣孫敬業起兵揚州移檄討武氏兵敗爲李孝逸所斬奪

賜姓削屬籍夷其家敘解李勣、表字懋功、是曹州離狐人氏、本來姓徐、原名世勣、因爲世字犯太宗的御名、改爲單

名勣字、隋朝大業末年、政治紊亂、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徐世勣時年纔十七、少年喜事、往從翟讓、徐勣甚有謀畫、聚衆日多、威名大振、隋朝派通守張須陁率領二萬兵前往討伐、徐世勣屢經迎戰、竟把張須陁在陣上斬了、這時李密犯法逃在雍邱、亦想聚衆起義、徐世勣和王伯當共勸翟讓、

推李密爲主帥、就隨着李密用奇計、打破了王世充的部隊、當着這個時候、河南山東都有大水爲災、隋煬帝下一道命令、叫飢民到黎陽地方、移民就食、開倉放賑、不料管倉的官吏、不肯隨時發米

、因此餓死的、每天有幾萬人、徐世勣便對李密說、向來天下的擾亂、都是因爲飢民無處覓食、現在若是得着黎陽的倉米來招兵、我們大事可就成了、李密遂派部下兵五千名、交給徐世勣帶領、從原武過了河、出其不意、攻得了黎陽、隨時把倉開了、盡量放米、十天的工夫、就有了壯丁二十萬、這時宇文化及已篡殺煬帝於江都、督着大隊、往北而來、李密命徐世勣保守倉廩、徐世勣在四圍挖掘深溝圍護、以資固守、化及四面圍攻、徐世勣早於溝塹之中、築成地道、猛然出兵攻擊、打得化及大敗而歸、武德二年、李密又被王世充打破、率衆歸附唐朝、李密爲魏公時、所有地方、東到海、南到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全屬徐世勣管理、李密既降、地無所屬、徐世勣向長史郭孝恪說、現在我所管民衆地方、全是魏公所有、我若直接上表獻於唐皇、這是利用舊主的失敗、作自己的功勞、藉此以圖富貴、我以爲是最可羞的、就備錄州縣戶口總數、函送李密、請李密自獻唐朝、高祖聽說李密有人來函、召問使者、使者就把徐世勣的意思陳述、高祖大爲喜悅說、徐世勣直是純臣哪、下詔授官黎陽總管、上柱國、封爵萊國公、不久又任爲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列於宗室、下詔令李勣總統河南山東的兵馬、抵擋王世充、後來李密因爲圖謀叛唐、被高祖查明正法、李勣上表請求收葬、高祖降旨允准、李勣臨時換了喪服、同着李密舊日的屬官將士、把李密葬在黎山之南、人全稱贊他義氣、到了武德四年、李勣跟隨秦王、往東都去討伐王世充、屢戰大勝、又往東佔領的地方、直到虎牢、又隨秦王、打平了竇建德、俘降了王世充、整隊而回、論功行賞、秦王升了上將、李勣升了下將、又隨着秦王、打破了劉黑闥、同徐圓朗的部衆、因爲積有功勞

、升任左監門大將軍、徐圓朗又反了、派李勣作河南大總管、去把徐圓朗給打平了、趙郡王孝恭、討伐輔公祏的時候、派李勣率領步兵一萬、渡過淮河、攻取壽陽、到了峽石、輔公祏的部將陳正通、帶陸軍十萬駐劉梁山、馮惠亮帶水師十萬鎖連大船、截斷江路、這水陸兩路、仍然在江西結成營壘、敵抗唐兵、本來衆寡懸殊、可是李勣絕不畏縮、直取敵人營壘、立即佔據、馮惠亮坐了一隻小船逃走、李勣乘勝急攻、陳正通大敗、帶了十多個騎兵、逃入丹陽、輔公祏一聞敗耗、棄城乘夜逃走、李勣放馬緊追、把輔公祏追到武康、擒獲斬首、江南地方、全行平定、武德八年、突厥出兵擾亂并州、派李勣作行軍總管、統兵行至太谷、見突厥兵、將他擊走、到太宗登了帝位、任李勣爲并州都督、貞觀三年、又轉任通漠道行軍總管、出兵在雲中地方、和突厥頡利可汗兵相遇、在白道地方大戰、突厥敗走、李勣率隊同李靖合在一處、李勣說、頡利若是度過沙磧、保守九姓地方、不容易把他引出、我若用輕兵逼迫他、不必大戰、便可將他俘虜、李靖甚喜其謀、以爲意見相同、決定進兵、李靖乘夜出兵、李勣亦整兵相隨、頡利聞知、想要退兵沙磧以北、李勣業已把磧口把住、不能得過、頡利只得率兵將五萬人投降李勣、論功拜光祿大夫、兼并州大都督、貞觀十一年、改封爲英國公、李勣管理并州、前後有十六年之久、很有威嚴整肅之名、太宗會說、隋煬帝勞苦中國的人民、築起長城、防備敵虜、我只用李勣守并州、突厥就不敢往南來窺探、比長城可強的多了、後又詔拜兵部尚書、還未到京的時候、可巧有勸勒部薛延陀、派他的兒子大度設、帶著八萬騎兵來、侵犯李思摩部落、就下詔派李勣作朔方道行軍總管、率輕便騎兵六千、在青山地方、把敵人打個大敗

、斬了敵方的有名王子一人、俘擄人口五萬、後來太宗自己統兵、討伐高麗、派李勣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從征在駐蹕山、立功最多、薛延陀部落有亂、詔派李勣帶兩萬騎並發突厥兵、前往討伐、戰於烏德鞬山、大獲全勝、酋長或降或逃、從此磧北、完全平定、李勣既竭忠盡力、太宗皇帝贊美他可以付託大事、李勣忽然得了重病、醫生說、要吃鬚髮燒成的灰、方能治好、太宗知道了、立時剪自己的鬚髮給他吃下去、李勣病愈、入朝謝恩、叩頭出血、太宗說、我是爲國家計畫、何用謝呢、後來宮中宴會、太宗望着李勣說、我想將來託孤的人、沒有過於你的、你從前不孤負李密、豈能孤負我麼、李勣聞言感極流涕、須臾吃酒大醉、太宗親自脫下御衣、給他蓋上、當時恩禮如此、高宗登基、召還東都、授爲洛州刺史、兼洛陽宮留守、進官開府儀同三司、在中書門下兩省參預機密事務、又任爲尙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李勣因年老、懇辭僕射、奉旨允准、仍令與開政事、永徽四年、特任爲司空、太宗朝李勣業已圖形凌煙閣、高宗又命圖李勣形貌、自爲作序、以示寵異、後來高麗國莫離支男生、被他親弟驅逐、遣他兒子來求援兵、下詔令李勣帶兵兩萬前去討伐、打破高麗國、拘獲高藏男建等、把他的地方改爲州縣、以此功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李勣病歿、享年八十六歲、高宗皇帝說、李勣事君極忠、養親極孝、性情廉潔謹慎、不營私產、現在身故、當然沒有餘財、宜諡財政官署、補助喪費、撫卹遺族、要多給他財帛、並痛哭舉哀、七天免朝、贈李勣爲太尉、揚州大都督、賜貞武二字的諡號、陪葬昭陵之旁、起墳要模倣陰鐵烏德鞬山、以表示他的功烈、當初李勣平了洛陽的時候、俘擄了勇將單雄信、本是李勣的好友、於是在皇帝前盛稱雄信

的材能武藝、請求赦他不死、高祖不允、雄信臨刑之時、李勣對他慟哭、割了腿上的肉一塊、給雄信吃、說道、生死永遠別離、這塊肉先與老兄同歸地下、仍然把雄信的兒子收養、他用兵的時候、極能籌畫計算、判斷敵人、應付事變、都能恰合機宜、打了勝仗、必要把功勞推到部下、得了金銀財帛、全都分散給兵士、臨有戰事選用將官、必定看他面貌闊大有厚福的纔派用、說命薄的人、不能和他成就功名、既沒以後、部下將士都爲他痛哭流涕、

### 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劉武周起、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滄二州、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曰、敬德懷敢、今執之、心必怨望、不卽殺、後悔無及、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馳騎直趨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秦王以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秦王顧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



卒不能中、秦王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竇建德營板渚、秦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矢、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煬帝廐馬、出入軍中以誇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秦王勸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秦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子建成嘗以書招之、贈金銀器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豈敢當賜、若懷二心、殿下亦焉用之、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元吉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建成等計日急、敬德日夜進勸秦王、計乃定、及建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遇元吉射殺之、秦王命敬德往侍高祖、敬德擐甲持矛而至、高祖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宿衛、高祖意乃安、敬德請降手勅、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秦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建成等得罪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賊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婁直頗以功自負、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

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整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罷、召責之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家綱紀、惟賞與罰、曠典不可數得、勉自修飾、毋貽後悔、敬德頓首謝、由是懼而自戢、後改封鄂國公、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圖形於凌煙閣、太宗將征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爲舉哀、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陪葬昭陵、

總論 剛直武勇之人、苟遇明主、恒能忠於所事、其氣之蓄積然也、敬德值隋季喪亂之際、能識太宗而歸之、屢脫主難於鋒鏑之中、窮歷艱險而不易其操、可謂能致其身者矣、而其辭隱太子之言、光明磊落、亦非一勇之夫所能及也、若夫恃功而驕、則武臣之常態耳、不遇太宗之誠責、則亦幾乎不可自保、有是君乃有是臣、所以成明良之盛業歟、

音義 尉遲代北北周復姓朔州山西朔平府舊郡今改爲縣善陽隋縣屬馬邑郡今山西朔縣高陽隋郡後廢爲縣屬河間郡今河北省縣名劉武周景城人自立爲定揚可汗突厥破殺宋金剛周將放走突厥復姓晉滄二州唐屬河東道晉州今山西臨汾縣滄州今山西翼城縣武德唐高祖年號柏壁在今山西新絳介休隋縣屬西河郡今山西省縣名道宗唐宗室有戰功初封任宇文士及化及弟降於唐封鄂國公尋相唐復叛第四子封齊王與建成合謀板渚在今河南汜水王琬世充兄子高甌生唐將官利州刺史梁建方唐將略晉朔亦作梁牙元吉高祖第四子封齊王被殺改封巢諡曰刺板渚在今河南汜水王琬世充兄子高甌生唐將官利州刺史梁建方唐將長丈八尺曰稍以傾秦王被殺改封巢諡曰刺板渚在今河南汜水王琬世充兄子高甌生唐將官利州刺史梁建方唐將將軍太子建成唐高祖長子寶后所生荒淫無度謀害秦王不成遂爲所殺諡曰隱左衛率唐東宮武官右武侯大將軍隋武官涇州道唐關內道涇州涇陽唐縣屬

今陝西 婁同倖 襄州唐屬山南東道 同州唐馮翊郡郿關內 韓彭漢韓信封淮陰侯彭越 鄜夏二州唐並屬關內道鄜州今陝西 開府儀

同三司唐文散官 凌煙閣見前李勣傳略 高麗唐州名今遼寧東南境 定州唐屬河北道 玄感隋越公楊素子楊帝征高麗玄感乘虛起兵反旋敗 太常卿唐官正三 駐

蹕見前李勣傳略 顯慶唐高宗年號 司徒唐三公 并州見前李昭陵 宗太

敍解 尉遲敬德、複姓尉遲、別號敬德、單名恭字、人都稱他的號、就以號通行、本朔州善陽人

氏、隋朝大業末年、從軍在高陽、討捕賊盜甚有勇名、後來隨劉武周作偏將、同宋金剛南下、攻破晉澮兩州、武德二年、秦王討劉武周在柏壁交戰、宋金剛大敗逃走突厥、敬德收合殘兵保守介休、秦王愛他武勇、派任城王李道宗同宇文士及招諭、敬德就同尋相獻地納降、任爲右一府統軍、隨從攻打王世充、尋相復叛、衆將心疑敬德同謀、囚禁起來、屈突通殷開山見秦王說、敬德勇敢、現在已經拘禁他、心中必定怨恨、不快殺他、後悔無及、秦王曰、不可、敬德若是要叛、豈能在尋相之後麼、當即開釋、叫他來到自己臥房內說、大丈夫憑着意氣相交、小嫌不必放在心裏、我總不能聽信讒言害了好人、就賞了他許多金子說、你要想去、就用他作旅費、聊表我心、敬德自感激圖報、相隨不去了、這天秦王到榆窠地方去打獵、正遇着王世充親帶幾萬兵、前來攻擊、他的猛將單雄信、放開了馬、一直奔往秦王、情形極爲危急、敬德立刻躍起、挺槍大叫而來、橫刺一槍、單雄信立即墜馬、這纔保護着秦王出了險地、然後帶兵折回馬頭、又和世充決戰、世充的隊伍大敗、擒獲賊將一人、俘虜排稍兵六千人、秦王回顧敬德說、爲善有報、我受你的報答、何其快呢、賞了金銀一箱、敬德有特別武藝、善於避稍、又能奪稍、當時齊王元吉能在馬上用稍、叫敬德彼此去刃比校、

敬德請齊王仍舊用刃、自己却把刃去了、元吉竟不能中、秦王問奪稍避稍、那樣難、敬德說奪稍難、齊王和他比校、三次失稍、竇建德紮營在板浦、秦王先命李勣諸人設下埋伏、親自挾帶著弓箭、命敬德手拿長矛攻奪他的營寨、敬德大聲喊叫、攻到竇建德的營前、建德的兵出營交戰、敬德稍微向後一退、斬殺了賊兵幾十個人、賊兵大衆越發前進、這時李勣等所設的埋伏突然一齊出來、賊衆措手不及、大敗而逃、在這時候、王世充的姪子王琬、正因通使在建德處、騎着陷煬帝的御馬、出入誇耀衆人、秦王望見說、真好馬、誰人可以取來、敬德同着高徹生梁建方三人騎馬衝入、生擒王琬、奪取御馬回來、賊兵都不敢動、此後敬德又跟著秦王討伐劉黑闥、賊人用出奇的陣式暗攻李勣部隊、秦王督飭著隊伍、由賊人陣後撲去、不久的時候、賊人越聚越多、四面把秦王和李勣等包圍起來、又是十分危險、敬德這時領著壯士飛馬入陣、把賊陣給他衝亂、秦王趁著陣亂的機會、纔得逃出圍來、敬德後來又打破了徐圓朗的人衆、因著建立了這些功勞、封他作王府的左二副護軍、太子建成曾經用書函邀請他、還送給他一車金銀器、敬德辭謝說、我敬德出身卑賤、遇著天下大亂的時候、久陷在逆賊裏生活、秦王實在是救我重生的人、我現在正是拿這身子報恩的時候、如今我對於殿下、並無有功勞、豈敢領您的賞賜、若是私下應許、那就存着兩箇心了、殿下又何必要用這種人呢、太子見這樣拒絕自然生氣、也就不再邀他了、敬德立時把這被邀辭謝的經過報告秦王、秦王對敬德說、你的忠心、如同山岳一樣的堅固、縱然堆積的黃金滿斗、那能搖動呢、可是得罪了太子、不是安全的計畫、果然元吉就派壯士刺他、敬德開房門高枕而臥、壯士亦不敢進去、建成又同元

吉在高祖前進讒言、把敬德囚禁、將要殺他、秦王竭力爭持、得免於難、後來建成元吉謀害秦王更緊急了、敬德見秦王晝夜進言勸他先發制人、計畫已定、建成被殺、敬德率衆入玄武門、射殺元吉、秦王派敬德去保護高祖、敬德擐甲持槍直入宮中、高祖一見大驚說、今天是誰作亂、你來爲何事呢、敬德說太子齊王作亂、秦王業把他們殺了、恐怕陛下受驚、派臣來此護衛、高祖神氣纔定、敬德請發手詔叫諸軍全聽秦王調度、不得再相殘殺、內外從此安定、高祖慰勞敬德說、你真是有安社稷的大功、就命秦王爲皇太子、任敬德爲左衛率、當時建成元吉之黨、坐罪的有一百多家、全要抄沒入官、敬德說、爲惡的只有兩人、如今業已被戮、若是窮治黨羽不是安定之道、因此一切赦除了、論功行賞、敬德爲第一、補授右武侯大將軍、封爵爲吳國公、突厥因侵入邊境、任敬德爲涇州道行軍總管、突厥的兵隊進到涇陽、敬德用輕便騎兵、和他交戰、把突厥打敗、敬德打仗時候、所得的敵人財物、總是分給部下的士兵、所以深得軍心、但是他的性格太直率、自恃有功和宰相就感情不好、因此把他派出去、作襄州都督、不教他在朝裏頭了、升過同州刺史、敬德有時陪宴在慶善宮、有班次在敬德之上的、敬德大言你有甚麼功勞坐在我上、任城王李道宗見他不懂朝儀、上前勸解、敬德勃然大怒、一拳打中道宗臉上、幾乎把眼睛打出、太宗不喜、因而罷宴、叫過敬德來切責他說、我向來讀漢書心裏詫異、高祖的功臣保全始終的甚少、如今看你所作所爲、纔知道韓信彭越被滅族之形、亦不全是高祖的錯處、國家的法度、只有賞罰兩條、有功者犯罪免刑、這是一種曠典、不能常常這樣、你要勉力管束自己、休致後悔、敬德叩頭謝罪、從此懼怕不敢妄爲了、後來改封他

爲鄂國公、又作過鄴州都督、夏州都督、到了年歲已老、纔回朝住在自己的鄂國公府、賞給他開府儀同三司、命畫工繪圖形像於凌烟閣、太宗將要東征高麗、敬德上奏章說、陛下下的車駕到遼東、太子又在定州、兩京空虛、怕有像隋朝楊玄感的變故、並且蠻夷的小國、不足親勞聖駕、望交付給將官、亦能攻滅他、太宗不聽、並令敬德以現官兼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隨着太宗打破高麗、還軍之後、仍復辭官、顯慶三年病歿、享年七十四歲、高宗爲他舉哀、輟朝三日、追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法叫作忠武、陪葬昭陵之旁、

### 唐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秦叔寶

秦叔寶、名瓊、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襁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聞、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志節完整、豈久居卑賤耶、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陁曰、賊見兵卻、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我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陁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陁回擊、大破之、功擢建節尉、從須陁擊李密於滎陽、須陁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驍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瀕死、追兵至、叔寶掉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知節計曰

、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囑、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府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王世充建德黑闥、常爲先鋒、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于萬衆中、莫不如志、拜左武衛大將軍、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貞觀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詔與長孫無忌等、圖形凌煙閣、

總論

秦叔寶初爲隋將、從張須陁、陁死叔寶卽以餘衆附裴仁基、基降于李密、密得叔寶大喜、委以帳內驍騎、密與宇文文化及戰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爲大將、似此遭逢不偶、爲叔寶者、不過以一勇終其身、夫復何有自拔之一日哉、乃叔寶不爲勢屈、不爲利誘、知其情之不可泯也、則立功以報之、知其志不足與有爲也、則婉詞以絕之、觀其謝絕王世充、而逕投高祖、其來去之光明、志意之堅定、誠有大過人者、於以上結主知、曲盡臣節、以立不世之勳、又豈止躍馬挺槍、刺人于萬衆之中、爲後世所稱異哉、

音義

齊州唐屬河南道領歷城等六縣 歷城今山東省首縣名 來護兒隋將江都人 襁褓音達以衣服送死者之稱 張須陁隋將河南閿鄉人 盧明月祝阿人大業十年起兵自稱無上王世充破之 下

邳今江蘇邳縣

羅士信歷城人後爲唐將

建節尉武散官建節尉

李密字元遜襄平人襲父寬爵蒲山公後與楊玄感謀起兵稱魏公後降於唐

榮陽郡名即鄭州今河南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

討捕大使授武軍

以拒李密後降于密 宇文化及隋大將軍述之子 魏揚帝稱帝 黎陽今河南滑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戎人 隋將軍後奉恭帝 高祖

密封爲河東郡公 秦王唐太宗初封諱 世民高祖次子 龍驤大將軍 隋大將軍正三品 龍驤其號 馬軍總管隋武官視 從三品 美良川在山西聞喜縣南四 十里亦名秦王祠 尉

原起義兵滅秦雄而成帝業 宋金剛定陽劉武周部將 介休今山西 上柱國 隋勳階 從一品 建德 寶氏 漳南人 自稱長樂王 黑闥 劉姓 漳南人 寶建 德將 建德滅立爲

漢東王唐太子 左武衛大將軍唐十六衛武官本 衛之長正三品 昭陵 唐本 宗陵

叙解 秦叔寶、名叫秦瓊、一般人全叫他的號、就以號爲名了、原籍齊州歷城人氏、當初是隋朝大

將來護兒帳下的衛士、秦叔寶遭了母喪、來護兒特派使者、前往送禮弔唁、部下的軍吏、覺得很奇怪、就問他說、士卒遇有死喪諸事、將軍沒有問過、如今單獨的弔唁秦叔寶、是爲甚麼呢、來護兒說、這個人的志氣節操、全都完美整肅、豈能長久的卑賤呢、他是很看得起秦叔寶的、過了不久

、秦叔寶隨從着通守張須陁、攻擊賊匪盧明月於下邳、賊兵有十多萬人、張須陁所帶只有一萬兵、衆寡不敵、堅守營壘、不敢前進、到了糧秣已盡、想要撤退、張須陁說、賊如看見我們的兵退却、必定要全隊來追、我們若用精銳士卒、先去襲擊賊人的空營、定能得勝利的、誰能替我率兵前去呢

、衆將都不答言、惟獨秦叔寶與羅士信、奮勇請行、就分撥強勁兵卒一千人、埋伏在草莽之間、張須陁委棄了營寨撤走、盧明月率所有的賊兵、跟着追來、秦叔寶等趕到賊的營外、營門緊閉、不能攻進、他就先登賊人的寨樓、拔了賊兵的旗幟、斬殺了幾十個人、賊營中因而大亂、他就把營門劈

開、放進外面的兵來、到處放火、焚燒了三十多個屯寨、盧明月探知老營被襲、急忙趕回、張須陁回軍猛擊、大破賊人、因功擢升建節尉、又隨着張須陁攻擊李密於滎陽、張須陁戰死、他就率領殘



兵依附裴仁基、裴仁基又投降了李密、李密得了秦叔寶、非常的喜歡、委爲帳內驍騎、待他很厚、李密與宇文文化及交戰於黎陽、李密中箭、墮落馬下、幾乎喪命、追兵來到、幸得秦叔寶抵擋追兵、竭力衝護、得脫大難、後來秦叔寶又歸了王世充、委爲龍驤大將軍、秦叔寶合程知節計議說、王世充多用詐術、屢次的與部下賭咒設誓、行同那邪神女巫、不是撥亂反正的真主啊、因而約會着同一往西去投唐王、他騎在馬上、謝別王世充說、我自覺不能奉事你、請從此辭別了吧、說罷策馬而去、王世充也沒有敢追迫、於是就來投唐高祖、高祖令他供事於秦王府、跟隨着秦王李世民、秦王更是特別的賞識他、以禮相待、隨從着鎮守長春宮、拜授馬軍總管、大戰美良川、擊破尉遲敬德、他的功勞最多、唐高祖賜給他黃金瓶、並且慰勞他說、你不顧恤妻子、遠來投我、并且建立許多功勞、假使我的肉如果可吃、一定要割下來給你吃的、何況那子女玉帛身外之物呢、後來授官秦王府右三統軍、又破宋金剛於介休、進拜上柱國、又隨着去征討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總是身爲先鋒、積聚的所受賞賜的金銀財帛、多至千萬之數、進封翼國公、每次臨陣、敵人如有驍勇悍將、精銳士卒、震撼炫耀、出入陣前、用以誇示於衆人的、秦王總是命秦叔寶去拿他來、他就躍馬挺槍而出、刺殺悍將於萬衆之中、沒有不滿人的心願、積功拜左官武衛大將軍、後來漸漸的多病、他曾說、我自幼年、卽生長於兵馬之間、經歷過二百多次戰事、幾次受很重的創傷、流出來的血、就有幾斛了、如何能不病呢、到貞觀十二年而歿、追贈徐州都督、預先陪葬於唐太宗的昭陵之傍、太宗有詔有司官、派工琢石成人馬之形、立在墓前、以表示生前戰功、十三年、又改封爲胡國公、十七年

下詔令與長孫無忌等二十人、共圖像於凌煙閣上、

## 唐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蘇定方、本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鬻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選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搏賊軍、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狼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嫉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陣外向、置輜重於中、人馬被甲、賊來即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許深入、於是馬癘卒勞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聞外之事不得專、願副將乃得專之、理必不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降、文度曰、師還、此輩且復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及分財、定方一不取、高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坐罪、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娑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嫩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

曳陁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撥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數萬級、明日整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陸、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定方令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與阿史那嚟射步眞會、距賀魯所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適獵、定方縱擊破其牙、俘數萬人、賀魯及陁運以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至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裂其地爲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武衛大將軍、封邢國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渴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人、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大驚、拒戰城下、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諫陛下意、許以不死、願苟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蔥嶺以西悉定、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爲神邱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成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謀、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眞都城、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義慈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絕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福



郡百濟義慈百濟王璋之子嗣封爲王伐新羅絕寶道詔諡不從討擒之百濟平百濟國五部三十七郡斬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髓德安五都督府乾封唐高宗年號幽州唐屬河北道領九縣今北京及薊州武清永清安次良鄉昌平等縣地

敘解 蘇定方、本名蘇烈、表字定方、後遂以字通行、冀州武邑人氏、父親名鬻、生當隋朝末代、

盜賊四起、因而率領鄉團數千人、替本郡官兵討賊、定方年纔十五、勇壯有氣力、隨着他父親作戰、常常爭先衝鋒陷陣、他父親歿後、本郡的地方官、就派蘇定方率領鄉團、曾擊破強賊張金稱楊公卿之黨、追逐敗賊於數十里外、從此盜賊不敢停留、鄉黨賴以平安、唐太宗貞觀初年、隨着大將軍靖西征、襲擊突厥首領頡利於磧口、那時李靖使蘇定方率領二百騎兵爲前鋒、乘着大霧前進、距離賊營有一里路的光景、忽然霧氣消散、天光晴朗、望見賊人中軍帳、因而卽疾馳向前掩擊、斬殺數十百人、賊倉倉皇逃走、李靖亦統大軍來到、就把殘黨的賊黨收降、班師回朝、進授左衛中郎將、又同程名振打高麗有功、升右屯衛將軍、封臨清縣公、後來隨着左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討賀魯、大軍行至應娑川、有突厥的二萬騎兵、前來迎戰、前軍總管蘇海政、就統兵抵擋、未見輸贏、不多時、突厥的另一部落、又有二萬餘騎、繼續來援、這時蘇定方正在下馬休息、隔着一座山嶺、離程知節、約有十餘里路、請命求援、亦來不及了、他望着塵埃起處、便率領着五百騎兵、馳過山嶺、奮勇撲擊、賊衆大敗、追奔逐北、斬殺了一千餘人、賊人所遺棄的甲仗器械、連綿的遍於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嫉妬他獨立功勞、就對程知節說、此次應戰、雖把賊人打走、但是官軍、亦死傷極多、我們現在應當結成方陣、四面向外、把輜重糧秣、全都收納在陣的當中、人馬全都披上甲冑、賊人無論由何處來、即時應戰、這叫作萬全之道、程知節本爲篤實人、就完全聽從了、他又

擅稱奉有密旨、收集軍隊、不許深入敵中、全軍終日的騎馬披甲、結成陣勢、以待賊人、因此馬匹多有瘦倒、士卒亦勞頓不堪、各無鬪志、蘇定方就對程知節說、我們原來是來討伐賊人的、現今終日自守、馬都餓瘦、兵都疲乏、這樣還能立什麼功呢、再說公既爲大將、軍中的事情、自己不能專主、另外却被副將專擅指揮、理上說不過去、現在爲甚麼不把王文度拘禁起來、飛表奏朝廷、候旨定奪、程知節不敢聽從他的話、後來到了怛篤城、有胡人投降官軍、王文度說、他們不是真降、等我們還軍、又要作賊、不如把他們全都殺了、取他們的財帛、蘇定方就說、若是這樣辦理、那簡直是自己作起賊來了、王文度不聽他的話、就把那些胡人殺了、等到分財物的時候、唯獨蘇定方一點不要、高宗早已訪知、後來班師回去、程知節王文度全都議罪、擢升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又去征討賀魯、用任雅相回紇婆澗爲副將、出兵金山之北、先把處木昆一部落打破、他的官長嫩獨祿率衆投降、約有帳篷一萬、蘇定方安撫已定、就發一千騎兵、合上降附的回紇兵一萬人、進兵曳陁河旁、賀魯早已率領十姓部落十萬大軍迎戰、賊人輕看蘇定方兵少、就把他四面包圍起來、蘇定方令步兵佔據高原、攢集槍枝、一齊向外、他親自率領着精銳的騎兵、結陣於北面的高原、賊人首先攻擊步兵、衝了三次、不能衝入、蘇定方乘着這時的形勢、進擊賊人、賊人就大敗了、追逐三十里、斬殺數萬人、到了明天、整頓兵馬、又復進攻、於是敵人的五部落、引着部衆投降、賀魯獨自同處木昆的首領率數百騎、向西逃走、其餘五部落、聞知賀魯已敗、各自向南路官軍投降了、蘇定方令回紇婆澗率領胡漢雜兵、向邪羅斯川追去、自己回任雅相領着新降之兵、斷敵人後路、正遇

天降大雪、軍吏因寒凍難行、請下令暫時休息、蘇定方說、賊人仗恃着大雪天寒、安然休息、以爲我們不能前進、若是放他遠走、那就不易擒獲、就整兵進到雙河、合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相會、合兵一起、更形壯盛、離着賀魯所駐地方、只有百里、排陣前行、到了金山、賀魯以爲無事、正在出獵、蘇定方發令追擊、打破賀魯牙帳、部下有數萬人、賀魯同他兒子、帶着十餘騎兵、連夜逃走、蘇定方派遣副將蕭嗣業去追捕他、追到石國、把他擒了回來、後來押送都城、高宗升殿、行獻俘禮、蘇定方穿着戎服武裝、把賀魯獻上、將賀魯地方、改列爲州縣、唐朝的版圖、直抵西海、蘇定方因功升爲左驍衛大將軍、封爲邢國公、不久又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強制部衆、連結疏勒、朱俱波渴槃陀三國、一同背叛、詔令蘇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前去征討、大軍行至葉葉水、這時賊人保守馬頭川、蘇定方就挑選精壯士卒一萬人、馬三千匹、掩襲賊人、一日夜的時間、走了三百里路、第二天早晨、就已兵臨城下、都曼非常的驚恐、只得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兵大敗、退回去保守馬保城、官軍追進急攻、都曼無計可施、只好開門出來、面縛投降了、押着俘虜回到東都的時候、高宗駕臨乾陽殿、蘇定方把都曼獻上、朝中司法官吏、請按國法治罪、蘇定方叩頭請求說、臣以前曾告諭他陛下意旨、允許他可以不死、願求赦其命、高宗說、朕爲卿保全信用、就赦了他、葱嶺以西、就全都平定了、後來又奉旨討伐東方的百濟國、從成山過海、到了百濟國熊津江口、敵人沿江早已屯兵、蘇定方上了東岸、登山列陣、先把守江口賊兵打退、大軍乘潮直上、蒲江兵船連接、魚貫而進、擊鼓吶喊、先聲業已奪人、蘇定方統領步兵直攻真都、百濟起傾國之兵、前來敵抗

、糜戰城下、敵人大敗、乘勝攻進外城、百濟王義慈同太子棄城北走、蘇定方進兵圍城、義慈的次子名泰自立爲王、義慈嫡孫文思說、王合太子雖是出走、其人尙在、叔父如何擅自爲王、若是天朝的兵一回、我父子那能保全、率領左右親近、投城而下、人民多數隨從而出、蘇定方令士卒登城、豎起大唐旗幟、王子泰只得開門投降、他的大將福植已經同義慈太子隆及小王孝演等五十八人、一齊投降、獻俘東都、蘇定方前後共滅了三國、全都是生擒其主、獻於京師、他除了進爵加祿外、所受朝廷賞賜的珍奇寶物甚多、難於統計、乾封二年、蘇定方病沒、享年七十六歲、高宗下詔、追贈幽州都督、諡法莊公、

### 唐右武衛大將軍韓國公張仁奩

張仁奩、華州下邽人也、以避睿宗諱、改名仁愿、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連章、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卽叙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承、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法傳、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爲左屯衛大將



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鬻積府門、畿甸震懼、無敢犯、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大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婆葛、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不置壘門、及却敵戰格之具、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耶、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壘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 總論

張仁愿生當武后之世、內多佞臣、外無良將、吐蕃突厥入寇、率多彌縫掩飾、諱敗爲勝、而仁愿獨能發其誣罔、隻身破虜、築受降城、拓地三百餘里、使突厥不敢南下而牧馬、唐室之賴以不

亡者在是、迄今過五原、縱覽三城、烽燧遺跡、於以知兵家勝敗之由也、

晉義

華州唐屬關內道今陝西華縣

下邳郡晉圭今陝西南鄭縣

容宗高宗第八子名且晉也

武后唐高宗皇后武氏名曠昔照廢中宗而立稱帝中宗復位后崩諡則天皇后

殿中侍御史

唐官從七品下掌

鳳閣舍人武后時改中書省為鳳閣舍人正五品上掌詔勅

武承嗣武后之姪元爽之子官左相封魏王求為太子不得憤死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官朔方大總管與吐蕃戰死贈耿國公

吐蕃今西陲地本西

羌屬蜀者有發羌唐羌等諸羌多為所并

侍御史唐御史案官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官推鞠獄訟

萬歲通天唐四子年號武后臨朝時改

監察御史唐官正八品上右肅政臺

中丞武后時改中丞正四品下掌刑憲與京

崇仁唐縣名今廣西荔浦縣西南

幽州唐屬河北道治范陽郡領薊州

趙定唐二州屬河北道今河北省二縣名

并州唐屬河南道後改河南府領河南

大都督府長史唐大都督府屬中宗年號

神龍中宗唐高宗第七子名顯

左屯衛大將軍唐武官本衛之長正三品

洛州唐屬河南道後改河南府領河南

隋唐屬河南道後改河南府領河南

隋書晉折僞

朔方軍唐置治靈州在今寧夏靈武縣及

沙吒忠義唐蕃將官右武殿衛大將軍沙吒胡復姓

御史大夫唐官正三品

拂雲亦名拂雲堆

喇特旗突厥酋阿史那氏骨咄祿之子

突騎施娑葛西突厥之別種突騎施大將軍沙吒胡復姓

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蒙古烏喇特旗西黃河北岸即綏遠五原縣地東受降城在今綏遠縣西黃河東岸

牛頭朝那山在綏遠薩拉齊縣西北九十里景龍中宗鎮

西受降城在今鄂爾多斯

唐休璟名瞻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封宋國公

咸陽見榆林今綏遠鄂爾多斯黃河北岸

牛頭朝那山在綏遠薩拉齊縣西北九十里景龍中宗鎮

軍大將軍唐武官從二品

開元玄宗年號

太子少保東宮官屬

敘解

張仁奩、是華州下邳人氏、奩字與唐睿宗的御名、字音相近、因為避諱、改名仁愿、他生成

有文武兼全的材能、累次升遷到殿中侍御史、當時有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請立武后的姪

子、武承嗣為皇太子、請求張仁愿連同署名表上、張仁愿正顏厲色的拒絕了、因此很為有知識的人

所推重、後來夏官尚書王孝傑、充任吐刺軍總管、統率兵衆、與吐蕃交戰不勝、詔令張仁愿去充監

軍、回到朝中、照直的陳奏、官軍失敗不報的情形、王孝傑坐罪免官、升張仁愿為侍御史、萬歲通

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充任清邊軍的監軍、及至戰事結束、回到朝廷、他把戰鬪經過、全都畫

成圖像、圖上全都把孫承景爲先鋒、親冒矢石、抵禦賊人的形狀、武后看了、很歎息說、他是一個御史、竟能這樣的勇敢、就升孫承景爲右肅政臺中丞、令張仁愿叙錄孫承景部下人員的功勞、張仁愿先詢問孫承景與敵人對陣交鋒、雙方勝負曲折狀況、孫承景未曾實行、全都不能答對、張仁愿就上奏章、參劾孫承景欺罔君上、虛報功級之罪、於是降孫承景爲崇仁縣令、命張仁愿代他爲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那時突厥的主帥默曷、侵入中國寇擾、趙定二州、搶掠之後、就又率衆往回走、在將出邊塞的時候、張仁愿用兵邀擊他、賊人即狼狽引兵而去了、在這一次戰事、張仁愿的手部、被一支飛來的流箭射傷、武后派遣中使、前往慰勞致問、並且賜給良藥敷用、又升爲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二年、中宗皇帝回京恢復帝位、特授張仁愿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這時都城的穀價驟貴、因而盜賊很多、張仁愿全都把他們捕獲、杖斃積屍滿府門、京畿附近、震驚恐懼、沒有敢再犯法的了、三年突厥又入寇擾、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被賊人戰敗、詔令張仁愿代理御史大夫、就替沙吒忠義、統率兵衆、張仁愿既到軍中、賊人已退、他就跟在後面緊追、乘着夜間、猛襲賊人的行營、大破其衆、在先前、朔方軍與突厥、以黃河爲界、在河的北岸、有一座拂雲神祠、突厥每次要來入寇、一定要先到祠中去祭祀禱告、然後率兵渡河南來、這時突厥的默曷、率所有的虜衆、向西方去進擊、突騎施娑葛、張仁愿請求乘着賊虜的空虛、奪取大沙漠以南之地、於黃河以北、建築三座受降城、上下互相援應、以斷絕賊虜向南寇擾的道路、那時太子少師唐休璟認爲不可、他以爲自從東西兩漢以來、全都是北邊防守黃河、現今若在敵人腹地、建築城池、恐怕勞民費

功、終必爲賊虜所有、張仁愿堅固請求、中宗應允、張仁愿就上表章、留下年限已滿的鎮兵、幫助作工、以求速成、這時有成陽兵二百餘人、私自逃回、張仁愿把他們擒了回來、盡數斬於城下、軍中的士衆、全都嚇的兩腿打顫、工人全都竭力的工作、所以六十天的工夫、三座城就完全成功了、以拂雲祠爲中間的城、南界朔方、西邊的城南界靈武、東邊的城南界榆林、東西兩城、各距中城四百餘里、往北全是沙漠磧之地、開拓土地三百里以外、又在牛頭朝那山、設置烽火臺一千八百處、由此突厥不敢再越過山的南面、來放牛馬、朔方亦再沒有賊寇搶掠之憂、每年減費何止十萬、並能減少鎮兵數萬人、張仁愿當初建設三城的時候、全都設置甕圈壅門、及退敵交戰格鬪等器具、就有人問他說、修造邊城、乃是不作防守的準備、可以麼、張仁愿說、用兵貴在進攻、不貴在退守、賊寇若是來到這裏、就應當併起力量來、出去與他抵制、有回頭顧望城池的、還須斬首、何用守備、叫他們生退怯之心呢、後來當元楷代他爲朔方軍總管、纔建築上壅門、防備賊寇、議論這事的人、就愈尊重張仁愿、而輕視常元楷了、景龍二年、拜授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封韓國公、春季回到朝中、到了秋季就出去督率軍旅、防備邊疆、中宗每次都給他餞行、並且賦詩送他、賞賜的珍奇寶物、更是多不可勝計、又升授鎮軍大將軍、睿宗卽位、因爲年老辭職、加給他兵部尚書銜、開元二年病故、追贈太子少保、張仁愿一生爲大將、號令嚴明、將佐軍吏都信伏不敢稍犯、按邊撫師的時候、賞功罰罪、無不適當、後人思慕他的恩威、就在所築的受降城、建立祠宇、每到行軍經過、必定致祭呢、

## 唐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名震、以字行、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武后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授右武衛鑾曹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今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含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食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斯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也、且西邊諸國、歎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長算也、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徯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歎、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

郎中、久之、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遣之、初州境輪廣、縱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中、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西緜易數十斛、支廩十年、牛羊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欸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帳中、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讐、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卽勒兵擊於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力陳邊事情狀、不宜輕信闕啜、致起釁端、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

擊娑葛、娑葛之使婆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跋在計舒河口、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跋、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煥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上表、請斬楚客、自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跋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尙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尙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進封代國公、開元元年、病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

**總論** 古之爲將者、必知敵情、而後可以操必勝之權、唐武后時、吐蕃突厥不時入寇、然率多爭權

攜貳、畧無遠志、苟馭之以道、亦何至猝起邊釁、乃一悞於經略周以悌之挑撥、再悞於宰相宗楚客之貪黷、朝廷不察、輕啓釁端、遂使數萬里邊疆、痛遭鋒鏑之禍、元振洞悉敵情、痛陳利害、奸佞去而朝廷安、威信昭而遠人服、豐功偉烈、良足紀也、

**音義**

魏州

今河北大名縣

貴鄉

故城在今河北大名縣東

通泉尉

通泉縣名今四川射洪縣東南縣尉從九品

右武衛

曹參軍

曹參軍

唐武官有左右武衛其屬有倉兵騎胃吐

曹參軍

即曹也參軍正位八品

曹參軍

即曹也參軍正位八品

曹參軍

即曹也參軍正位八品

本西羌屬南涼姓奚髮音轉爲 甘涼瓜肅唐四州皆馬陸右道甘州今甘肅張掖縣涼州今甘肅武威縣瓜州今甘肅安西縣肅州今甘肅酒泉縣關隴西甘肅新羅三省之地青海戎地後爲

吐蕃唐初最盛即今西藏地 西羌唐初入於吐蕃今爲行省東北界甘肅武威縣爲者于闐磔勒爲吐渾即吐谷渾今青海蘭鄯甘肅鞏縣鄯州今新羅鄯善縣

肅東南界四川西北界新羅西南界西藏 四鎮皆在今新羅省地吐渾及四川松潘縣地蘭鄯甘肅鞏縣鄯州今新羅鄯善縣

屋 神龍武后左驍衛大將軍唐武官本衛安西大都護唐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今新羅吐蕃縣大都護官從二品沙州唐屬隴右道今甘肅安西縣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中宗時相

紀處訥陝西上邽人與楚客焉耆今新羅疏勒火燒城在今甘肅文縣北阿史那突厥三字姓景雲睿宗先天唐玄宗即位改元先開元唐玄宗即位改元先

叙解 郭元振、是魏州貴鄉人氏、他原來名震、字元振、後以字行、少年中了進士、授官通泉尉、

他才大官小、慷慨豪俠、不把細事在意、這時正是武則天皇后臨朝稱制、聽到他的名聲、把他召到

朝中間話、認他是個奇才、進授爲右武衛鑾曹參軍、這時西戎的吐蕃國、正向中國來求和、其大將

論欽陵提出條件、請求唐朝撤退駐防四鎮的兵、並且分了十姓的土地、朝廷不明瞭邊疆形勢、就令

郭元振充任使臣、順便視察虜方的詳情、郭元振回朝、上奏疏說、臣曾聽見過、凡是有利的事情、

有時或者發生禍害、而禍害之中、有時亦可生出利益來、利害原本是相連的、國家西邊的憂患、只

有吐蕃與默啜、現今全都求和內附、這是將有大利於中國的、但是辦理的若稍不審慎、禍害就要隨

之而生、論欽陵想要分裂十姓之地、解除四鎮的兵、這種要求、動靜關係重大、不可輕易許諾的、

現今若是逕直的拒絕、以阻住他的意思、恐怕邊疆就起禍患、一定比從前更要厲害的、應當設計緩

和他、使他的和平希望不斷、他的惡意、亦不得頓時發生、辦與不辦、應該趁早決斷、況且外夷所

患的、是十姓四鎮、我們所患的、是甘涼瓜肅等州、在關隴屯兵戍守、向例是三十年更換、財力用



度、因而困難枯竭、假使甘涼有一天發生警報、豈能够再廣爲徵調發動兵馬呢、善爲謀國者、應當先料理內部、以敵禦外寇、不能便宜了外寇、以損害內部、然後纔能使平安的局面可以保持啊、現在論欽陵以爲四鎮的兵、離他很近、畏懼我們去侵掠他、這是吐蕃的要件、但是青海吐渾、距離我們的蘭鄯很近、亦很容易爲我們的禍患、這也是國家的要件啊、現在應當回報欽陵說、國家屯設四鎮的兵、原本爲扼防諸蕃的移動集結、用以分散其力、使他們不得合併兵力、往東侵犯哪、如今若是撤了、諸蕃的力量愈強、更容易擾亂變動了、你們若是實在沒有往東侵犯的意思、應當把吐渾諸部落、及青海的舊地、歸還於我國、就把俟斤部落、亦交還吐蕃、若這樣答復、就足可杜塞住欽陵的口、而和議還不致斷絕呀、再說西邊諸國內附、年月經久、就情義論、豈能與吐蕃一樣呢、如今若不詳知利害、不審查實在的情形、而遽然把諸國給分裂了、亦恐怕要傷了諸國的意志、很不是統制駕馭的長計算哪、武后聽從了他的話、他又說、吐蕃的人民疲倦、徭役戍守、已經很久了、都願意和平解決、因爲論欽陵想要分裂四鎮、自己得以專制其國、所以沒有實行歸款內附、陛下果能每年派遣和親的使者、到吐蕃去、而欽陵若再總不聽從、則其屬下一定要怨恨他、這也是漸漸的離開他們的法子呀、武后很以他這計策爲然、就照辦了、後來過了數年、吐蕃的君臣、果然互相猜疑離貳、終於把論欽陵殺了、他的兄弟贊婆等前來投降、因而詔令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領騎士前往迎接、封授他爲主客郎中、經過了很久的時間、吐蕃又聯合兵衆寇擾涼州、朝廷拜授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就派他前去鎮撫、當初涼州的境界、週圍才四百里、敵虜一來侵犯、就直逼到城

下、郭元振在南邊的硤口、修置了一座和戎城、在北面的磧中、設置上白亭軍、以便扼制管束各要路、遂拓張境地一千五百里、由此涼州纔免虜人侵犯之憂、他又派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闢荒地、辦理屯田、以盡水陸的利益、原先涼州的粟價、每斛貴至數千錢、到這時屢次的豐收、粟價降落、甚至一匹纔能換數十斛粟、軍糧可支十年、牛羊成羣、遍布於田野、他治理涼州、統共五年、因爲善於安撫駕馭、戎夷漢族、全都敬畏欽慕、號令通行、俱各遵守、道路之上、如有遺落的物件、全都無人拾取、所以河西諸郡的人民、感郭元振的功德、爲之設置生祠、樹立碑碣、以頌揚他的德政、神龍年間、升授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那時西突厥的首領烏質勒、部落很強盛、到邊塞來求和、郭元振即到他的帳幕之中、與他計議事情、那時正下大雪、天氣寒冷、郭元振立着不動、照常談話、天晚極冷、但是烏質勒因爲年紀已老、屢次的拜伏行禮、不勝寒冷、及至會議完了之後、烏質勒就凍死了、他的兒子娑葛、認爲郭元振是用計害殺其父、想要率兵來襲擊報仇、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道了這事、就勸郭元振乘夜逃遁、郭元振不聽、堅執的躺臥在帳中、作爲毫不疑懼的樣子、到了明天、換上素服、前往弔祭、在道路上、遇見娑葛派來的兵、他們萬想不到郭元振來、甚爲驚惶感佩、倒沒有敢興心害他、只好揚言說、是來迎接護衛他的、及至進了帳幕、舉行弔祭贈獻之禮、哭的非常哀慟、並且留在那裡、住了幾十天、幫助辦理喪事、娑葛因爲很感激他的義氣、不僅沒有害他、更派遣使者、獻上馬五千匹、駱駝二百匹、牛羊十餘萬隻、朝廷特降制詔、進授郭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這時烏質勒的部將闕曷忠節、與娑葛交相怨謗、屢次的互相侵爭、但因闕曷

的兵弱、已經不能支持、郭元振奏明朝廷、請求追命闕曷到朝中去、充任宿衛、把他的部落、遷徙到瓜沙兩州、詔令許可、闕曷就向關內來了、及至走到播仙城、遇見經略使周以悌了、周以悌勸他說、國家所以用很厚的祿位待你、是因為你的部落裡有兵的緣故哇、現今你單獨的到朝中去、不過是一個旅行的胡人哪、怎麼着保全你的首領呢、教給他方法、須用貴重的寶物、賄賂宰相、不必往朝中去、只請調發安西的兵、引導着吐蕃、去攻擊娑葛、再請求以阿史那獻爲可汗、用以招致十姓、並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集他所部的鐵馬、以助軍威、既可以報讐、更能保存部落、這纔是萬全之策呢、闕曷以爲他的話很對、就率兵去攻擊於闐坎城、把城攻破、因即將所虜獲的寶物、派人繞道送至京師、並將帶來的黃金、分送給唐朝的宰相宗楚客、及紀處訥、使他們按着計謀行事、郭元振知道了這事、就上奏疏、竭力陳述邊事的實在情狀、不應當輕易的聽信闕曷的話、以致挑起讐釁、邊疆就要多事了、奏疏上去、朝廷不加省察、並不聽從、宗楚客等因即建議派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爲使、去安撫闕曷、以御史呂守素、去處置四鎮的事務、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替郭元振率領甘涼兵、打算要召集吐蕃、合併兵力、去攻擊娑葛、娑葛的使者娑臘、探知宗楚客的計謀、趕緊跑回去報告、娑葛非常的憤怒、立即發動兵馬、分向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四處、各發騎兵五千人、這時闕曷正在計舒河口、與馮嘉賓會見、娑葛的兵、忽然來到、就生擒了闕曷、殺了馮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殺牛師獎於火燒城、遂攻陷了安西、把四鎮的交通、就給斷絕了、郭元振這時正駐屯於疏勒水上、亦沒敢動、宗楚客又上奏表、請以周以悌代替郭元振、並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

可汗、屯置軍隊於焉耆、用以攻取娑葛、這時娑葛亦上表於唐朝、請求斬了宗楚客、並且遣給郭元振書信、自己聲明、並無仇恨於唐朝、只是宗楚客等、貪受了闕啜的賄賂、想要用兵來擊滅我、我豈能坐而等死呢、所以才起了爭端哪、郭元振把這些事、全都奏明朝廷、宗楚客因此非常的怒恨、就誣報郭元振想要造反、朝廷將要召他回來、按着國法治罪、這時郭元振得了信息、就派他的兒子郭鴻、繞道來到京師、把所有的真實情形、全都陳奏於朝廷、並且請求留守鎮定西土、不敢回歸京師、因此周以悌的罪狀發覺、被處徒刑、發配到白州去了、又命郭元振替代他、而赦免了娑葛的罪、此次事變、才得結束、而邊疆復得平靖了、後來睿宗立爲天子、召他回朝、授爲太僕卿、在他將要來京的時候、安西的那些酋長們、有的用刀劈面流血痛哭着送行的、以表示其急於愛慕睿宗之意、他的旌節才向玉門關行進、遠距涼州還有八百里、但是城中的人民、就全都爭着具備靈漿、預備歡迎、駐在那裡的都督、見此情形、很爲之慨嘆歎息、並且奏聞朝廷、景雲二年、進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升吏部尙書、加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又授爲朔方軍大總管、由他的計畫、興建豐安定遠城、使戍守的兵、得以保守安頓、到了明年、又授爲兵部尙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變、玄宗統兵誅討、睿宗駕臨承天門、這時諸宰相羣臣、全都相率逃避藏伏於外面的各部中、唯獨郭元振總領着兵衆、扈從着皇上、事情平定之後、進封爲代國公、開元元年、病歿、年五十八歲、後十年追封爲太子少保、

## 唐太尉臨淮郡王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略、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光弼必居我位、俄襲封薊郡公、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引疾去、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使、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鬻蔽野、光弼醉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據城待之、明日思明兵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永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

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力、乃撤民屋、爲樞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類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光弼遣人隱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壑、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榷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闕三夜、乃歸私第、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鄆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前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毅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圍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誚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懼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

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獲臂勢也、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卒均、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賊攻、光弼與戰于潭西、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太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倫維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憑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俘無算、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納刀於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有不捷、當自

勿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光弼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願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譟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可輕動、懷恩妒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復拜河南副元帥、知河南等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



駭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盈千級、縛僞將二十餘人、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光弼遣麾下破其衆、廣德元年、遂擒晁、浙東平、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疾篤、卒、年五十七、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調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郭李、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總論** 唐之名將、世稱郭李、然郭以帝室重臣、部曲宿將半天下、其用兵也較易、李則以崛起偏將

、當朝廷震撼之際、統藩鎮跋扈之師、其用兵也尤難、觀其破史思明、圍安慶緒、收復河朔、出鎮臨淮、號令嚴明、使賊不敢西犯、功烈實與汾陽相埒、至其智以馭衆、嚴以律身、或示弱而勝敵之衆、或怠寇而挫敵之強、不惟智勇功名之兼備、卽其堅苦卓絕之志、亦有大過人者、乃以權奄用事、動遭掣曳、竟以悲憤早卒、惜哉、

**普義** 營州唐營州都督府屬河北道今河北薈永平府地柳城今河北昌黎縣西左衛親府郎將唐官五品掌其府之宿衛左清道率唐官四品掌斥候初名虔德後改此名安北都護唐安北

府屬關內道今綏遠烏拉特旗西北

河西州唐河西節度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縣赤水軍在今甘肅薊郡公光弼父楷洛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唐吐蕃西羌國名吐谷渾唐突欲鞏國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地雲磨將軍唐武散官朔方唐朔方軍治靈州在今寧夏靈武縣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人玄宗時爲范陽節度使叛陷京師僭國號曰燕河東唐河東節度使今山西太原唐太原府今山西雲中今山西魏郡今河北大名縣土門卽井陘山在河北井陘常山今河北正定縣顏杲卿臨常山執杲卿罵賊不屈死之饒陽今河北晉縣城

俗名滹沱 音呼化 河名源出山九門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滹沱 音呼化 河名源出山九門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擊口 音擊 櫛縣東大戲山 在今河北 范陽 唐范陽節度使治 肅宗 唐玄宗第 靈武 今寧夏 櫛 音雷 櫛石車 音石 擊 音詰 櫛地為

在已經疲頓、遇着敵人、恐不能支架、不如按兵不動、進正定城堅守、計算可勝之時、再行出兵、光弼說甚是、守城以待、到了次日、史思明果然帶著賊兵兩萬來到、緊迫城牆、李光弼要想出兵亦不能了、却是胸有成算、毫不慌忙、就用勁弩五百架、沿城齊發、傷賊兵甚多、往北而退、李光弼引兵追賊、夾滹沱河結營、史思明以爲饒陽救兵即到、依然解鞍下馬、休息士卒、這日饒陽賊援兵五千人、到了藁城、細作報告、李光弼提輕銳之兵、偃旗息鼓、趁着賊兵造飯之時、襲殺略盡、史思明聞知、引兵退去、朝廷下詔、升任李光弼爲范陽節度使、光弼以爲范陽是安祿山的窩巢、應當先取范陽、斷絕賊人根本之地、這時正是哥舒翰戰敗、潼關失守、明皇駕幸西蜀、皇太子卽位於靈武、就是後來的肅宗皇帝、下詔叫李光弼帶兵勤王、並升授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朝平章、就是宰相、位極人臣、仍兼節度原官、李光弼調景城河間民兵五千人、進入太原、前時太原節度使王承業、闇弱無能、御史崔衆奉詔太原主兵、時時欺侮節度、李光弼已有所聞、心甚不平、這時詔令崔衆把所主之兵、交付光弼、崔衆自以爲朝廷貴官、素性狂妄、見光弼長揖不拜、亦不提交付兵隊、光弼怒其違詔無禮、就命人把崔衆收押、正在此時、中使來到、勅令升崔衆爲御史中丞、見光弼說出勅命情形、光弼說崔衆有罪當斬、已經收押起來了、現在斬他、算是斬御史、若是宣布勅命、就是中丞也要處斬、中使一聽、心中恐怕懷藏勅命、不敢宣示、李光弼就斬了崔御史、傳首示衆、因此聲威震動三軍、至德二年、史思明、蔡希德、又帶賊兵十萬人、前來攻擊、這時精銳之兵、全經調往朔方、部下之兵、不足一萬、李光弼部將商議、要修理城垣、堅守拒敵、光弼說、城

周圍有四十里長、工程浩大、難得即時完成、賊兵將到、我纔興工、不是平白費我們的人力麼、隨即拆撤民房、做成礮車多具、古來沒有火藥、就用機器發石拋擊、所以到如今礮字、仍是石旁、當時所造礮車、名叫礮石車、每車用二百人挽駕、施放大石塊打出、石落的地方、約略總打死數十人、賊兵受傷的有十分之二、史思明亦想出奇制勝、造成飛樓、遮上木版、布幔、築成土山、下臨城墻、光弼早已遣兵挖掘地洞、把他的飛樓坍下、史思明故做豪興、在城下排筵宴、倡優在臺上演戲、光弼遣人順著地道上去、把臺上的人一併捕去、史思明一見大驚、急忙將中軍帳移向遠處、亦不知地道在何處、軍中將士都看着地面情形行走、李光弼又將地道暗中挖寬、圍繞賊軍營地成溝、想把賊軍盡數沈下、但是如何騙他全到了地道之上、就假託要約會投降、到了日期先着被甲的兵士守壕、却一面派遣軍校出城、像是投降的使命、史思明看着極其喜悅、忽然一聲崩塌、賊軍數千人、全陷入地道裏面、守城將士一見、知敵中計、擊鼓吶喊、鐵騎衝出、斬獲萬餘人、史思人大敗而去、只留下蔡希德攻太原、光弼派出敢死士卒、乘勝奮擊、希德大敗、委棄糧餉逃走、從賊到時、光弼便在城角支起帳篷休息、有時行近府門、經過不入、解圍後過了三夜、纔回自己府第、從此收回清夷橫野各軍地方、賊中又有別將攻破好時的大橫關、李光弼追擊、將他敗走、因此番戰功、進位檢校司徒、又遷拜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進京朝見、特詔京朝官四品以上的、全要出郊迎謁、以示優崇、又進位侍中、受詔與九位節度使、合圍安慶緒、在相州鄴西地方大戰、慶緒戰敗、李光弼合諸將商議說史思明勒兵在魏州、想着乘我懈怠、不如起兵迫擊思明、他是被打怕了、必不敢

輕易出來迎敵、安慶緒孤立無援、可以擒獲、這時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正在軍中、堅說不可、就沒有往魏州進兵、後來史思明反起兵來援相州、李光弼當先抵擋、攻殺最烈、正當鏖戰之際、諸將恐懼而散、各自引兵退回、隨道搶掠、獨光弼一軍、雖因諸將已退、獨力難支、然而整軍回到太原、紀律嚴整、詔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又進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帶領河東五百騎兵、疾走往東京洛陽、夜分方到、就說賊人正想偷攻洛陽、應當把守虎牢關迤東、駐兵河上、傳急令召兵馬使張用濟、張用濟懼怕軍令森嚴、暗教諸將逗遛不進、自己單騎進見、光弼立將用濟斬首、派辛京杲代兵馬使之職、又追召部將僕固懷恩、懷恩大懼、急投滑汴節度使許叔冀、約同降賊、史思明乘勢向西來、攻光弼整隊、緩緩而行、到了東京對留守韋陟說、賊軍新近得勝、難以合他爭鋒、我想用計制他、然而洛陽沒有糧餉、這是可危而難守的事、公有何計呢、韋陟說、加添陝州的兵、公保守潼關、可以支持長久、李光弼說、兩軍相遇、尺寸之地、在所必爭、如今若棄東都五百里之地、退守潼關、賊人得了地方、更形強大、不如移駐河陽、北靠澤潞二州、勝可以出、敗可以守、表裏相爲呼應、賊軍怕襲他後路、不敢西攻、這叫做緩臂的勢子、就行文河南尹、縱任文官吏避賊、以省食用、督率軍隊、急修戰守之備、史思明兵到偃師、李光弼業已全軍移駐河陽、自帶鐵騎五百、追隨賊後、遊騎已到石橋、諸將請問、可是順城往北呢、可是當着石橋前進呢、光弼說、要當石橋前進、下令被甲士卒、夜裏打着火把引導、前行部隊、嚴重整齊、賊兵不敢逼迫、安然行進三城、但是二萬軍人、只有十日之糧、光弼與兵士均平分用、軍心固結、賊兵懼怕李光弼、不敢進佔官

城、賊兵來攻、李光弼在潭西交戰、斬首千級、墮入潭內溺死的甚多、生擒五千人、其先光弼對李抱玉說、將軍能替我守南城兩天麼、李抱玉說、過了兩天怎麼樣呢、光弼說、兩天後只管棄去、抱玉應允、光弼就騙賊將說我們軍糧已盡、明日就要投降、賊將甚喜、按兵不動、靜等明天、抱玉已防守完備、就下戰書、賊將忿怒受欺、引兵急攻、抱玉出奇兵夾擊、所以俘獲特別的多、賊將周摯退却、與安太清合兵、有二萬人、反攻北城、光弼收軍進城、上了城堞、外望一徧、說賊軍雖是猛悍、可是在陣不斷喧譁、這是烏合之衆、不足爲患、即日正午、定能破賊、傳令部將出戰、對諸將說、他很強盛、我以爲他可破的、是爲他軍形太亂、但是我軍若不免如此、這叫做以亂擊亂、應然不勝、就問賊陣那裏最堅固、衆人說西北角方面、光弼叫郝廷玉說、隨我指揮、前去破賊、廷玉說、我所帶的是步兵、請加五百騎兵、當時撥與三百騎、又問其次堅固的地方、衆人說東南角方面、光弼叫倫維貞前去、維貞說、我是蕃將、不會步戰、請發給鐵騎三百、當時撥與二百騎、又牽出御賜的名馬四十四匹、分給廷玉諸將、光弼手執大旗、下令說、望我大旗、若是緩搖、可以便宜行事、若是三搖到地、你們諸軍、要不顧生死前進、敢退者斬、於是靠著城堞外望、見廷玉軍不能急進、就派左右將校、急往詢問、若是後退、便斬首回報、廷玉說、我坐下馬中了箭、不能快走、不是退後、就命換馬前行、有偏裨將官操矛刺賊、洞穿馬腹、連中數人、立即賞絹五百疋、又有迎着賊不戰退却的、立將其人斬首、光弼連將大旗搖動三次、諸軍爭出奮勇殺賊、賊衆大敗、四散奔逃、斬首一萬多級、俘虜八千多人、所得軍用資糧器械約有數十萬、生擒周摯、安太清不戰而逃、此時史

思明全然不知、尙在攻打南城、光弼驅出俘虜使看、史思明極其恐懼、築起高壘、以擋官軍、光弼將戰之時、藏短刀在靴內、說戰是險事、我位至三公、不能受辱於賊手、萬一不勝、應當自刎而死、以謝皇帝、及至勝敵、西向京師、拜舞致賀、三軍士卒、莫不感動、安太清既走、襲取懷州拒守、上元元年、朝廷以光弼有大功、進位太尉、中書令、光弼進軍圍懷州、史思明起兵來援、屯衛河清、聲稱渡河斷官軍糧道、光弼正屯兵野水渡、到了晚上還軍之後、留下牙將雍希穎守營、光弼說、賊中猛將高暉、李日越、力敵萬人、賊帥必定叫他劫營、你留在此間、賊來時萬莫出戰、若是賊將來降、就和他同來見我、左右的人、私心詫異、這話太奇、不敢動問、即日思明果然叫李日越說、李光弼屯兵野外、你帶五百鐵騎、乘夜取他、或取首級、或是生擒、若不成功、不准回來、李日越到了野水渡營壘之前、叫人去問、李太尉在這裏麼、答去了、又問你這裏有多少人、答一千人、又問將官何人、答雍希穎、日越對他部下說、我受的軍令怎麼說的、如今便把雍希穎捉去、免不了死罪、隨即向希穎求降、希穎就和日越來見光弼、光弼禮待甚厚、表請授爲特進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來投降、部將問主帥收降兩將、何其容易、光弼說、史思明連敗兩次、恨不得和我野戰、聞我駐紮野外、一定命將潛襲、我又知他必有決死的嚴令、希穎沒有聲名、捉了他不算功、還怕死罪、那得不降、高暉才能勝似日越、一見降的得了高官、能不羨慕思想効力麼、諸將決放丹水以灌懷州、尙未攻下、光弼令廷玉從地道暗入賊營、得着賊軍口令、登城大呼、王師上城、城中不戰自亂、就入懷州、生擒太清、送到京師、獻俘太廟、史思明派細作宣傳、說賊中將士、全是北人、

都想還鄉、無心作戰、魚朝恩信以爲真、屢次上表說賊可滅的情形、詔下催光弼出戰、光弼奏言、賊力正強、不可輕動、僕固懷恩本來忌妬光弼大功、暗助魚朝恩、亦上表陳掃除賊軍的計畫、朝廷派中使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固守河陽、就出兵駐北邙山、傳令依山布陣、僕固懷恩說、我用的是騎兵、如今迫近山險、不是便利的地方、請列陣平原之上、光弼說、有險纔可以勝、可以敗、布陣平原、若一敗就全完了、並且賊人致死力於我軍、不如據險爲妥、懷恩不聽、賊人佔據高原、用長戟七百、又有壯士拏刀相隨、故作詐敗、委物滿地而逃、懷恩部兵、爭前搶取、伏兵俱起、官軍大敗、懷州重行陷落、光弼帶殘兵渡河、保守聞喜、李抱玉以兵少難守、亦棄河陽而去、朝廷以懷恩違令、全軍覆敗、罪不在光弼、優詔寬慰、召光弼進京朝見、又拜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守泗州、光弼時已憤恚成疾、扶病登輿上道、監軍使以爲帶兵太少、恐爲賊人所乘、請保守揚州、光弼說、朝廷以天下安危付託於我、賊人如何知我軍多少、若是出其不意、賊當自散、就疾行入徐州、這時史朝義正在宋州圍困李岑、先使田神功將他打走、寶應元年、進封爲臨淮郡王、光弼收復許州、斬賊首千餘級、生擒賊將二十餘人、浙東賊袁晁造反、起兵台州、僭稱寶勝年號、光弼遣將在衢州將他打破、生擒袁晁、朝廷因光弼再出、又有大功、官爵已到極品、無可再加、賞賜鐵券、子孫襲封免罪、姓名藏在太廟的金匱石函、圖畫形貌在凌煙閣功臣之次、尊榮達於極點、從前相州北邙山的大敗、光弼有言在先、皇帝知道不是他的罪、所以不加處分、當然言語之間、有些說魚朝恩的不是、可是魚朝恩和程元振兩箇老公、朋比爲奸、皇帝



究竟喜歡他、日在左右、不能不聽他的閒話、兩人日日謀害李光弼、光弼亦有所聞、後來吐蕃兵攻入京城、詔令光弼帶兵入援、光弼部兵無多、不能必勝、怕中了魚程兩人的暗算、遷延着不敢上道、從此部下諸將、一見他畏怯情形、知已失勢、多半陰謀、別圖出路、事不稟命而行、舊日威權、頓然掃地、及至皇帝出狩陝州、朝廷還是倚賴光弼爲重、屢遣中使慰問他的母親、皇帝駕回長安、又拜光弼爲東都留守、光弼候詔到起行、中官接着詔書不下、光弼無奈、仍回徐州、病勢益重、遂沒、享年五十七歲、進贈太保、諡法武穆、李光弼一生用兵、必要計劃已定、然後出戰、最能用少勝衆、統兵嚴整、威名震動天下、在軍中指揮顧盼、衆將俯首聽命、不敢仰看、和當時功臣汾陽王郭子儀齊名、世人稱爲郭李、若論戰功、推爲唐肅宗中興功臣第一、還要出汾陽之上、

##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九

### 唐司徒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幼孤、奉母孝、性雄烈有才、善騎射、身長六尺、年十八、事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從擊吐蕃、有驍將乘城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會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連破叛羌、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大曆初、李抱玉署爲右軍都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蜀士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渡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州、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州、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舍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兵而北、逕趨趙州、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

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於白樓、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相持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吏合謀引退定州、賊不敢逼、疾間、復將進師、會帝出奉天、詔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去、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芻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滬澗敗歸、亦次渭南、軍羣無制、德信入謁晟、晟乃數其罪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而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穉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澤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於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前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擄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阻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浸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

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併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鞬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障障、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專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時芻粟未集、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唯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富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願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帝遣使者間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鄆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鄆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勞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怨、會諸將謀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

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外、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錕等縱兵塵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衆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至、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利我耶、乃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使人潰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泌督騎隨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軍分道進、鼓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猶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屢北、十餘遇皆不勝、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始驚潰、禽截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一、卽斬以徇、遠坊居人、經宿乃知王師之入、明日孟涉屯白華、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將希倩等八人、徇于市、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言、晟薄夷兇愨、而市不易屨、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晟遣大將吳誥、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謁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奏曰、臣不能指日破賊、致

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泣、命給事中齊映宣旨起晟於馬前、是日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使、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賜第永崇里、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貞元九年、薨、年六十七、帝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冊贈太師、諡忠武、憲宗元和、詔以晟配享德宗廟廷、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亦未嘗及公事、有十五子、而愬最知名、

總論 西平王當德宗播遷之際、外拒強寇、內介悍將、使處之一有不慎、則危及國家、身敗名裂、

可以立待、乃能不屈不撓、從容鎮定、約昏以堅孝忠之心、厚幣以釋懷光之怨、登壇誓師、萬衆雨泣、其忠毅之氣、誠有足以感人者、卒能削平大憝、光復神京、再奏唐室中興之業、配享德廟、圖像凌煙、洵無愧色矣、

### 音義

晟 音盛也又音成 洮州 洮音叨唐屬隴右道州治臨潭今甘肅臨潭縣西南 王忠嗣 華州郿人官河 吐蕃 本西羌國與南涼姓奚 驍 音鳥勇 李

抱玉 河西人本安與貴之後初名重璋因戰河西有功 靈州 今寧夏 大震 關今陝西隴縣西 定秦堡 地名當在甘 馬璘 岐州扶風人官鄆

王鹽 倉今寧夏 合川 即合州今甘肅 德宗 代宗長 劍南 唐初置劍南道領益縣等二十 飛越 四川漢源 大渡 河名源出四川松潘縣由大

建中 德宗 魏博 唐置節度使領魏博德滑瀛五州後 田悅 田承嗣從子後反僭稱王國 號 字洵美汝州鄭城 李抱真 字太玄京兆高

武俊封義 賜號天雄軍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縣 魏德宗 赦其罪封濟陽郡王 馬燧 人封河北郡王 李抱真 字太玄京兆高

州唐屬河北道今河北邢臺縣定州唐屬河北道今河北定縣張孝忠曾為安祿山偏將從史朝義投誠累功左領軍將軍范陽唐縣名屬河北道涿州今河北涿縣恒州唐屬河北道後改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清苑唐屬河北道

清苑唐屬河北道今河北清苑縣奉天今陝西乾縣飛狐關名今河北涿源縣北代州今山西代縣渭北鎮名唐置渭北節度使治坊州今陝西中部縣涇州唐屬關內道京兆府今陝西省涇陽縣渭南唐屬關內道京兆府今陝西省渭南縣朱泚河北昌平人涇原節度使自立為帝

稱大秦又改稱漢兵敗田走彭原為其下所役李懷光韃靼人本姓茹賜姓李朔方節度使破朱泚有功遷官副元帥咸陽唐屬關內道京兆府今陝西省咸陽縣涇原唐乾元中分鄜州置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今陝西省涇州固原唐屬關內道京兆府今陝西省固原縣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德宗同慶賜時為相諡宣公粟穀也洋州今陝西洋縣利州今四川廣元縣劍州今四川劍閣縣蜀漢北各地梁州今陝西漢中府襄陽今陝西漢中府谷州今陝西商州鞏州今陝西商州鞏州今陝西商州鞏州今陝西商州

進以討朱泚功鞏州鞏州今陝西鞏縣尚可孤東部鮮卑人封馮翊郡王七盤今四川巴中戴休顏夏州人官朔方節度使封成德郡王韓游瓌瑋晉歸靈州靈武人官邠王

絳慈隲唐四州名並屬河東道晉州今山西沁陽縣絳州今山西臨猗縣隲州今山西隰縣鄆坊丹延商華華州唐六州名並屬關內道鄆州今陝西郿縣坊州今陝西鄜州丹州今陝西宜川縣延州今陝西膚施縣商州今陝西商州王倬李晟同寶雞今陝西寶雞縣貞元德宗年號憲宗順宗子名純元和憲宗年號

叙解 李晟、表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氏、李晟幾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死了、侍奉母親極其孝順、他的稟性威武猛烈、有才能、最會騎馬射箭、身有六尺之長、在十八歲的時候、就投到河西節度使

王忠嗣的軍中、隨軍去攻擊吐蕃、那時吐蕃有個猛將、泥着城牆、殺傷了官軍很多的士卒、王忠嗣看見、非常憤怒、就選募善于射箭的人、李晟當時出來應募、挾着一支箭、張弓搭箭、就把那個敵人射死了、三軍一見、齊聲喝彩、王忠嗣拍着他的後背說、你是個能敵萬人的勇將啊、後來鳳翔節

度使高昇把他召去、補為偏將、連次攻破叛變的羌兵、累升到左羽林大將軍、大曆初年、李抱玉委他為右軍都將、那時吐蕃寇擾靈州、李抱玉撥給他五千騎兵、令他去攻擊吐蕃、李晟辭謝說、若率

此五千人、想以人數衆多、壓倒敵人、是不足用的、若以智謀運用、隨機應變、又嫌太多、請求只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率領一千人、便由大震關出去、急赴臨洮屠了定秦堡、捕獲了吐蕃帥、慕容谷鍾、敵人解圍離靈州

而去、因功進升開府儀同三司、轉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官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正與吐蕃交戰於鹽倉、戰敗爲敵所虜、李晟率領潰散的游兵、又把馬璘救回、因功進封爲合川郡王、德宗初立爲皇帝、吐蕃又寇擾劍南、蜀中地方大爲震動、朝廷詔令李晟、率領神策兵、前往救援、過了一夜、就攻拔了飛越、廓清肅寧三城、過大渡河、斬了敵人一千多首級、敵人就逃遁了、建中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悅造反、朝廷詔令李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攻他、李抱真與賊將楊朝光交戰於臨洛、斬了朝光、李晟引率兵衆來渡洛水、就乘着天寒冰凍、由冰上渡了過去、卽由側面擊破田悅的軍隊、到了明年、又率諸道的軍隊、在洹水擊敗田悅的軍隊、乘勢進攻魏州、因功進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官魏府左司馬、那時朱滔、王武俊、分駐深趙諸地、兵勢聯接、就用兵把康日知圍在趙州、李抱真因朱王叛變、就分兵二千、戍守邢州、但是馬燧見他分兵、非常憤怒、想要班師回去、李晟勸解說、奉詔命往東來征討的、是我們三個元帥呀、邢趙二州、比壤接連、現今賊人用兵加之於趙、是邢州亦有隨時被賊侵佔之憂、李公分兵去守護、並不爲過、你若是因此引兵而去、豈不誤了國家的大事嗎、馬燧覺悟、怒氣全消、便到李抱真的營壘、相見甚歡、合好如初、當初王武俊攻擊趙州、李晟密奏朝廷、要引兵去到定州、與張孝忠合兵圍攻范陽、則武俊等必定舍了趙州、德宗以爲計畫很勇壯、進官爲御史大夫、又把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屬在他部下、李晟遂自魏地、引率兵衆向北而去、一直的趨往趙州、王武俊聽見救兵來了、果然解圍逃去、李晟在趙州停留了三日、就與張孝忠合兵一處、向北去攻略恒州、圍困朱滔的部將鄧景濟於



清苑、攻城甚急、並且掘開河水、用以灌賊、田悅王武俊全都派兵、前來救援、在白樓與賊交戰、李晟親自引率步兵、將賊擊破、清苑的形勢、益爲緊急、朱滔王武俊非常恐懼、就把所有魏博一帶的兵、全都收集起來、前來解救清苑之圍、這時李晟的軍隊、內裏攻擊鄭景濟、外面抵抗朱滔等、相持了五個月、還沒有解決、忽然李晟患病很重、不能起牀、他部下的軍吏們商議着、引兵退到定州、賊人也未敢追逼、李晟的病略爲痊愈、正想進兵擊賊、這時京師的變亂又起來了、德宗臨幸奉天、詔李晟回師討賊、而張孝忠的軍隊、正介居於朱王二盜之間、恃着李晟以自重、不欲李晟前去、李晟就對部下將吏們說、天子蒙難、遷播於外、爲人臣的、應當行過百站、纔一休息、如此赴難、猶恐不及、以現在張義武想要止住我、不令前往、我情願留下愛子、與他爲質、就爲第八子憑結爲婚姻、又贈送名馬若干匹、這時義武軍張孝忠、有最信任的將官、前來謁見李晟、李晟就解下玉帶、賜給那人、叫他背喻張孝忠、李晟纔得引軍而去、過了飛狐嶺、到了代州、奉到詔令、進官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進軍渭北築營壘於東渭橋、軍令非常嚴肅、凡是他所經過的地方就連樵採柴薪的人、全無侵犯、那時劉德信率領子弟軍、戰敗於滬澗、殘餘軍隊、亦到渭南、士兵喧譁騷擾、毫無紀律、劉德信進去謁見李晟、李晟就數說他的罪狀、把他殺了、自己率着幾個騎兵、就進入劉德信營壁、慰勞他的軍隊、兵衆們畏懼李晟的威名、沒有敢妄動的、李晟既合併了這一支兵、軍勢益爲振起、這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河北來正駐軍於咸陽、不願意李晟獨當一面、分了自己的功勞、就上奏朝廷、請求與李晟的兵、合在一處、朝廷詔令李晟移軍、與李懷光軍接聯營壘、駐

屯一處、李晟每次與賊人交戰、一定要穿上錦裘、戴上繡帽、自己表現出是主帥來、指揮顧盼於陣前、李懷光望見這種情形、以爲李晟故露鋒芒、心中不喜、就警告他說、爲大將的、總要持重、豈可自己表現爲賊人的釣餌呢、李晟說、我原先在涇原的時候、那些士卒、對我很畏懼、現今令他們看見、爲的是奪他們的心哪、李懷光終是不悅、後來遷延着漸漸的就有了異動思想、李晟曾派人去勸李懷光說、賊人佔據京城、天子暴露流落於外、你應當迅速進兵、討賊平亂、雖說我不肖無才、亦願爲你的前驅、就是死了、決不後悔、李懷光不採納他的話、每次兵到都城下、李懷光的兵、多有擄掠搶奪的、李晟的軍隊、非常嚴整安靜、李懷光使人把他們所搶得的東西、分給李晟的軍隊、李晟這邊、辭謝不敢受、李懷光因此就計畫要阻撓李晟的軍隊、卽上奏說、神策兵的餉給賜與、比各方鎮的兵、特別的厚、現今叛賊逆臣還沒有平定、軍隊待遇、不可兩樣、並且衆人全都這麼說、臣沒法勸解、惟有請陛下、親自裁決處理、李懷光想叫李晟自己減削他的軍餉、則士卒怨恨他、便容易阻撓了、朝廷議論此事、以爲若增加諸軍的餉、令與神策軍相等、財力實在不足、就派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李懷光的軍中宣諭、仍令李晟與李懷光計議、究竟如何辦理、李懷光說、薪餉不平均、怎麼能令他們作戰呢、陸贄屢次的目視李晟、李晟就說、你是元帥、所有軍政、均可專任主持、我所率的一軍、唯你的命令是聽、可以隨便增減、李懷光默然無語、無計可施、李懷光駐屯咸陽、已經有八十天、德宗屢次催促進戰、總是以窺伺賊人的機會爲言、終不出兵、暗地裏却與朱泚通氣、背叛的形跡、漸漸顯露、李晟怕爲他所吞併、就上奏書言事、以爲李懷光的反叛、狀況已成、應

當預防緩急、有所準備、請以偏將趙光鈇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張彊爲劍州刺史、令他們各自部勒兵衆、扼守險要、以通達蜀漢的咽喉等語、留置朝中、未得回報、此時吐蕃請求派兵來助唐朝、誅滅朱泚、德宗籌議、親赴咸陽、前來督戰、李懷光非常驚駭、疑皇帝要奪他的兵權、圖謀反叛的意思、更加緊急、這時李晟與李建徽楊惠元、全都與李懷光接聯駐屯、可巧有朝廷使者、到李晟的軍中、李晟就藉此下令說、天子有詔、令軍隊移屯、即將所部結陣趨往東渭橋、過了幾天、李懷光就吞併了李建徽楊惠元的兵、楊惠元因爲不服、被殺死了、這一天、德宗正向梁州行進、駱谷的道路狹窄、所有的供給、均不容易、隨從官員、飲食缺乏、德宗歎息着說、如早用李晟的話、即欲往三蜀的地方、亦可以安然的到達呀、又看着渾瑊說、渭橋好像是在賊人的腹中、兵孤地絕、李晟能得到勝利麼、渾瑊說、李晟秉持大義、挺然竭忠、有巍然不可奪之志、以臣計之、一定能破賊人、德宗聽了、心裏才稍爲安定、當由皇帝的行在、派遣李晟的部將張少弘、傳達口詔、進封李晟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晟受命之時、一面拜謝、一面哭泣着說、京師乃天下的根本、若是全都隨從皇帝、誰還能恢復京師呢、他就修繕盔甲兵器、整治城墻城壕、以圖謀收復、這時李晟以孤軍獨自敵當強寇、恐怕爲朱李二賊所蹂躪、他就作謙卑的言詞、用豐厚的幣帛、假意輸誠於李懷光、外面竭力推重尊崇、內中時時警戒防備、這時軍中糧草未聚、乃使戶部郎中張彊、暫行代理京兆少尹、選派官吏、收賦稅於渭北近畿各縣、不到十天、草料糧米全都齊備、他就陳列軍隊、下命令說、現在國家多難、天子播遷於外、見危急而死節、乃是我的本分、你們此時若不能

誅戮元兇禍首、以取功名富貴、亦不能算是英雄豪傑呀、渭橋這個地方、可以斷絕賊人的首尾、令他不能相顧、我想要與你們戮力一心、建立這種特別永久的功業、可以廢、士卒全都痛哭流涕的說、唯願從相公的命令驅使、於是駱元光統華州兵把守潼關、尚可孤統神策兵保護七盤、均受李晟的節制、戴休顏韓游瓌率所有奉天邢寧的軍隊、亦全都服從李晟、李懷光纔恐懼了、李晟就致書給李懷光、顯然的責備他、叫他早破賊人、自己贖罪、李懷光仍然不聽、但是他的部下、更形離散、他怕被李晟襲擊、逃奔河中去了、這時皇帝又派遣使者、繞路持詔到李晟軍中、加封李晟爲檢校右僕射、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德宗還想再往西移、李晟請駐於梁漢之地、不必再往西去、以維繫天下之望、又進封李晟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神策軍諸將士及李晟的家眷、全都陷落到賊人的手中、左右的人有時說到這事的、李晟亦涕淚交流着說、現在皇帝在什麼地方呢、還敢憐恤我們的家嗎、朱泚使李晟的家吏、王無忌的女婿、叩謁營壁門外說、公等的家眷全都無恙、李晟怒其被賊所使、惑亂軍心、立即把他殺了、這時輸送縑帛衣料、接濟不上、所以在很熱的天氣、士兵還有穿皮衣的、但是李晟能與士卒同勞苦、常用忠義之言、激勸志氣、部下終沒有離心或怨恨的、後來與諸將進攻的方面、衆將全都說、應當先攻拔外城、然後再清理宮苑、李晟說、外城爲里閭人民住居之地、非常狹隘、若賊人設下埋伏、必須格鬥、居民一定要喧譁逃散、不是好計策呀、再說賊人的重兵精甲、全都聚在苑內、現在一直的去攻擊他、正如直搗他的心腹一樣、賊衆一定全都想逃走還恐怕來不及呢、更無心抵抗了、諸將齊聲說好、就由東渭

橋移營光泰門外、進迫都城、接連着建造溝壕木柵、紮下營寨、這時賊將張庭芝李希倩等前來求戰、李晟望着賊人說、賊人若是不出來、那可真是我們的憂慮呢、現今竟敢冒死前來、是天佑我成功也、遂部勒吳銑等、縱開兵衆、鏖戰擊賊、這時因爲華州兵很少、賊人攻擊很急、李晟自帶精銳的騎兵、馳往救援、中軍也都吶喊、跟隨前來、大破賊人、乘着戰勝、進了光泰門、再與賊人交戰、賊人退却、僵屍遍地、互相枕藉、殘餘賊衆、逃往白華、賊衆痛哭的聲音、終夜沒有止息、第二天將要再戰的時候、有人請求等待西師來到再戰、李晟說、賊人既已戰敗、應當乘此時機、斬盡殺絕、若是等待西軍、是容賊人另作打算、豈是我們的利益呢、於是就派王必李演率領騎兵、史萬頃率領步兵、到了宮苑的北面、李晟曾於前夜、派人把苑牆拆開了二百步、作爲進攻道路、此時大兵來到、賊人已經砍倒樹木、把拆的地方塞住、竭力拒戰、李晟看見、叱罵諸將說、爲何不防賊堵塞、安得縱任賊人到這樣呢、一定要先殺你們、史萬頃聽了、非常恐懼、急忙首先上去、拔去賊人的木柵、闖了進去、王必督着騎兵、也隨了進去、賊衆就分崩潰散了、執獲了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齊進、擊鼓吶喊、聲音震地、賊將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等、還拚死力鬪、李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兵、馳奔衝突、往來擊殺、賊人的陣勢才成、總是屢次的就又敗北、十幾次相遇交戰、賊人全都沒有勝、忽然有賊人埋伏的一千騎兵、出現於官軍的背後、李晟率麾下的百騎、親自馳往迎之、他左右的人、大聲呼喊說、相公來了、賊人纔驚惶潰散、被擒的、被殺的、大略全都完了、朱泚率殘卒一萬人、向西逃走、派遣田子奇去追擊他、餘黨就全都投降了、那一天、李晟進了京城、屯兵於含元殿

前面、自住在右金吾官署、號令於軍中說、我與諸公在城內、各自都有家室、現今既已成功、不久即可相見、但在這五天以內、不得隨便與家中來往存問、致誤軍事、違令者斬首、並且派遣京兆尹李齊運、督率着長安萬年兩縣令、分別安慰居氏、秋毫無物、均無所擾、有別部將高明曜、收取了賊人的妓女一人、司馬仙取了賊馬一匹、立時就斬首示衆、這時在遠處街坊居住的人、有過了一夜、纔知道王師進城的、可見其紀律之嚴明、及入城後之安靖了、到了明天、命孟涉駐屯於白華、尙可孤駐屯於望仙門、駱元光駐屯於章敬寺、李晟駐屯於安國寺、斬了賊將李希倩等八個人、懸首示衆於市中、捷報到了梁州、皇帝感慨流涕、羣臣上言奏說、李晟蕩平兇惡大憝、而市民照常營業、宗廟沒有震動、長安的人民、不見行軍的旗鼓、雖是古代的湯武行師、亦不過如此、皇帝說、天生下李晟來、爲的是社稷萬民、豈是單獨的爲朕一人呢、當即拜封李晟爲司徒、兼中書令、李晟派遣大將吳詵、率兵三千、到寶雞去清理道路、自己請求去迎駕、皇帝不許、德宗由梁州回變、李晟身着戎裝、迎見於三橋、皇帝駐馬慰勞他、李晟叩頭再拜、奏說、臣不能於短期間破滅賊人、以致乘輿、一再的遷徙、乃是臣不能任職的罪咎、敢請治罪、以正國法、伏於路傍、不敢起來、皇帝爲之掩面而泣、命給事中齊映、宣達聖旨、撓起李晟起立於馬前、隨駕進城、這一天、皇帝登殿、大赦天下、追贈李晟的父親李欽、爲太子太保、其母王氏、贈爲代國夫人、詔令李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使、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爲西平郡王、賜給他府第於永崇里、皇上爲紀念他的功勞、親自撰文、命刻於碑、敕令皇太子書寫、將此碑立於

東渭橋、用以垂示於後世云、貞元九年、李晟病沒、年六十七歲、皇帝震驚痛悼、爲之流涕、輟朝五天、詔令文武百官、到其府中弔祭、冊封追贈太師、諡作忠武、憲宗元和年間、詔令李晟配享德宗廟廷、李晟的性格、最憎惡人、對待部下、非常的公明、每當治理軍事的時候、必定說、某人很勞苦、某人長於這事、雖是厮養的差役、有很小的好處、也必定記住他的姓名、以備採用、治家很嚴、所有子姪、不是早晚問安的時候、不得相見、對他們說的話、亦總說不到國家大事、他有十五個兒子、第十一子李愬、尤爲知名、自有傳略、

### 唐昭義節度使涼國公李愬

李愬、字元直、西平郡王晟之子也、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累遷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認、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纓、晟薨、與憲廬慕側、德宗敕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疾病、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且翹非風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鷺、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

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土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襲朗山平青陵城、擒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皆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銳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而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軍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輿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稷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因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以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十月十日、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



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鏡、發刃殺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帛、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鴛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者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尙不信、曰、洄曲子弟來索楮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入京師、申光諸屯、尙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蔡鍵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雜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尙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使、賜第興寧里、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愬行己儉約、其昆弟多賴家勳、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

總論

李愬可謂善用降人者已、自用兵淮西以來、擒丁士良、誘獲李祐、撫用李愬、招降董重質、皆能資其衆益、用集全功、其人皆賊將也、雖然、降人亦豈易用哉、岑彭費禕、皆以泛愛不疑、身罹其害、自非智燭淵泉、誠格金石、而才又足以驅策而操縱之、如狎虎豹、鮮有不受其吞噬者矣、愬之識何其卓哉、世徒以雪夜入蔡州、冒險行軍、登城擒渠、建不世之勳、震為奇特、而不知其用降之能、尤為古今智將之所不可及也、

音義

愬 音素西平郡王 協律郎 唐太宗寺屬官正八品掌和律呂 衛尉少卿 唐衛尉寺官從四品 鞠 撫養也 總 音思三 愬 音崔本作愬 德宗 代宗長太子名

子右庶子 唐東宮官屬正四品下掌太子侍從 坊晉二州 見前 金紫光祿大夫 唐文散官正三品 詹事 唐東宮官屬正三品 憲宗 見前 元濟 吳少陽子吳少誠得

節度使少誠卒少陽以留後 唐唐州屬山南東道初名 鄧州 今河南沘源縣 高霞寓 河北范陽人 李逢吉 字虛舟隴西人 左散騎常侍 唐中

書省屬官從三品 隋道今湖北隨縣 慈 音執 河中州 今山西永濟縣 馬鞍山 在今甘肅涇川縣西北 朗山 今河南確山縣西北 青陵城 今河南鄆

掌侍奉德顯問 唐道今湖北隨縣 吳房 今河南遂平縣 往亡 日辰逢之不吉 胡牀 今之交牀施轉闕穿繩纒可 李祐 字慶之官右 獲 音護 弱 音

五十 文城 唐縣屬河東道 吳房 今河南遂平縣 往亡 日辰逢之不吉 胡牀 今之交牀施轉闕穿繩纒可 李祐 字慶之官右 獲 音護 弱 音

燔 音炊 屏 音丙 艾 音刈 山南 唐山南東道領荆襄等十三州 蔡 唐州屬河南道領汝陽等 李光顏 光進之弟官 潤曲 今河南商水縣西南 裴

度 山西聞喜人 憲宗 元和 張柴 七十里柴與柴同 殲 音泮 也 殲甲也 殲 音擣 也 懸瓠城 今河南汝南縣 柝 音託 行夜 柝以棉裝衣 董

重質 吳少誠之婿初為元濟謀 鞠場 蹴鞠之場 囊 音託 箭袋 向書 左僕射 唐尚書省官從二品 總判省事 涼 唐州屬河 隴右 唐道在隴城之右故名

來隴 城以海新 鄆 通化 鳳翔 唐興平節度使改名 武寧軍 唐節度使治徐州 金鄉 今山東 淄青 唐州屬河南道 淄州 今山東 昭義 唐置昭義

今河南安陽縣治 今河南東北地 鳳翔 唐興平節度使改名 武寧軍 唐節度使治徐州 金鄉 今山東 淄青 唐州屬河南道 淄州 今山東 昭義 唐置昭義

## 叙解

李愬、別號元直、西平郡王李晟的第十一子、素有計劃謀略、善於騎馬射箭、因父的恩蔭、補官協律郎、累次升衛尉少卿之職、生母早沒、爲庶母王夫人所撫養、得以成立、王夫人沒、西平王因爲不是嫡室、令衆子均服總麻三月、諸子遵命、惟李愬因係自己慈母、情極悲恻、不忍從輕服、西平不得已許李愬服齊衰之服、及西平薨逝、遂與胞兄李憲在墳墓之傍、居廬守禮、德宗溫詔勸他回家、只隔一夜依然前往、皇帝憫其誠孝、聽其廬墓終制、及至服滿、便進授太子右庶子、又外任坊晉兩州刺史、因任內政績優良、應受褒獎、加爲金紫光祿大夫、升任詹事、憲宗年間討伐叛將吳元濟、因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繼派袁滋代統其軍、仍然不能取勝、李愬自請試行帶兵前往討伐、宰相李逢吉亦保薦李愬之才可用、於是先升授李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隨唐節度使、統軍之後、查看部伍、甫經挫折、士氣不振、乃欲先行休養、並不嚴令設備、一切斥候亦不用了、部下或有進言的說、這太不整肅呢、李愬說、賊人正以袁滋統兵不嚴、甚爲放心、我不願叫他們震驚我們嚴整、因而防備我們呀、又發令軍中說、朝廷知我能受屈辱、故派我來休養士卒、戰勝攻取、不是我的責任、大家由此更信之不疑、但禁止倡優女樂娛樂之事、凡兵士有傷痛疾病、必親自看護調治、從此敵人便自以爲前已經敗了高霞寓、現又因李愬統兵、不是平日有威名的宿將、遂輕視不加防備、豈知愬爲人沉毅而猛鷲、專用誠心待人、所以表示仁讓、人不懷疑、有賊來投誠的、全都收撫、優待士卒有遭父母之喪、或貧困不能葬的、皆發給米糧錢帛、令他回家料理、並慰勞他說、你亦是朝廷用的人、不能拋了親戚不顧呀、從此兵士感恩、願爲李愬效死、因而防守各地、所有山川之某

處艱險、某處平坦、併賊情之虛實、常有密報、平時李愬已了然於胸中、過了半年、李愬知兵士休養、心志固結可用、就奏請朝廷添兵以備進攻、朝廷准奏、將河中鄜州坊州二千騎兵、撥歸李愬調遣、從此極力添置軍裝、整飭隊伍、出兵將馬鞍山攻下、襲取朗山不入、轉攻青陵城、生擒賊中猛將丁士良、李愬愛重他的才能、不惟不殺他就勸他投誠、專任活捉敵將、士良拜謝活命之恩、便說、敵帥吳秀琳僅有數千兵、但是不能攻破他的、因有部下陳光洽爲之謀畫、我能爲主帥把他擒來、果然生擒光洽獻於李愬、因此吳秀琳便以文城柵壘投降、李愬就用這收撫之兵、進攻吳房、破了外城、纔出兵的時候、部下軍吏說、今日往亡囚日、不宜出兵、李愬說、惟其不是吉日、賊人想不到我們出兵、正可乘此進擊、及收兵之時、賊以精銳的馬隊、隨後來追、李愬下馬坐在椅子上、發令軍中說、有退的立即斬首、兵士拚死力戰、將賊將孫忠憲射死、賊衆退走、那時部下有勸及時進取吳房、李愬說不可、吳房是賊人分守要地、倘吳房攻破、賊的兵力、可以團結一處、不如且留此處、以分他的兵力、在先、吳秀琳投降之時、李愬曾隻身到軍前同秀琳接談、親自解他的綁縛、派爲部下之將、因此秀琳進前說、將軍必欲破賊、非把敵將李祐收撫、不能成功、因李祐乃賊的健將、他守輿橋柵時候、屢勝官軍、李愬偵得李祐出隊保護刈取田禾之時、派史用誠帶壯騎三百伏道旁、故意露出疲弱兵卒數人、像似要燒他的屯積的、李祐果然輕騎出來、捕逐、史用誠伏兵盡起、把李祐擒獲以還、李愬部下各將領、平日因多受李祐的挫敗、甚爲銜恨、都請即時殺却、李愬不聽、以客禮優待、有時召李祐到幕中、及李忠義二人商議軍事、屏退左右、往往議至天明、忠義原名李憲

、亦是賊將來降的、李愬之部下、多進諫說、此二人不可親近、李愬依然不聽、並且待他更厚、便徵募敢死壯士三千人、編成一隊、親自教練、此時天降大雨、從五月到七月連陰不解、由是部下全說、這天變就是主將不殺李祐的警告、將吏同聲附和、李愬雖以主帥之力、不能保護李祐安全、乃持袖手而泣說、上天不欲我平賊孽、因何侵奪你的這樣多呢、因為衆怒難犯、愈激愈烈、便把李祐拘囚起來、押送京城、但是密奏說、若是殺了李祐、就無法成滅蔡州的功了、天子詔下、釋放李祐無罪、仍回李愬部下任事、李愬奉到聖旨、就叫李祐佩刀出入帳中、派他充六院兵馬使、六院之兵凡三千人、均係山南各地有材有勇精銳之人、所以派李祐統帶、祐手捧委狀、嗚咽感恩圖報、部下諸將亦不敢再有閑話了、從此決議攻襲蔡州、舊時軍令、有敢將敵之間諜釋放的、應得滅族的罪、李愬獨改訂此令、所有捕獲間諜、一切善爲待遇、被虜敵將都反爲投報真情、李愬由此更把賊中虛實、真像明瞭、這時李光顏屢戰屢勝、吳元濟盡將精銳屯聚在洹曲地方、以抵抗官軍、李愬知他有隙可乘、就派遣部下從事鄭澥謁見元帥裴度、密報與兵時期、時在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十日、夜間軍隊出發、李祐李忠義帶領突將三千爲前鋒、李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率領後隊作殿軍、出了文城柵、纔傳令說、往東去、走了六十里止、襲取張柴、把防戍的賊全殺了、令士卒稍爲休息、添補鞍轡、刀出鞘弓上弦以待、當時天降大雪、雲氣昏黑、寒風凜冽、旗幟均戢戢欲倒、士卒皮膚凍裂、馬匹亦戰栗、不能前進、士卒凍死道上的有十分之一二、張柴迤東陂池皆險而且深、大眾都未曾經過、以爲投入險地、軍吏請示何往、李愬口傳令說、進蔡州去捉吳元濟、士卒大驚失色、有監軍

使者流淚說、果然中李祐的奸計了、但是已經隨着李愬來了、軍令森嚴、不敢爲身命打算、只有隨着前進了、李愬在路途之中、分遣兵士截斷橋梁以塞洄曲之道、又分兵塞斷朗山之道、走了七十里、天已夜半、到了懸瓠城、大雪更甚、城邊都是養鴨鵝池、李愬下令打驚他叫喚、藉以混亂軍聲、賊將倚仗吳房朗山兩處之守兵、安然不知官軍之至、李祐等已到城下鑿城墻成洞、首先登城、衆將隨他一擁而上、殺了守門賊兵、開關延兵齊入、仍留更夫令其照舊擊柝傳夜、天漸明了、雪亦住了、李愬直入吳元濟的外宅舍、蔡州吏人見了驚慌報告說、城被攻破了、元濟還不肯信、就說恐怕是洄曲的子弟、天寒來要棉衣、及聞官軍號令說、常侍傳話、纔驚慌起來、說、那裏的常侍來到這裏、趕緊起來率領親近之人上了牙城、田進誠已臨城下環攻、李愬料元濟必定望董重質來救他、就先到他家裏安撫慰問、叫他不必恐懼、並以書信召董重質、重質果然單騎白衣前來投降、李愬待以優禮、田進誠向南門縱火、元濟無路可逃請罪投誠、用梯子引下來、打入囚籠、押送京師、其部下申光各軍隊、還有二萬多人、亦皆乞跟著投降了、李愬此次戰役、不殺一人、所有賊之隨從、以及營幕廚役馬夫差夫等、皆令其照舊服務、使不生疑、發落之後、乃屯兵於鞠場、等候元帥裴度、裴度親到、李愬身穿軍服帶弓箭以部將禮迎接、裴度要退避不敢當、李愬說、蔡州的人久已將上下名分、廢弛不講、要行此禮節、叫他們知道朝廷的尊貴、裴度不得已用宰相見節度禮接受、愬的迎謁、蔡人皆注目觀看、聳然敬畏、就還軍文城柵原防駐屯、朝廷有詔、進授李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爵涼國公、此時皇帝正整頓隴右地方、便調李愬節度鳳翔一帶、又有李師道叛變、

詔令李愬代其兄李愿所統之武寧軍討伐、旬日之中、李愬會歷充父兄兩鎮的職任、當時人皆稱羨爲榮、後降將董重質有罪被斥、李愬表請飭其軍中効力贖罪、詔許之、乃派爲守城牙將、愬與賊戰、破賊於金鄉、經十一次接仗、擒其隊伍首領五十人之多、俘虜兵士萬人之衆、淄青兩地悉平、進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調昭義節度使、賜建府第於興寧里、卒年四十九歲、贈官太尉、諡法武公、李愬平時自奉節儉、其兄弟多有倚賴勳貴之家、所乘車馬、皆裝飾奢華、房屋亦極美麗、獨李愬仍住在他父王故第、毫無增多擴大、從前西平王克復京師的時候、商賈並不停市、此次李愬平蔡州、亦屬相同、所以父子並爲名將呢、

### 唐檢校司空蔡陽郡公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宣武節度推官、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咸通中、劉瞻鎮北門、辟爲從事、入朝爲虞部員外郎、五年、爲刑部員外郎、九年、劉瞻作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切中機要、當時推之、尋遷戶部侍郎、助平、以本官充承旨、瞻以諫忤懿宗罷相、出爲荆南節度使、再貶康州刺史、使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擁衆百萬、所經屢殘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

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駁欲以南海節制廢之、携方倚高駢立功、乃曰、高駢才略無雙、淮南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叢爾賊不足平、奈何舍之、令四方解體耶、駁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故能興於江淮、蔓延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心一離、巢卽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左僕射于琮曰、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絕矣、帝亦望駢成功、乃依携議、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携議從之、駁以爲損國威靈不可、抗論至相詬謾、帝俱罷之、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帝思駁言、徵還拜禮部尙書、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是冬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縊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駁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之曰、非卿失也、朕且駐蹕興元、卿堅扼賊衝、勿令西向、駁曰、臣當以死報國、請陛下無東顧之憂、道路艱虞、奏報梗塞、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帝曰、苟利社稷無不可、駁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賊將尙讓王璠率衆五萬來攻、駁預知賊至、令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敗儒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駁以銳卒數千陣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測衆寡、陣未整而伏發、其衆大撓、日旣晡、岐軍四合、大戰於龍尾阪、賊委兵仗自



潰、斬截萬計、多獲鎧仗、擒瑋子斬之、岐軍大振、帝聞之謂宰相曰、朕知敗不盡儒者之勇、卽授敗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蔡陽郡開國公、時畿內諸鎮禁軍、尙數萬、自巢破京師後、衆無所歸、敗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敗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草賊黃巢、狗彘下材、豺狼醜類、結連囚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面罪己、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俊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竊據宮闈、僞稱名號、廣侵田宅、濫竄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已神人共怒、行路傷心、敗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淮南高相公、合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敗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磨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驅沙漠之軍、共獻蕩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思垂竹帛之切、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搆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背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敗檄至、遠近咸聳、各



唐六部部長  
官正三品黃巢 曹州冤句人因謀凶聚眾民為盜橫掠陳許襄陵入交廣求為天  
江陵襄陽縣 安南府 唐都護府本名交州治 浙東 節度使或為觀察使治  
虛播 范陽人乾符末年為相倚任高駢破賊致 浙西 州管泗陽常林湖等州 高駢  
南 唐道領揚楚等十四州今湖北江之北 都統 乾元中始置或總三道或  
相黃巢陷京師並 南登 即南詔烏蠻別種哀牢之後姓蒙氏其酋法蘭位遣使 廣明 僖宗  
公主俱為賊所害 詔和高駢奏請與和親柳紹真皆奏駁之遂殺其款 年號 鳳翔隴右  
州即興元府漢中郡今陝西 斜谷 在陝西郿縣西 興元 見 中和 僖宗 尚讓 曹州  
南 隴縣洋州即今陝西洋縣 斜谷 南入蜀要路 年號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唐道領揚楚等十四州今湖北江之北 都統 乾元中始置或總三道或  
相黃巢陷京師並 南登 即南詔烏蠻別種哀牢之後姓蒙氏其酋法蘭位遣使 廣明 僖宗  
公主俱為賊所害 詔和高駢奏請與和親柳紹真皆奏駁之遂殺其款 年號 鳳翔隴右  
州即興元府漢中郡今陝西 斜谷 在陝西郿縣西 興元 見 中和 僖宗 尚讓 曹州  
南 隴縣洋州即今陝西洋縣 斜谷 南入蜀要路 年號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鳳翔隴右 隴右

叙解

鄭啟、表字台文、本貫榮陽郡人氏、年十八歲、中會昌二年進士、外用為宣武節度推官、因

為書判拔萃入選、升渭南尉、咸通朝、河東節度使劉瞻鎮守北門、聘作從事、升虞部員外郎、又轉  
刑部、咸通九年劉瞻作了宰相、保薦他升為戶部郎中、又入翰林院作學士、兼知制誥、這時正在討

李克用 沙陀人本姓朱耶賜姓李少驍勇號李鷄兒黃巢已陷京師克用將代北軍至河中屢敗賊進至  
涇州遂入并秦門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進賊至涇陰敗散於寶鼎界集將林言斬巢以降  
初為博野軍少校敗甚奇之委以遊  
運之任由是立功授期節度使

治徐州賊寇龐勛、往來書詔很多、全交他辦、鄭啟文思敏捷、不遲時刻、所作文字、粲然可觀、深中事機的要領、同官都讓牠主稿、不久升戶部侍郎、龐勛既平、進官學士承旨、十一年同昌公主薨逝、懿宗痛悼、心恨醫官用藥無效、下詔捕醫官連同宗族三百餘人、盡行下獄、劉瞻上表切諫、懿宗大怒、將劉瞻罷去宰相之職、貶爲康州刺史、鄭啟因是知制誥學士、應擬詔稿、文中多有褒獎的話、駙馬韋保衡心中憤怒、奏言鄭啟附下結黨、欺罔君上、因此鄭啟得罪、貶爲梧州刺史、僖宗登基、召鄭啟還朝、任爲右散騎常侍、升兵部侍郎、乾符四年、轉官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又遷門下侍郎、兼官禮部尚書、從此鄭啟遂爲宰相、乾符五年、黃巢起於曹鄆兩州、饑民響應、聲勢浩大、南邊打到荊州襄州、東邊渡過大江淮河、聚衆不下百萬、所過的地方、屠殺焚掠、無所不爲、乾符六年、攻佔安南府、通信給浙東觀察使崔璆、求他轉奏朝廷、要作天平節度使、皇帝發交百官會議、其初黃巢起事的時候、宰相盧攜保薦浙西觀察使高駢、升任淮南節度使、令其防賊、往來之路、並加高駢諸道行營都統、此時朝臣會議、多有主張借給他個虛名、以緩目前的禍患、鄭啟說、不如把南海的節度給他、盧攜正倚重高駢、便說、高駢的才能謀略、蓋世無雙、淮南的兵馬、更是精銳、現在各道勤王的將士、眼看就到、這點小小流賊、不用費力就可平定、爲甚麼赦了他叫四方豪傑解散呢、鄭啟說、黃巢作亂、原本出於荒年、約一班賊徒、全是以利結合、所以能起亂江淮、擾徧天下、再說國家太平已久、軍士忘戰、賊衆一到、關閉營壘、不敢出戰、若是假以虛名、赦他重罪、叫他們暫時不致生變、等到豐年、他部下烏合之衆、日久思想回家、人心一散、黃巢直是案上的

一塊肉、任人屠割了、這就是孫子兵書上說的、不戰而能屈人之兵啊、如今若是不用計策制他、完全靠著兵力威嚇他、恐怕天下的憂患、就沒有完了、左相于琮說、南海出產珠寶的地方、若是給與賊人、國家寶藏的來源就絕了、皇帝心中、亦以爲高駢可靠、就依盧攜所議、這時又接到高駢奏章、說南蠻強盛、請照應付西蕃的辦法、把公主嫁給蠻王、盧攜贊成、鄭啟說這樣辦法、太有傷損國家的威名、決不可辦、互相爭辯、以至於詬謾毀罵、皇帝看着不成體統、兩人同時罷相、廣明元年、黃巢從嶺南又往北而來、直入江浙、就把崔瑊俘虜、攻陷淮南郡縣、高駢只下令部將張璘保守要路、堅閉營壁不出、皇帝想起鄭啟的話、召選拜爲禮部尙書、以本官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就招募了五百壯士、號稱疾雷將、境內盜賊、但有發動、立時捕獲、不久黃巢打破東都、鄭啟派兵防守京師、把家財取來、作兵士臨行慰勞之用、他的夫人親自縫衣、簽給戰士、業已京城喫緊、皇帝出狩梁洋、鄭啟在斜谷接駕、謁見痛哭說、將相諸臣、誤國至此、若論主辱臣死應請治臣死罪、以爲警戒、皇帝慰勞他說、不干你事、我暫先駐在興元、你力扼住賊徒來路、不要叫他西竄、鄭啟說、臣決意以死報國家、願皇帝沒有東顧的憂慮、但是道路不平靖、奏報遲滯、事到臨時、不能遠取聖旨、望許臣得以便宜行事、皇帝說、只要有利國家、沒有不可、鄭啟回到鳳翔、就查閱士卒、補充滿額、整理軍械、務令完備、掘深城濠、修築城垣、盡數取出家財、散給士卒、日夜備戰、如大敵當前一般、中和元年、黃巢賊將尙讓王璠率領賊衆五萬、來攻鳳翔、鄭啟早已知賊必來、下令部將李昌言等、分別埋伏在要害地方、賊人以爲鄭啟是個書生、焉能拒戰、率馬步賊兵長驅直入、隊伍散

亂喧譁、如入無人之境、鄭啟用精銳士卒數千人、列陣高岡之上、多立旗號、延長數里、離賊人尚遠、一齊鳴鼓示威、賊人不知官軍有多少、正想布陣、陣勢還沒布齊、埋伏的兵就發動了、賊兵驚擾不知所爲、時已傍晚、官軍四面合圍、在龍尾陂大戰、賊衆棄兵仗而逃、斬殺賊兵、約在兩萬以上、所得甲仗兵器、不計其數、並把王璠的兒子擒住殺了、從此鄭啟所統岐州官軍聲威大振、皇帝聞之對宰相說、我知道鄭啟不是那書生的紙上談兵、隨即下詔進官檢校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進階上柱國、進封滎陽郡公、這時京都各鎮禁軍、尙有數萬人、自從黃巢破京後、便無所歸、鄭啟承詔招諭各鎮將校齊集岐陽、分給財帛、以安衆心、瀝盟宣誓、共扶王室、傳檄天下、檄文甚長、這是節其大略、大意說、草賊黃巢、本是猪狗的下賤之材、豺狼的兇惡之類、嘯聚亂黨、脅迫良民、其初侵掠鄉間、漸而攻打州縣、當時因爲鎮將無能、官兵貪利、雖是號稱討賊、實在姑息養奸、就讓賊勢日張、要求非分、皇帝下愛民命、上惜天和、不憚引咎自責、只求息事安人、招降賊首、委以尊官、本意盼他悔罪自新、免使人民受害、可是他並不知感恩、依然造亂、搶掠州鎮、殘毀京城、挫辱官吏、屠戮人民、看着人命比草木還輕、覺着尊位像賂甚易得、佔據皇宮、僭稱帝號、更叫他的黨類、任意侵奪田宅財貨、貪心不滿、過於江河、爭奪不已、如同鷹鷂、把一個首善中國、變成野蠻地方、可憐人民、像在牢獄裏面、直使神人全行憤怒、行路的觸目傷心、我鄭啟忝領列鎮之兵、身兼將相之位、每日廢寢忘食、立誓同忠義之臣、共滅此賊、近日奉承聖旨、集合諸軍、共行天討、淮南高駢相公、會合關東各鎮、約定夏初到關、我鄭啟會合關西涇

原秦州各鎮之兵、先在關前守候、並且吐蕃芟項、願助國家、帶領沙漠軍人、共同討賊、此刻中外一心、藩鎮協力、軍容之盛、可想而知、都想成青史的功名、洗朝廷的恥辱、像這殘餘妖孽、不修掃除、況且你們諸道長官、世代深愛國恩、高居重鎮、當然有安邦的方略、愛主的忠誠、自從兩京失陷、聖駕出巡、試問誰不看見逆賊、目眦欲裂、經過敗壘、神魂全失、一聽見勤王之舉、定然披衣而起、更望鼓動忠義之氣、上緊勦滅賊仇、共立大功、仰酬主德、恭迎鑾駕、再入京都、豈不是盛事嗎、這時自從僖宗皇帝幸蜀以後、詔旨不出劍門一步、四方認爲唐室衰微、沒有復興之望、及至鄭畋檄文一到、遠近全都聳動、各自勒兵、以求立功、奔走稟命行在、黃巢聞知、大爲恐懼、再不敢作西攻計畫、當時若不是鄭畋扼住賊人要路咽喉、褒蜀一帶必危、天子車駕亦難安全、因此大功、特授檢校司空、到了冬天、鄭畋積勞重病、因爲岐山當賊人要路、必須猛將防守、表薦部將李昌言當此任、朝命允行、並詔令鄭畋赴行在休養、二年正月、鄭畋行至成都、任王鐸代鄭畋督兵、擔任收復兩京事宜、又拜鄭畋爲宰相、軍務全聽主持、鄭畋自覺病體不勝重任、累次上表辭官、奉旨准免相位、改授太子少保、並調鄭畋之子鄭凝績爲隴州刺史、詔令鄭畋就住郡署養病、可謂恩禮優隆了、後來沒於郡署、享年六十三歲、詔贈太尉、光啓末年、李茂貞作鳳翔節度使、茂貞本由小校出身、得鄭畋拔擢、遂至藩鎮、感其知遇、上表論鄭畋功勞、下詔追贈司徒、諡爲文昭公、

## 後梁宣義軍節度使開國侯王彥章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鄆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卽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貞明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背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撤北城拆屋木編棧、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鬥、流矢雨集、或舟棧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



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晉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蹄、遂就擒、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撫慰、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有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興、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逸佖烈乎、逸佖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以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彥章性忠勇有智力、臨須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鬥雞小兒何足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嘗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拔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瓊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錄用、

## 總論

世皆謂王彥章勇有餘、而智不足、不知五代之際、人心譎詐、朝秦暮楚、恬不知恥、彥章當受命之際、危疑震撼、不以君開易其志、不以兵少擾其心、忠勇自矢、百折不撓、觀其家屬被擄、斬使以示決心、兵敗被擒、捨生以明正義、豈不凜然大丈夫哉、

## 晉義

鄆州壽張即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晉連太祖朱溫後梁太祖澶州今河北清豐縣魏州即今河北大名縣鄆城今河北鄆城金波亭在今河北大名縣東晉陽即今山西省會滑臺地名亦曰白馬城即德勝縣治即北城也楊劉地名在今山東東阿縣北夷門在河南開封縣城內東北隅

## 叙解

王彥章、表字賢明、是山東壽張縣人氏、自幼從軍、投在梁太祖朱溫的帳下、因為他勇悍會打仗、陞了將校、率領着侍衛兵、屢次跟着朱溫打仗、到處都立了很大的功勞、他每次打仗、都是拿着很重的鐵槍、向前衝鋒、極為勇猛、無人敢擋、所以人們送了個綽號、叫作王鐵槍、只要提起王鐵槍這個名字來、沒有人不知道是勇悍可怕的王彥章、梁開平四年、陞了澶州刺史、並封為開國伯、後來魏軍作亂、晉國乘勢奪了澶州、彥章的全家都被擄去、晉王愛彥章勇敢、打算招降他、對他的家眷、十分優待、派人勸彥章降晉、彥章斬其來使、表示絕對不降、他的家眷、也就為晉人所害、梁貞明三年、晉兵攻破了鄆州、梁朝的人心大為惶恐、急派彥章為北面招討使、以擋晉兵、他接到命令、就輕裝急往滑臺、一面又自楊村乘船而下、水陸併進、先斷晉人德勝的浮橋、攻德勝的南城、立即攻下、晉人連北城也棄了、退往楊劉、彥章率軍乘船順流追下、晉人編木為柂、步兵都到柂上、與彥章軍各靠一岸而行、遇到河窄轉灣的地方就打、刀槍並舉、箭飛如雨、船翻柂覆、人人死戰、打了仗一百多次、到了楊劉、晉人固守、彥章急攻、眼看就要攻下的時候、晉王親率大

軍前來援救、彥章重濠複壘、晉人竟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趁其築壘的時候、馳軍急攻其柵、自晨至午、眼見的攻破其城、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遂退、七月晉軍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先是趙張兩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恨之、性又剛直、不能容忍、及段凝爲招討、彥章因語所親近之人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的時候、我一定盡誅殺了這些奸臣、以謝天下、可是趙張聽見此話私相說、我等寧死於沙陀之手、豈可爲彥章所殺呢、因合力以傾彥章、這時段凝正以賄賂交結、求掌兵權、因與彥章不合、暗害其功、凡彥章有甚麼請求、他却從暗中阻撓、以致王師失利、竟罷彥章兵權、到了九月間、晉人要由兗州出兵、梁末帝急派彥章、率保嬰騎士數千人、防禦東路、又因爲鄆州爲敵人所據、想謀進展、梁朝又怕彥章有變、派奸臣張漢傑爲監軍、監視彥章、彥章渡過汶水、打算奪取鄆境、晉王大軍來援、彥章率衆拒戰、因爲受了重傷、所騎的馬、又被人砍倒、所以被晉將夏魯奇擒住了、晉王見彥章謂之曰、你嘗以孺子待我、今日你服我否、又問彥章、我素聞你善能用兵、當時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固守、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很是憐憫、親賜藥以敷其創、愛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安慰、很想招降他、王彥章說、我一個人平常既事梁朝、受封到獨當一面的將帥、現在兵敗力窮、死是應當的、那有爲臣爲將的、早晨事梁、而晚上事晉的呢、我盼着能趕快死了最好、晉王遣李嗣源、親往諭之、欲以全活、嗣源至彥章臥內、以見之、彥章說、汝非邈倍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呼其小字、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以傷重不能行、遂遇害、時年六十一歲、

他的性情既忠心、又勇敢、還有智力、每逢臨陣對敵、都是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鬥雞小兒、何足畏、每與晉交戰、晉王嘗謂此人可畏、當避其鋒、所以當時沒有不知道王鐵槍這個名子的、及晉高祖遷都夷門、愛其忠勇、追封他爲太師、並搜尋他的子孫後人、都爲錄用、

### 後唐太師盧龍軍節度使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步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

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於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餘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共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兵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忍、願無忽其言、莊宗遂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鄙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鄙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

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磨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磨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郟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寨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願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

、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旌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總論**

周德威蓋智勇兼備之名將也、觀其生擒陳章、計破王景仁、櫛擊單廷珪、或佯走以避之、或

鼓譟以撓之、避實擊虛、獨操勝算、史謂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常伺敵之隙以取勝、信屬實錄、至其還軍太原、徒步以釋羣疑、交懷李嗣昭、杯酒以平夙怨、則大度雍容、尤有古大臣風

焉、

**晉義**

朔州馬邑郡名今山西朔縣晉王李克用本姓朱邪賜姓李以破黃巢功太原唐府名今之太原陳章梁將牙長八尺口箱鎚鐵椎也潞州

即山西潞安晉取革晉取克寧晉王克用之弟柏鄉今河北贊皇今河北棧同棧欄木鄆邑今河北魏魏也晉持送物也飛狐今河北涿州今河北幽州即今劉鄩晉時燕臨清今山東汴州即河南胡柳陂地名在山西黃槐陂

**叙解**

周德威、表字鎮遠、朔州馬邑人氏、他的爲人、是勇敢而且有智謀、他能够遠望飛塵、就知

道敵人的數目、他的體貌雄壯偉大、雖笑不改威容、令人看着覺得凜然可怕、晉王李克用、派他做騎將、又陞爲鐵林軍使、隨着晉王、打败了王行瑜、因爲有功、陞爲內衙指揮使、他的小名叫陽五

、在梁晉交爭的時候、周陽五的勇名、傳遍天下、梁國圍困太原的時候、給軍中下了個命令說、誰能生擒周陽五、就陞誰當刺史、梁國有個勇將姓陳名章、綽號陳野叉、平常總是騎白馬穿紅甲、爲

的跟旁人不一樣、他來往於陣中、尋找周陽五、非生擒他不可、晉王聽說這話、就預先告訴德威說

陳野又想擒住你、以求刺史之官、你看見騎白馬穿紅甲的、要好好的防備、德威笑着說、陳章愛說大話、安知道刺史之官不是我作呢、他就告訴他的步兵說、若是看見白馬紅甲的、可以詐敗躲着他、等到兩軍擺好陣勢、德威另換了一身衣裳、摻雜在卒伍裏頭、陳章前來挑戰、不知是計、這邊一退、他就奮勇急追、德威等陳章纔追過去、急揮鐵鎚擊之、陳章墜落馬下、遂被生擒、德威與梁軍相持、已經一年多、所有晉國的重兵、全隨着德威在外邊、晉王病故、莊宗新登了極、怕德威有變、所以晉國上下、都很恐懼、莊宗派人向他報喪、並告訴他殺了李克寧之事、叫他班師、德威接到命令、即刻率軍回到太原、把隊伍駐紮城外、步行進城、到晉王的靈前、大哭甚哀、晉國的人、知道德威沒有異志、人心才歸安定、後隨着莊宗、攻擊梁軍、破夾城、原與晉將李嗣昭、意見不合、現因各掌兵權、恐怕將帥不合、有悞國家大事、故此設法歡好如初、到天祐七年、梁國派大將王景仁、率魏滑汴宋等處的七萬人、攻擊趙國、趙王求援於晉、晉派德威屯兵趙州、梁軍到柏鄉、趙人告急、莊宗出兵贊皇、會德威於石橋、他們一同進到離柏鄉五里、在野河的北岸、紮下營寨、晉國的兵少、而景仁所率的軍隊、都是梁國的精銳、人強馬壯、鎧甲鮮明、德威激勵他的部下說、他們都是當長工作小買賣的無能之輩、祇是修飾外表、並不足懼、再說他們的甲、一身就值幾十吊錢、正好拿過來歸我們用、等到回去告訴莊宗說、梁軍甚銳、我們應該少退、以待其疲、莊宗說、我領兵遠出、利在速戰、現在若不起快進擊、叫敵人知道我們的虛實、那我們還怎麼辦呢、德威說、不然、趙國的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我們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所長、現在我們把隊



伍置於河上、迫近敵人營門、這不是用騎兵之地、莊宗聽了、很不喜歡、退臥帳中、諸將都不敢進見、德威跟監軍張承業說、王怒我不出兵、我並不是怯、我們的兵少、距敵又近、敵人的營門、僅隔一水、倘若梁軍以舟渡河、則吾軍休矣、不如退軍鄆邑、引誘敵人出營、再擾亂他、令其疲乏、才可以制勝、承業進去對莊宗曰、德威老將能忍、願不要忽略他的話、莊宗說、吾正思此事、這時德威又抓到梁國的一個游兵、問景仁現作何事、那游兵說、制舟數百、預備搭浮橋、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兵鄆邑、德威早晨派三百騎兵、向梁營挑戰、自率三千繼之、景仁聽說甚怒、率全軍出戰、與德威轉鬥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都擺成陣勢、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在西、魏滑之軍在東、莊宗騎着馬到高處一望、很是喜歡、就派人告訴德威說、吾先進攻、你跟着前進、德威趕緊來找莊宗、攔着他的馬勸他說、梁軍遠道而來、輕於前進、跟我們行游動戰、一定顧不到攜帶糧秣、就是攜帶、一定也不多、他也沒工夫吃、等不到午時、人馬一定又饑又乏、等他要退的時候、再攻擊他、我們必定得勝、諸將也全說很對、等到太陽偏西、梁軍東邊起了飛塵、德威一面擊鼓、一面大喊、對梁軍西邊的說、魏滑軍退了、又對東邊的說、梁軍退了、梁軍動搖、不能再整、全都退走、遂致大敗、自鄆邑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僅主將王景仁隻身逃走未死、自從梁晉相爭、打了幾十次仗、梁國的敗仗、沒有比這回再厲害的、劉守光妄稱國號於燕、晉國派德威率三萬人出飛狐去攻擊他、德威領兵、進了祁溝關、奪了涿州、就把守光圍在幽州、破了外城、守光關了城門、死力防守、晉軍把燕國所屬州縣、很快的全都攻下、惟獨幽州、圍了一年多才攻

下了、德威雖爲大將、但是常隨士卒、往來於矢石之間、守光有個勇將、叫單廷珪、望見德威在陣上、他說這就是周陽五、挺槍馳馬追來、德威故意敗退、料着廷珪快到、把身體往旁邊一躲、廷珪來勢凶猛、馬跑的很快停不住、讓他稍微過去、猛用鎚一擊、廷珪墜落馬下、遂被擒住、莊宗跟劉鄩相持於魏、劉鄩在夜間、暗派兵出黃澤關、去襲擊晉國的太原、德威自幽州率騎兵千人入土門追他、劉鄩到了樂平、因爲遇上大雨、不得前進、就又回來、德威跟劉鄩全打算往東去爭臨清、因爲臨清有存着的糧食、並且是晉軍的餉道的緣故、德威先往返的擾亂他、所以莊宗後來能靠着劉鄩而把他打敗了、莊宗勇而好戰、更急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所以他用兵常藉機會以取勝、十五年、德威率燕兵三萬人、還有鎮定等軍、隨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到了臨濮這個地方、再往汴州、大軍在湖柳陂宿營、黎明的時候、騎兵斥候報告說、梁軍來了、莊宗就問德威怎麼打呢、德威對曰、這裏離汴州、不過一兩日行程、梁軍的父母妻子、都在汴州、梁人的家國存亡、在此一舉、我們以深入之兵、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不可以力爭、再說我軍先到、糧秣炊爨都有預備、營柵設備都已完整、應當以逸待勞、按兵不動、我率少數騎兵擾亂他、叫他紮不成營寨、無法作飯、乘着他們勞乏再攻他、一定可以致勝、莊宗說、我屯軍河上、終日等着敵人、現在看見敵人了、若不打去還作甚麼呢、就對李存審說、你押着輜重先行、我就在後面、莊宗督促着隊伍就出去了、德威對他的兒子說、我們不知道要死在那裏呀、晉軍前進、遇到梁軍、擺成陣勢、莊宗率軍在中央、鎮定的隊伍在右邊、輜重在的西邊、等到一接仗、莊宗率銀槍軍衝入梁陣、梁軍

稍敗、梁軍轉攻晉國的輜重、輜重看見梁軍的紅旗、全都驚逃、跑到德威隊伍裏頭、把德威的隊伍全衝亂了、梁軍乘勢猛攻、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跟諸將相抱而哭曰、吾不聽老將的話、而使他父子至此、後來莊宗坐了皇帝、追封德威爲太師、明宗時候、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 宋濟陽郡王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縱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京師、禁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讜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閫門使、五年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質寶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己、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審視之方信、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讜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時昔欲親汝、汝何敢疏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旣而賊將改進兵來援、

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爲平晉、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案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帝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詔先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又破其軍新林港、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樵采路絕、李煜危急、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圍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旣成、吳兵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卽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

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帥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今吾欲北征、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從征太原、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大破其援師於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之於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帝聞、命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帝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美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旬日食盡、因退雄州以援餉餽、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遂爲所躡而敗、責授右饒衛上將軍、真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堯年六十九、上臨哭

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總論 曹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歷平二國、嚴禁部下殺掠、秋毫無取、悉除五季貪暴之習

、其德量之卓越、洵可為後之統兵者法矣、自古名將之家、後嗣每多不振、而武惠獨不然、身祀廟

庭、沒封王爵、子孫鼎盛、慈聖發祥、謂非積德格天、其能受福報之遠如此哉、

### 晉義

靈壽 宋縣屬河北西路真 乾祐 五代後漢 成德軍 唐置五代後唐改為真定府 周太祖 姓郭名威 郭世宗 姓榮名榮 周太祖之內

位 澶淵 今河北滄陽縣西南宋 唐置河中節度使治蒲州五代 王仁鎰 邢州龍岡人唐明宗鑲邢為顯德 五代後周太祖年 澶淵古

林塞今陝 晉州 今河北 絳 弋早色絳組 建隆 宋太祖 平陽 晉州郡名今 王全斌 太原人官至武 平晉 宋縣屬河東路今 乾德 宋太祖

西潼關縣 蜀 後蜀孟知祥據成都傳 成軍 復置在今河南滑縣 仁贍 王仁贍方城人從平蜀 開寶 宋太祖 昇州 今江蘇 荆南 今湖北江陵縣高季

子昶宋太祖遣王全斌 峽口 皆今湖南武 池州 今安徽 常塗 今安徽 燕湖 今安徽 采石 磯 在安徽當塗縣西北牛 浮梁 連舟渡水亦 白鷺洲 江蘇

後以荆歸峽 三州 降于吳 峽口 皆今湖南武 池州 今安徽 常塗 今安徽 燕湖 今安徽 采石 磯 在安徽當塗縣西北牛 浮梁 連舟渡水亦 白鷺洲 江蘇

江寧縣西南大江 新林港 即新林浦在江 潤州 今江蘇 李煜 南唐主降於 徐鉉 字鼎臣仕南唐 使相 節度使僉同平 潘美 大名人積軍功

中與新林浦相對 固安 今河北 涿州 今河北 米信 本奚族以善射從宋太 新城 燕督元地唐置縣屬 封韓國公官忠

武軍節 劉繼元 宋封彰城公 雍熙 宋太宗 固安 今河北 涿州 今河北 米信 本奚族以善射從宋太 新城 燕督元地唐置縣屬 封韓國公官忠

叙解 曹彬別號國華、真定靈壽人氏、周歲的時候、他的父母、把各種小型玩具、擺列席上、看他

喜歡拿甚麼、他就左手拿兵器、右手拿祭器、隨後又拿了一個印、其餘的東西、連看也不看、人都

覺着他奇怪、後來長大成人、氣質極為淳厚、後漢乾祐年間、在成德充當武官、那時的統帥武行德

、看見他那種端莊的態度、就指着他對左右的人說、這有遠大的才器、不是平常人哪、後周太祖的貴妃張氏、是曹彬的姨母、周太祖受了漢朝禪位、坐了皇帝、召曹彬回京師、隸屬世宗柴榮的帳下、隨着去鎮守澶淵、調補供奉官、又升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因為曹彬是皇帝的親戚、特別加禮優待、曹彬並不驕慢、謹守禮節、更加恭敬、在公府中燕會的時候、他總是終日端坐寡言、目不傍視、仁鎬對部下說、我自己已覺着早晚不敢怠慢、等到看見曹監軍、那種矜持莊嚴、才覺得自己散漫草率多了、顯德三年、改任潼關監軍、又升西上閫門使、五年出做晉州兵馬都監、有一天跟主帥及賓從人等、環坐野外、可巧鄰道守將派人來送信、那個使者原來不認識曹彬、暗地裏問人說、誰是曹監軍、有人就指着曹彬給他看、那個使者以為是騙他、就笑著說、豈有國戚近臣、穿着皂袍、坐在白木椅上的嗎、子細一看、氣概非常、纔相信了、起初宋太祖在周朝統率禁旅、那時曹彬正直不阿、非因公事沒有到過他的門上、大衆讌會也不常參加、因為這個所以很器重他、建隆二年、曹彬從平陽回京、皇帝召見對他說、我早先想着親近你、你怎麼敢疏遠我、曹彬叩頭謝罪說、臣是周朝的近親、又忝居內廷職務、規矩的守着本分、還恐怕得了罪過、怎麼敢妄有交結呢、調官客省使、跟王全斌、郭進等、率領騎兵進攻河東平樂縣、招降了他那裏將官王超侯霸等一千八百人、俘擄了一千多人、後來賊將又進兵來援、打了三仗、都打敗了他、就把平樂改爲平晉、乾德初年、改官左神武將軍、不久又兼官樞密承旨、二年冬天伐蜀、詔命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做都監、峽中州縣、全已攻下、衆將都願屠城、洩他們的慾念、曹彬獨下令、約束部衆、不准殺掠、所

到的地方、人民都極悅服、太祖聞知、下詔極褒獎他、初破成都、有俘虜諸多婦女的、曹彬把他都關在一所房裏、只開牖洞以送飲食、告訴左右的人說、這是將來要進上宮裏的、應該嚴密守衛着他、到了事過、曹彬就訪問他們的家屬、全都送還、內中有無家可歸的、亦把他遣嫁去了、及至班師的時候、衆將多奪取男女財物、唯獨曹彬的行囊裏面、僅是帶來的圖書和自己的衣服衾枕、等到回京、太祖早已盡知那種情狀、就把王全斌一般將官、交法吏問罪、說曹彬是清廉謹慎的、升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進宮見了皇帝、懇請辭官說、征西的將士、都得了罪名、臣獨自受賞、恐怕不能表示獎勵有功之道、皇帝說、卿有很大的功勞、又不自己誇張、設若有一點不好、劉仁贍一班人還不肯說嗎、懲罪勸功、是國家的常典、可以不必再讓、開寶七年、將要討伐南唐的時候、就叫曹彬充任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奉詔先發兵船、從荆南順流東下、破峽山口砦、進克池州、又連破當塗蕪湖二縣、駐軍於采石磯、搭浮橋跨過大江、把隊伍渡過去、大破敵軍於白鷺洲、又破敵軍於新林港、開寶八年二月、大軍進駐秦淮、江南的水陸軍共計十多萬、陳列金陵城下、不能抵當大軍、大敗而去、進破潤州、金陵被圍、到現在已經九個月、那時城中吳人、樵采的道路、全都斷絕、吳主李煜、非常危急、派遣他的大臣徐鉉、捧着表章、到宋朝請求緩點進攻、皇帝不許、當初宋朝的大軍、列成三個砦子、潘美居守在北邊、把那形勢繪成圖式、送達朝廷、宋太祖指着北邊的砦子、對使者說、吳人一定黑夜出兵來攻這裡、你趕快回去叫曹彬挖成深溝好作防守、不要中了敵人的計、等到按照辦法做成、吳人果然乘夜來襲、曹彬率衆將依據新作的溝、抗拒吳人、



吳人大敗、把這種情形奏明朝廷、皇帝大笑說、果然如此、曹彬在長久圍城的中間、時常緩着隊伍、希望李煜歸服、又派人去勸諭他說、事勢已如此地步、所可惜的是一城的生民受累、若能投降、是最好的上策、城將要攻破的時候、曹彬忽然說是有病、不理公事、衆將都來問病、曹彬說、我的病、不是藥石所能治的、諸公若都能誠心宣誓、破城的那一天、不可妄殺一人、我的病就好了、衆將齊聲答應、燒香明誓、第二天病就好些、第三天城就破了、南唐主李煜率領他的羣臣一百多人、到軍門來請罪、曹彬竭力的安慰他、待以賓客的禮節、請煜回到宮中、整理行裝、曹彬僅派幾個人在宮門外邊等着、左右的人秘密向曹彬說、李煜進去他若自殺了、怎麼辦呢、曹彬笑着說、李煜平素柔懦、沒有決斷、已經投降、決不自殺、李煜的君臣、結果仗着曹彬維持纔得保全、自從出師討伐到凱旋回去、衆士卒很畏懼心服、沒有敢輕於犯法的、等到回京見皇帝、那名條上僅寫着、奉派往江南辦事回來、他的謙恭不自矜伐、就到這樣、當初曹彬當統帥的時候、太祖就對他說、等到攻破李煜、當命卿做宰相兼節度使、既已戰勝、副帥潘美就預先慶賀他要陞使相、曹彬說、不然、這一回往江南來、仰仗着皇帝的天威、遵守着朝廷的計畫、才能成事、我有甚麼功勞呢、況且說、使相是極品的官、我現在那裡能當、潘美說、這話怎麼講呢、曹彬說、太原不是還沒有平定嗎、等到回來、舉行獻俘禮的時候、皇帝對他說、本打算升你作使相、可是太原劉繼元還沒攻下、稍微等一等吧、既聽說這話、潘美就偷看曹彬、微微一笑、皇帝覺出來了、問他是甚麼意思、潘美不敢隱瞞、照實說了、皇帝也就大笑起來、隨即賞賜曹彬錢二十萬、曹彬退下來說、人生何必要當使

相呢、官好也不過多得幾個錢就完了、太宗登基、進官同平章事、打算征伐太原、就叫曹彬問他說、現在我想北征、你以爲怎麼樣、曹彬說、憑着國家兵甲的精銳、去剪除太原的孤獨城壘、就好比摧毀枯枝、拉折朽木、是很容易的、太宗的意志纔決定、太平興國三年、跟隨着征伐太原、後又進封爲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命曹彬同着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把契丹兵在固安打敗、攻破涿州、又大破他的援軍在城南、四月又同米信破契丹兵於新城、五月大戰於岐溝關、衆軍失敗、退屯易州、臨着易水紮營、皇帝聽說、叫趕快分別屯駐邊城、調衆將回朝、當初賀令圖等對皇帝說、契丹的王子年幼、母后專政、寵幸的人主事、請乘着這種罅隙、奪取幽薊等州、所以派彬和崔彥進米信從雄州、田重進往飛狐、靈邱、蔚州、奪得山後的要害地很多、曹彬也連下州縣、進駐涿州、十來天沒有糧了、就退到碓州、去取餉糈、那時曹彬部下衆將、聽說潘美同田重進他們、屢次建功、而自己掌握着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議論紛紛、曹彬迫不得已、就又裹糧攜帶、再去攻打涿州、契丹的大兵都在前面、並且正當天氣炎熱的時候、軍士人困馬乏、糧又快用完了、曹彬退軍、被契丹所追躡、爲其所敗、被議降官爲右驍衛上將軍、真宗登基、召復原官、拜爲樞密使、咸平二年、得病、御駕親往問病、並且手爲調藥、又賜給他銀一萬兩、問他身後的事、曹彬說、臣沒別的事可說、臣的兩個兒子、材器可取、都能爲將、皇帝問他們的高下、對說、璨不如璋、曹彬沒時、年六十九、皇帝親臨、哭的極慟、對大臣們每次說到曹彬、必定流涕、追封濟陽郡王、諡法武惠、

## 宋太尉衛王高瓊

高瓊、字寶臣、燕人、父乾在濠州、生三子、契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爲土著、瓊少勇爲無賴、觸法、將刑於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卽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瓊左手執鈞、右手執鏡、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壯之、因賜以控鶴衣帶及器帛、且勗令盡心焉、太宗卽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愬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衛右廂都指揮、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爲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城丙出郊、謀弒其導從以叛、瓊聞卽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牆以拒、賊首青脚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還、累遷軍職、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土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眞宗卽位、加彰信軍節度、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召瓊、率所部出上門、以所至有功、詔褒之、咸

平三年、代還、以手劍不任持笏、詔執挺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南犯、帝用寇準計、將幸澶州、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或勸南還、準固爭不決、出遇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卽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學致位兩府、而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退敵耶、卽麾衛士進、帝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轡築輦夫曰、何不亟行、帝乃命進輦、既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契丹乃請盟而還、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剝員、瓊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倘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三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嘉祐中、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贈衛王、諡曰烈武、

總論 高瓊少年、不過一無賴子耳、及其侍太宗也、忠勇奮發、智略百出、初遷爲指揮使、累遷至

節度使、說者或疑其邀天之幸、不知其料敵決勝、亦有大過人者、澶淵之幸、為宋室存亡所關、計雖出於萊公、實賴瓊力助成之、厥後神宗篆其碑額曰、決策定難、誠不誣也、固不止表請居潘美之下、為有謙德、諫止范柔退衄之罪、為知大體也已、

晉義

濠州宋屬淮南西路今安徽鳳陽縣州宋屬淮南東路今安徽毫縣蒙城今安徽亳縣王審琦遼西人周世宗都督的馬控鶴宿衛近侍之官御龍宋殿前步軍有

各設指宋初選武幹者為三班太平興國宋太宗天武宋官制騎步軍有捧日天武及左右四廂都指揮使大名今河北許州今河南許州許昌縣潘美和有名職功為忠

封韓國公保大軍宋置屬狼山大夏地皆在河土門即升陘在河北獲鹿咸平宋真宗范廷召魏州人積戰功為景德宋真宗寇華州

下邳人真宗時為同澶州宋屬河北東路在馮拯河陽人時為同平兩府東府中書省掌政治西府樞密掌軍務葛霜真定人官昭都虞候宋侍衛親軍有都

平章事封萊國公嘉祐宋仁宗治平宋英宗

令忠武軍宋因唐置在今河南許昌縣神宗篆碑額神宗篆其碑曰決策定難顯忠甚慶之神宋史不載續通志採神道碑補

叙解

高瓊、別號寶臣、前代都是燕人、因為他父親高乾、居住濠州、生了三個兒子、合族歸還中

國大宋朝廷、宋朝給他田地住在亳州的蒙城、就成了那裏的土著了、高瓊少年的時候勇猛的很、作事無賴、觸犯了刑法、被捕判罪、就要綁出去殺了、因為夏天暑熱、他的受創部分、潰爛不堪、乘着看守他的人不留神、把鑄鐵掣斷、偷着跑了、到王審琦的部下當差、宋太宗做京尹的時候、知道他的材幹武勇、把他安置在帳下、有一次、太宗在宮裏頭侍宴、吃酒大醉、等到回去的時候、太祖送到苑門、看見高瓊、左手拉着韁、右手拿着鏡、護持太宗騎到馬上、太祖見了、說他猛壯可嘉、賞給他控鶴官的衣服冠帶、及許多器具財帛、升為近侍、並且勉勵他、叫他盡心伺候、後來太宗坐

了皇帝、超升他爲御龍直指揮使、跟着去征討太原、奉命押着弓弩手兩班、合圍攻城、到討伐幽薊的時候、太宗的車駕、加倍的趕路回走、留下高瓊跟軍中鼓吹人等、在後面押隊、六班扈從、全都沒有跟上車駕、惟獨高瓊首先率領所部到了行在、太宗非常喜歡、很慰勞他、太平興國四年、轉官天武都指揮使、兼領西州刺史、明年、改官神衛右廂都指揮、領本州團練使、太宗車駕出巡大名、特命高瓊同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掌京城內巡檢、因出了事、貶官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那時有龍騎逃兵數十人、因爲知道知州臧丙、到郊外來了、打算劫持了他、就勢叛變、高瓊聽見這種消息、就告知臧丙趕快回城、自己率領跟隨的數十人、拿着弓箭、却自單騎、追捕下去、到了榆林村、就追上了、賊人進了村後的房舍、上在牆頭抗拒、賊首有個叫青腳狼的、正搭上弓弩要射高瓊、高瓊就拉弓一箭、將他射死、就把賊人全都擒住、送到州內、臧丙把這件事、奏上朝廷、又因那時正要北伐、所以就他召回去、屢升軍職、做到并州馬步軍都部署、那時潘美也在太原、舊時的制度、凡是節度使領軍職的、職位在衆官之上、高瓊因爲潘美是舊臣、上表呈請願居其下、朝廷照准、戍守的兵、有的亂說我們吃的軍糧、已經陳腐、高瓊知道了、有一天、到各營巡視、士兵們正聚在一處吃飯、他就取了一碗、自己吃了、對着衆人說、現在邊疆沒事、你們每天坐着、能够飽食這樣好的飯、應當知道、這是很便宜的事啊、衆人的謠言、才沒有了、後來改官爲保大軍節度使、照舊統兵、眞宗登基、正在咸平初年、契丹侵犯邊塞、其母蕭太后的車帳、到了狼山大夏、眞宗親自巡視河北、命楊允恭馳馬召高瓊率領部衆、出土門、因爲所到有功、有詔褒獎、咸平三年、

派人替他回來、因爲手上受傷、不能持笏版、就下詔、叫他拿着拐杖進見、封他殿前都指揮使、當初范廷召跟叅贊、他們所率領的邊兵、臨敵退敗、御史上言、請求治他們的罪、真宗就問高瓊、高瓊奏說、兵違將令、按軍法應該殺、可是陛下去年、已經赦了他們的罪、現在又要問罪、並且正在移屯諸路的兵、不按着時候的更換、臣恐怕衆人、必定心生疑懼、因爲他說這話、才停止不問、景德元年、契丹大起兵馬、南侵大名、真宗用寇準的計策、要往澶州親征、車駕正在北行、這時前敵宋軍已經和契丹交戰、隨駕諸臣恐怕危險、有勸真宗南還的、寇準竭力爭持、尙未定計、出來遇見高瓊在御屏之外、寇準說太尉受國家的厚恩、怎麼報答、高瓊答言、我們武人只知道捨命、寇準就與高瓊同入、高瓊立在殿下、仰面高聲奏說、寇準的計畫不錯、並且說隨駕的軍士、父母妻子、全在東京城裏、若要遷都南方、一定不肯捨家而去、恐怕不到半路便散了、願請陛下快到澶州、臣等效死命出戰、契丹不難打破、馮拯在傍邊呵叱他無禮、高瓊大怒說、你憑着文學做到中書樞密兩府尊官、現在敵人兵馬滿野如此之多、一籌莫展、還責高瓊無禮、你爲甚麼不做一首詩、把敵人退去呢、就指麾御前衛士奉輦進殿、真宗就升輦前往澶州北城、路過浮橋、忽然駐輦不進、高瓊拿起手裏的鐵撾打輦夫後背說、爲甚麼不快走、如今已到這箇地方、還有甚麼疑心呢、真宗也口諭進輦、及至到了澶州北城、御駕親上城樓、遠近望見皇帝的黃色繖蓋、歡喜踴躍、齊呼萬歲、聲音可聽到幾十里外、契丹兵聽見互相驚訝、不能整隊、真宗下詔士兵迎擊敵人、士氣奮勇、敵人已無戰心、斬殺俘虜過半、契丹就遣使求和、受盟而回、明年、因爲罷兵之後檢閱兵卒、規定各班、凡是當差

十年的、就出補軍校、年老的、就退爲本班的剩員、高瓊說、這不是激勵有功的道理、當宿衛的、還有不勞苦的嗎、從此以後、凡是當差八年的、都可以補叙軍校了、馬軍都校葛霸、掌理步軍司、因病告假、皇帝命高瓊兼管兩司、高瓊從容上言說、臣已經衰老、倘又有了病患、那就必須一員將官總領這兩司、臣侍奉先朝的時候、侍衛都虞候以上官員、常有十員之多、職位各不相同、易於陞遷改官、並且叫軍中部伍、熟悉他們的名望、邊藩若有了緩急、也可以從中選用、皇帝深以爲然、過了不久、因爲久病、請求解除兵權、景德三年冬就病故了、享年七十二歲、追贈侍中、嘉祐年間、因爲高瓊的曾孫女爲英宗皇后、追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秦國公、治平四年、神宗登基、尊高后爲皇太后、又晉贈高瓊爲衛王、諡法烈武、

### 宋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羅密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涇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青以功遷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樞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僮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路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詔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更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爲陣、賊旣失險、遂悉衆出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賊屍有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

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遷護國軍節度使、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敦坊、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以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服其有遠略、嘉祐中、以同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旣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齋中牢祠其家、

總論

世傳狄武襄、元夜張燈奪崑崙關故事以爲奇、不知此兵家之常識耳、武襄折節讀書、悉通兵

法、故能動靜合宜、自操勝算、善用兵者、先使己無隙之可乘、而後能乘人之不備、其處也鎮定、共出也飄忽、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者也、至其斬敗將三十人以示威嚴、却交阯助兵以杜後患、尤有大將之風焉、

### 晉義

西河 宋麟州河東路汾州今山西汾陽縣

散直 宋制殿前司騎軍有散直

寶元 宋仁宗年號

趙元昊 先世據夏州元昊創立契丹西平王爵號大夏

延州 宋陝西路府

今陝西 金湯城

保安縣西北百里

宥州 今陝西靖邊縣

羅密 宋師魯河南人葛懷放夏凍先

尹洙 後為經略使辟為經略判官

韓琦 字惟士安湯人仁宗時為陝西經略

討使與范仲淹並為朝廷倚重封魏

公 范仲淹 拒西夏鎮守延安夏人相戒莫敢犯

國 范仲淹 拒西夏鎮守延安夏人相戒莫敢犯

擄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宋官屬殿前司秩從五品

渭州 宋隴西縣今甘肅隴西縣

面涅 宋沿五代兵制諸

顯貴故百遺猶存 儂智高

廣源州 唐末儂智高為安人所殺其妻改適人生曾高日姓儂交人使知廣源州曾高遂

邕州 宋屬廣南西路

州 宋屬廣南西路

州 宋屬廣南西路

賓州 宋屬廣南西路

崑崙關 在今廣西邕寧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賓陽縣接壤最為險要

歸仁舖 在今廣西邕寧縣東北三十里

特木為壘 樞密使

軍國機務秩從

品 一交趾

今安南與熙寧 宋神宗

總論 元夜審崑崙關

疾如內數使勞坐客至曉未敢退忽報云是夕三鼓青已奪得崑崙關矣

### 叙解

秋青表字漢臣、汾州西河人氏、善於騎馬射箭、起初在騎御馬直的機關、充任散直、寶元初

年、趙元昊造反、仁宗皇帝下詔發衛士從征邊境、派狄青充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那時的偏將

、屢次被敵人打敗、士卒都很畏懼膽怯、狄青無論走到那裏、都是充當先鋒、統共四年中間、前後

大戰小戰、打了二十五次、他中了八回箭傷、曾經攻破金湯城、平定宥州羅密等部落的番族、焚燒

賊人積聚的糧秣、有好幾萬、收了帳篷二千三百個、牛馬等牲口五千七百匹、又在橋子谷築城、建

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處的堡子、全都是扼賊要害、有一次在安遠打仗、已經受傷限重、聽

見說賊來了、就挺身起來、疾到前敵、所以衆兵士也都爭着向前、爲他效命、他每次臨敵的時候、

都是披着頭髮、帶着銅面具、往來賊衆中間、所向披靡、沒有敢當他的、尹洙做經略判官、狄青去

見尹洙、跟他談論用兵之道、見他很好、就薦給經略使韓琦、范仲淹說、這是一個良將的人材呀、

二人一見狄青、亦覺得他是奇士、待遇很厚、仲淹把左氏春秋交給他說、爲將的若是不知古今、不過是匹夫之勇啊、狄青才折節讀書、把秦漢以來各將帥的兵法、全都通曉了、從此他的聲名更大、因功陞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仁宗因爲狄青屢有戰功、想要召見問他的方略、正趕上賊人侵犯渭州、狄青不能回去、就叫先畫了他的像、送到朝廷、後來元昊投降稱臣、狄青因爲功勞很大、陞保大安遠二軍節度、爲觀察元昊行動、留在後方、狄青奮發行伍、十幾年就貴了、他原先因爲充兵、面上刺有軍號的字、這時還仍然帶着、仁宗曾經叫他塗上藥、把字除去、狄青指着自己的臉說、陛下因爲功勞陞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是由於有這個刺字、纔自己振奮的呀、臣願意留着他、勸勉軍中的兵士、不敢奉從詔旨、除去了他、後來由彰化軍節度使、陞充樞密副使、皇佑年間、廣源州的蠻夷儂智高造反、攻陷邕州、又攻破了沿江的九州、圍了廣州、嶺外騷動、楊路等安撫經制蠻事、出師很久、沒有成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仁宗還是很憂慮、狄青上表、請求要去討伐、明天進宮去見皇帝、自己就說、臣由行伍出身、若不打仗、沒有法子可以報國、願得西蕃部落的騎兵數百、再加上禁兵、一定把賊人的首級捆來、送到闕下、皇帝聽他說話很壯、就降詔叫他經制廣南盜賊事、並且在垂拱殿設置酒筵、餞勞以後就派他去了、那時儂智高已經回去佔據邕州、狄青會合了孫沔余靖的兵到了賓州、在前些時、蔣偕跟張忠、全都因爲輕敵、戰敗而死、官軍的聲勢、非常沮喪、狄青戒勉諸將、不要妄與賊人爭鬪、完全聽我的辦法、廣西鈐轄陳曙、乘着狄青還沒有來到的時候、擅自率領八千步兵、去侵犯賊營、敗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全都逃遁、

狄青說、命令不齊、所以兵敗、到了早晨在堂上會集諸將、向陳曙作揖、請其立起、並且叫來袁用等三十個人、全都按着敗亡的罪狀、推出軍門斬首示衆、孫沔跟余靖一班人、全都互相顧望、驚駭非常、諸將更是股慄打戰、都懼怕軍令之嚴、隨即傳令、屯住甲兵、叫軍中休息十日、敵人的偵探回去報告、以爲是大軍沒有即刻前進的意思、可是狄青於明天、就叫整頓軍騎、迅速急進、一天一夜的工夫、就攻進了崑崙關、在歸仁鋪擺下陣勢、賊既失了險要、就全部出來迎戰、前鋒孫節、跟賊討戰、死在山下、賊人的氣勢、非常的銳盛、孫沔等都驚懼的變了顏色、狄青手執白旗、麾動騎兵、從左右兩翼、出賊不意、衝殺出來、賊人大敗、追了五十里、斬了首級好幾千、賊黨的黃師宓、儂建中、儂智中、及賊中官屬等死了五十七個人、生擒了五百多人、儂智高在夜間放火燒城逃走、天明的時候、狄青按兵進城、得的金帛、多至鉅萬、雜類牲畜好幾千、招撫老壯七千二百人、凡是被賊所俘擄或被威脅的、全都加以安慰、把他們遣散了、把黃師宓等斬首、在邕州城下、收斂賊屍、在城北邊、築成一個高臺、叫做京觀、賊人的屍首、有穿金龍衣服的、衆人說是儂智高已經死了、想要奏聞皇上、狄青說、安知不是賊人的詭詐呢、寧叫失了智高、不敢譴瞞朝廷、貪得功勞、當初狄青到了邕州、正有瘴霧昏迷、充塞地上、有的人說、這是賊在水的上流撒下毒藥、喝了水的、多有死了的、狄青非常憂慮這件事、有一晚上、忽然有個水泉、在砦下湧流出來、取來一喝、水很甜美、衆人得到水的接濟、又調充護國軍節度使、回到京師、仁宗皇帝嘉獎他的功勞、加封官爵、賜給府第、拜爲樞密使、當初狄青征南穩去之後、皇帝時常憂慮的說、狄青有很大的威名、賊

人一定怕他去、他左右使令的人、非用他的親信不可、雖說是吃飯睡覺行動、全都應當防備、不要叫外人知道、以防被賊人暗害、後來德見說狄青已經把賊攻破了、就向宰相說、趕快議定獎賞、若是緩了、就不足以勸勵了、開頭的時候、交趾國情願出兵、帮着討伐儂智高、余靖說交趾很可信、就預備了一萬人用的糧秣、存在邕州欽州等着他、又奉旨用三萬吊錢給交趾、作爲兵費、並且應許他平了賊以後、給他厚賞、狄青既來到、就傳檄余靖、叫他不要派使者到交趾去借兵、立時就上奏於朝廷說、借兵外夷、來除內寇、不是我們的福利、憑一個儂智高、橫行蹂躪兩廣、自己的力量、就不能討伐、必須得借兵蠻夷嗎、那蠻夷原是貪得忘義的、若因這事而引起亂事來、那又怎麼辦呢、請不要用交趾援助的兵、朝廷依了他的話、後來賊人平定了、衆人都佩服他有遠謀深略、嘉祐元年、改官同平章事、出去兼陳州判官、明年二月病歿、追贈中書令、謚法武襄、狄青的爲人、慎重沉密、不好多說話、他要計算事、必定審察的中了機會、然後才去作、他行師領兵、必定要先正部伍、明賞罰、跟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有敵人忽然來侵犯、也沒有一個士卒敢亂了先後的、所以他每次出征、全都有功、尤其喜歡把功勞推給部下的將佐、當初同孫沔破儂智高、所有謀算、全都是狄青一個人出的、後來把賊平了、經制餘事、全都交給孫沔、好像全不用意似的、孫沔歎他的勇、並且佩服他的爲人、自己覺得不如、熙寧元年、神宗評訂近世將帥的等次、以爲狄青起身行伍、威名轟動中外、深沉有智略、並且能敬畏謹慎、保全終始、慨然思念他、叫把狄青的畫像、取到宮禁之中、親自作了祭文、派使臣帶着中牢的祭品、到他家祠去致祭、

## 宋太尉武泰軍節度使劉錡

劉錡、字信叔、成紀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高宗卽位、錄仲武後、召見、授閤門宣贊舍人、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八字軍三萬七千人、殿司卒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於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重、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敗盟來侵、錡與將佐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輻重相去尙遠、遣騎趨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境、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未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部將許清奮然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于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寔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爲閒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

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順昌、鎬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鎬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城東李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敵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閒、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綰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也、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



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默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敵帥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喧、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撻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鬥、入共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檜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

鞭之、遂還汴、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  
北五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中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朮  
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  
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  
、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嗣雖迭敗金兵、而以秦檜主和、詔諸  
將班師回鎮、遂致金兵橫行中原、不可制止、鎬以憤懣嘔血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穆、

**總論**

順昌之戰、鎬以所部三萬七千人、大破金兵數十萬、使此時將帥和衷、分路進討、則兀朮可  
擒、汴京可復、而宋室何至成偏安之局乎、乃始以秦檜令楊沂中還師鎮江、繼詔岳飛班兵行在、而  
鎬奉旨渡江歸太平州、並命三帥不相節制、分離破碎、遂至金兵橫歷中原、史稱鎬慷慨深毅、有儒  
將風、金人之南侵也、海陵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答、至鎬莫有應者、其威稜  
之逼人遠哉、

**音義**

**成紀** 縣名宋屬秦以路秦瀘州宋屬瀘州府路秦瀘州今甘肅天水縣治閩門宣贊舍人宋制東西上閩門宣贊舍人掌朝會贊相禮儀秩從七品峴州宋屬秦以路清州今甘肅民國改縣夏初  
趙元昊自立為帝國號夏稱西順昌宋府屬京西北路臨安今浙江杭縣宋高宗南渡建為縣稱臨安府白沙窩在今安徽阜陽縣西北三十里羊馬垣短垣用砦同築軍砦與同小兒斷竹兀朮以木爲之額河水名出河南登封縣西境頰谷東流至淮揚之鐵浮圖浮圖塔也謂人著兜牟名頭也今拒馬以木交互爲道  
車俗名築車周家口又東南流入安徽至西正陽關入淮趨音狄作錫字鐵浮圖甲冑堅如鐵塔也兜牟名頭也拒馬以木交互爲道  
兀朮金太祖阿骨打之子與宋攻戰最淮寧今河南淮陽縣地趨音狄作錫字鐵浮圖甲冑堅如鐵塔也兜牟名頭也拒馬以木交互爲道  
名行武泰軍在今四川洪皓樂平人宋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金人拘之冷山留十五年始還

總論 楊沂中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從張俊累海陵金主完顏亮執熙宗而自立  
職功官少保封同安郡王諡武恭後爲其所殺處爲庶人

### 叙解

劉錡、字信叔、成紀人氏、是瀛州節度使仲武的第九公子、生得面貌俊美、又善射箭、聲音响亮有如洪鐘、宋高宗即位仲武已亡、詔下錄用他的後人、因此劉錡得奉召見、授官開門宣贊舍人、差派出去做岷州知州、兼隴右都護、和西夏人打仗、屢次得勝、全都怕他、所以夏人的小兒、若是啼哭不止的時候、就都嚇他說、劉都護來了、那小兒就不敢哭了、紹興十三年、金人歸還三京的地方、劉錡充任東京副留守、他節制的軍馬、僅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要出征的時候、又添了殿司步卒三千人、都是攜帶妻子、將往汴京、就把家口留在順昌、劉錡從臨安出發、經過江淮、有二千二百多里、到了渦口、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暴風、把他的坐帳拔起、劉錡說、這是賊人要來的先兆、主有暴起的兵、就趕緊下令、叫部下兼程前進、還離順昌有三百里、果然金人毀棄了盟約、前來侵犯、劉錡帶所有的將佐、趕緊先到城中、等到探子來報、纔知道金人已經進了東京、知府陳規、前來謁見劉錡問計、劉錡說、祇要城中有糧、便可以和你共同守城、陳規說、現有好幾萬斛米、劉錡說、那就行了、那時他所部的選鋒跟遊奕兩軍、離那老幼輜重還很遠、打發人去催他們、到了夜間四鼓來齊、天將亮的時候、報說金人的騎兵已經進境、劉錡和陳規商議、收斂兵卒、進城防守、人心方纔安定、召齊諸將商議應敵之事、全都說金兵來勢兇猛、不可敵當、請把精銳留在後面、叫步騎各兵保護老小、順流回歸江南、劉錡說、我們本是去赴官留守、現在東京雖失、幸而我們全軍在此、有城可守、爲甚麼不戰就放棄了走呢、我的主義已經決定、有敢再說走的、

就推出斬首、那時有個部將名叫許清、外號夜叉的奮然說、太尉奉命來守汴京、所有軍士、又全都扶老攜幼而來、現在避敵逃走、固然容易、可是若拋棄父母妻子、心又何忍、若是帶着眷屬一齊走、敵人若從兩翼攻我、又那裡能逃呢、按我意思、不如我們大家和他拚命一戰、還可死裡求生、他的話和劉錡相合、劉錡聽了大喜、就把坐來的船、全都鑿破了、沈在水中、以表示寧死不去的意思、並將他的家眷全都安置在寺中、在門外堆積上乾柴、告訴守着的人說、若是戰事不利、就燒死我的全家、不要落到賊人手中羞辱我呀、就分派諸將、把守各城門、派了許多斥候、又招募土人充暗探、因為這樣一鼓勵、所有軍士、全都個個奮勇、男的預備戰守、女的磨礪刀劍、大呼奮躍着說、平時一般人全都欺我八字軍、現在看我們爲國家破賊立功吧、那時的守備、沒有一樣可以仗恃的、所以劉錡躬巡城上、督勵軍士、又取偽齊劉豫遺留的他所造的癡車、把輪轆埋在城上、以作疑兵、又取人民的門窗、作爲遮蔽、並將城外居民數千家的房舍、全都燒毀、以免爲敵利用、用了六天的工夫、才大略的準備完畢、那時金人的游騎、已經過了潁河、來到順昌的城下、當金人圍困順昌的時候、劉錡預先在城下設有伏兵、金兵來到、就擒住了金將千戶阿黑等二人、問訊他們、據說他們的大將韓常、現在白沙渦安營、距城有三十里、劉錡於夜間派遣千餘人攻擊他、連戰幾次、殺獲金人很多、後來金人三路都統葛王烏祿襄率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來攻城、劉錡下令大開諸門、金人疑惑不敢近前、從前劉錡叫沿着城牆築了許多短垣、叫作羊馬垣、挖洞作門、到這時、就同許清等把這些垣牆遮蔽起來、作成陣勢、金人放的箭、全都自短垣的上端、射到城上、或是中在垣上、

劉錡用破敵弓、再加上神臂強弩、由城上、或是由垣門射敵人、沒有不中的、敵人稍微退却、又令步兵去截擊他、敵人溺死在河內的、不計其數、破了金人的鐵騎數千、那時順昌被圍、已經四天、金兵更加增多、他就移紮營於城東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派遣驍將閻充、募集壯士五百人、乘夜間去斫他的營砦、那天晚上陰雷欲雨、電光四起、乘着電光看見有辮子的敵人、就把他殺死、金兵後退十五里、劉錡又募集百人前去、有人請着要用銜枚、以免發生音響、劉錡笑着說、用不着枚、命那些人折竹作叫子、好像是孩兒玩戲的東西、每人拿着一個吹叫爲號、直犯金營、電光照着、就全都奮勇進擊、沒有電光、就藏匿不動、敵衆大亂、那一百個人、聽見吹聲、就聚在一起、金人更不能測量有多少人、終夜自己混戰、積的屍首、遍地都是、退軍到老婆灣、兀朮在汴京、聽說這事、立刻索著靴帽、騎在馬上、就出發了、路過淮寧、住了一宿、整理戰具、預備糧秣、不到七天、就到了順昌、劉錡聽說兀朮來到、就把諸將叫到城上、詢問對敵之策、有的人說、現在屢次打勝仗、應當乘此形勢、預備船隻、全軍回到江南去、劉錡說、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的有緩急事情纔用、況且已經挫敗賊鋒、軍聲稍爲振奮、雖說是敵衆我寡、數不相當、但是我們是有進無退、再說敵營很近、兀朮又來了、我軍一動、他們追躡於後、那就不但前功俱廢、並且叫敵人侵軼了兩淮、江浙亦必震驚、我們平生報國的壯志、豈不反倒成了誤國的罪人、衆人一聽這些話、非常感動、全都很興奮的說、我們惟太尉的命令是從、雖死無恨、劉錡募得曹成等兩個人、告諭他們說、派你們去作間諜、事成之後、必有重賞、可是必須按着我的話作、敵人必定不殺你們、現在把你們放在綽

路騎隊中、遇見敵人的時候、就假裝作墜下馬來、叫敵人擒去、敵人的元帥、若問我是什麼樣的人、你們就說、是太平邊帥的兒子、最喜歡歌妓、朝廷因爲兩國講和交好、叫他來守東京、他來的意思、是爲的到東京圖安逸快樂的、後來二人果然遇敵被擒、元朮訊問他們、他們就照着前面的話答對、元朮很喜歡的說、這個城、是很容易破的、就把鵝車砲具、棄置不用、以爲不必用這些特別兵器、就可把城攻破了、第二天、劉錡登在城上、望見他們兩個人、由遠方回來、用繩子把他們提上來、纔知道是敵人把曹成他們、上了枷械放回來、在枷上繫着勸降的文書一卷、劉錡恐怕淆惑軍心、把那文書、立刻就燒了、元朮來到城下、就責問他的諸將、爲什麼敗仗喪師、衆將全都說、南朝將帥的用兵、絕不是往日那些人的樣子、非常厲害、元帥到了城邊、就可以看見了、劉錡派遣歌訓、來到金營下書、約定日期打仗、元朮很憤怒的說、劉錡怎麼敢跟我打仗、用我的力量攻破你的城池、簡直好像用靴尖踢倒似的、歌訓說、太尉不但請求跟太子打仗、並且說太子必不敢渡河、情願意獻給你浮橋五座、請你渡過河來、大戰一場、元朮說、可以、就傳命令說、明天到府治去會食、到天將明的時候、劉錡果然在穎河之上、架起五座浮橋、敵人就從那橋上渡過來、劉錡派人在穎河上流及草裏、全都撒上毒藥、告戒軍士們說、雖渴死、不可飲河裡的水、敵人過河之後、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敵人諸帥各居一部、衆將全都請求說、先攻擊敵人的韓將軍、劉錡說、雖然把韓軍擊退、元朮的兵也不可當、按兵法上說、應當先擊元朮、元朮一敗、其餘的就全都無能爲了、那時天氣甚熱、敵人遠道而來、非常疲敝、劉錡的兵、士氣閒暇、敵人終夜不解盔甲、鎗軍全都換班休息

、輸流着在羊馬垣下吃飯、敵人的馬饑渴、凡是吃水草的、全都病了、人馬甚是困乏、正在早晨氣候清涼的時候、劉錡按兵不動、等到午後未申的時間、敵人已經筋疲力盡、他就忽然派了幾百人、出西門來接戰、又驟然派幾千人出南門、告戒他們說、不要吶喊、祇是很沉默的、拿快斧子去砍敵人、統制官趙揆跟韓直、身上全都中了好幾箭、還仍然力戰、不肯回來、所以軍士們、全都特殊的死鬥、衝進敵人的陣中、刀斧亂下、敵人大敗、那天晚上降雨很大、平地上的水、有一尺多深、到了明天、兀朮拔營向北去了、劉錡派兵追他、殺死的敵人、約有數萬、在那大戰的時候、兀朮身披白袍、騎着甲馬、帶領牙兵三千督戰、他的兵、全是兩層鎧甲、號稱鐵浮圖、戴着鐵兜牟、周圍綴着長簪、三個人爲一伍、拿皮索貫連起來、每進一步、就用拒馬往前擁、人進一步、拒馬也就前進、有單獨想後退的、決不能退、官軍拿槍標去他的兜牟、用大斧砍斷他的膀臂、擊碎他的腦袋、就把他給破了、敵人又用鐵騎分爲左右兩翼、號稱拐子馬、又號長勝軍、專攻擊堅固的地方、必須等到打的很厲害的時候、然後纔用他、自從用兵以來、所向沒有不勝的、到這時候、也爲劉錡的軍人所殺、正在大戰的時候、由辰時到申時、敵人已經敗了、劉錡命軍人把拒馬木、放置在前面、遮蔽起來、少爲休息、城上的鼓聲、繼續不絕、把湯飯食物抬出來、叫戰士們坐在地上吃、跟平時一樣、敵人挫敗披靡、不敢到近前來、等到吃完了飯、撤去拒馬木、再衝入敵陣、砍殺敵人、又把敵人大破、所棄的屍首、死馬、血肉枕藉、鋪滿地上、車旗器械及盔甲等、堆積的像是土山阜樣、兀朮平日、仗恃着稱強的拐子馬、這一次損失了十分之七八、退到陳州的時候、數說諸將的罪過、自

韓常以下、全都用鞭子打了一頓、兀朮自己率領衆軍回到汴梁去了、捷報送到朝廷、皇帝非常歡喜、升劉錡爲武泰軍節度使、這一次的戰事、劉錡的兵不滿兩萬、出城跟敵人作戰的、僅五千人、金兵共有數十萬、在西北方紮營、連亘十五里、每天晚上、擊鼓的聲音、震動山谷、但是各營中、譁笑喧譁、到半夜裏、聲音仍然不息、金營派人到近城的地方偷着來聽、而城中肅然沉默、連雞犬的聲音全都沒有、兀朮的帳前周圍環列着甲兵、拿着燈燭照夜、他的兵衆、也全都不敢睡覺、分班在馬上馮睡、劉錡以逸待勞、所以每戰必勝、那時洪皓在燕、秘密陳奏、說是順昌一勝、金人非常恐懼、把燕京的重寶珍貴之器、全都向北遷徙、打算把燕南的地方、全都捐棄、所以議論這事的人說、這時若是諸將同心、分路追討、兀朮可以擒獲、汴京也可以收復了、但是沒有這樣辦、王師趕緊着就調回去了、自己失了機會、是非常可惜的、後來雖屢次的打敗金兵、又因爲秦檜主和、下詔諸將各自班師回鎮、纔招得金兵橫行中原、無法制止、劉錡因爲心氣憤懣、嘔血而死、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法武穆、

### 宋少師四川宣撫使涪王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千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從討方臘破之、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金人趨涇原、攻延安府、玠屢擊破之、三年



、宜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玠掌帳前親兵、尋以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年、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令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徙、已而敵驟至、輿柴糞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守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蹙其後、是可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戰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玠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爲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都統制、金人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進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

州、脫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轄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得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關路背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墜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尙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移原兵守之、至是元朮撒離喝及劉襲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元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

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陝川宣撫副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襄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實座右、用兵本孫武、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西人思之、作廟於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

總論

兵家勝負之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試觀金人之窺蜀也、以全力自延安進兵、玠即以全

力應之、一戰再戰、而至於數百戰、前仆後繼、百折不回、饒風關一役、致使兀朮以垂成之勢、敗

回鳳翔、不敢妄動、苟天假玠以年、則兀朮可擒、而二帝可歸、意中事耳、乃大敵甫退、玠病轉深

、遂令金人長驅中原、徒使後之人、行經仙人關、追維往事、憑弔思烈之廟、而太息不已也、

音義

隴干 縣名今甘肅靜寧縣東 涇原 今甘肅涇原道夏人元昊之後方臘北宋末流 延安府 屬陝西今膚施縣其舊治也 富平 縣名屬陝西關中道 和尚原 地名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渭河 源出甘肅渭源縣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境 散關 亦曰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寶雞 今縣名屬陝西關中道 燕山 在京兆勸縣東南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高千仞陡絕不可攀 河池 今陝西鳳縣 秦州 今陝西秦州南鄭縣仙

入關 在陝西鳳縣西南 商於 地名在河南浙川縣西戰國秦地 上津 在湖北鄖陽縣西 興元 府名今陝西南鄭縣 饒風關 在陝西石泉縣西 武休關 地名在陝西鳳縣東 褒城 今陝西省縣涪州名

今四川涪陵縣

## 敘解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氏、幼年就很沉默恆毅、有志向節操、明瞭兵法、善騎馬射箭、他所讀的書籍、都能够通曉其大意、還沒有到二十歲的時候、就以良家子、投入涇原軍當了兵、政和年間、西夏國的人、侵犯邊境、他因從征有功、陞補進義副尉、後來又隨着去討伐方臘、把他打敗了、積功陞到權理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年、夏國的人、攻擊懷德軍、吳玠率領着百餘騎前去追擊、斬殺了一百四十個首級、擢升第二副將、建炎二年、金國的人、向涇原侵略、攻擊延安府、吳玠屢次的把他打敗了、三年、宣撫使張浚、巡視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很稱誦吳玠兄弟的才幹、張浚跟吳玠見了面一談話、非常喜歡、就陞他爲統制、跟着他的弟吳玘、共同職掌帳前的親兵、不久又叫他任秦鳳副總管、兼鳳翔府知府、那時正在兵火之後、吳玠就慰勞回來的人民、安定居住的百姓、民衆才賴以生活、九年、張浚會合五路的兵衆、想要跟金人決戰、玠說、現在應當各守要害、必須到敵人疲弊了、再乘而攻之、後來到了富平、都統制又令諸將議戰、吳玠說、用兵因着有利纔動、現今地勢不利、看不出可以動來、應當選擇高阜的地方、據守住了、先站在不敗之地、諸將全都說、我們人多、敵人數少、並且前面阻着許多葦塘湖澤、敵人雖有騎兵、不得施展、爲什麼遷徙呢、沒有聽吳玠的話、等到敵人驟然來到、用車載着柴草土囊、把有泥水的地方墊平、敵人的運動、絲毫受限制、前進來攻吳玠的營壘、隊伍就潰敗了、五路全都陷落在敵人之手、巴蜀也就非常震驚、吳玠收集散卒、保守關東的和尙原、積聚糧草、修繕甲兵、列設柵欄、作死守的計畫、有人對玠說、應當趕緊退守漢中、扼守住巴蜀的關口、以安定人心、玠說、我保住此地、敵人決不敢越過我

去、一直前進、前臨堅壁、他怕我追躡於其後、這樣作、正是所以保障巴蜀的呀、吳玠屯在原上、鳳翔的民衆、感激他遺留的恩惠、互相的在夜間、輸送糧秣來援助他、吳玠按價償還他們銀帛、人民愈益歡喜、輸送的愈多了、金人憤怒、在渭河兩岸埋伏下兵卒、截着殺他們、並且叫各保伍、施行連坐法、禁止輸送、但是人民、仍然冒犯禁令、照舊輸送、到了幾年之後、才停止了、紹興元年、金將沒立由鳳翔出發、還有別將烏魯折合、由散關出來、約定日期、會兵和尚原、吳玠派將、把他們各個擊退、兩軍到了沒有會合起來、當初金人入寇的時候、吳玠跟吳玠僅率敗散的兵卒數千、駐屯原上、跟朝廷的音問隔絕、人民全都沒有固定的志向、有人打算劫持着吳玠兄弟、往北去投金國的、被吳玠知道了、就召集諸將、歃血宣誓、用忠義相勸勉、將士全都感激流涕、願爲他所用、張浚錄奏他的功勞、奉到皇上的制命、拜陜明州觀察使、後因母喪、丁憂解職、再起用的時候、又兼陝西都統制、金人的謀算、一定要攻取了吳玠、那時婁宿已經死了、兀朮會合諸道的兵、約有十萬、跨着渭河、搭造浮橋、由寶雞結造連珠營、用碎石壘作城墻、進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拔勁弓強弩、分班輪流迭射、號稱駐隊矢、連發不絕、箭的繁多好像雨點一樣、敵人稍退、就用奇兵、由旁邊繞攻、絕其糧道、忖度着敵人已經困乏將要退去了、就在神垵、設下埋伏、等着敵人金兵來到、埋伏的人一齊發動、敵衆大亂、到了夜間、更展開兵衆、奮勇進擊、敵人就非常的潰敗了、敵人的首領兀朮、中了流矢、逃得活命未被擒住、兀朮既敗、就由河東回歸燕山、就叫撒離喝充任陝西經略使、屯兵鳳翔、跟吳玠相持、金人早就窺伺巴蜀、想要侵佔、因爲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要

衝、不得逞心隨願、想要出奇兵、攻取吳璘、那時吳玠正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覬視仙人關、以牽制吳玠、又令游騎出熙河、以牽制關師古、撒離喝由商於直擣上洋、三年正月、攻取了金州、二月、長驅直向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把守饒風關、用驛站傳遞書信、叫吳玠趕快入援、吳玠由河池日夜急行三百里、趕到饒風關、把黃柑送給敵人說、你們大軍遠道而來、吃點黃柑解解渴吧、撒離喝非常驚恐、用杖擊地說、你來的怎麼這樣快呢、就在饒風嶺開始大戰了、金人身披重鎧、爬山仰着往上攻、一個人先上來、就有兩個人、在後面擁着、前面的死了、後面的就替他續攻、吳玠軍弓弩亂放、並用大石摧壓、這樣的打了六晝夜、死的人堆積如山、但是敵人還不後退、並且招募敢死之士、得了五千個人、想要夾攻、正巧吳玠營有個小官、因為犯了罪逃奔金營、引導着敵人、由祖溪間路、繞到後面、在高處瞰制饒風、諸軍不能支持、就潰敗了、吳玠退保西縣、敵人進了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構築潭毒山、以期固守、吳玠也到三泉、跟他會合、待了不久、金人向北歸去、玠急派兵、在武休關截着、掩擊敵人、敵人後軍墜落澗中死的、約有千人、把輜重全都遺棄了逃去、金人當初的謀算、原以為吳玠在西邊、道路險阻、不容易東來、沒想到吳玠能够趕到、雖說進取了三郡、但仍是不償失、四年二月、敵人又大舉侵入、攻擊仙人關、原先吳璘在和尙原、餉項糧秣都接濟不上、吳玠又說那個地方、離巴蜀很遠、命吳璘放棄了他、把仙人關整理好了、把原兵移來共同把守、到這時、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領十萬騎兵、進境侵犯、由鐵山鑿崖開道、順着嶺往東來、吳玠率萬人、正當其衝、吳璘率輕兵由七方關來援、加倍的急行趕到、

轉戰了七晝夜、纔能跟吳玠會合、敵人先攻玠營、吳玠把他擊退了、又用雲梯、攻擊壘壁、楊政用糧竿、把他的梯子擊碎、用長矛刺殺敵人、吳玠拔刀畫地、對諸將說、死就死在此地、有後退的當即斬首、金人把軍隊分而爲二、兀朮列陣於東、韓常列陣於西、吳玠率精銳士卒、介於敵人中間、左縈右繞、隨機發動、戰的時間長了、璘軍稍爲疲憊、急忙移屯第二隘、金人的生力軍、跟着就來到、人人披着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吳玠用駐隊矢、迭次猛射、箭飛如雨、死的人堆積成一層一層的、敵人仍然踏着屍首往前上、撒離喝勒住馬往西面一望就說、我得着辦法了、第二天攻克西北樓、姚仲到樓上去、跟敵人酣戰、樓傾斜了、用綱子作繩、挽着那樓、又叫他復正了、金人用火攻樓、他們就用酒罈子裝上水、把火撲滅了、吳玠又趕緊派統領田晟、用長刀大斧、向左右奮擊、明燈火把、光照四山、金鼓齊鳴、聲響動地、真是一場鏖戰、到了明天、決定出擊、大出兵馬、統領王喜王武率領銳士、分持紫白二色旗、闖入金營、金陣混亂、愈是奮勇衝擊、用箭射韓常、射中他的左眼、金人才乘着黑夜逃遁了、這一次戰役、金人以爲必勝、就可進而圖蜀、既不得逞、他覺得吳玠、終是不可侵犯、就回去據守鳳翔、分給甲士們田地、屯田自給、作爲久留之計、由此就不敢輕舉妄動了、這一次的戰勝、奏聞朝廷、陞授吳玠爲陝川宣撫副使、吳玠與敵人對壘、將近十年、常以遠餉勞民爲苦、所以屢次的裁汰冗員、節省浮費、更勵行屯田之法、每年能收獲十萬斛糧、又調戍兵、治理襄城的廢堰、人民知道灌溉可以仗恃、願意歸來復業的、有數萬家、金人請求議和、皇帝以爲吳玠功高、封他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又調四川宣撫使、派遣內侍之臣、奉持親筆書札

、去賜給他、送到的時候、吳玠已經病的很重了、扶掖着起來、才能够恭聽詔命、皇帝聽說他病重、很是憂愁、命訪求好醫生、並叫善畫的國工、趕快去看他、還沒有走到的時候、吳玠就沒在仙人關了、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吳玠很善於讀史、凡是已往的事情、有可以師法的、就把他抄錄下來、放置在座右、用兵的法子、完全本着孫武兵法、務圖遠略、不求小的功勞、進的便易、所以能够保持着必勝、待遇部下、雖很嚴厲、但是有恩、卒伍最低下的、所有隱情、也能上達、所以士卒、全都樂意爲之效死、選用將佐、完全以功勞能力爲高下先後、不能親戚故舊或是權貴、曲予遷就而任意爲之、吳玠沒後、西邊的人思念他、在仙人關給他修了個廟、號作思烈、淳熙年間、追封爲涪王、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九

宋少師四川宣撫使涪王吳玠

##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十

### 明右丞相開平王常遇春

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卽迎拜、時至正十五年四月也、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及兵薄牛渚磯、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直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蕩、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進取太平、授總管都督、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舟師襲據采石、道中梗、太祖自將攻之、遣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既合、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舟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通、尋命守溧陽、從攻集慶、功最、從元帥徐達取鎮江、進取常州、吳兵圍達於牛渚、遇春往援解之、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從達攻寧國中流矢鬪克之、別取馬駝沙、以舟師攻池州下之、進行省都督、從取婺州、移兵圍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得甲士萬人、陳友諒薄龍灣、遇春以五翼軍設伏、大破之、遂復太平、太祖追友諒於江州、命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然無敢犯、先是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邵榮、徐達、與遇春爲三、而榮尤宿將善戰、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爲變、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益愛重遇春

、達圍廬州城、陳友諒圍洪都、召遇春會師伐漢、遇於彭蠡之康郎山、漢軍舟大、乘上流、鋒銳甚、遇春偕諸將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友諒驍將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淺幾殆、遇春射中定邊、太祖舟得脫、而遇春舟復膠於淺、有敗舟順流下觸遇春舟乃脫、轉戰三日、縱火焚漢舟、湖水皆赤、友諒不敢復戰、諸將以漢軍尙強、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比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溯江而上、諸將從之、友諒窮蹙、以百艘突圍、諸將邀擊之、漢軍遂大潰、友諒死、太祖還應天、明年、太祖卽吳王位、進遇春平章政事、太祖復視師武昌、漢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乘其未集擊擒之、城中由是氣奪、陳理遂降、盡取荆湖地、從左相國徐達圍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諭遇春、克城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於是遇春浚壕立柵以困之、頓兵六月、天瑞力盡乃降、遇春果不殺、太祖大喜、賜書褒勉、遇春遂因兵威諭降南雄韶州、遇士誠戰破之、遂下湖州、久之、諸將破壽門、遇春亦破閭門以入、吳平、進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復拜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北征、帝親諭曰、當百萬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從下山東諸郡、取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二十餘騎攢刺之、遇春一矢殲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將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降梁王阿魯溫、河南郡邑以次下、謁帝汴梁、遂與大將軍下河北諸郡、先驅取德州、將舟師並河而進、破元兵於河西務、克通州、遂入元都、下保定河間真定、與大將軍攻太原、擴廓帖木兒來援、遇春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夜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

部將豁鼻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攢塹方燃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跳一足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會元將也速攻通州、詔遇春還帥步騎九萬發北平、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進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輜重甚多、師還次柳河川、以暴疾卒、年僅四十、太祖聞之大震悼、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遇春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知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又稱常十萬云、

### 總論

明祖龍興、佐命勳臣、皆以徐常並稱、徐達功名事業、昭著史冊、遇春以草澤之夫、得君佐

命、功蓋寰區、推究其故、蓋有三焉、其一曰識主、知太祖之有爲也、而棄暗投明、毅然從之、有戰必先、用能結主知而盡臣節、其二曰不驕、隨太祖擊滅漢吳、論功稱最、不敢以驕蹇自居、從征太原、惟大將軍之命令是聽、身爲大將、與士卒同臥起、數十年如一日、其三曰不殺、進圍贛州、浚壕立柵、頓兵六月、誓不妄殺、夜襲橫廓、受降甲士四萬、卒以不殺而攻克太原、其所以保全始終、克享令名者、有以也夫、

### 晉義

懷遠今安徽和陽至正元順帝牛洛磯牛洛山名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太平今安徽和州尉今安徽省

在今隴陽集慶元路名明改爲應天鎮江今江蘇常州今江蘇寧國今安徽宣城縣池州即安徽婺州今浙江衢州今浙江龍灣地名在江蘇

江州即江西九江廬州今安徽洪都即江西彭蠡湖名即今江康郎山一名康山在江西餘干應天今江蘇武昌即湖北武昌府今

岳州即今湖南贛州今江西南雄今屬名屬廣東韶州今廣東湖州今浙江書門即江蘇蘇州城閩門即蘇州城河西務地名在京兆通

州舊屬順天府俗稱北通州今改爲縣保定今河北清苑縣河間河北省府名今改爲縣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大同今山西北平今北京明太祖以之京兆爲北平府錦州府名屬盛京民國改爲縣大興州今

興縣屬順天府治今移治黃村開平地名今京東灣縣西南九十里柳河川在口北龍關即龍門縣西

## 叙解

常遇春、別號伯仁、懷遠縣人氏、相貌特別的雄偉、勇力更非他人所及、臂長善於射箭、起

初跟着劉聚結夥爲盜、他看出劉聚終不能成大事、就往和陽去投明太祖、還沒有走到的時候、因爲困乏、臥在田地裏、夢見來了一個神人、披着金甲、把着籐牌、喊他說、起來、起來、真主來了、一夢驚醒、這是可巧明太祖來到、他就迎上前去、拜求收留、那時正是元朝至正十五年四月間、跟了明太祖沒有多少時候、就自己請着去當前鋒、太祖說、等我渡過江去、你再服事我、也不晚哪、後來大兵逼近牛渚磯、元朝的兵、全都陳列在磯上、兵船離岸、約有三丈多遠、誰也上不去、那時遇春駕着小船、如飛而來、太祖指着叫他上前、遇春一面答應、一面奮挺長戈、向前衝去、敵人抓住他的戈頭、想要奪過去、他借着那點力量、一跳就跳到磯上、揚聲大喊、跳蕩衝殺、元軍披靡退避、諸將乘着這個時間、一齊進攻、就把采石磯佔領了、跟着就又佔了太平、他因功就陞了總管都督、那時諸將士的妻子同輜重、都在和州、元朝的中丞疊子海牙、又用船裝兵士襲擊、奪回了采石、道路中間、梗塞不通、太祖自己統兵攻擊、並派遇春、在各處設許多疑兵、以分散敵人之勢、兩軍合戰、遇春駕着小船、把海牙的船、衝成兩隊、他在中間、向左右撒開了一打、把敵人打了個落花流水、完全潰敗了、敵人的船隻、全都奪獲、江路纔又通了、後來奉命把守溧陽、又隨着去攻擊集慶、功勞最大、又隨元帥徐達、攻取鎮江、正要進取常州、那時徐達、在牛渚被吳兵圍困、遇春

去救援他、攻破吳兵、解了重圍、又攻克常州、因為這些功勞、陞了中翼大元帥、又隨着徐達、去攻寧國、雖是弓箭受傷、仍然酣戰、究竟把城攻破了、又別率一枝人馬、攻取馬駝沙、又用舟師、去攻池州、把他攻下了、進陞行省都督、又隨軍去攻取婺州、移兵去圍衢州、用奇兵衝入南門的甕城、毀壞了敵人的戰鬪器具、跟着就極力的攻城、才把城攻破了、收降了披甲壯士一萬人、後來陳友諒率大兵進薄龍灣、遇春用五翼軍、設下埋伏、大破陳友諒、就收復了太平、太祖追陳友諒到江州、命遇春在後邊留守、他用法非常嚴厲、軍民全都肅然平靖、沒有敢犯法的、原先明太祖所任用的將帥、頂有名的是、邵榮、徐達、連遇春共是三個人、尤其是邵榮、既是舊將、又能打仗、到這時、邵榮因為功高驕傲、有了謀反的心、跟參政趙繼祖合謀、要設下伏兵、殺了明太祖、共同叛變、這事情被發覺了、邵榮跟趙繼祖、全都被擒、太祖思念邵榮的功勞才能、想要赦了他的死罪、遇春一直跑到帳前說、爲人臣的、有了造反的罪名、還有什麼可以赦宥、若不殺他、就來殺我、臣誓不與叛臣同生、太祖無法、才給邵榮喝了杯酒、流着眼淚、把他殺了、因為這事、太祖更是愛重遇春、後來徐達、圍了廬州城、陳友諒乘機來圍洪都、太祖叫遇春跟他會師一處、去討伐漢國的陳友諒、他就率兵西進、跟敵人遭遇在彭蠡的康郎山、漢軍的船大、借着上流、乘勢而下、聲勢浩大、鋒鏘甚銳、遇春偕同諸將、和敵軍大戰、喊聲震動天地、沒有不是用一個當敵人一百個的、陳友諒的猛將張定邊、一直的攻擊太祖的船、那船正攔了淺、不能移動、形勢非常危殆、遇春趕緊搭弓、用箭射着張定邊、太祖的船、纔得脫險、但是遇春的船却攔淺了、可巧有個戰敗的船、順流而下、

撞在遇春的船上、借着這樣一撞、纔得走開、展轉的鏖戰了三天、放火焚燒漢軍的船、湖中的水、全都變成赤色了、陳友諒不敢再戰、諸將全都說、漢軍還很強盛、打算放他們逃走、不去追趕、惟獨遇春、一言不發、等到一出湖口、諸將想要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住上流、遇春就沿着江往上去、諸將也就全都跟着他、陳友諒被追擊的窮蹙無歸、率着一百隻船、突出圍來、想要逃去、諸將截着攻擊他、漢軍盡行潰散、陳友諒也中傷死了、明太祖回了應天、明年、太祖坐了王位、號稱吳王、進封遇春爲平章政事、太祖又到武昌閱兵、漢國的丞相張必先、由岳州來援、遇春乘着他們還沒有集合起來、就去攻擊他、在城中把他擒住了、從此敵人的氣勢、爲明師所奪、陳理就投降了、把荆湖地方、盡情收取、後來又隨左相國徐達、圍攻贛州、那裏的敵將熊天瑞、固守城池、不易攻下、太祖派使臣告諭遇春說、攻克城池之後、不要殺傷很多的人、若是得了地方、裡面沒有人民、還有什麼益處呢、於是遇春就挖掘壕溝、樹立木柵、以困敵人、停頓了六個月、熊天瑞的力量用盡、纔投降了、遇春進城、果然沒有殺人、太祖非常喜歡、賜給書札、褒獎勳勵、遇春就借着那時的兵威、告諭招降了南雄韶州、後來遇上張士誠、把他打敗了、就攻下湖州、相持的時間很久、後來諸將攻破對門、遇春也攻破了閭門、攻進吳國、把張士誠的吳國全都平定了、進封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又拜陞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一同北征、太祖親自告諭說、力當百萬敵衆、摧鋒鑿、陷堅陣、誰也比不了副將軍、所以不憂慮你不能戰、祇是憂慮你輕於戰鬥啊、已經身爲大將、專好和小校們較量、很不是我所盼望於你的呀、遇春拜謝受教、隨着大將軍、攻下山東諸郡、奪取汴梁

、進攻河南、元朝的兵、有五萬人、陳列在洛水以北、遇春單騎、突入敵陣、敵人的二十餘騎、攢槍刺來、遇春搭弓一箭、射死了第一個人、大喊着就衝了進去、他部下的將士們、亦就隨着衝進、敵人就很潰亂的敗退了、追了五十餘里、收降了梁王阿魯溫、河南的都邑、漸次的全攻下了、到汴梁去晉謁皇帝、就又奉命跟大將軍進攻河北諸郡、先攻取了德州、率着舟師、傍着運河北進、攻破元兵在河西務、取了通州、就進了元都北平、隨後又攻下保定、河間、真定、各處地方、隨大將軍又去攻擊太原、那時元朝的擴廓帖木兒、正來救援太原、遇春對徐達說、我們的騎兵、雖已齊集、但是步卒尚未來到、若是驟然向敵人去打、一定殺傷很多、若是夜間去劫敵營、一定可以得志、徐達說、很好、可巧這時、擴廓的部將豁鼻、派人來約定投降、並且請着作內應、所以就挑選精銳騎士、利用夜間、銜枚前去、猛襲元營、那時擴廓正在燈下治理軍書、倉卒間不知怎麼樣纔好、光着一隻脚、騎上一匹驛馬、帶着十八從騎、逃往大同、豁鼻投降以後、得了甲士四萬人、就克復了太原、那時元將也速又來攻擊通州、皇帝下詔、調遇春回來、他就率領步騎九萬人、向北平進發、進攻大興州、分一千騎、設下八面埋伏、守將想利用黑夜逃遁、但是全都被擒獲了、就又前進、攻下開平、元朝的皇帝、向北方逃走、追了幾百里地、奪獲的輜重很多、班師回來的時候、到柳河川、得暴病而亡、年僅四十歲、太祖聽見這個消息、非常的震驚痛悼、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遇春的為人、沉毅鷙捷、果斷勇敢、尤其善於撫育士卒、所以摧鋒陷陣、沒有打過敗仗、他雖說不知道書史、但是他的用兵、全都同古來的兵法相合、他嘗很自信的說、我能率領着十萬兵、橫行於天下、所



以軍中、又稱他爲常十萬、

### 明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

馮勝、定遠人、初名國勝、幼與兄國用俱喜讀書、通兵法、元末結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國用偕勝來歸、甚見親信、太祖嘗從容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從征有功、累擢親軍都指揮使、卒於軍、太祖哭之慟、追封郢國公、國用之卒、勝先已積功爲元帥、遂命襲兄職、典親軍、陳友諒逼龍灣、太祖禦之、戰石灰山、勝攻其中堅、大破之、又追破之采石、遂復太平、從征友諒、破安慶水寨、長驅至江州、走友諒、從戰祁陽、下武昌、克廬州、移兵取江西諸路、與諸將收淮東、克海安壩、取泰州、徐達圍高郵未下、還師宜興、以勝督軍高郵、守將詐降、勝令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勝重責、勝慚憤攻甚力、達亦自宜興還、益兵攻克之、遂取淮安、安豐破、擒吳將呂珍於舊館、下湖州、克平江、再遷右都督、從大將軍達北征、下山東諸州郡、洪武元年、坐法貶都督同知、引兵溯河取汴洛、下陝州、趨潼關、守將宵遁、遂奪關、取華州、還汴、謁帝行在、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汴梁、從大將軍征山西、由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衛子城、取澤潞、禽元右丞賈成於猗氏、克平陽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帝悅、詔右副將軍勝居常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二年、渡河趨陝西、克鳳翔、遂渡隴西鞏昌

、進逼臨洮、降李思齊、還從大將軍圍慶陽、擴廓遣將攻原州爲慶陽聲援、勝扼驛馬關敗其將、遂克慶陽、執張良臣、陝西悉平、九月、帝召大將軍還、命勝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陝既定、輒引還、帝怒切責之、念其功大、赦勿治、明年正月、復以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破擴廓帖木兒、獲士馬數萬、分兵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河州、遣別將自連雲棧取興元、移兵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旋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誥詞謂勝兄弟親同骨肉、十餘年間、除肘腋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之者甚至、五年、以勝宣力四方、與魏國公達、曹國公文忠、各賜彤弓、擴廓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大發兵三道出塞、命勝爲征西將軍、出西道取甘肅、敗元兵於掃林山、追獲其平章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是役魏國公達出雁門、及元兵戰於嶺北敗績、曹國公文忠出應昌、敗元兵於阿魯渾河、獨勝斬獲甚衆、全師而還、會有言其私匿駝馬者、賞不行、久之、元太尉納哈出擁衆數十萬、屯金山、數爲遼東邊害、二十年、命勝爲征虜大將軍、以步騎二十萬征之、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大寧隴兩月、留兵五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覘勝軍、勝已深入、降其將慶國公觀童、納哈出度不敵、請降、得所部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五百餘里、還至亦迷河、復收其殘卒二萬餘、車馬五萬、師還、盡將降衆二十萬人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勞勝等、會有訐勝過失者、帝怒、收勝大將軍印、諸將士亦無賞、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矣、時詔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後二年、賜死、

總論

馮勝當元末之亂、兄弟結寨自保、不過一草澤英雄耳、及遇明太祖、而悉力從征四方、遂成開國勳臣之最、迹其殺敵致果、威略遠播、荷出中山王之上、混一成功、非勝其誰任之、功高震主

、蹈藍玉株連之禍、明祖之待功臣、顧不薄哉、

晉義

定遠今安徽妙山地名在江蘇石灰山山在江寧縣西采石一名采石磯在安太平即安徽太平安慶今安徽江州今江西九江鄱陽今江西廬州即安徽廬州海安在江蘇泰州今江蘇高郵即江蘇高郵宜興今江蘇淮安今江蘇安豐今安徽

湖州即浙江湖州平江今江蘇汴洛皆在今河南省陝州今河南潼關今縣名屬陝西華州今陝西武陟今河南

縣懷慶今河南碗子城在山西澤潞皆在今山西省平陽今山西絳州今山西鳳翔今陝西鞏昌今甘肅臨洮今甘

道慶陽今甘肅原州今甘肅驛馬關地名驛站定西今甘肅徽州今甘肅一百八渡地名略陽今陝西河州今甘肅連雲棧即棧

道也約棧間二千二百七十五間長四百二十里在陝西興元今陝西文忠李文忠明彤弓朱弓以賜有功和林元代舊部在外掃林在蒙古

山西北雁門關名在山西應昌今熱河阿魯渾河在外蒙古金山在奉天松亭關在河北勤臣八人魏國公徐達曹國公

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穎國公藍玉定遠人當遇春妻弟統功封涼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黔國公沐英後以驕恣族誅坐黨夷滅者甚多

叙解

馮勝、是定遠人氏、起初名叫國勝、跟他的哥哥國用、都狠喜歡讀書、通曉兵法、元朝末年

、天下大亂、他在家鄉、築起土寨、希圖自保、明太祖朱元璋攻略到了妙山、馮國用和馮勝都投了

明太祖、明太祖狠親近信任他們、常隨便問他們安定天下的大計、國用說、金陵的形勢、龍蟠虎踞

、真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應當先奪取金陵、作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提倡仁義、以收人心、不要貪戀子女玉帛、天下狠不難平定的、明太祖聽了、狠是喜歡、跟着明太祖征戰、因為有功、漸漸的

陸到親軍都指揮使、死於軍中、明太祖念他的才能功勞、哭得非常哀慟、追封他爲郢國公、國用死的時候、馮勝業已積累戰功、升爲元帥、就命馮勝接充國用的官職、統轄親軍、陳友諒打算侵犯龍灣、明太祖抵擋他、在石灰山大戰、馮勝攻擊他的中堅、大破了他、追擊到采石、又把他打敗了、就收復了太平、後來又隨着明太祖、討伐陳友諒、破安慶水寨、乘勢一直趕到江州、把陳友諒趕走、參加鄱陽大戰、攻下武昌、克復廬州、轉移部伍、奪取江西諸路、又跟諸將、收復淮東、攻克海安壩、奪取泰州、那時大將軍徐達、正圍攻高郵、未能攻下、把隊伍移到宜興去了、叫馮勝督率軍隊、攻擊高郵、守高郵的敵將設詐降之計、馮勝派指揮康泰、領着數百人才先進城、敵人就關閉城門、把他們都殺了、明太祖因爲這事狠生氣、把馮勝叫到跟前、重重責罰、馮勝覺得非常慚愧憤恨、所以竭力攻城、徐達也從宜興回來、增兵協攻、把城攻破了、跟着就奪取淮安安豐這些地方、破吳將呂珍於舊館、把他生擒活捉了、攻下湖州、克復平江、馮勝因此功勞、再陞右都督、又隨大將軍徐達北征、攻下山東諸州郡、洪武元年、因爲有犯法的行爲、降官爲都督同知、率兵沿着黃河奪取汴洛、攻下陝州、直向潼關、那地方的敵將、已於夜間偷着逃走、就奪了關口、佔了華州、回汴梁去見洪武皇帝、陞給他征虜右副將軍的官職、留守汴梁、後來又從大將軍征山西、從武陟攻取懷慶、又過了太行山、克復懷子城、奪取澤州潞安、在猗氏把元朝的右丞賈成擒住、克復平陽絳州、擒住元朝的左丞田保保等、並擒獲將士五百多人、皇帝狠喜歡、下了個詔規定諸將的位置、副將軍馮勝在常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在馮勝之下、偏將軍楊璟在湯和之下、洪武二年、渡河向陝西、克

復鳳翔、就渡過隴西鞏昌、進到臨洮、把李思齊招降了、班師回來、又從大將軍圍攻慶陽、元朝的大將擴廓打算派將攻原州、作慶陽的聲援、馮勝扼住驛馬關、把他攻原州的將給打败了、所以就克復了慶陽、抓住張良臣、陝西就全平定了、到了九月、皇帝叫大將軍回去、叫馮勝駐在慶陽、節制諸軍、馮勝以爲關陝既定、不聽詔旨、自己就率兵回去了、皇帝非常惱怒、切實的責備他、這種違抗聖旨的罪、是狠厲害的、但念他的功勞很大、就赦了他沒有治罪、到了明年正月、又以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到西安、直搗定西、破擴廓帖木兒、奪獲兵馬好幾萬、又分兵從徽州往南、經過一百八渡、攻取洛陽、擒住元朝的平章蔡琳、跟着就進了河州、又派別將從逆雲棧取興元、移兵到土藩、他打仗派哨到了極遠的西北、等到凱旋論功、授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這種勳號、是極榮耀難得的、並進官右柱國、同參軍國事、便是軍機大臣、封爲宋國公、那詰詞裏頭說、馮勝兄弟兩個、親同骨肉、十幾年間、能除內裏的肘腋之患、立外邊的爪牙之功、平定中原、輔佐着完成了統一的大業、稱揚他到極處了、洪武五年、朝廷因爲馮勝出力攻戰四方、和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都各自賞賜彤弓、這是賞賜功臣的盛典、那時元朝擴廓在和林地方、屢次騷擾邊界、皇帝深以爲慮、大發兵討伐、分三條路出塞、派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道直取甘肅、到了掃林山、把元兵打败、追擒了元朝宰相加奴等、得了馬駝牛羊十多萬、這次大將軍徐達出雁門、到嶺北、打了敗仗、李文忠出應昌、在阿魯渾河、小小勝利、獨有馮勝斬殺敵虜、俘獲人畜甚多、全師而歸、有說他私藏駝等物的、不能無疑、因而雖勝亦不行賞、日久之後、元太尉納哈出聚衆有幾十萬、屯在金山、屢次接

害遼東邊境、洪武二十年、下詔派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帶領馬步隊二十萬出征、馮勝出了松亭關、看着無險可守、分建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座城、駐劉大寧、過了兩月、留五萬兵分守各城、却調全軍直壓金山、納哈出派他的左丞探馬赤等、偵探馮勝軍情、這時馮勝軍已經深入、把守將慶國公觀童收降、納哈出揣度不能抵敵、自投軍門請降、馮勝於是收了元軍部衆二十多萬人、所獲牛羊馬駝輜重、不計其數、接連有一百多里、歸路過亦迷河、又收了殘卒兩萬、車馬五萬、班師而還、盡數帶了降兵二十萬人進關、皇帝大喜、派中使迎接慰勞、這時就有舉發馮勝過失的、說他在軍中私藏寶貨、估奪婦女、種種不法的行爲、皇帝聞言大怒、摘去馮勝的大將軍印、一班將士都沒有論功行賞、馮勝從此閑散居住、不再統大兵了、當時開國功臣、名望最重的、共有八個人、馮勝名列第三、可以見他立功之多、太祖皇帝、年將七十、怕諸將驕恣、爲後世子孫之害、私心猜忌、馮勝既然功高震主、又自己不甚謹慎、屢次因爲小事故、失了聖眷、後來藍玉謀反受刑、馮勝會同藍玉出師、亦被牽連、過了兩年、被皇帝賜死、這亦是明太祖誅戮功臣之一、

### 明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此子必大君門、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稱基、以爲諸葛孔明儔也、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基

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厚賂基、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師、賄用事者、遂招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方氏遂愈橫、無何、山寇蜂起、行省復辟基勦捕、授總管府判、不與兵事、基遂棄官還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時避方氏者、爭依基、基稍爲部署、寇不敢犯、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既至、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矜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計、勿惜盡言、會陳友諒陷太平、勢張甚、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問、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以克敵賞賞基、基辭、友諒兵復陷安慶、太祖欲自將討之、以問基、基力贊、遂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率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龍興守將胡美遣子通款、請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難色、基從後蹋胡牀、太祖悟許之、美降、江西諸郡皆下、基喪母未敢言、至是請還葬、太祖數以書卽家訪軍國事、基條答悉中機宜、尋赴京、太祖方親援安豐、基曰、漢吳侗隙、未可動也、不聽、友諒聞之、乘間圍洪都、太祖曰、不聽君言幾失計、遂自將救洪都、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倉卒徙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時湖中相持三日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扼之、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友諒走死、其後佐太祖取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略如基言、初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太祖卽帝位、累欲進基爵、基固辭不受、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勤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東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劇、爲之、是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三年十一月、封誠意伯、明年賜歸老於鄉、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後爲惟庸所中、基懼入謝、乃留京、未幾惟庸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以醫來、飲其藥、遂篤、謂次子璵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以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爲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帷幄語秘、人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追贈太師諡文成、



總論 世傳誠意伯精於陰陽術數之學、而不知其忠勇慷慨、以道事君、有儒者之氣象、用兵料敵、知幾先決、有智士之機謀、故卒能佐明太祖以成大業、跡其一生事功、蓋亦伊呂之亞、太祖比以漢張子房、殆又過之、若夫占驗小數、預言流傳、縱或有之、亦不過其人之末技、豈可見豹一斑而以為全體哉、

晉義

青田今浙江江左長江以東之地今江蘇等處是也方國珍徽嚴人元末起兵慶元路屬江浙行省今浙江省縣名金華今浙江括蒼縣在今浙江麗水

得未字景濂命華人仕明為翰林學知制誥太平元太平路屬江浙行省今安徽當塗縣鍾山在今江蘇江寧縣一名紫金山安慶元安慶路今安徽省縣名江州元江州路屬江西行省今江西九江縣武昌元武昌路屬湖廣行省今湖北省縣名

湖北龍興元龍興路屬江西行省今江西南昌縣安豐元安豐縣今安徽省縣名洪都今江西南昌縣鄱陽湖在江西省北境為次於洞庭之大湖飛礮古以機發石為礮俗作砲湖口明屬九江府在鄱陽湖之口為長江之要塞

御史中丞明初置秩正二品李善長定遠人洪武元年為右丞相封韓國公後以罪誅楊憲洪武二年任中書省右丞相江廣洋高郵人洪武四年為右丞相忠勤伯後謫海南賜死胡惟庸洪武六年為右丞相後以謀反族誅

自後逢古占候之法以五音占風而定不置相風角吉凶唐劉孝恭著有風角十卷

叙解

劉基、表字伯溫、浙江青田縣人、年小的時候、非常聰明、他的師傅鄭復初對他父親說、這

個孩子、後來一定能够光大你的家門、劉基後來學問成功、經史全都通達、所有的書、沒有不看過的、尤其精通星象占驗的學術、西蜀趙天澤評論江左的人物、第一就是劉基、以為他和諸葛孔明相等、方國珍起兵海上、搶劫州縣、地方官不能制止他、行省長官聘劉基去任元帥府都事、劉基建議修築慶元等處的城牆、以逼迫賊人、方國珍果然氣短、不能為所欲為、後來左丞相里帖木兒打算招降國珍、劉基說、方氏兄弟、是第一次倡亂的人、若不把他們殺了、就沒法懲戒後來的了、國珍聽說這話、很覺可怕、用很厚的賄賂運動劉基、劉基不受、國珍又派人乘海船到京師、賄賂朝中當權

的人、就由朝廷下詔、收撫了方國珍、並且授了官、而責備劉基擅作威福、罷去幕職、方氏更驕橫起來、後來不久、山賊並起、行省又起用劉基、叫他勦捕、給他總管府判之官、但不叫他參與用兵的事、所以劉基就辭去了官、回到家鄉的青田、著書一卷、叫作郁離子、以表見自己的志向、那時逃避方氏的人、都爭着歸依於劉基、劉基稍爲部署、賊衆都不敢來侵犯、等到明太祖攻下金華、平定括蒼、聽說劉基宋濂俱是有名的人、就派人拿着禮幣、聘請他們、劉基漠然不應、後來總制孫安、再三寫信給他、強迫邀請、他纔出來了、等到見了明太祖、就問他征取天下的大計、劉基說、張士誠是個自守的奴才、毫不足慮、陳友諒劫持主人、威脅部下、名號不正、可是他地據上流、他的心中、沒有一天、忘了我們、應該先圖謀他、陳氏滅了之後、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再北向中原、王業就可成功了、太祖聞言大喜說、先生有計、請盡量說出來、不要愛惜言語呀、後來陳友諒攻破太平、形勢非常猖狂、諸將有的說應當投降、有的說應當退守鍾山、劉基瞪着眼睛不說話、太祖叫着問他、劉基就很氣憤的說、主張投降或退却的人、全都該殺、太祖說、先生有甚麼計策呢、劉基說、賊人已經驕了、等他深入、埋伏下奇兵截着邀取他、是很容易的事、按照天理、應當後來興起的得勝、我們取威制敵、完成帝王的事業、就在此一舉了、太祖用了他的計策、把陳友諒引誘了來、果然大破陳軍、就拿着戰勝敵人的賞、來賞劉基、劉基辭了沒受、陳友諒的兵、又攻佔了安慶、太祖想自己率兵去討伐他、就問劉基、劉基竭力贊成、所以就出兵去攻安慶、自早晨至天黑還沒攻下、劉基請直趨江州、搆陳友諒的巢穴、所有大軍、全都西上、友諒沒想到這一着、帶着妻子

、逃奔武昌、江州就降了明太祖、陳友諒的龍興守將胡美、派他的兒子向明軍通款求降、請求不要解散他的隊伍、太祖不願意答應他、劉基從後面踢他的胡床、太祖醒悟、就許了他、胡美遂降、江西諸郡就全都歸了明軍、劉基喪母、因為事情急迫未敢說明、到了這時、就請假回去埋葬、太祖屢次用書信到他家去、訪問軍國大事、劉基分條對答、都很合乎機宜、後來到京、太祖正想親自救援安豐、劉基說、現在漢國吳國、全都在旁邊等我們的時機、千萬不要動、太祖不聽、陳友諒聽見了、乘機就圍攻洪都、太祖說、不聽你的話、幾乎失了大計、就自己領兵去救洪都、和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一天打幾十次、很是激烈、明太祖坐在胡床上督戰、劉基侍立在左右、忽然跳起來大呼、叫太祖赶快換船、倉卒間移到別的船上、還沒有坐定、敵人的砲彈飛來、正打在舊御舟上、立即打碎、陳友諒在高處望見大喜、以為把明太祖打死了、等到太祖又前進、漢軍全都驚慌失色、那時在湖中相持三日、未決勝負、劉基請移軍湖口、扼住咽喉、以金木相犯的日子決了勝、陳友諒逃走死了、後來輔佐着太祖、攻取了張士誠、更北伐中原、遂完成了帝業、大略如劉基所言、明太祖稱吳王時、劉基做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及太祖稱帝以後、屢次要增進劉基的爵位、劉基堅決的辭謝不受、其初太祖因事要責罰丞相李善長、劉基說、善長是勤舊大臣、能調和諸將、明太祖說、他屢次要害你、你怎麼倒與他說好話呢、我不久就要叫你補他的缺做宰相了、劉基叩着頭說、這好像是換柱子、必須先得大木料、若是把小木材細起來作柱子、那立刻倒塌不可、後來李善長罷了宰相、太祖打算叫楊憲作宰相、楊憲平常和劉基很好、劉基力言不可、說楊憲有宰相的才能、但是他沒有宰

相的器量、做宰相的、必要心平像水一般、用義理作權衡、不要把自己的私見參加在內、楊憲就不是那樣、太祖又問汪廣洋、劉基說、他的器量褊淺、更甚於楊憲、又問胡惟庸、劉基說、譬如駕車、恐伯要翻車把轅子壞了吧、太祖說、吾以為做宰相真沒有比過你先生的、劉基說、臣嫉恨惡人太厲害、又不耐繁劇的事情、若叫臣作相、恐怕要孤負上恩、天下何愁沒人才、只仗明主用心物色、目前這些人、實在看不出那個能成、後來楊憲、汪廣洋、胡惟庸、他們、全都沒有作好而失敗了、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劉基受封為誠意伯、明年賞他告老還鄉、太祖手詔詢問天象的吉凶、劉基條對、均甚詳悉、奏過就把其草稿燒了、大略說、天寒降了霜雪以後、必定還有和暖的陽春、現在國威業已立起、應當稍微用寬政救濟、以定民心、劉基輔佐着平定天下、料事如神、只是性情剛強、極恨惡人、所以多與人不合、現在回到鄉間、隱居山中、僅是喝酒下棋、絕口不談以前的功勞、後來胡惟庸乘間散布流言、劉基恐怕受害、進京見太祖謝罪、從此留住京城、不久胡惟庸拜相、劉基聽見甚為憂煩說、假使我的話不應驗、還是人民的幸福、因發憤成病、胡惟庸派醫生來診視、吃了藥病更重了、對他第二個兒子劉璟說、行政的用寬用猛就是循環、寬後當嚴、嚴後當寬、現在的急務、應當修德政、省刑法、施惠人民、求天命的長久、凡是形勝要害的地方、都應當跟京師聲勢連絡、我想作成遺表、說明這些道理、奏明皇上、不過現在胡惟庸正當權、是沒有用處的、等惟庸失敗以後、皇上必定思念我、若是問的時候、就把這些話秘密奏明、待了一個月就死了、年六十五、劉基生成虬髯、相貌高壯、發言慷慨、談論天下的安危、激昂義氣、形於面上、太祖看出他的至

誠、寄以心腹、參贊機密、每召見劉基議事、都是屏退旁人、密語多時、劉基也以爲是不世的知遇、凡是自己知道的、沒有不說的、若是遇上急難、他的勇氣奮發、計畫立時就定、人都測不透他的能力、閑暇的時候、就講說王道、太祖每次都是很恭敬的聽着、平常稱呼他老先生、不叫他的名字、常說他是我的張子房啊、他在帷幄以內、秘密陳說、外人莫知其詳、因此世間所流傳的、稱爲神奇、多附會陰陽風角的藝術、以爲他能前知、這並不是他的真相、劉基沒後追贈太師、謚文成、

### 明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幼承家學、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頗益好言兵、且善騎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遷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之、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復官、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南中盜賊蜂起、據地稱王、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貫其罪、令誦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擒師富、其年七月、進兵大庾、會各路軍迭破賊寨、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墮其巢、遂潰、乘勝攻克橫水志山橋岡左溪之賊、凡破巢八十有

四、俘斬六千有奇、各路賊巢悉破、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互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自是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以爲神、進右副都御史、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守仁急趨吉安、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聲言各路大軍、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合各路兵、號八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必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乃遣軍襲其伏兵、直抵廣潤門、守兵駭散、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樞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乃遣各軍伏兵前進、宸濠果自安慶還、伏發、賊大潰、守仁遣兵取九江南康、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時帝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命安邊伯許泰、太監

張忠、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譏毀百端、又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知之、乃遣還鎮、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守仁抵潯州、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桓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城、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廷臣霍韜不平、上疏爭之、帝未能聽、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爲主、謂格物致知、常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總論 陽明學派、以致良知爲主、所謂知行合一之學也、然而陽明不惟知行合一、抑且文武兼備、

處正德綱紀紊亂之朝、功業震鑠、善處其成、雖經衆謗羣疑、神明固定、卒亦無傷、非真知道者不能也、孔聖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若陽明者、庶足當此而無愧、蓋千餘年來儒將之首也、世徒傳其學說、而武功反爲所掩、豈得爲定論哉、

# 晉義

餘姚今浙江弘治明孝宗正德明武宗劉瑾陝西平人明武宗時權奄擅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縣治薄草也草木苗獠苗民古三苗

蠻族之南贛今江西大帽山在今江西尋鄔縣南綿互數十里與廣東平遠等縣接界音音夏小貫音貫諷音諷調音調上杭今福建大庾嶺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南

康今江西星子縣橫水在江西崇義縣東九連山亦作九龍山在廣東連平縣東與江西界連九縣學城今江西宸濠明太祖子寧王權之後吉安今江西安慶今

徽省城音更長蕪語不實九華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上思恩廣西府名田州今廣西百色恩恩分濟南昌以反敗死漳州今廣西南寧今廣西安慶今

種耶陽湖北府名南安江西府名陽明洞名在貴州修文縣北仁築室於此故以爲名

# 叙解

王守仁、別號伯安、浙江餘姚人氏、世代讀書、他在幼年的時候、就承受着家學的培植、二

十歲中了舉人、學業更有進步、他最喜歡討論用兵的學識、並且善於騎馬射箭、這在科舉時代、更

是不容易的了、後來又中了弘治十二年的進士、那時朝廷、正急於集議西北的邊防、守仁就上條陳

、述說八件關於守邊的事情、後來調升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天、攬權的太監劉瑾、把南京給事中

御史戴銑等二十多人、逮捕問罪、守仁寫了本章奏上、救這些人、就把劉瑾招惱、假借聖旨、打了

他四十大杖、降官貴州龍場驛丞、這個龍場、是藏在萬山叢裏、盡是苗獠一班野人雜居的地方、守

仁到了那裏、按着他們的習俗、教化開導他們、這些蠻夷的人、都很喜歡、爭着去砍伐木材、作成

屋子、給守仁居住、後來劉瑾被誅、守仁官復原職、升到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省的南部、那時南

幾省的盜賊、好像一窩蜂是的、都起來了、佔據地方、自稱王號、攻奪府縣、搶掠人民、福建大帽

山有名的賊人詹師富等、也起來了、守仁到了南邊、知道官衙裏頭跟隨左右的人、就多有給賊人當

耳目的、他就叫了一個年老伶俐的衙役、問他這些事情、這衙役嚇的戰戰兢兢、不敢隱瞞、因爲他



說了實話、赦了他的罪、叫他去打聽賊人的動靜、所有賊人的情形、就沒有不明白的了、他就用公文通知福建廣東兩省、叫他一齊出兵、會同討伐大帽山的賊人、守仁親自率領精銳士卒、屯駐在上杭、假裝着要撤退、乘賊人不注意的時候、直搗他的巢穴、連破四十多個寨子、俘獲及殺死的賊人有七千多個、把匪首詹師富也擒住了、那年七月裏、進兵大庾嶺、會合各路的軍隊、屢次的攻破賊寨、守仁自己駐在南康、離着賊巢的橫水僅三十里、先派四百個人、埋伏在賊巢的左右、等到進軍攻他、賊人正出來迎戰、伏兵在兩面山上、都舉起旗子來、賊人大驚、以爲是官軍已經全佔了他的巢穴、就都潰散了、官軍乘勝攻破了橫水、志山、梅岡、左溪這些地方的賊人、統共攻破賊巢八十四個、俘擄斬殺了六千多賊人、各路的賊巢全都破了、其餘的賊、都逃奔九連山、這山橫亘好幾百里、陡崖絕壁、沒有法子攻打、他就挑了強壯的七百個人、穿上賊人的衣裳、跑到崖下、賊人認爲是自己的人、招呼上去、等到官軍進攻的時候、裏應外合、所有賊人不是殺了、就是擒住、一個也沒走脫、自從這一次以後、南幾省的境內、就很安定了、守仁所領的、都是文官、或是偏裨小校、能够平定了幾十年的大賊、遠近的人、都驚服他以爲是個神人、陞官右副都御史、十四年六月、受命查勘福建叛軍、他走到了豐城、聽說寧王宸濠造反、他就急忙趕到吉安、徵發調集兵食糧米、製造兵器船隻、散傳檄文布告、宣布宸濠的罪狀、叫守土官員、各率領吏役人等勤王、他就集合衆人商議說、叛賊若是由長江出來、順流東下、那南京就不能保了、我打算用計阻止他、稍爲遲慢十幾天、那就不怕了、他就多派間諜、傳檄各府縣、聲言各路大軍、合計十六萬、現在要直搗南昌、凡

是大軍所至、各地方官員、有欠缺供應的、以軍法論罪、又用反間計寫成書信、製成蠟丸、假裝秘密送給僞丞相李士實、跟劉養正、內中盡說他們願意歸順國家的誠心、爲謀害宸濠、叫他早些發兵東下、而故意叫間諜把他洩露出來、宸濠果然生了疑心、跟李士實、劉養正一商量、他們又都勸他趕快往南京、宸濠聽了、更是大起疑心、過了十幾天、探知中外的兵全沒有來、他纔醒悟了、知道是守仁騙了他、七月初一日、留下宜春王拱樞防守南昌、劫了他的兵衆六萬人、襲破九江跟南康、出了鄱陽湖、順着長江、到了安慶、守仁聽說南昌兵不多、很喜歡、會合各路的兵、號稱八十萬、有的人說、應當去救安慶、守仁說、不然、現在九江跟南康、已經爲賊所守、我們若是越過南昌、跟賊人相持在江上、這兩郡的兵、絕了我們的後路、豈不是腹背受敵嗎、不如直搗南昌、賊人的精銳、已經全都出來了、守備一定空虛、我軍新集、氣勢正銳、若是攻去、一定可以攻破、賊人聽說南昌攻破、必要解了安慶之圍、前來救援、那時在湖中迎擊他、沒有不勝的了、大衆全說很好、就派軍隊襲破了敵人的伏兵、跟着就一直到了南昌的廣潤門、防守的兵全都驚慌逃散、到了黎明、諸軍用梯子繩子、爬上城去、網了拱樞等、宮人多因起火燒死、軍士有很多妄殺或搶掠的、守仁殺了違犯軍令的十幾個人、赦宥了被脅從賊的人、安定人民、慰問那些皇帝家的宗室、人心才全都喜悅了、然後派遣各軍、一面設下埋伏、一面前進、宸濠果然由安慶回來、埋伏的兵一發動、賊人就大潰敗、守仁派兵攻取了九江和南康、宸濠那時正在早晨、大朝他的羣臣、官軍忽然擁了前來、在小船上裝了柴薪、乘風放火、把他旁邊的船燒着、他的妃子婁氏以下、全都投水死了、宸濠坐的船

、也攔了淺、倉卒間趕快換船逃走、被王冕的部兵追趕擒住了、李士實、劉養正、及降賊的按察使楊璋等、全都被擒、南康九江也都攻下、統共三十五天、就把賊全平定了、那時皇帝已經親征、自己封爲威武大將軍、派安邊伯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率領京師的軍隊、迎着江流上行、到了南昌、這一班驍倖奸臣、原來全與宸濠勾通、都嫉妬守仁有功、又怕守仁見着天子、說出來他們通賊的罪名、就造作了許多閑話、百端毀謗守仁、更不叫他見着皇帝的面、所以守仁就辭職、到九華山去、終日安閒的坐在僧寺、不問世事、皇帝也知道了、就叫守仁仍舊回鎮、嘉靖六年、思恩田州的土酋盧蘇、王受二人造反、就下詔旨、叫守仁仍復原來官職起用、並兼官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守仁受命行抵潯州、盧蘇、王受、原先請求收撫、沒有成功、聽說守仁來了、更是恐懼、可是到這時候、又全都喜歡了、因爲守仁能收撫他們哪、守仁到了南寧、他們二人、就遣使求降、守仁叫他們到軍營裏來、二人進去見面、守仁數說二人的罪狀、打了他們幾下就放了、並且親自到他們的營裏、收撫他們的匪衆、統共七萬人、把這事寫成本章、奏明朝廷、並且陳述用兵十害、招撫十善、皇帝全都聽了、斷藤峽的獠賊、往上連到八寨、往下通到仙臺、花相、這些洞的蠻子、盤桓三百多里、各州縣已經受了幾十年的害、守仁想討伐他、所以就留在南寧、叫湖廣的兵回去、以表示不再用兵、看着賊人不防備、就進兵破了牛腸六寺等十幾個寨子、峽賊就全平定了、又順着橫石江往下、攻破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這些地方、叫布政使林富、率領盧蘇、王受的兵、一直到了八寨、攻破石門、副將沈希儀、截着殺了逃出來的軼賊、把八寨都平了、起初皇帝因爲招撫了

盧蘇、王受、就派遣使臣、捧着璽書詔旨、來獎諭守仁、等到又接到陳奏斷藤峽戰捷的本章、皇帝就親書手詔、詢問閣臣、楊一清等、說是守仁自己誇大、並且說到他生平學術的不好、當時雖說有廷臣霍韜、看着不平、上疏力爭、可是皇帝也沒有聽、那時守仁已經病的很厲害、上疏辭職、並且保舉鄧陽巡撫林富、替代自己、沒等到批准的命令、就扶病回鄉、到了南安、沒於旅舍、年五十七、他的靈柩經過江西、所有的軍民沒有不穿着縞素的孝服、哭送他的、守仁的學術、專以致良知三字爲他的主旨、他說大學上的格物致知的道理、不是朱子所說即物窮理的方法、應該求自己心理、不當隨着每事每物去推求、後來講學的儒者、都同情的崇奉他、因爲守仁曾在陽明洞中、建築房舍、講論學術、所以至今學者稱他爲陽明先生、有陽明一種學派、

### 明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毛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累遷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坐事褫職、嘉靖十五年、以安南久失朝貢議討之、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略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懇莫登庸弑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敕兩廣雲南守臣勘報、十七年春、黔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奏付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剋期啓行、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制下數月、廷議無成策

、帝不懌、師復止、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所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懼討、數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黃綰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盛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鬱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軍令從事、帝賜伯溫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風吹鼙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豈能逃、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伯溫等至廣西、會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垞、參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巖思陵州入、而以奇兵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鬱有罪召還、卽以掬代、十九年秋、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賞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並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論功加太子太保、嗣遷兵部尙書、伯溫會廷臣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復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尙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而左右近習多不悅、復以廷臣煽惑、削籍歸疽發背

卒、伯溫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決機、不動聲色、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啓初、追諡襄懋、總論 諸葛武侯之平南蠻也、用馬謖之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蓋拓地行遠之師、正不專恃兵強械利、戰必勝攻必克也、安南自唐以前、內屬中國爲州郡、五代後、威德不能及遠、乃自立國、明初迭次擄伐、始稱藩效貢、伯溫南征之役、不發一矢、坐受其降、何成功如此之易哉、蓋聲威有以懾其心矣、善用威者、乃不自窮其力、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與、至今讀世宗御製之詩、猶足令壯士慷慨奮發不已也、

### 晉義

吉水

江西省 正德明武宗

推官明正七品府屬官

御史明官監察御史正七品專司糾劾官吏

大理寺丞明官正五品掌審刑獄

右僉都御史明都察院官正四品

巡撫寧夏

明官兼管理軍務 嘉靖明世宗

安南

古交陸地唐以前皆隸中國宋初黎桓據地稱王李氏陳氏繼之明初陳日煚遣使納款朝貢帝封爲安南國王再傳爲黎季犛所執成祖命沐晟張輔等征平之設交布政司置府縣後

廢有叛亂遂棄之 右都御史明都察院官正二品 仇鸞被孫襲祖爵以開馬市會爲楊黎寧黎謹之孫諷平國人立莫登庸安南王黎國時陳嵩作

屠討孟立譴旋廢之立其弟應

承天

明世宗升安陸州爲承天府今湖北鍾祥縣

沐朝輔

黔寧王沐英之後世襲黔國公

張文錦

安邱人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於大同城北增設五堡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成之衆

又殺之而立明晉賈廣晉賈

文錦

走匿博野王府卒欲屠王宮王懼出文錦殺之

憑祥

今廣西龍州

思陵州

本土官今廣西思樂縣

安南南寧

廣西省府名今改爲欽州

都統

明特設之士宜撫司明土官宜撫使從四品

錦衣衛

掌侍衛糾捕刑獄之事恒以聽候頒之

大道理寺丞

特升任爲右僉都御史

出任寧夏巡撫

因爲公罪奪了官

嘉靖十五年

因爲安南國

多

年沒有來朝納貢

當朝百官會議

要去討伐安南

就起用伯溫爲右都御史

和威寧侯仇鸞

整理軍

### 叙解

毛伯溫

表字汝厲

江西吉水縣人氏

中正德三年進士

授職紹興府推官

內升御史

累升

隊、待命討伐、這時伯溫的父親死了、請求辭職居喪、皇帝不許、明年五月、到了京師、上條陳關於軍事方略六件事、這時安南國王的太孫、姓黎名寧、派遣陪臣鄭惟僚訴說、莫登庸篡殺國王的逆情、請求天朝興兵助他復仇、皇帝心疑他不合實在情形、下詔緩兵不進、一面敕諭兩廣雲南守土之官、就近查勘實情具報、嘉靖十七年春間、駐守雲南黔國公沐朝輔、把莫登庸降表送上、請求赦罪、許他朝貢、等情奏聞、交付廷議、衆官俱言不可許他、隨即奉旨、任伯溫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剋期出師南征、當時皇帝以出師遠征、勞費重大、只求威服遠方、不願窮盡兵力、但以天朝體制所關、不能不有征服之舉、百官畏事、多主不當興兵、可也不敢直言、詔下幾月之久、沒有定議、皇帝心中不快、巡幸承天、詔命伯溫總督宣化大同及山西軍務、所管轄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隔二百多里、最遠緊接敵人行帳、自前任巡撫張文錦、因築堡惹起亂事以後、沒人敢說修堡、伯溫到任查勘之後、便說事變所生、因爲任用的人不當、並不是事不可爲、重新修整營堡、募兵三千、永駐防守、又把閒田、分給守兵爲糧、不收其賦、邊防從此賴以堅固、朝廷紀錄其功、加封太子太保、再說安南莫登庸、自以爲篡奪黎氏國家、恐怕天朝討伐、累次上表請降、皇帝亦想就便招撫、派遣侍郎黃綰招諭安南、黃綰本一文臣、又不明外國真相、不敢應允、多方要求、以爲自己餘地、皇帝大怒、將黃綰革職、下詔百官會議、這時百官全說、應當討伐了、聖旨愈允、是年閏七月、命毛伯溫仇鸞統兵南征、凡隨軍文武官三品以下不聽命的、許以軍法便宜行事、皇帝自製七言律詩一首、特賜伯溫、詩的大意是說、大將南征膽氣、是極豪壯的、腰間橫着、秋水一般光芒的

雁翎刀、風吹軍中司令的鼙鼓、聲音響亮、播起來山河俱動、大旗閃動、電光高與日月相近、大將是天上麒麟降生世上、統兵討伐、量那小國君臣、就像穴中的螻蟻、豈能逃避、到了戰勝功成、太平無事、奉詔歸來的時候、朕還要與先生、親解戰袍呢、毛伯溫等到了廣西、會同兩廣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會議、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共計十二萬五千餘人、分成三哨、由憑祥龍峒思陵州進攻、而以奇兵兩路爲聲援、又傳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叫他率兵駐屯蓮花灘、也分三路進兵、部署已定、因爲仇鸞犯了他罪、把他叫回去了、就用柳珣代他統兵、十九年秋間、毛伯溫等進兵駐屯南寧、傳檄安南的臣民、曉諭以天朝興滅繼絕的大義、犯罪的止是登庸父子、凡是率領州縣來降的、就把那地方封給他、懸重賞購求登庸父子、並且宣諭登庸、若能獻出土地人民的戶籍納款投降、就如詔書所說、赦宥其罪、登庸大懼、遣使向翁萬達求降、情詞極其哀迫、萬達不敢自主、送到伯溫處、伯溫秉承詔旨、允許了他、宣布天子恩威、收納了他的圖籍、跟他退還的欽州四峒地方、暫時叫他回國、聽候命令、趕緊飛章、奏明皇帝、聖心大喜、下詔把安南國、改爲安南都統使司、叫莫登庸充任都統使、世襲罔替、下設十三宣撫司、也歸他自己委派、伯溫自奉命出征、一年多的期間、不用放一枝箭、就把安南平定了、論他的功勞、加封太子太保、嗣後又轉兵部尚書、他就跟廷臣會商、條陳防邊的二十四件事、所以軍令一新、又上冗雜繁濫應當改革的有二十餘條、凡是錦衣騰驤這些衛、御馬內官尚膳這些監、素爲中貴所盤踞的、都在應當改革的裡頭、皇帝看了說是都很好、立時就叫清理淘汰、這些舊日的積弊、可是他那左右的近臣、多



不願更改、就全都恨上伯溫了、又因爲朝廷諸臣、煽毀鼓惑、所以就革撤了他的官職、歸田爲民、伯溫鬱憤不平、就發背疽死了、伯溫氣度深沈剛直、能兼十人的食量、臨事應機立斷、聲色不露、所以能成大事、穆宗卽了帝位、恢復了他的官、賜給卹賞、天啓初年、又追諡叫作襄懋、

### 明少保左都督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以功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剽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俞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江三千、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繼光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

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易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砲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外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餼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章下兵部、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墩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鐵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盡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

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廢資銀幣、繼光乃議立軍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槍狼筈、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萬曆初、以備遼功、進左都督加少保、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沒、繼光改官廣東、挹挹不得志、踰年即謝病歸、又三年病卒、繼光更歷南北、并著聲、在南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談兵者遵用焉、

**總論** 兵家至戚少保而一變、蓋以地形之實驗為憑、以兵器之更新為利、不泥陣圖成法、不託藉略空言、因時制宜、蓋自此始、故其出奇制勝、所向有功、此實為古今兵法轉變之關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自岳武穆已發其端、而南塘兵書、善師此意、神明變化、觸類引伸、遂稱奇於武庫、可不謂為知兵之名將乎、至於號令嚴、賞罰信、則又制勝之本、萬世不變者也、豈可忽視之哉、

**晉義**

定遠明縣屬南直隸以陽登州明山東登州府指揮明官秩嘉靖明世宗台金嚴浙江省三府台州府治今臨海縣金華府今安徽定遠縣今山東蓬萊縣

**義烏**

今浙江義烏縣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明名將晉標崇禎隆慶明穆宗薊門在北京德勝門外亦名土神機營明永樂置三大營統曰京營與繼光同時功名相埒颶風也

**之譚綸**

字子理江西宜黃人都督同知明官秩從一品遼迤音委移風曲斃音斃仆僱音委仰五兵古以刀矛戈戟翁音翁草右都督明官左

秩正青山口今河北薊縣東北長城表音表牌音牌脫音時易左右邪視也城上小塔鎧音鎧鐵音鐵狼筈音銑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杈杈利邊清時有千總駐守

萬曆明神宗年號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官東閣大學士說文貞高拱字肅卿新鄉人官中極殿大學士說文義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官建極殿大學士說文忠紀效新書十八卷繼光官浙江參將時稱兵所作有東伍操陣法禁長短

兵器等篇各爲圖說其詞率如口語練兵實紀九卷雜篇六卷一練伍法二練騎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所載皆其練兵實效

總別號  
南塘別號

叙解 戚繼光、表字元敬、乃明時南直隸定遠人氏、他家原先、就是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繼光幼

年、性情豪爽、氣概與常人不同、他的家境很貧寒、喜歡讀書、能通曉經史的大義、嘉靖年間、他承襲了世職、改爲浙江都司、又陞充參將、因爲立有軍功、改爲鎮守台州金華嚴州三郡、繼光到了浙江、查看著衛所的官兵、不習戰事、因爲金華義烏的人民、俗稱剽勇强悍、他就陳明長官、招募了三千人、教給他們擊刺的方法、長槍短刀、迭相使用互助的技術、他把這些人練好了以後、繼光所率領的一軍、特別精良、又因爲南方多水、到處是山林湖澤、不利於乘馬爭逐、他就按着地形、制成各種陣法、審核步伐的便利、把一切的戰艦、火器、器械等、全都精益求精的更換了新的、戚家軍的威名、就聲聞於天下了、繼光爲將的要訣、是號令極嚴、賞罰有信、所以士卒、沒有敢不用命的、和同時的俞大猷、都稱的起是名將、他的操行雖不如大猷、而果敢沉毅、則在大猷之上、大猷是個老將、主張謹慎持重、繼光則乘機搗隙、行動迅速、有如暴風閃電、所以能够屢次摧毀大寇、威名更遠出大猷之上、隆慶初年、給事中吳時來上本章說、薊門邊境、時常有北寇侵擾的警報、請召大猷繼光、專訓練守邊的士卒、部中審議、單獨的調用繼光、就召他來充神機營副將、那時正是譚綸督師遼薊、打算集合步兵三萬、再徵集浙江兵三千、專交給繼光、叫他訓練、皇帝允許、隆

慶二年五月、詔旨命繼光爲都督同知、總管蘭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務、這三鎮地方總兵官以下武職、全受節制、繼光到鎮、就上本條陳利害、他說、薊門的兵數雖多而實少、因爲原有的七營軍、全都不慣習打仗的事、只是練些沒用的末技、強壯的給將官去服役、老弱的僅在隊伍裏充數、這是一害、邊塞曠野連綿、全不設置郵站驛舍、所以使者客人、絡繹不絕、每日以迎送爲事、參將游擊成了驛使、營房堡壘變成旅舍、這是二害、賊寇來到、設法調遣、很遠的道路、若按期趕到、人馬全都累的僵死、這是三害、守邊塞的士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是四害、臨陣的時候、馬軍不用馬、反倒用步、是五害、家丁很興盛、因爲重用家丁、所以軍心離散、是六害、設置守備的士卒、不擇重要地方、設備的地方愈多、力量愈分散、這是七害、這七害若不除去、邊塞那能修呢、況且還有士卒不練的過失六件、雖練亦無益處的弊病四件呢、甚麼叫不練呢、邊塞所仰藉的是兵、兵所仰藉的是將、現在恩威號令不足以服其心、餉項賞罰不足以齊其力、設有緩急事變、很難使喚、這是一、有火器可是都不能使用、這是二、把土著的人全都捨棄了不練、這是三、各鎮入衛的兵、嫌怨不是他那統屬、全都漫無紀律、這是四、班軍跟民兵數目多至四萬、可是人各一心、這是五、練兵的要領、在先練將、現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乎足了、但這是選將的事、不是練將的道理、這是六、甚麼叫雖練無益呢、現今一營的士卒、充當斃手的、常有十個、不知兵法要旨、在五兵迭用、應當以長兵器護衛短兵器、用短的救長的、這是第一、三軍的士卒、應當各專其藝、金鼓旗幟、甚麼全得有、現今全都棄置不用、這是第二、弓箭的力量、並不比賊寇的強勝、而想藉着去制勝

、這是第三、教練的方法、自有正當的法門、美觀的就不實用、實用的就不美觀、現今全都沒有實用的、這是第四、臣又聽說過、兵的形狀像是水一樣、水是因着地形而制流、兵得因着地形而制勝、薊門地形有三種、平原廣闊、是內地百里以南的形勢、半險半易、是近邊塞的形勢、山谷仄狹、林木茂盛、是邊外的形勢、賊寇進來、到了平原、利於車戰、在近邊利於馬戰、在邊外利於步戰、這三樣更迭使用、才可以制勝、現今邊外、僅是練習馬戰、並未嫻熟山戰、林戰、谷戰的道理、惟獨浙兵會這些、願更給予臣浙東殺手、斃手各三千、再招募西北的壯士、編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訓練、軍中所需用的東西、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這個本章、由皇帝交下兵部審核、就命繼光充任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處、又進陞右都督、自嘉靖年間以來、邊牆雖經修築、可是墩臺還未建造、繼光巡視塞上、就獻議建築敵臺、大略說、薊鎮的邊牆、延長有二千里、一個地方有了瑕隙、則幾百個堅固的地方、也就成了瑕隙、近來每年修築了又傾陷、傾陷了又修築、費工費財、毫無益處、請在牆上築臺、四面都可瞭望、臺高五丈、中間是空的、建成三層樓、每個臺上、住宿一百個人、凡是甲仗糧食等、全都預備齊全、令戍守的士卒、按照地上畫的位置、領受工程、先建築一千二百座、然而邊卒因爲多年放弛、不能靈敏、若驟然律以軍法、他們或者受不了、請招募浙人、另成一軍、用作表率、提倡勇敢、總督巡撫、把他這個提議、奏明皇帝、奉旨允准、浙江兵三千、來到薊州、陳列於郊外、正趕上天降大雨、由早晨到太陽平西、全都像是栽在地上、直立不動、邊軍看見這種情形、非常驚駭、由此以後、才知道軍令的威嚴、五年秋天、墩臺建築

成功、精堅雄壯、二千里之聲勢聯接、皇帝很嘉獎他的功勞、下詔給予世蔭、並且賞資銀錢、繼光又提議設立車營、每一輛車、用四人推拉、打仗的時候、把車結成方陣、馬步軍都在陣的當中、又製造拒馬器、體很輕便、容易攜帶、很利於遏止寇騎的衝突、賊寇來的時候、火器先發、等到稍微臨近、步兵就拿着拒馬器、排列着往前進、中間加入長鎗狼筈等長兵器、與寇交鋒、賊寇敗退逃奔的時候、再叫騎軍去追逐、又設置輜重營、跟隨在後面、叫浙江的南兵爲選鋒、各鎮入衛的兵、主要的任務是策應、本鎮的兵、專任戍守之責、節制精明、器械銳利、薊門軍容、就成了諸邊的第一、萬曆初年、因爲繼光防備遼東有功、進官左都督、加封少保、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很是平安、接繼他的人、也按着他的成法、幾十年間、得平安無事、能有這樣功績、也是仰賴着那時當國的徐階、高拱、張居正一班老臣、先後倚重信任、所以纔能够發舒他的抱負才能、居正死了以後、繼光改官廣東、心中鬱鬱、很不得志、過了一年、就稱病辭職回家、又過三年而沒、繼光迭次統兵、歷經南北、全都很有名聲、在南方的戰功特別盛、在北方則專主保守、他所著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談論用兵的人、還都遵守着戚大將軍的戰書、

### 明左都督山西總兵官周遇吉

周遇吉、錦州衛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後入行伍、戰輒先登、積功至京營遊擊、京營將多助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日、公等皆執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爲異日用

、而徒糜廩祿爲、同輩咸目笑之、崇禎九年、都城被兵、從尙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爲前鋒營副將、明年冬、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大捷、十一年、班師、進秩受賚、明年秋、復出討賊、破胡可受於浙川、降其全部、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會張獻忠將至房縣、嗣昌策其必窺渡助灘、遣遇吉扼守槐樹關、賊遂不敢犯、十二月、獻忠敗於興安、將走竹山竹溪、遇吉復以嗣昌令、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賊自是盡入蜀、遇吉乃從元斌駐荆門、專護獻陵、明年、與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鳳陽、已而旋師、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十五年冬、授山西總兵、至則汰老弱、繕甲仗、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尙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愛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傳首京師、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邪、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予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敵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砲攻、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



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齧其肉、城中市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門、死亡略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廡、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自成集眾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慶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立贈太保、諡忠武、

總論 甚矣良將之難也、語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其良將周遇吉之謂乎、試觀闖賊之犯寧武也、勸之以降而不顧、威之以屠城而不懼、且能激勵士卒、感動里舍、羣呼殺賊、雖力盡城陷、身遭叢射、齧割之慘、而罵賊不屈、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況於夫人亦能殺賊、闖門同燼、謂非忠烈之所感者深乎、賊謂他鎮倘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觀於此則良將之係於國家存亡、顧不重哉

晉義

錦州衛明屬廣寧衛清改為府屬射生唐有衛射生手京營遊擊明永樂年置京營有遊擊將軍統漢書云在綉綉執榜之間

人崇禎時為兵部尚書孫應元歷官京營參將至左都督崇光山固始明兩縣屬河南浙省析與浙興明縣楊嗣昌武陵人明尚書東閣書督師無功服毒死順十五年擊賊羅山戰歿光山固始汝甯府光州浙省析與浙興明縣楊嗣昌武陵人明尚書東閣師襄陽賜尚方劍襄藩為張獻忠明末流寇陝西府施人與李自成掠山陝河南等地陷房縣明屬湖廣鄖陽府興安明縣屬江西廣信賊俘殺嗣昌憂懼不食死成都都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後為清肅王所殺房縣今湖北省縣名興安今江西橫峯縣竹山

竹溪明兩縣屬湖廣鄖陽府今湖北省縣名 荆門山名在湖北宜都縣西北五十里 獻陵明世宗本生父興獻王祐杭道尊睿宗嘉豐邑坪地名在今湖北興山黃得功遼東

衛人以軍功封靖南侯後從福王殉難於蕪湖 鳳陽明府屬南直隸今安徽鳳陽縣 壽張明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平州今山東省縣名 東平明州今山東省縣名 李自成明末流寇陝西米脂人稱王於西安僭號大

順臨京城崇禎帝殺死清兵入關破之自成 死蒲坂地名今在山西永濟縣北三十里 平陽明府屬山西今山西臨汾縣 太原明府屬山西今山西陽曲縣 忻州明府屬山西太原府今山西代縣 代州明府屬山西代縣 寧武明置雁門鎮頭家武三

西寧公晉贊治公 大同明府屬山西又置大同前後中左右五衛設行都指揮使今山西大同縣 陽和明府屬山西今山西陽高縣 宣府明九邊之一今河北宣化縣 居庸關名今在河北昌平縣西北

險 福王名由松神宗之孫福王常洵世子馬士英等擁立於南京號弘光清兵至俘之以歸

### 叙解 周遇吉、錦州衛人、少時就很有勇力、喜歡射獵、後來入行伍當了兵、每次打仗、都是在前面、率先登上城壘、積有功勞、陞到京營遊擊、京營的將官、多是功臣的後人、帝室的親戚、或是

皇宮太監的子弟、他們見遇吉質樸直魯、意思都輕視他、遇吉說、你們都是富貴家的纨绔子弟、那裏能够當大敵呢、爲甚麼不在沒事的時候、練習膽量勇氣、爲他日打仗禦敵的用處、而枉自糜費國家的俸祿呢、同事的人、雖不說甚麼、可是全都用眼笑他、崇禎九年、都城被敵兵所擾、他跟着尙書張鳳翼血戰好幾回、因爲有大功勞、連陞兩級、充任前鋒營副將、到明年冬天、隨着孫應元等、往河南討伐賊寇、在光山固始打仗、全都非常勝利、十一年、班師回來、進陞官級、並受犒賞、明年秋天、又出去討賊、在浙川打破了胡可受、把他的全部都招降了、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隨着太監劉元斌、去跟嗣昌會合、那時張獻忠正要到房縣、嗣昌判斷他一定窺渡鄖灘、就派遣遇吉扼守槐樹關、賊衆沒敢侵犯、十二月、獻忠在興安打了敗仗、想要逃往竹山竹溪、遇吉又奉嗣昌的命令、到化石街草店、截住他的要害、賊沒路可走、從此纔全部進了四川、遇吉就隨着元斌、駐屯荊門、

專保護獻陵、明年、跟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在豐邑坪、又明年、跟黃德功追破賊衆在鳳陽、後來回軍、在壽張境內、把其他小股賊匪李青山打敗、追到東平、把賊殲滅的沒剩下多少、青山也投降了、屢次因功進級、加封太子少保左都督、十五年冬天、轉任山西總兵、到了鎮上、就淘汰老弱、修繕甲仗、練習勇敢、一軍人馬、訓練的特別精壯、明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陝西全省、想要侵犯山西、遇吉以爲沿着黃河有一千多里、處處賊人都可以渡過來、就分兵扼守住上流、把下流的蒲坂、分屬給巡撫蔡懋德、並且向朝廷去請求援兵、朝廷派遣副將熊通率二千人、前來赴援、十七年正月、遇吉叫熊通防守黃河、那時平陽的守將陳尙智、已經派遣使者去迎接賊人、並且諷示熊通、叫他回去勸說遇吉投降、遇吉叱罵他說、我受國家的厚恩、寧肯跟着你一同叛逆嗎、再說你統兵二千、既不能殺賊、反到來作說客嗎、立刻斬了他、把首級傳送到京師、到二月七日、太原被賊攻陷、懋德殉難死了、賊又攻陷忻州、圍了代州、遇吉原先就在代州、想要阻止賊人向北侵犯、就憑藉着城垣、堅固防守、並且暗地派兵奮勇出擊、連戰數日、殺死賊人無數、後來軍糧吃完了、又無援兵、就退保寧武、賊人跟着追來、在城外大聲宣傳、若是五天不降、就把全城、屠殺盡淨、雞犬不留、遇吉叫向四面放大砲、殺死的賊有一萬人、火藥快用完了、外面圍攻的越緊、有人請求用好話勸賊、遇吉很憤怒的說、你們怎麼這樣膽怯呢、現在若能打勝、全軍的人、都有忠義的名譽、若是不能支持、可以把我捆起來、交給賊人、於是就在城內、設下埋伏、派出老弱士卒、引誘着賊人進城、趕急放下閘來、殺了好幾千人、賊人用砲攻城、幾次的把城打的坍塌了重行修上、傷了四員驍

勇的賊將、自成很恐懼、想要退兵、他的一個將官說、我們的人、比他多一百倍、用十攻擊一、更番迭進、就沒有不勝的了、自成聽了他的話、前隊死了、後面的又跟着上來、官軍的力量用盡、城就被賊攻破了、遇吉仍然跟賊人巷戰、他的馬受傷蹶倒、就下馬徒步、跳蕩格鬥、親手砍殺好幾十個賊人、身上中了很多的箭、好像個刺蝟一樣、到末了竟被賊人抓住了、仍然大罵、毫不屈辱、賊人把他懸在高竿上、用亂箭射死、又把他的肉全零割了、城中的士民、全都感激遇吉的忠義、幫着巷戰、殺死賊人、不計其數、他們的壯年男子、早已就跟隨遇吉出去爭鬥而死、所以全城的人民、差不多全都死了、遇吉的夫人劉氏、素來就很勇壯、那時率領着幾十個婦女、倚據着山頂的官衙、登在房上用箭射賊、每發一箭、就射死一個賊人、所以賊人全都不敢逼近了他、就放火燒了起來、他的合家就全都死了、自成集合他的衆將計議說、寧武雖說攻破、我的將士、死傷的很多、由此地到京師、須經過大同、陽和、宣府、居庸、各處全都有重兵把守、倘若全跟寧武一樣、我的部下、還能剩下一個嗎、不如回到陝西、暫時休息、慢慢再圖後舉、正要定期退走的時候、大同總兵姜瓖的降表送到、自成大喜、正在擺筵宴請這個使者的時候、宣府總兵王承慶的降表也來了、自成益發喜歡、才決定了大計、率兵經大同、宣府、到了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又開城門、請他進來、京師纔不能守了、賊時常對人說、別的鎮若再有一個周總兵、我安得到此地呢、福王稱帝的時候、贈遇吉官爲太保、追諡忠武、

## 清福建水師提督靖海侯施琅

施琅、字尊侯、福建晉江人、貌魁梧、膂力絕人、少從戎、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琅從容舉之、環步數巡、仍返其所、唐王立、授左衝鋒、嘗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得出、衆見琅與虎偕、大驚、琅笑曰、徵虎我何由至此、衆異之、後爲明總兵鄭芝龍部將、順治三年、平定福建、隨芝龍歸清、遂從大軍征廣東、平順德、東莞、三水、新寧等縣、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踞海島、誘琅助己、不從、因艙中欲殺之、琅以計脫、宵奔綠山行、匿洞中、追者數十騎至、火光燭天、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能得、成功歎曰、吾留一患於中原矣、十三年、隨定遠大將軍濟度、收成功之衆於福州、累遷總兵官、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時成功已死、其子錦糾衆犯海澄、二年、琅遣將敗賊於海門、斬其將林維、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賊衆遁、琅率所募荷蘭夾板船邀擊之、殲賊千餘、乘勝攻克浯嶼、金門二島、加右都督、三年、授靖海將軍、七年、密疏言鄭錦負隅海上、宜急剿、召至京師、面詢方略、琅奏賊兵止數萬、戰船數百、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且立絀、倘仍負固、則重兵泊臺灣港口、而別以奇兵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等處、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臺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寢其奏、授琅內大臣、學士李光地、與琅語及順治十六年海寇犯江寧事、李曰、賊苟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琅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懸殊、雖所在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立盡耳、

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沂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絡、擄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數圍攻、故知賊無能爲也、李以是知其能、二十年、光地疏言鄭錦已死、子克瑛幼、部下爭權、征之必克、因薦瑛可專任、而總督姚公啓聖薦剡亦至、遂授福建水師提督、瑛至軍、練水師、又遣間諜通其舊部曲、使內應、而廷臣交章諫阻、有詔暫停進剿、九月疏言臣已簡水師精兵二萬、戰船三百艘、足滅海寇、請飭督撫餽餉、而獨任臣以討賊、無拘時日、但遇風利卽進兵、復請調陸路官兵隨征、許之、時克瑛仍襲稱延平王、事皆決之部將劉國軒、馮錫範、猶恃海道險遠、致書總督姚啓聖言、克瑛願稱臣入貢、如琉球高麗例、啓聖以聞、詔不許、趣瑛進師、二十二年、李光地告歸家居、邂逅逆旅中、李曰、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出師故犯之、何也、瑛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縱能魚貫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未能一鼓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濤震撼、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碇泊洋、聚而觀變、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旬日間恐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耳、又曰、賊將劉國軒、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卽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爲國軒、或死或敗、則勢窮膽裂矣、臺灣可不戰下、李喜曰、寇平矣、爲將者必識天時地理、且較將之智力、公衆之矣、能無平乎、六月、瑛由銅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築短牆、列火器、環二十餘里爲堅壘、瑛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攻、賊乘潮四合、瑛乘樓船突陣、流矢傷目、督戰益力、

總兵吳英繼之、斬賊將及賊兵三千有奇、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東西路、遣總兵官陳蟒魏明等、東指雞籠嶼四角山、西指牛心灣、以分賊勢、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後、賊悉衆來拒、大軍聯檣而進、總兵林賢朱天貴、突入賊陣、八隊踴躍奮呼、東西兩路夾攻、波濤騰沸、自辰至申、焚賊船百餘、斃賊萬有二千、遂取澎湖、是役也、以十四日發銅山、二十二日決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國軒望見喜甚、既聞雷聲殷殷、推案起歎曰、天命矣、蓋海行占風、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止也、國軒敗後、乘小船歸臺灣、克塽等震懼無措、乃乞降、臺灣平、諭旨褒嘉、封靖海侯、世襲罔替、時有議遷其人棄其地者、琅疏言臺灣自古未入版圖、然中國之民、潛往生息其間、不下萬計、海寇鄭芝龍、始踞爲巢穴、崇禎初、芝龍就撫、借與洋人爲互市之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傳三世數十年、一旦畏威納土、此誠天佑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若棄其地遷其人、則此地原爲洋人所有、萬一乘隙復踞、後患方長、竊謂棄之必貽大患、守則永固邊隅、奏上得旨允行、尋詔授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爵銜有差、遂定臺灣、二十七年、入覲賜朝服、以年衰乞致仕、優旨弗允、三十五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予諡襄壯、雍正十年、詔入祀賢良祠、

總論 兵家以明地理爲要、其於成敗所關至鉅、不可不察也、靖海侯生於閩嶠之間、早歷戎行、久

狎風濤、其知之也熟、故其行之也決、平臺之役、獨抒偉論、克奏奇功、有以也夫、鄭氏盤踞海島數十年、儼同小國、靖海乃以七日克之、何其速也、至於論鄭成功金陵之敗、可謂明矣、而李文貞

能知其才而審薦之、聖祖能排衆議而專任之、遂集大勳、開闢海外疆宇、明良遇合、亦非偶然也哉

### 音義

琅音郎 魁梧梧音梧壯 鈞古以三十斤爲鈞千鈞向 唐王明太祖八世孫聿繼 鄧芝龍明南安人天啓時據海島爲盜受招撫官至

降後順德東莞三水皆廣東省縣名 新甯今廣東 濟度鄭親王濟爾哈朗第二子 海澄今福建省縣名 海門鎮名在福建海澄縣 廈門在福建

安縣東南爲滄海口岸清設廳民國舊爲廣州府屬 浯嶼在福建晉江 金門島名東西三十餘里南北闊者二十里狹者十里孤懸大 澎湖在臺灣海峽之街寮島

改思明縣後久置廈門道轄十二縣江縣治江 李光地號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傳 海寇犯江寧順治十六

三島爲臺灣島長五百里有山脈縱貫南北西爲平原東爲生密所居明 李光地號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庚戌傳 海寇犯江寧順治十六

成功攻下崇明六月下鎮江進攻三逆藩 西王吳三桂駐紮南靖南王耿繼茂浙江會稽人官至兵部 許討蘇水鎮名今福建

金陵七月清順時梁化鳳擊敗之駐廣東平南王尚可喜駐廣西後皆叛 姚啓聖浙江會稽人官至兵部 許討蘇水鎮名今福建

### 叙解

施琅、表字尊侯、福建晉江縣人氏、俊貌魁梧、力量非常的大、他幼年投軍的時候、主持軍

事的人、想要招募勇猛有力的壯士、就預備了一個鼎、有千多斤重、那時施琅、很從容的把他舉起

來、轉了幾個圈子、仍然放在原來的地點、明朝的唐王、在福州坐皇帝的時候、叫他充任左衛鋒、

他會統率著偏師、迷路走到榛棘草莽的野地中、有一個猛虎、引導着他走、才能夠出來、衆人看見

老虎跟他一路走、大是驚異、他笑着說、若沒有這個虎、我怎麼能到這裡呢、衆人從此知道他是個

非常的人、後來充明朝總兵鄭芝龍的部將、清朝順治三年、清兵平定福建、他隨着鄭芝龍、投降了

清朝、就跟隨清兵去征廣東、勦平了順德、東莞、三水、新寧等縣、鄭芝龍回轉京師、他的兒子鄭



成功、竄踞海島、屢次的引誘施琅、叫去幫助他、施琅不從、所以就他囚在船艙裏頭、想要殺他、施琅設法脫逃、黑夜間趁着山逃走、藏在山洞裡頭、追的人騎着好幾十匹馬、各執燈籠火把、火光燭天、照耀的如同白晝、他所藏的洞口、忽然生長許多的棘刺、所以追的人、沒有尋着、鄭成功歎息着說、我在中原留下一個禍患了、順治十三年、施琅隨着定遠大將軍濟度、在福州把鄭成功的兵衆打敗、漸漸的升到總兵官、康熙元年、又升了水師提督、那時鄭成功已經死了、他的兒子鄭錦、糾合兵衆、侵犯海澄、康熙二年、施琅派遣將官、在海門把賊兵打敗、殺了賊將林維、奪獲了他的船隻、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一班人、攻破廈門、賊衆逃遁、施琅率領招募來的荷蘭夾板船、在路上截擊他、殺死一千多賊兵、乘勝又攻克浯嶼、金門兩島、升右都督、三年、加封靖海將軍、七年、施琅秘上奏疏說、鄭逆憑着險地、佔據海上、應當趕急進剿、奏疏一上、就把他召到京師、當面問他進剿的方略、他說、賊兵不過僅有幾萬、戰船幾百隻、若是先取澎湖、以扼住他的咽喉、賊人立刻就見支絀、倘若仍然負固不降、就用重兵停泊在臺灣港口、另派奇兵、襲擊南路的打狗港、及北路的文港等處、賊人若是分開、就力量薄弱、就是合併起來、形勢也得窮蹙、所以臺灣、算着日期、可以平定、皇上把這事、交下部中審議、都以為風濤不能預測、難操必勝之券、就把他的奏議、給壓起來了、轉任內大臣、不着他回福建、當時有翰林學士李光地、和他談到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率領海寇、侵犯南京的事情、李學士說、賊人若不頓兵城下、長驅直前、這可就真危險呀、施琅說、南北的步馬戰鬥能力不相等、已經是多年的情勢了、衆寡跟勞逸、又太懸殊、雖

說到處有響應的、不過是虛作聲勢、實在都是觀望、不能夠幫助他、只要一到北地、跟官軍交鋒、立刻就完了、又慢慢的說、那時他若舍短用長的話、應當放下堅城不攻、順着江往上去、那裏也不停留、一直的趕到荆襄、號召滇粵三逆藩、跟他們連絡、大江以南、全都搖動、再阻撓官軍、則禍患比今天就更厲害了、他棄了舟楫的順利、疲敝在圍攻堅城、所以早就知道賊人、無能爲了、李學士由此、更知道他的才識非常、二十年、李公上奏疏說、鄒錦已死、他的兒子鄒克埏年幼、部下爭權、若去征討、一定能勝、連帶着就推薦施琅說、他素常就熟悉海上的情形、可以專任討伐之責、那時的閩浙總督姚啓聖、也奏保施琅、朝廷任爲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到了軍中、訓練水師、又派遣間諜、跟他的舊部通消息、叫他們作爲內應、但是這時朝廷諸臣、交互上奏章、阻止征伐、皇上有詔、叫暫時停止進剿、到九月間、施琅上奏疏說、臣已經選得水師精兵兩萬、戰船三百隻、足可剿滅海寇、請飭督撫、準備糧秣餉項、獨任臣討賊的事情、不要拘定時日、但遇風向順利就進兵、並請調陸路官兵隨征、朝廷准了他的奏議、鄒克埏那時、仍然襲爵自稱延平王、一切的事情、全都由部將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範、一班人主持、還仗恃着海道危險遼遠、給總督姚啓聖上書說、克埏願意稱臣入貢、跟琉球、高麗的例子一樣、姚公把這事、奏聞朝廷、詔下不准那樣辦、施琅就進兵討伐、二十二年、李光地告老辭職、在家裡住着、和施琅在旅店中相遇、李公說、衆人全都說、刮南風的時候、不利於出師、可是你出兵、故意的違背這話、是什麼道理呢、施公說、那全是商賈小人的話呀、若是刮北風的時候、白日的風都是很猛烈、夜間更厲害、由這裡到澎湖、縱然能够

魚貫的行走、僥倖不散、但是烏嶼全都被賊佔據、不能一鼓就奪過來、所有的船隻、沒處停泊、可是停着跟着走着、決不一樣哪、風濤搖動、全軍不能集合、那還怎麼打仗呢、夏至前後的二十多天、風很小、夜裏更平靜、海水平鋪、像綢面一樣、可以拋下錨去、碇泊在海洋裏、集聚着兵衆看機會、不過七天、一定就把他攻下了、若是用北風、祇是僥倖於萬一、用南風是十全的計算哪、但是十數天之內、恐怕要有暴風、然而也許隔一二年、不起暴風、這個可就是天意、不是人所思慮到的了、又說、賊將劉國軒、是他那邊很厲害的魁首、設使若叫其他的將校、把守澎湖、那就雖是敗了、也不能立即降服、必須還得再戰、若是守澎湖的是劉國軒、或是他死了、或是打敗了、那一定就勢窮膽破、臺灣可以不戰就下了、李公很喜歡的說、賊寇一定平了、爲大將的必須要知道天時地理、並且能比較敵我兩方將官的智力、公對於這兩樣、兼而有之了、還能够不平嗎、六月、施琅由銅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着南風、進泊在八罩、劉國軒踞了澎湖、建築短牆、排列火器、周圍有二十多里、作爲很堅固的堡壘、施琅派遣游擊藍理、率領着烏船進攻、賊人乘着海潮、四面合圍、施公坐在樓船、突進敵陣、被流矢把眼睛射傷了、愈是盡力的督戰、總兵吳英跟着他、斬殺賊將及賊兵、三千有零、攻克虎井、桶盤兩個島嶼、隨後派了一百隻船、分東西兩路、派總兵陳蟒魏明等、東面向雞籠嶼四角山、西面向牛心灣、用以分散賊勢、施公自己督率五十六隻船、分成八隊、用八十隻船、跟在後面、賊衆悉數全都出來拒戰、我軍那時、連接着檣桅、向前猛進、總兵林賢、朱天貴、全都突進賊陣、八隊兵也都踴躍奮呼、東西兩路夾攻、喊聲震天、波濤騰湧、真是好壯烈

的一場水戰哪、由辰時戰至申時、焚燒的賊船、有一百多隻、殺死的賊人、有一萬二千多個、所以就奪取了澎湖、這一次的戰役、施公由十四日、在銅山出發、到二十二日決勝、果然是在七天中間成的功、當打仗的那一天、東南角上、有微雲浮起、劉國軒正在調兵遣將、預備拒敵、望見雲起、非常喜歡、等到聽見雷聲隱隱、國軒推倒桌子站起來、歎息着說、這是天命啊、大凡在海上行動、占卜是否起風、以有雲起來、爲起風的先兆、若聽見雷聲、風就停止不起了、劉國軒打了以後、坐着小船、回到臺灣、鄭克塽等、也全都倉皇失措、就請求投降了、臺灣平定以後、奏報朝廷、皇上降旨褒美、封施琅爲靖海侯、世襲罔替、那時有人建議、把臺灣的人遷出來、把地方放棄不要了、施琅上奏疏說、臺灣自古就沒有收入中國的地圖、可是中國人民、暗地裡遷去、生長居住於其間的、不下萬人、海寇鄭芝龍、纔開始踞爲巢穴、崇禎初年、鄭芝龍投誠就撫、借給洋人爲互市交易之所、順治十八年、被鄭成功攻破、盤踞其地、傳了三輩、幾十年的時間、一旦畏懼皇威、納獻土地、這真是天佑皇上、送來沒有開闢的方輿、用作東南的保障、若是棄了土地、遷出人民來、這個地方、原爲洋人所有、萬一他們乘隙再佔據了、後來的禍患很長呢、臣以爲若是放棄了、必定貽留大患、若是守住了、就永久的鞏固邊防、奏議上去、皇上允許照辦、並且下詔、封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爵位、仍爲侯伯、從此臺灣永遠平定、二十七年、施公入京謁見、蒙恩賞賜朝服、因爲年歲衰老、請求致仕辭職、聖旨慰勉、不准解職、三十五年、病歿於位、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傅、給諡襄壯、雍正十年、奉旨入祀賢良祠、

## 清陝甘總督昭勇侯楊遇春

楊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少有志量、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峰堡、調赴台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歷官至守備、六十年黔苗逆命、悉衆攻松桃廳、貝子福康安令諸將往援、山陰塞密莫敢進、遇春率敢死三十人爲先鋒、而精兵三千繼其後、由間道攻其不意、縱馬入賊屯、疾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賊相顧錯愕、復呼曰、眞降者跪、於是跪者數千人、全軍直抵松桃城下、賊潰、圍遂解、貝子壯之、立奏予花翎都司銜、旋遷雲南都司、又以生擒首逆吳半生功、擢游擊、嘉慶元年、參贊額勒登保攻賊茶山、賊圍官兵於土壘、截其歸路、遇春帥壯士數十人、衝圍奪據對山、拔出官兵數千、當者輒靡、貝子望見之、驚嘆不已、卽軍中授四川普安營參將、馳援四川、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苗平而教匪起、遇春隨額勒登保移師往剿、當是時、教匪蔓延川陝湖北間、其尤著者、湖北則覃加耀林之華、漢南則張漢潮、遇春剿賊鷄公嶺、擒斬三千、奪賊卡三十餘處、進搗帽子山、用奇兵趨賊後、奪其要隘、之華中槍死、加耀漢潮皆就擒、大敗賊於小廟口、又敗之於長沙岸、於大任河、斬馘二千七百有奇、三年四月、張正潮以三萬衆窺荆門、遇春首先陷陣、賊敗走南漳、官兵蹙之、俘斬五千餘人、生擒九百餘人、丁父憂請回籍守制、奉旨仍以墨經隨征、十二月、生獲羅其清於大鵬寨、馘賊五千、功第一、遷甘肅西甯鎮總兵、四年正月、戰蕭家灣、及黃土壩、再戰譚家山、皆大捷、前後殲賊五千有奇、馘張長庚、獲王光祖、射死冷天祿、自是陝人聞名、震爲天人、川

中婦孺、亦懾其威望、五年擢甘州提督、六月遂以提督別領偏師、西上、擊汧隴之賊、八月剿任金柱於手扳崖、別賊楊開甲從間道突至、官軍腹背受敵、自午至酉圍愈急、有白袍賊手大旗直犯遇春、相去咫尺、忽墜馬、則已爲後隊護鎗所斃、卽金柱也、是夕二鼓始歸隊、明日追斬開甲於山梁、六年二月、追賊至龍池場、設伏生擒王廷詒、三月生擒高天德馬學禮於龍洞溪、並獲僞帥十七人、六月獲冉天士王士虎等逆目二百餘人於大池壩、先是龍溪河之捷、俘馘甚衆、遇春擇驍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贖罪、及剿冉天元於蒼溪、天元驍桀善戰、爲諸寇冠、遇春據廢寨斷墻力拒、擲草炬、山下照耀如白晝、以勁弩射之、垂盡而天曙、時八百人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賊敗遁、追擒王登廷、遇春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却、平日樸訥若無能、然遇賊輒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蒼溪之役、蓋其明效云、授固原提督、十八年秋、大盜李文成據滑、詔陝督那彥成討賊、以遇春副之、賊萃精銳於道口鎮、官兵合剿、遇春自當其前、率親兵八十人、由運河西進、覘道口、遇賊數千、卽大呼突擊、賊辟易、追渡河、擒斬二百有奇、賊敗於道口、遇春收隊、數親兵少二人、復衝入賊隊奪還二屍、賊爲喪氣、遂斷浮橋、焚渡船、率諸軍進攻、所嚮賊望見彗將軍、輒披靡、尋克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於城東、進圍滑、用隧道轟破其城、十二月滑縣平、進傅賜賚有加、宣宗卽位、賞戴雙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六年回會張格爾叛、命遇春統陝甘兵五千赴馳哈密、尋命長齡爲揚威將軍、遇春爲參贊大臣、會阿克蘇進剿、七年二月、敗賊於洋阿巴特、尋敗之於沙市都爾、擒斬各數萬、追至渾河、距喀什噶爾賊巢十餘里、賊悉衆背城列陣二十餘里、築橫壘蔽

之、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陰晦、前敵大隊迷道相左、未卽至、將軍以賊據形勢、又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霽而進、遇春不可曰、天蒼我也、賊不知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卽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大兵乘晦霧、渡上游、據上風、敵勢與風沙勢相併、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三月朔、遂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復和闐、八年正月、楊芳擒張格爾於鐵蓋山、遇春所拔士也、十五年晉封一等昭勇侯、十八年薨、年七十八、諡忠武、入祀賢良祠、遇春修葺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人、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上詢及、嘆爲福將、任總督時、討軍實、肅官方、邊務皆控制得法、治家尤嚴、子國楨、擢雲南按察使、陞辭時、宣宗諭曰、好爲之、如不稱、當語而父知耳、是上亦知其家法矣、

總論

楊忠武公以武孝廉發蹤行伍位、至專閫、身受崇封、躬冒矢石、歷數百戰、曾無毫髮微傷、

世固有福將哉、願善用降人、能得死力、以成奇功、則其恩信之足以感人、又非止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已也、世傳西域諸酋、畏其威名、見輒震懼跪伏、謂非控御有素而能至此乎、而其所拔楊果勇侯、勳業亦足以副之、宜乎論有清中葉戰功者、以兩楊爲最盛也、

晉義

崇慶州

四川成都府屬 民國改爲縣

石峰堡

卽石堡城在今甘肅西甯縣西南 其城四面懸崖數千仞最爲要險

廓爾喀

國名在西域之 黔番併貴州古名 苗民有生熟之分

貴州前清 置直隸州 貝子

清滿語爵號在秩在親 郡王之下公侯之上

福康安

姓富察氏滿洲人封一等銳忠嘉勇公 西藏平管封貝子平封郡王諡文襄

茶山

土司名地在嶺南騰衝 縣北高黎貢山之西

普安

今四川 劍 乾州 陝

省直隸州 民國改爲乾縣

羅定

廣東省直隸州 民國改爲縣

鷄公嶺

卽鷄公山在河南信陽縣南與湖 北接界當大別山之脈風景絕佳

西甯鎮

在今甘肅省西甯縣地城臨 湟水南岸爲西邊大都會

汧隴

汧水出陝西隴縣 西北汧山南麓

洞溪在陝西淳蒼溪今縣名屬四川省固原今縣名屬甘肅省滑今縣名屬河南省哈密今縣名屬新疆省阿克蘇清初屬回部後入版圖設鎮駐總兵光緒年間改溫宿直隸州民國後改阿克蘇縣

渾河即喀什噶爾河古赤喀什噶爾新疆省地名有漢回二城漢城英吉沙地名屬新疆省今改沙車縣和闐今縣名屬新疆省楊芳

貴州松桃廳人官至湖南提督封一等果勇侯諡勳勇

### 叙解

楊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人、幼年就很有志向度量、中了乾隆四十四年的武舉、從軍征討甘

肅的石峰堡、又調赴台灣、後來又出征廓爾喀、到那裡全都很有功勞、積功進官到守備、乾隆六十年貴州的苗民作亂、集合所有的苗衆攻犯松桃廳、那時貝子福康安令諸將前往救援、因為山道很險、苗寨又很密、都不敢前進、遇春請率領敢死之士三十人作為先鋒、令精兵三千在後面跟着、由間道進去、攻其不意、縱馬衝進賊屯、大聲疾呼說、大兵到了、投降的人免死、賊人互相的觀望、驚惶的不知怎麼樣纔好、遇春又大喊說、真降的跪下、於是跪下的有好幾千人、全軍一直的就到了松桃城下、賊人潰敗、圍纔解了、貝子福康安以為他很勇壯、立刻就奏請、賞給花翎、並加都司銜、不久實授了雲南都司、又因為生擒叛逆首領吳半生的功勞、升任游擊、嘉慶元年、參贊額勒登保在茶山攻擊賊人、官兵被賊圍在土壘、歸路也被截斷、遇春率領壯士數千人衝圍進去、把對面的山奪過來佔據了、救拔出來的官兵有好幾千人、衝盪了十回、十回全都決勝、當着他的敵人、沒有不披靡的、貝子望見這種情形、再三的驚嘆、就着在軍中承旨、授為四川普安營參將、趕去救援四川、就恢復了乾州、升廣東羅定協副將、苗民纔平定了、教匪又起、遇春隨額侯移兵往剿、當這個時候、教匪像臺草似的牽延在四川、陝西、湖北之間、其中特別著名的匪首、在湖北的是覃加耀、林之



華、在漢南的是張漢潮、遇公在雞公嶺剿賊、生擒同殺死的有三千人、奪了賊人的卡寨有三十多處、進搗帽子山、用奇兵繞到賊人的後面、奪了他們的要隘、把覃加耀跟張漢潮全都擒住了、大敗賊人於小廟口、又在長沙岸跟大任河把賊人打敗、斬首級二千七百多個、嘉慶三年四月、張正潮用三萬匪衆窺攻荆門、遇公首先陷陣、賊人潰敗、逃往南漳、官兵窮追下去、殺死五千多人、生擒了九百多個、那時他父親歿了、因爲丁憂、請求着回原籍去守制、奉到聖旨不准、叫仍然穿着墨經的孝服從征、十二月在大鵬寨生擒羅其清、斬首級五千個、遇春功勞屬第一、就升了甘肅西寧鎮總兵、四年正月、在蕭家灣和黃土壩打仗、又在譚家山大戰、全都非常勝利、前後殺賊五千有零、斬張長庚、生擒王光祖、射死冷天祿、由此以後、陝西人聽見他的威名、都震驚的像天神一樣、四川省就連婦女小孩子也全都怕他的威望了、嘉慶五年、升甘州提督、六月就以提督之官、特別率領一部分隊伍往西邊去攻擊汗隴的賊人、八月在手扳崖剿任金柱、另有別賊楊開甲從傍道上忽然來到、官軍腹背受敵、從午時戰至酉時、被圍的愈緊急、有一個穿白袍的賊人、手持大旗、直攻遇春、相去只在咫尺之間、非常的近、但賊人忽然墜落馬下、已經被後隊護鎗給刺死了、那個賊人就是匪首任金柱啊、那天晚上到二更的時候、纔收回隊伍、第二天追着斬殺楊開甲於梁山、嘉慶六年二月、追賊到了龍池場、設下埋伏、生擒王廷治、三月又在龍洞溪生擒高天德馬學禮、並且擒住僞帥十七個人、六月又在大池壩擒住冉天士及王士虎等叛逆的頭目二百餘人、原先在龍洞溪打勝仗、俘擄的人很多、遇春選擇驍勇健壯的八百個人、沒有殺他們、叫他們立功贖罪、那些人全都跪伏地上、痛哭着

說、願意報答不殺之恩、等到在蒼溪剿冉天元的時候、天元驍勇桀驁、很能打仗、在諸賊寇中間、他頂厲害、遇春佔據了廢寨的破斷墻垣、竭力的抗拒、把草炬投在山下、照耀的像是白晝一樣、用勁弩箭往下射、把箭快要用完了、天也就亮了、那時這八百個人全都特殊的死戰、沒有不是一個人能當一百個人、賊敗逃走、去追擊他、生擒匪首王登廷、遇春治軍嚴整、雖是倉卒之間、或是衆寡不敵、也沒有略向後退的、他平日更是樸直不好說話、像是沒有一點能力似的、但是遇見賊的時候、全都是很清楚的運用機謀、應付事變、有同神明、決沒有錯誤的、更是不好殺人、能够得到投降的人的死力、蒼溪那一次的戰役、就是很明白的效果呀、後來升了固原提督、嘉慶十八年秋天、大盜李文成佔據了滑縣、皇上下詔叫陝督那彥成統軍討賊、遇春爲副帥、賊的精銳都萃聚在道口鎮、官兵趕到合剿、遇春自己首當其前、率親兵八十個人、由運河往西進、前去偵探道口、遇上賊人數千、就大聲呼喊向賊衝突進擊、賊人敗退、追擊渡過河去、生擒及殺死的賊人二百有零、賊敗退到道口、遇春收隊、數了數親兵少了兩個人、復又衝進賊隊、把兩個屍首奪回來、賊人看見這種情形、全都喪氣了、遇春就把浮橋毀斷、把渡船也全都燒了、率領着諸軍進攻、凡是他所向地方、賊人望見大鬍子將軍、就全都披靡了、隨即攻克道口、燒死的賊人約有一萬、又在城東擊走桃源賊三千人、前進圍了滑縣、用地下的隧道把城轟破了、十二月滑縣平定、仁宗非常喜歡、加級的賞進爵位、後來宣宗登基、賞給雙眼花翎、道光五年、特授署理陝甘總督、道光六年、回族會長張格爾叛變、遇春奉旨統率陝甘兵五千急往哈密、隨即有旨命長齡爲揚威將軍、遇春爲參贊大臣、會師阿克蘇

、進剿叛回、道光七年二月、在洋阿巴特把賊打敗了、又在沙市都爾把賊打敗了、生擒同殺死的有好幾萬、追到渾河岸上、距離賊人窠穴的喀什噶爾、還有十幾里地、賊人全數出來、想要背城一戰、擺列的陣勢、有二十多里、全都構築上橫壘遮蔽起來、那時起了西南大風、撼動樹木、飛揚塵沙、又趕上大霧、昏晦無光、我軍前敵大隊全都迷失道路、走錯了沒有能當時走到、揚威將軍計議以爲賊人佔據形勢之地、又因敵衆我寡差的很多、要退十餘里屯駐等到天晴了進攻、遇春認爲不可、就說這是天贊助我們哪、天昏地暗、賊人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兵、又想不到我們立時渡過河來、這是良好的時機、千萬不要錯過了、再說客兵利於速戰、很難持久、就派遣一千騎兵繞到河的下流、作爲牽制賊人之勢、自己率領大兵、乘着暗霧由上游渡過去、據着上風、砲勢與風沙的威勢相合併、好像是十萬大兵擺山壓海的驟然而來、乘着這種形勢、就衝進賊人的陣中了、賊人像土似的就崩潰了、三月收復了喀什噶爾、初五日收復英吉沙、十六日收復葉爾羌、收復和闐、到了道光八年正月、楊芳在鐵蓋山把首逆張格爾擒住了、楊芳也是遇春所拔取的將士、從此回亂全平、賞賜甚厚、道光十五年、進封一等昭勇侯、道光十八年、遇春薨逝、享年七十八歲、賜諡忠武、奉旨入祀賢良祠、遇春生來長鬚過胸、鼻準極高、眼睛映着日光、返照過來閃閃的射人、從幼年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都是衝鋒陷陣、親冒矢石、有時帽子翎子都被打碎、或是在袍袴上穿許多窟窿、但是身體沒有受過絲毫的傷、皇上詢問到這事、也感嘆說真是福將、任總督的時候、統屬文武、查考軍實、整肅官方、對於邊務控制都很得法、治家尤其嚴厲、他的兒子楊國楨、升任了雲南按察使、陸見皇上

辭行赴任、宣宗皇帝口諭說、你好好去作官、若有不稱職的時候、一定說給你父親知道、可見賞時就連皇上也知道楊公的家法了、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第十

清陝甘總督昭勇贈楊遇春

武廟崇祀名將傳略卷末

附錄名將傳贊

周太師尙父武成王

卓彼鷹揚 維師尙父 禁暴安民 乃聖乃武 尊賢尙功 富強之祖 見知文王 道傳萬古

左右配享十六人

齊上卿管夷吾

六韜心法 世守臨淄 內政軍令 陰符遺規 遂椒霸圖 尊王攘夷 非天下才 孰與於斯

吳將軍孫武

風后握奇 創制自古 奇正相生 乃出孫武 教戰吳宮 卒破強楚 惟十三篇 兵家之祖

秦將軍內史蒙恬

嶽義長城 雄峙萬里 創自秦皇 建於蒙氏 賦役雖繁 厥功足紀 界限華戎 焜耀青史

漢太子少傅留侯張良

博浪奮椎 爲報韓仇 圯上受書 乃識王猷 鴻門解厄 滅項興劉 功成身退 從赤松遊

漢淮陰侯韓信

淮陰將兵 多多益善 背水行軍 動操勝算 智能破楚 義不背漢 鐘室誅夷 千秋冤案

漢大將軍長平侯衛青

大將之才 乃出威晚 獨率雄師 聲威震遠 七擊匈奴 奏凱而返 功高不矜 軍人良範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乾坤正氣 降爲英靈 義膽忠肝 炳若日星 臨沮一蹶 雖死猶生 丹青遺像 儼若神明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

魚水君臣 古今稱盛 決策隆中 三分早定 六出祁山 師行以正 將略非短 關張無命

唐司徒衛國公李靖

衛公神鑿 識主函關 圖銑十策 滅敵而還 南平桂嶺 北斥陰山 三篇問對 韜略精嫻

唐右武衛大將軍平陽郡公薛仁貴

征東驍將 白衣自顯 破韓降胡 遂躋總管 三箭天山 強虜納款 拜爵平陽 有光圭瓊

唐中書令汾陽郡王尙父郭子儀

汾陽興唐 兩京再造 單騎見虜 西陲是保 身歷中書 二十四考 功高位極 優游終老

宋少保鄂王岳飛

撼泰山易 撼岳軍難 精忠武穆 報國心殫 痛飲黃龍 壯語非謾 三字冤獄 義士長歎

宋太保蘄王韓世忠

韓公忠勇 御署螭弧 退敵金焦 膽破烏珠 和議旣成 爰解兵符 孤忠餘憤 策塞西湖

元萬戶徐邳二州總管郭侃

汾陽裔胃 謀勇無儔 從征萬里 直達歐洲 累破名城 降服豪酋 豐功振古 萬戶寧酬

明右丞相中山王徐達

明興佐命 將相多賢 中山矯矯 尤超衆先 南翦陳張 北滌幽燕 廓清寰宇 大功堪傳

清寧遠大將軍威信公岳鍾琪

襄勤人傑 拓地西邊 藏衛既平 遂定金川 強藩驕帥 並蹈尤愆 善處功名 惟公獨全

### 東西兩廡從祀七十二人

周卿士方叔

中興楨幹 宏啓周京 顯允方叔 受命徂征 已伐玁狁 復定蠻荆 壯猷克展 治定功成

周卿士召虎

元老純忠 穆公召虎 定亂扶危 以子代主 疆理南海 旬宣江澚 圭卣榮封 無忝厥祖

齊大司馬田穰苴

王道用正 霸術用假 約衆立威 乃斬莊賈 士氣旣盈 燕晉皆罷 至今談兵 猶遵司馬

越相國上將軍范蠡

越栖會稽 君臣爲俘 忍辱報怨 卒能沼吳 利害分明 計然之徒 功成身退 扁舟五湖



齊將軍安平君田單

鐵籠奔車 智堪脫難 孤拒強敵 善於用閒 火牛夜襲 燕軍潰散 盡復全齊 奇功罕見

燕上將軍昌國君樂毅

昭王禮賢 千里乃至 約從破齊 反燕重器 連下名城 七十有二 騎劫代之 功隳一篲

趙上卿信平君廉頗

勇聞諸侯 功高野戰 肉袒負荊 改過尤善 老尙壯矯 不獨善飯 用趙不終 英雄威歎

趙大將軍武安君李牧

北邊良將 智略馳名 謹烽厚土 保聚不爭 一旦決戰 匈奴爲傾 奈何闇主 自壞長城

秦將軍王翦

善用兵者 戰則必勝 已拔燕趙 復平楚境 子賁亦賢 齊魏皆定 混一之功 王氏爲盛

漢相國鄼侯蕭何

鄼侯入秦 先收圖籍 薦信登壇 寔興漢室 留守關中 轉餉無失 指示發縱 論功第一

漢相國平陽侯曹參

天下洵洵 獨從沛公 得城略地 百戰元功 被七十創 乃受侯封 蕭規曹隨 相業尤隆

漢相國舞陽侯樊噲

佐命武臣 勇如虓虎 鴻門擁盾 威懾項羽 排闥入諫 一言悟主 如何淮陰 猶羞與伍

漢右丞相曲逆侯陳平

美如冠玉 洞識機宜 間疏亞父 計誠闕氏 屢解圍困 救主於危 六出奇計 事秘難知

漢右丞相絳侯周勃

木訥近仁 強毅足智 厚重少文 將相之器 誅呂安劉 能定大計 豈止行軍 先登奪幟

漢丞相穎陰侯灌嬰

一代英雄 販繒屠狗 遇戰疾驅 不居人後 追敵東城 項王授首 開國通侯 元功第九

漢太尉條侯周亞夫

將門之子 紀律尤精 屯兵細柳 天子徐行 自天而下 吳楚底平 功高震主 卒隕其生

漢前將軍右北平太守李廣

猿臂將軍 射石沒羽 七十餘戰 威震敵虜 可惜數奇 不遇高祖 焉用封侯 英聲萬古

漢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

嫖姚擊胡 深識地理 度祁連山 臨翰海水 休屠金人 渾邪王子 並作俘獲 威揚萬里

漢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平羌遣將 無踰老臣 便宜十二 曉暢兵屯 先零既服 罕弁亦馴 西戎卽叙 絕域蒙恩

漢太傅高密侯鄧禹

白水真人 大業初恢 諮謀衆將 皆當其才 旣破赤眉 萬衆綏來 關西名震 弁冕雲臺

漢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北道主人 發迹上谷 父子來歸 並佐文叔 獲城三百 平郡卅六 跨竈之英 展其駿足

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沈勇多智 能識真龍 奪軍幽牧 擊賊成功 八戰八克 蜀道遂通 不事田產 永表公忠

漢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大樹將軍 卓犖之姿 豆粥麥飯 安不忘危 桑榆可補 奮翼澗池 明良遇合 何嫌何疑

漢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儒將風流 世稱征虜 雅歌投壺 不忘尊俎 約束嚴明 財無私取 卓著奇功 昭垂今古

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歷覽羣雄 終爲大將 帝王有真 擇君最當 銅柱南標 金城西障 願盼據鞍 老真益壯

漢大將軍冠軍侯竇憲

藩封賢裔 威碗豪俊 北伐單于 躬親行陣 深入龍庭 兵威遠震 勒石紀功 燕然同峻

漢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

虎頭非奇 能蹈虎尾 旣入虎穴 遂得虎子 三十六人 如臂使指 絕域奇功 封侯萬里

漢太尉槐里侯皇甫嵩

漢末失道 徧野荆榛 發兵五校 遂破黃巾 功成數月 兵動若神 逆卓相阨 明哲保身

漢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

燕人益德 萬夫之雄 據水橫矛 膽破曹公 宕渠勝郃 勒石八濛 御下遠誠 不保令終

漢鎮軍將軍永昌亭侯趙雲

常山虎將 智勇深沈 救主重圍 却賜千金 進諫伐吳 大義堪欽 一身是膽 更有丹心

漢後將軍關內侯黃忠

蜀將五虎 黃爲後勁 陷陣衝鋒 益州搢定 一戰斬淵 金鼓皆競 忠勇不衰 與關張並

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

馬邑邊城 生才奇健 武力過人 勇敢善戰 屢突重圍 摧敵無算 臥病護軍 吳主猶憚

吳丞相婁侯陸遜

年少書生 懷才負重 計襲荊州 算無不中 連營破蜀 猊亭火縱 上大將軍 崇封殊衆

晉征南大將軍南城郡侯羊祜

懷綏江漢 作督荊州 輕裘緩帶 名士風流 饋藥不疑 信及敵仇 岵碑墮淚 功德常留

晉鎮軍大將軍襄陽縣侯王濬

上將龍驤 受知叔子 童謠有兆 銜刀渡水 樓船東下 風利不止 功莫與爭 王渾可鄙

晉征南大將軍當陽縣侯杜預

元凱經生 馳名武庫 應機平吳 奇兵飛渡 迎刃而解 交廣降附 允武允文 左傳手注

晉侍中太尉長沙郡公陶侃

機神孟德 忠勤武侯 運甓惜陰 力戒閒游 斬峻石城 縛獸江州 動輒破賊 方略獨優

晉車騎將軍康樂縣公謝玄

東晉存亡 淝水一戰 銳師八千 破敵百萬 鶴唳風聲 秦王色變 以寡勝衆 奇勳獨建

前秦丞相清河郡侯王猛

捫蝨而談 氣度沈雄 婆樓鷹賢 比於臥龍 滅燕入鄴 頓廣秦封 戒勿圖晉 謀國公忠

宋司空武陵郡公檀道濟

智勇兼備 所向輒摧 唱籌量沙 敵不敢追 萬里長城 無端自墮 虜馬臨江 後悔何遲

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

學涉該博 志氣凌雲 討平侯景 天助奇勳 金龜白虎 並掃賊氛 梁元佐命 獨冠諸軍

北魏左將軍貝邱縣男傅永

上馬奮武 下筆雄文 平寇累捷 忠勇忘身 突陣受創 猶破齊軍 八十馳射 老壯絕倫

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

落鵝都督、結髮從戎 周師十萬 一鼓而空 築陣平隴 累戰稱雄 血跡不滅 千載孤忠

隋上柱國新義郡公韓擒虎

黃斑青驄 平陳兆定 輕騎五百 出奇制勝 悍將生降 庸主歸命 死作閻羅 神威允稱

隋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

十策平陳 受知黼座 蔣山苦戰 南都立破 統一之功 惟韓與賀 刺舌忘箴 終以賈禍

唐司空河間郡王李孝恭

沈敏有度 唐宗僞選 釋降得衆 棄舟擒虜 戡定江南 公祐以翦 王封獨膺 元勳丕顯

唐司空英國公李勣

居常效忠 應變有智 不負魏公 寧負唐帝 東征高麗 北驅詰利 生畫凌煙 勳榮莫比

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

朔州之傑 勇悍善戰 避稍奪稍 絕技獨擅 破敵堅城 翼主危難 金卻建成 忠貞可羨

唐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秦叔寶

義以交友 忠以事君 投明棄暗 獨建奇勳 升樓拔幟 勇冠三軍 凌煙圖像 戰績超羣

唐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東破高麗 西征賀魯 都曼請降 義慈爲虜 夷滅諸國 皆擒其主 威震遐方 受封萬戶

唐右武衛大將軍韓國公張仁亶

籌邊定策 師出有名 撫民拓地 萬里遺征 五原遺蹟 受降三城 流連憑弔 春草猶生

唐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

任俠好義 慷慨用兵 奉使吐蕃 盡得其情 和戎定策 拓地築城 再安唐室 功莫與京

唐太尉臨淮郡王李光弼

計擒周孽 力挫思明 謀定後戰 一軍皆驚 蕩平安史 汾陽齊名 徐州返旆 死哀生榮

唐司徒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

天生李晟 爲唐社稷 一箭驚人 三邊傳檄 錦裘繡帽 所向無敵 破賊收京 中興勳績

唐昭義節度使涼國公李愬

西平賢嗣 智計閎深 善用降將 寄以腹心 雪夜入蔡 元濟成擒 父子名將 震古鏖今

唐檢校司空滎陽郡公鄭畋

巢入長安 車駕倉皇 獨遏其衝 破賊鳳翔 申明大義 傳檄四方 克用是功 實出滎陽

後梁宣義軍節度使開國侯王彥章

朱梁宿將 履棘如飛 持一鐵槍 輒突重圍 讒間末路 躡於魯奇 不負前言 豹死留皮

後唐太師盧龍軍節度使周德威

陽五驍勇 聞於天下 望塵知數 辨敵多寡 鄙南破陣 利用廣野 老更善謀 是真健者

宋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

位兼將相 功高不伐 全斌屠蜀 免與其罰 金陵將陷 焚香戒殺 仁恕清慎 治軍師法

宋太尉衛王高瓊

衛王忠勇 草澤奮身 瀆淵進鞏 實賴斯人 義恤戍卒 禮讓舊臣 謙德之隆 誰與爲倫

宋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狄青

良將之才 澤以典墳 折節讀書 兵法能論 張燈元夜 遂奪崑崙 英雄本色 面涅猶存

宋太尉武泰軍節度使劉錡

八字成軍 聲威遠震 破敵順昌 兀朮北遁 和議誤國 失機不進 武穆諡同 班師齊憤

宋少師四川宣撫使涪王吳玠

保障全蜀 志安宋闕 饒風一戰 金兵膽裂 仙人關前 廟號思烈 百戰英名 昆弟相埒

明右丞相開平王常遇春

牛渚磯前 飛騎破虜 殪諒擒誠 北驅元主 轉戰四方 混一土宇 柳河川上 英風千古

明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

深山大澤 龍蛇並起 荷戈來歸 兄弟競美 安慶初平 鄱陽直指 戰勝攻取 厥功可紀

明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

術精象緯 道貫天人 江左論才 諸葛之倫 擇主既善 料敵尤神 修德省刑 片語歸仁

明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 贛疆蕩寇 更定兵制 直搗南昌 寧藩俘繫 論道九華 潛消衆忌

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

南征大將 御詩寵行 上承廟謨 下順輿情 兵不血刃 讐服威名 安南歸化 同我太平



明少保左都督戚繼光

生負奇氣 壯歲從戎 書成紀效 奇正得中 嚴明軍律 卓越邊功 薊門風雨 想像猶同

明左都督山西總兵官周遇吉

督兵山西 阻寇寧武 立斬降將 獨保片土 城摧巷戰 集矢如雨 妻亦英烈 同祠紺宇

清福建水師提督靖海侯施琅

矯矯虎臣 揚威海上 定策平臺 聯檣破浪 采入澎湖 生降克塽 不朽立功 允稱襄壯

清陝甘總督昭勇侯楊遇春

南平苗峒 西定回疆 百戰衝鋒 毫髮無傷 三朝寵命 兩世褒揚 綏邊福將 圖形紫光



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二	三四	四	一五	十	千
二	三六	一三	三	鯨	鯨
二	三八	七	二二	胃	胃
二	四一	五	二三	誇	跨
二	四二	九	二二至二三	年、春	年春、
二	五二	一三	四〇	肅	蕭
三	一六	七	三七	府	撫
三	二七	一	三三	府	撫
五	一一	八	一〇至一一	吳孫	孫吳
五	一二	三	一四至一六	闕音邊	音焉支
七	三七	七	一一	述	術
七	四八	一一	三	梁	梁
七	四八	一三	一三	過、	過人、
八	四	五	一四	敗	敢
八	九	一三	三五	及	反
八	三〇	一五	三七至三八	宗有	宗(刪有字)
九	四二	四	一至四	宋濟陽郡王	宋中書令濟陽郡王
九	四九	一〇	七	確	雄
十	四	六	六	是	時
十	四九	八	一〇	悉	息
十	五四	一〇	一五	位、	、位

